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皆善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日

永樂北藏第一〇一冊目錄

- 菩提資糧論 六卷 隋達摩笈多譯 (仁六一—十) 一
- 大莊嚴經論 十五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慈一一—隱五) 一〇七
- 攝大乘論 五卷 陳真諦等二譯 (隱六一—十) 四四七
- 般若燈論 十五卷 唐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惻一一—造五) 五九七

菩提資糧論卷第一

仁六

聖者龍樹本 比丘自在釋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今於諸佛所 合掌而頂敬 我當如教說

佛菩提資糧

佛者於一切所應知中得覺此為佛義如所
應知而知故又於無智睡眠中覺故覺者寤
為義以離無智睡故又諸釋梵等不覺此覺
唯是名聲普遍三界者所能覺故一切諸佛
乃覺此覺以一切種遍智唯佛所知非諸聲

聞獨覺菩薩以不共法具足故諸者無闕故
謂過去未來現在等頂者上分故合掌者攝
手故敬者向禮故我說者自分別故如教者
彼彼經中種種已說今亦如彼教說故佛者
離無智故菩提者一切智智故資糧者能滿
菩提法故譬如世間瓶盈釜盈等盈是滿義
如是以滿菩提法為菩提資糧又以持為義
譬如世間共行日攝於熱月攝於冷攝是持
義如是以持菩提法為菩提資糧言資糧者
即是持義又以長養為義譬如世間有能滿

千或百或十或唯自滿或難自滿菩提資糧亦復如是以長養菩提爲義又以因爲義如舍城車等因中說言舍資糧城資糧車資糧如是於生菩提因緣法中說名菩提資糧又以衆分具足爲義譬如祭祀分中杓火等具足名爲祭祀非不具足亦如身分頭手足等具足得名爲身非不具足施分亦如是施者施物受者迴向此等具足名施資糧非不具足戒等資糧亦如是是故衆分具足義是資糧義如是我說菩提資糧是能滿者持者長

養者菩提因者菩提分具足者皆其義也何能說無闕 菩提諸資糧 唯獨有諸佛別得無邊覺何能者何力也若聲聞若菩薩少分覺知無力能故若欲說諸菩提資糧無闕無餘唯是諸佛別得無邊覺者言無邊覺謂非少分覺故以佛世尊於無邊應知義中覺知無礙是故佛名無邊覺者又於欲樂及自疲苦斷常有無等邊見中覺而不著以所覺無邊見故佛名無邊覺者

問何故資糧唯佛能說餘人不能答

佛體無邊德 覺資糧為根 是故覺資糧

亦無有邊際

佛體者即佛身也以彼佛體具足無邊功德故說佛體無邊德功德者謂可稱讚義若可稱讚則名功德又是數數作義譬如數數誦習經書彼則說名作功德者又是牢固義譬如作繩或合二為功或合三為功又是增長義譬如息利或增二為功或增三為功又是依止義譬如諸物各以依止為功如是佛體

為戒定等無邊差別功德依止故說佛體有無邊功德覺資糧為根者彼菩提資糧與佛體無邊功德為根本故根者建立義菩提者智也根即資糧以彼資糧能建立一切智智是故資糧為佛體根本良由佛體有無邊功德須以無邊功德仁六成彼佛體是故資糧亦無邊際

當說彼少分 敬禮佛菩薩 是諸菩薩等次佛應供養

彼諸資糧無邊而智有邊是以說彼資糧不

無能闕故言當說彼少分敬禮佛菩薩問應禮佛以一切衆生中最勝故何義此中亦禮菩薩答是諸菩薩等次佛應供養故諸菩薩等從初發心乃至覺場皆應供養菩薩有七種一初發心二正修行三得無生忍四灌頂五一生所繫六最後生七詣覺場此等菩薩於諸佛後次應供養以身口意及外物等而供養之初發心者未得地正修行者乃至七地得無生忍者住第八地灌頂者住第十地一生所繫者方入兜率陀最後生者兜率陀

處往詣覺場者欲受用一切智智於七種菩薩中初發心菩薩一切衆生皆應禮敬何況餘者何以故深心寬大故如來教量故初發心菩薩發菩提心時於十方分無減諸佛土無減諸衆生無減以慈遍滿發菩提心若未度衆生我當度之未解脫者我當解脫未蘇息者我當蘇息未寂滅者我當寂滅應聲聞者我當令入聲聞乘中應獨覺者我當令入獨覺乘中應大乘者我當令入大乘之中欲令衆生悉得寂滅非為寂減少分衆生以是

深心寬大故一切衆生皆應禮敬何者爲如
來教量如世尊說迦葉譬如新月便應作禮
非爲滿月如是迦葉若信我者應當禮敬諸
菩薩等非爲如來何以故從於菩薩出如來
故又聲聞乘中亦說

於彼知法者十六若老若年少四應供養恭敬

如梵志事火

以是故諸菩薩等次於佛後皆應供養如偈
說

紹持佛種者 勝餘少分行 是故諸菩薩

次佛後供養	慈與虛空等	普遍諸衆生
是故最勝子	次佛後供養	於諸衆生類
大悲猶如子	是故此佛子	次佛後供養
悲心利衆生	無二似虛空	是故無畏者
次佛後供養	一切時如父	增長諸衆生
是故諸菩薩	次佛後供養	猶如地水火
衆生常受用	是故施樂者	次佛後供養
唯爲利衆生	捨離自樂因	是故彼一切
次佛後供養	佛及佛之餘	皆從初心出
是故諸菩薩	次佛後供養	

問尊者已正說資糧教緣起今應說資糧體

答

既為菩薩母 亦為諸佛母 般若波羅蜜

是覺初資糧

以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母故為菩提初資

糧何以故以最勝故如諸身根中眼根最勝

諸身分中頭為最勝諸波羅蜜中般若波羅

蜜最勝亦如是以般若波羅蜜最勝故為初

資糧又前行故如諸法中信為前行諸波羅

蜜中般若波羅蜜前行亦如是以彼陀那若

不迴向菩提則非陀那波羅蜜如是尸羅等

不迴向菩提亦非尸羅等波羅蜜迴向菩提

即是般若由般若前行故能迴向以是前行

故諸波羅蜜中般若波羅蜜為菩提初資糧

又是諸波羅蜜三輪淨因體故以般若波羅

蜜為諸波羅蜜三輪淨因體是故般若波羅

蜜為菩提初資糧三輪淨者菩薩於般若波

羅蜜中行布施時不念自身以離取自身故

不念受者差別以斷一切處分別故不念施

果以諸法不來不出相故如是菩薩得三輪

淨施如淨施淨戒等亦如是以此般若波羅蜜是彼諸波羅蜜三輪淨因體故般若波羅蜜為菩提初資糧又大果故般若波羅蜜大果勝諸波羅蜜如經說

菩提心福德 及以攝受法 於空若信解

價勝十六分

鞞羅摩經中大果因緣此中應說以是大果故般若波羅蜜為菩提初資糧

問何故般若波羅蜜得為菩薩母答以能生故方便所攝般若生諸菩薩令求無上菩提

不求聲聞獨覺以是生佛體因故般若波羅

蜜為菩薩母又置於五波羅蜜中故如言冥

鉢囉膩波低也冥為性鉢囉膩波低為誦即

此性相是為摩多摩多翻為母於字聲論中

語中出冥是摩多體性鉢囉膩波低是誦摩多義鉢囉膩波低正翻為置故以置為母義

譬如母生子時或置牀敷或置地上般若波

羅蜜亦如是生彼求菩提菩薩時置於施等

五波羅蜜中以能置求菩提菩薩故說般若

波羅蜜為菩薩母又以量故如言茫摩泥也

茫為性摩泥為誦即此性相是為摩多於字聲論

中摩多字又從茫摩泥語中出茫亦是體性
 摩泥是誦其義摩泥正翻為量故以量為母
 義譬如母生子已隨時壽量如是我子以此
 食故身增以此故損減菩薩亦如是以般若
 波羅蜜自量其身我應如是布施我應如是
 持戒等以是自量因緣故說般若波羅蜜為
 菩薩母又以斟量故譬如量物有鉢邏薩他
 有阿宅迦有突噓拏有佉梨底等如此間合
升斗斛之
 類斟量諸菩薩亦如是此初發心此修行此
 得忍等以斟量因緣故說般若波羅蜜為菩
 薩母又以脩多羅中誦故所謂於諸經中作

母名誦彼等經中有名稱遍諸佛國菩薩名
 毗摩羅吉利帝說伽他言舊云維摩
詰者不正
 般若波羅蜜 菩薩仁者母 善方便為父
 慈悲以為女
 復有餘經亦如是誦以脩多羅量故說般若
 波羅蜜為菩薩母仁者
 問何故般若波羅蜜亦為諸佛母
 答以出生及顯示無障礙智故過去未來現
 在諸佛由般若波羅蜜阿舍故煩惱已盡當
 盡今盡以是出生故般若波羅蜜為諸佛母

顯示無障礙智者以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顯示無障礙智皆般若波羅蜜中顯以是顯示無障礙智故諸佛亦以般若波羅蜜為母此中有輸盧迦由大悲相應般若波羅蜜於無為際岸佛子能超過得到無等覺利攝諸衆生智度為母故大人能如是由得智度故乃得成佛體故為諸佛母勝仙之所說何故此名般若波羅蜜以不與聲聞獨覺共故名般若波羅蜜於上更無所應知故名般若

若波羅蜜此智到一切彼岸故名般若波羅蜜此般若波羅蜜餘無能勝故名般若波羅蜜三世平等故名般若波羅蜜虛空無邊平等故名般若波羅蜜如是等勝因緣如般若波羅蜜經中說故名般若波羅蜜問已略說菩提初資糧第二資糧今應說施戒忍進定及此五之餘皆由智度故波羅蜜所攝此中陀那波羅蜜為第二菩提資糧以般若前行故菩薩為菩提而行布施是故施為第

二資糧於中生他身意樂因名布施非為作
 苦彼有二種謂財施法施財施亦有二種謂
 共識不共識共識亦有二種謂內及外若施
 自身支節若全身施是為內施若施男女妻
 妾及二足四足等是為外施不共識亦有二
 種謂可食不可食仁六此有種種若施身內受用
 飲食等物是為可食若施身外受用香鬘所
 攝金銀珍寶衣服土田財物園池遊戲處等
 是為不可食然可受用法施亦有二種謂世
 間出世間若因法施於流轉中舊云生死者非正翻名今

改為流轉也此後諸出生可受身根境界是
 云流轉者皆是此義為世間若因法施果報越度流轉是為出世
 間彼財施法施各有二種謂有著無著若為
 自身若為資生若為勝果希望相續以財法
 施是為有著若為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若為
 無障礙智是為無著其餘更有無畏施等亦
 隨順入財施中彼二種施果及餘氣謂津液也
 如大乘經說此中當略說偈
 飲食及被服 隨須皆布施 亦施花鬘燈
 末香與音樂 或施諸美味 藥物及椅枕

養病之所須	并醫人給侍	男女與妻妾
奴婢及倉庫	莊飾諸姝女	隨須皆布施
所有諸寶物	種種莊嚴具	象馬車乘等
妙物盡施之	園林修道處	池井集會堂
土田并雜物	客舍等皆施	若二足四足
若復一洲渚	村落與國都	及王境悉施
施所玩好物	利樂怖須者	為諸衆生依
怖者施無畏	施其所難捨	手足眼耳鼻
亦施心與頭	舉身悉能捨	修行布施時
常於受者所	應生福田想	亦如善眷屬

布施諸果報	具足善聚集	迴向為自他
成佛及淨土	菩薩所行施	正迴向佛體
此菩薩陀那	得名波羅蜜	若彼若此岸
亦無能說者	施果到於彼	說為施彼岸
今說施主差別		
不貪於愛果	悲故三輪淨	正覺說彼施
是為求菩提	我已作此事	正作當亦作
若作如是捨	傭賃非布施	貪增施果故
隨須即能捨	說為息利人	智念非施主
不貪增益果	唯以悲心施	此名真施主

餘皆是商販	如大雲遍雨	諸處等心施
此名大施主	餘皆是少分	施及施果報
哀愍與須者	施主於衆人	猶如其父母
不念所施物	受者及施者	而常樂布施
此名為施主	若不分別佛	菩提與菩薩
而為菩提施	彼當速成佛	

問已解釋陀那波羅蜜今應說尸羅波羅蜜
答波羅蜜義如前解釋尸羅義今當說以尸
羅故說為尸羅言尸羅者謂習近也此是體
相又本性義如世間有樂戒苦戒等又清涼

義為不悔因離心熱憂惱故又安隱義能為
他世樂因故又安靜義能建立止觀故又寂
滅義得涅槃樂因故又端嚴義以能莊飾故
又淨潔義能洗惡戒垢故又頭首義能為入
衆無怯弱因故又讚歎義能生名稱故此戒
是身口意善行所轉生於中遠離殺生不與
取欲邪行等是三種身戒遠離妄語破壞語
麤惡語雜戲語等是四種口戒遠離貪瞋邪
見等是三種意戒如是等身口意善行所轉
生十種戒與貪瞋癡所生十種惡行為對治

彼十種惡行下中上常習近故墮於地獄畜
生閻摩世等如前數十種善行戒若不與覺
分相應下中上常習近故隨福上上差別當
得天人差別若與覺分相應十種善行戒上
上常習近多作故當得聲聞地及菩薩地中
轉勝差別又此菩薩戒聚有六十五種無盡
如無盡意經中說當知又略說有二種戒謂
平等種時戒不平等種時戒平等種時戒者
以此善身口意積聚故於生生中種時若界
若富樂若聲聞獨覺若相報若淨土若成熟

衆生若正遍覺等彼皆說名平等種時戒與
此相違名不平等種時戒復有二種戒謂有
作戒無作戒若於有作中有所作者名有作
戒與此相違名無作戒復有九種戒謂凡夫
戒外道五通戒人戒欲界天子戒色界天子
戒無色界天子戒十六謂學無學十一聲聞戒獨覺戒
菩薩戒凡夫戒者入生處故盡外道五通戒
者神通退故盡人戒者十善業道盡故盡欲
界天子戒者福盡故盡色界天子戒者禪那
盡故盡無色界天子戒者三摩鉢帝盡故盡

諸學無學聲聞戒者究竟涅槃故盡獨覺戒者闕大悲故盡菩薩戒者則無有盡以此戒能顯明諸戒故種子相續無盡故菩薩相續無盡故如來戒無盡故以此因緣菩薩戒者說名無盡諸菩薩戒迴向菩提故說名戒波

羅蜜此中有輸盧迦偈

猶如父愛功子 亦如自身愛壽命
 出離有愛戒亦爾 大心健者之所愛
 此戒牟尼習近已 解脫於欲離有愛
 似鳥凡人所棄捨 智者常當愛此戒

此戒利益於自他	令身端嚴離憂乏
此世他世勝莊嚴	是戒智者當所愛
此戒不由於他力	非不可得非乞求
皆因自力而得之	是故上人愛此戒
財物國境并土地	自身肌肉及以頭
皆能捨之不捨戒	為欲淨彼勝菩提
假使從天墜於地	設令自地昇於天
為滿離垢無染地	應當決定不移動
若已滿足戒方便	此時即得第三地
既得離垢清淨地	是時成就心所欲

若復天人脩羅世	及畜生中可化者
善知教化方便已	隨念往彼利益之
或以布施攝衆生	或以愛語入其意
或復與其安隱利	或與同事助其力
或在人中為其主	或居天衆而自在
彼彼方便引導之	悉當安置於白法
具足實戒神通故	便能乾竭於大海
世間盡時火增盛	於刹那頃悉能滅
觀於世間種種惱	惱而生病由離親
智者有戒通方便	為世親依示勝道

問已解釋尸羅波羅蜜今應說羸提波羅蜜
 答此中羸提者若身若心受諸苦樂其志堪
 忍不高不下心無深濁此名略說羸提若自
 在說則施設為三謂身住持心住持法住持
 於中身住持忍者謂身所遭苦若外有心無
 心不愛之觸所生身苦堪忍不計此名身住
 持忍外所生者謂以食因緣故起怖瞋癡及
 蚊虻蛇虎師子熊等二足四足多足諸有心
 物無量因緣逼惱於身或復來乞手足耳鼻
 頭目支節而割截之於此惡事心無悶亂亦

無動異此名身住特忍又暴風盛日寒熱雨
電擊觸因緣諸無心物來逼惱時遍身苦切
而能安受此亦名忍又內身所起界動因緣
故風黃瘦癢及起所生四百四病極爲身苦
於逼惱時能忍不計亦名身住持忍於中心
住持忍者若有罵詈瞋嫌呵責毀謗挫辱欺
誑等不愛語道來逼惱時其心不動亦無濁
亂此名心住持忍又八種世法所觸謂得利
失利好名惡名譏譽苦樂中心無高下不動
如山是名心住持忍又斷順眠瞋故無殺害

心無結恨心無鬪諍心無訴訟心自護護他
於衆生中慈心相應與悲共行起歡喜意恒
作捨心此等亦名心住持忍於中法住持忍
者於內於外如實觀察故外者謂罵詈殺害
等罵詈者聲字和合同時不散以利那故字
空故聲如響故不可說次第相應義此中無
有罵詈但諸餘凡夫虛妄分別而生瞋怒若
字與聲自性義中知不可得心則隨順不相
違背平等忍受此名法住持忍又於殺害者
所當作是念身非害者身若無心則如草木

壁影等故心亦非害者以心非色無所觸礙
 故於第一義中無殺害者作是觀時不見殺
 害堪能忍之此名法住持忍內者謂觀內法
 時作如是念色如聚沫從緣而起無動作故
 不自生故空故離我所故受如泡想如陽
 焰行如芭蕉識如幻從緣而起無動作故不
 自生故剎那生滅故空故離我所故於中
 色非我色非我所如是受想行識識非我識
 非我所此等諸法從緣而生若從緣生則自
 性無生若自性無生則無能害者如是觀時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第一〇一册

若內若外諸法自性皆不可得此名法住持
 忍若於身心法中作自性觀時即是順無生
 忍此名略說羸提波羅蜜如修多羅中具說
 此中有聖者頌
 怨親及中人 七六 悲念常平等 瞋因尚無有
 何得瞋衆生 七六 善修習常慈 衆生同已體 十四
 平等無有二 云何怒衆生 心常捨離瞋
 多生於愛喜 健者既無礙 云何與世違
 於諸衆生所 常求作利祐 云何起瞋恚
 得加衆生惡 世間八法觸 其心不動搖

譬如口吹山	應知彼得忍	深心離諸垢
礙事不能汙	如沉沉虛空	應知彼得忍
於身無所愛	於命亦不貪	諸怨悉不能
動其相續志	於非可愛聲	安心猶如響
諸言亦如化	忍心便在手	不於五衆中
取我及命相	身亦非我所	應知彼得忍
若不見於我	及我所自性	便得無生忍
佛子最安隱		

菩提資糧論卷第一

音釋

釜	扶兩切	雙屬
瘥	於禁切	中病也
穢	子切	穢也
悌	音衣切	與希同
蔣	及之切	
佻	徒此切	

菩提資糧論卷第二

仁七

聖者龍樹本 比丘自在釋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問已解釋忍波羅蜜今應說精進波羅蜜答
勇健體相勇健作業等是為精進於中諸菩
薩等從初發心十七乃至究竟坐菩提場建立一
切菩提分相應身口意善業此名精進波羅
蜜又復若與諸凡夫及學無學聲聞獨覺等
不共精進此名精進波羅蜜精進有三種謂
身口意波身口精進以心精進而為前行略

說有三種福事若身與福事相應是身精進
若口與相應是口精進若意與相應是意精
進又於若自利若利他善中身健行是身精
進口健行是口精進意健行是心精進復有
三十二種菩薩精進謂不斷三寶種精進成
熟無量眾生精進攝受無量流轉精進無量
供養給侍精進聚集無量善根精進出生無
量精進精進善說令眾生歡喜精進安隱一
切眾生精進隨諸眾生所作精進於諸眾生
中行捨精進受諸戒學精進忍力調柔精進

出生諸禪那三摩提三摩鉢帝精進滿足無
 著智慧精進成就四梵行精進出生五神通
 精進以一切佛土功德成已佛土精進降伏
 諸魔精進如法降伏諸外論師精進滿足十
 力無畏等佛法精進莊嚴身口意精進得度
 諸有所作精進害諸煩惱精進未度者令度
 未脫者令脫未蘇息者令蘇息未涅槃者令
 涅槃精進聚集百福相資糧精進攝受一切
 佛法精進遊無邊佛土精進見無量諸佛精
 進此諸精進從大悲出離身口意故住不取

不捨故得不舉不下故攝不生不起故如是
 等三十二法具足已精進波羅蜜當得清淨
 滿足此中亦有聖頌
 彼諸施等波羅蜜 精進之力所成就
 是故精進為根本 諸菩薩等得佛身
 精進方便求菩提 我念精進勝方便
 以其捨離精進已 方便不能作所作
 若唯獨有一方便 則無策勤作事業
 所作皆是精進作 是故精進勝方便
 心有巧力為方便 此心從此精進生

是故諸有所作事	皆以精進為根本
諸論及以工巧等	具精進故到彼岸
是故於諸所作中	精進最為成就者
所有自在及財物	精進之人則能得
是故諸有安樂事	皆以精進為得因
以有殊勝精進故	佛於聲聞為上首
是故此之精進力	最為勝因非餘行
勝上精進勇健者	於地地中雖同地
而彼恒得最勝上	是故常應起精進
佛在菩提樹下時	以精進故覺菩提

是故精進為根本 得佛身因前已說
 問已略解釋精進波羅蜜今應說禪那波羅
 蜜答禪那者有四種禪那謂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遊於初禪無覺無觀定生喜樂遊第二
 禪離喜行捨念慧受樂遊第三禪滅於苦樂
 捨念清淨不苦不樂遊第四禪三七於此四種禪
 那中離證聲聞獨覺地迴向佛地已得名禪
 那波羅蜜諸菩薩有十六種禪那波羅蜜諸
 聲聞獨覺之所無有何者十六種謂不取實
 禪不著味禪大悲攀緣禪三摩地迴轉禪起

作神通禪心堪能禪諸三摩鉢帝禪寂靜復
 寂靜禪不可動禪離惡對禪入智慧禪隨眾
 生心行禪三寶種不斷禪不退墮禪一切法
 自在禪破散禪如是等十六種是為禪那波
 羅蜜不取實禪者為滿足如來禪故不著味
 禪者不貪自樂故大悲攀緣禪者示現斷諸
 眾生煩惱方便故三摩地迴轉禪者攀緣欲
 界為緣故起作神通禪者欲知一切眾生心
 行故心堪能禪者成就心自在智故諸三摩
 鉢帝禪者勝出諸色無色界故寂靜復寂靜

禪者勝出諸聲聞獨覺三摩鉢帝故不可動
 禪者究竟後邊故離惡對禪者害諸熏習相
 續故入智慧禪者出諸世間故隨眾生心行
 禪者度諸眾生故三寶種不斷禪者如來禪
 無盡故不退墮禪者常入定故一切法自在
 禪者諸業兩足故第十六破散
禪本闕不解又念淨慧淨
 趣淨慙淨持心希望淨迴向善提淨根淨無
 依淨不取實淨起作神通淨心堪能淨身遠
 離淨內寂靜淨外不行淨有所得見淨無眾
 生無命無人淨三界中不住淨覺分門淨離

翳光明淨入智慧淨因果不相違淨業思惟
 忍淨開胞藏相智淨攝方便善巧淨菩提場
 障礙淨不著聲聞獨覺淨安住禪那出生先
 明淨佛三摩地不散亂淨觀自心行淨知諸
 衆生各各根如應說法淨二本開淨彼十六種禪
 那波羅蜜由此三十二淨故得清淨得入如
 來地此中有輸盧迦
 若彼十六種 及三十二淨 與禪度相應
 是爲求菩提 到禪那彼岸 善知禪那業
 智者五神通 出生不退墮 諸色無有盡

通達其實性 亦以勝天眼 普見諸色相
 雖以淨天耳 遠聞諸音聲 智者通達知
 聲非可言說 所有衆生心 觀其各各相
 諸心猶如幻 了知其自性 衆生宿世住
 如實能念知 諸法無過去 亦知其自性
 往詣俱知土 見土具莊嚴 土相如虛空
 了知其實性 衆生諸煩惱 皆以亂心生
 是故勝智者 廣修諸禪定
 問所解釋禪那波羅蜜者略說已竟今應次
 第說般若波羅蜜答般若波羅蜜者如前解

釋爲初資糧中已說我今更釋其相如先偈說

施戒忍進定 此五種之餘 彼諸波羅蜜 智度之所攝

此餘有四波羅蜜謂善巧方便波羅蜜願波羅蜜力波羅蜜智波羅蜜等此四波羅蜜皆是般若波羅蜜所攝般若波羅蜜者若佛世尊於菩提樹下以一念相應智覺了諸法是般若波羅蜜又是無礙相以無身故無邊相等虛空故無等等相諸法無所得故遠離相

畢竟空故不可降伏相無可得故無句相無名身故無聚合相離來去故無因相離作者故無生相生無有故無去至相離流轉故無散壞相離前後際故無染相不可取故無戲論相離諸戲論故無動相法界自體故無起相不分別故無量相離量故無依止相依止無有故無汙相不出生故不可測相無邊際故自然相知諸法自性故又般若波羅蜜是聞慧相及正思惟入彼聞慧相有八十種謂樂欲等正思惟入有三十二種謂安住奢摩

他等又般若波羅蜜不與十六種宿住等無明俱如是等般若波羅蜜相隨量已說若具說者乃有無量此般若波羅蜜所攝方便善巧波羅蜜中有八種善巧所謂衆善巧界善巧入善巧諦善巧緣生善巧三世善巧諸乘善巧諸法善巧此中善巧波羅蜜無有邊際又復隨於何等生趣以何等行相為善提故得自增長善根及調伏衆生於彼彼生趣於彼彼行中此一切處凡所應作種種方便諸大人等所分別說我今說彼經中微滴之分

若已作今作微少之善能令滋多能令無量此為方便不自為己唯為衆生此為方便唯以陀那令諸波羅蜜滿足此為方便如是以尸羅攝諸生處以羸提莊嚴身口心為於菩提以毗梨耶安住精進以禪那不退於禪以般若捨離無為以慈為作依護以悲不棄流轉以喜能忍不喜樂事以捨發起諸善以天眼攝取佛眼以天耳滿足佛耳以他心智知各各根以宿住念知三世無礙以自在通得如來自在通以入衆生心欲知諸行相已度

還入無染而染捨擔更擔無量示量最勝現
 劣以方便故涅槃相應而墮在流轉雖行涅
 槃不畢竟寂滅現行四魔而超過諸魔達四
 諦智及觀無生而不入正位雖行憤鬧而不
 行順眠煩惱雖行遠離而不依身心盡雖行
 三界而於界中不行世諦雖行於空而一切
 特恒求佛法雖行無為而不於無為作證雖
 行六通而不盡漏雖現聲聞獨覺威儀而不
 捨樂欲佛法如是等巧方便波羅蜜中所有
 教化眾生方便彼等方便是菩薩教化巧方

便住處應知此中有輪盧迦

畜生道中諸苦惱 地獄餓鬼生亦然
 於流轉中相應受 眾生種種諸過惡
 此等苦聚不能障 於眾生處起哀愍
 諸佛便說彼菩薩 一切世間無礙悲
 論中若有善該綜 衆多別人所作業
 工巧等明及餘事 皆以愛語授與之
 戒財聞修寂調等 以此功德攝化他
 攝已復令常相續 勝仙說為住善道
 或現女身化男子 令其調伏而受教

或現男身化女人
 若不厭於染境樂
 隨衆生門種種化
 或有信解於無我
 是人未離世間法
 於業及果生信順
 當於受彼苦果時
 若於聲聞出家者
 或復置於緣覺道
 令其當得正覺乘
 令其調伏而受教
 愍其無道令入道
 極逼惱處亦不捨
 及知諸法離自性
 但作如此觀察轉
 而有無邊諸苦事
 不喜諸苦所逼切
 便置安隱寂靜處
 或置十種妙力乘
 或得寂靜及天趣

若應觀察現見果
 如其所作正安置
 如是從初至究竟
 丈夫難事皆能爲
 依彼種種巧方便
 捨離一切愛不愛
 此乘諸佛所讚歎
 百千功德而莊嚴
 能生世間極淨信
 以說勝妙善道故
 於緣覺乘聲聞乘
 及以天世諸乘中
 皆以十善而成熟
 亦於人乘成熟人
 已解釋善巧方便
 波羅蜜我今當說願
 波羅蜜諸菩薩最初
 有十六願所謂供養
 給侍諸佛無餘是第一大
 願於彼佛所持大正
 法攝

受正覺普護正教是第二大願諸世界中諸佛出興始從住兜率宮乃至下降入胎住胎初生出家證正覺請轉法輪入大涅槃皆往其所受行供養初不捨離是第三大願諸菩薩行曠大無量不離諸波羅蜜所攝善淨諸地出生總レ分別レ分同相異相共轉レ不共轉等諸菩薩行如實如十地道說修治波羅蜜教誠教授授已住持發起出生如是等心是第四大願無餘衆生界有色無色有想無想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三界同入六趣共居諸生

順去名色所攝無餘衆生界皆悉成熟令入佛法斷除諸趣安立於一切智智是第五大願無餘諸世界曠大無量若細若麤若橫若倒若平住等同入共居順去十方分分猶如帝網入於分分以智順行是第六大願一切土即一土一土即一切土平等清淨無量國土普皆莊嚴離諸煩惱淨道具足無量智相衆生充滿入佛上妙境界隨衆生心示現令其歡喜是第七大願爲與諸菩薩同一心故爲不共善根聚集故爲與諸菩薩同一攀緣

常不離菩薩平等故為發起自心入如來威
神故為得不退行神通故為遊行諸世界故
為影到諸大衆輪故為自身順入諸生處故
為具足不思議大乘故為行菩薩行故是第
八大願為昇不退轉行菩薩行故為身口意
業不空故即於見時令決定佛法故為出一
音聲時即令人智慧故為即於信時令轉煩
惱故為得如大藥王身故為行諸菩薩行故
是第九大願為於諸世界中正覺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為於一毛道中及餘一切毛

道中皆現出生坐道場轉法輪大般涅槃故
為以智慧入佛大境界威神故為於一切衆
生界如其深心佛應出時開悟令得寂靜而
示現故為正覺一法一切法慧涅槃相故為
出一音聲令諸衆生心歡喜故為現大涅槃
而不斷行力故為現大智慧地安立諸法故
為以佛境界法智神通普遍諸世界故是第
十大願如是等大欲大出生十大願為首滿
此十大願已建立菩薩阿僧祇百千餘願得
任菩薩歡喜地此名願波羅蜜已解釋願波

羅蜜我今當說力波羅蜜此中略說諸菩薩
有七種力謂福報生力神通力信力精進力
念力三摩提力般若力福報生力者如十小
象力當一龍象力十龍象力當一香象力十
香象力當一大香象力十大香象力當一大
力士力十大力士力當一半那羅延力十半
那羅延力當一那羅延力十那羅延力當一
大那羅延力十大那羅延力當一過百劫菩
薩力十過百劫菩薩力當一過百千劫菩薩
力十過百千劫菩薩力當一得忍菩薩力十

得忍菩薩力當一最後生菩薩力住此力已
菩薩即於生時能行七步十最後生菩薩生
時力乃當菩薩少年時力菩薩住此力已趣
菩提場成等正覺得正覺已以過百千功德
力故成就如來正遍知一種處非處力如是
等十力成就此名諸佛菩薩及餘少分衆生
福報生力神通力者謂四神足善修多作已
以此希有神通力故得調伏諸衆生等彼以
希有神力顯現若色若力若住持等若諸衆
生應以此色像得調伏者即以此色像於彼

彼衆生所示現或佛色像或獨覺色像或聲聞色像如是或釋梵護世轉輪王等色像若復諸餘色像乃至畜生色像爲調伏衆生故示現如是色像若有多力憍慢瞋怒兇惡自高衆生應以此力得調伏者即現此力或大力士力或四分那羅延力或半那羅延力或那羅延力以此力故須彌山王高十六萬八千踰闍那寬八萬四千踰闍那以三指舉取如舉菴摩勒果擲置他方世界而四天王天及三十三天等無所燒惱於菩薩力亦不減

損又此三千大千世界雖復寬曠從於水界乃至有頂置之手掌經劫而住於諸神通道具足示現如是等力若有憍慢增上慢瞋怒兇惡自高衆生說法調伏令離憍慢增上慢瞋怒兇惡等彼得如是神足住持智已以此住持智有所住持十七隨意皆得若以大海爲牛迹即成牛迹若以牛迹爲大海即成大海若以劫燒爲水聚者即成水聚若以水聚爲火聚者即成火聚若以火聚爲風聚者即成風聚若以風聚爲火聚者即成火聚如是若以

此住持隨所住持下中上法既住持已無有人能震動隱沒所謂若釋若梵若魔及餘世間同法者除佛世尊於衆生類中無有衆生於菩薩所住持法震動隱沒以住持力故爲彼種種勝上喜踊尊敬衆生說法彼神足力高出自在過魔煩惱入佛境界覺諸衆生聚集宿世善根資糧魔及魔身天等不能障礙此名菩薩神通力信力者於佛法僧及菩薩行中信解一向不可沮壞若惡魔作佛身來隨於何法欲壞其信菩薩以信解力故彼不

能動菩薩信力此名信力精進力者菩薩若發起精進與彼彼善法相應時於彼彼處得牢固力隨所受行若天若人不能動壞今其中止此名精進力念力者住彼彼波處其心安止諸餘煩惱不能散亂以念力持故破諸煩惱彼諸煩惱不能破壞菩薩所念此名念力三摩提力者於憤鬧中行遠離行諸有音聲及語道所出不爲聲刺障礙初禪行善覺觀不礙二禪生於愛喜不礙三禪成熟衆生攝受諸法未曾捨廢不礙四禪如是遊四種

禪諸禪惡對不能破壞雖遊諸禪而不隨禪
 生此名菩薩三摩提力般若力者謂世出世
 法中不可壞智於生生中不由師教諸所作
 業工巧明處乃至世間最勝難作難忍菩薩
 皆得現前若出世法救度於世菩薩智慧隨
 順入已彼天人阿脩羅衆不能破壞此名般
 若力如是等菩薩七力已略解說若欲具演
 無有邊際此名菩薩力波羅蜜已解釋力波
 羅蜜我今當說智波羅蜜此中若世間所行
 書論印算數等及界性論謂風黃痰
瘡等性方論謂醫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方治諸乾癆癩狂鬼持等病破諸盡毒又作
 戲笑所攝文章談詭等令生歡喜出生村城
 園苑陂湖池井華果藥物及林叢等示現金
 銀摩尼瑠璃貝石玉珊瑚等寶性入於日月
 薄蝕星宿地動夢怪等事建立相諸身分支
 節等知於禁戒行處禪那神通無量無色處
 及餘正覺相應利樂衆生等彼岸又復知諸
 世界成壞隨世界成隨世界壞皆悉了知又
 知業集故世界成業盡故世界壞知世界若
 干時成住知世界若干時壞住知諸地界水

第一〇一冊

界風界火界若大若小若無量等差別知極
細微塵亦知所有微塵聚集微塵分散知世
界中所有地微塵數如是亦知水火風等微
塵數知所有衆生身微塵數國土身微塵數
知諸衆生羸身細身差別乃至亦知微塵合
成^七地獄畜生餓鬼阿脩羅天人等身知欲色
無色界成壞及知彼小大無量等差別知衆
生身中業身報身色身知國土身中小大漆
淨及橫住倒住平住等方網差別知業報身
中差別名字身知聲聞獨覺菩薩身中差別

名字身知如來身中正覺身願身化身住持
身形色相好莊嚴身威光身意念身福身法
身知智身中若善分別若如理思惟若果相
應攝若世出世若安立三乘若共法不共法
若出世道非出世道若學無學知法身中平
等不動安立世諦處所名字安立衆生非衆
生法安立佛法聖衆知虛空身中無量身入
一切處非身真實無邊無色身差別得出生
如是等身智又得命自在心自在衆具自在
業自在願自在信解自在神通自在智自在

生自在法自在得如是等十自在已為不思議智者無量智者不退智者如是等智有八萬四千行相是菩薩所知智波羅蜜如是隨分解釋智波羅蜜若欲具演唯佛世尊乃能解說

此六波羅蜜 總菩提資糧 猶如虛空中 盡攝於諸物

如所解釋六波羅蜜中總攝一切菩提資糧 譬如虛空行住諸物有識無識悉攝在中如 是其餘聞資糧等諸資糧攝在六波羅蜜中

同相無異應知

菩提資糧論卷第二

音釋

胞班父切 兇許容切 媯而沼切 瘡恩邀切 癩渴病也
多年切 蠱公土切 薄蝕蝕切 蝕蝕蝕切 瘡各切 瘡侵迫也
痲病也 蠱毒也 薄蝕蝕切 蝕蝕蝕切 瘡侵迫也 瘡侵迫也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第一〇一册

菩提資糧論卷第三

仁八

聖者龍樹本

比丘自在釋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復有餘師意仁八諸覺資糧者實捨及寂智

四處之所攝

又一論師作如是念一切菩提資糧皆實處

捨處寂處智處所攝實者不虛誑相實即是

戒是故實為尸羅波羅蜜捨即布施是故捨

處為檀那波羅蜜寂者即心不濁若心不濁

愛不愛事所不能動是故寂處為羸提波羅蜜及禪那波羅蜜智處還為般若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遍入諸處以無精進則於諸處無所成就是故毗梨耶波羅蜜成就諸事是故一切資糧皆入四處攝問如經說以慈資糧得無礙心以捨資糧得斷憎愛於中慈悲有何差別答大悲徹骨髓為諸眾生依如父於一子慈則遍一切若入生死險道墮地獄畜生餓鬼諸趣在惡

邪見網覆愚癡稠林行邪徑非道猶如盲闇
非出離中見爲出離爲老病死憂悲苦惱諸
賊執持入癡意稠林去佛意遠者菩薩大悲
穿於自身皮肉及筋徹至骨髓爲諸衆生而
作依處令此衆生得度如是生死曠野險難
惡路置於一切智城無畏之宮譬如長者唯
一福子而遭痛苦愛徹皮肉入於骨髓但念
何時得其病愈悲亦如是唯於苦衆生中起
慈者遍於一切衆生中起又復慈故於諸衆
生得無礙心悲故於生死中無有疲厭又慈

於善人中生悲於不善人中生又菩薩慈增
長故不著已樂則生大慈悲增長故捨諸支
節及命則生大悲

若念佛功德 及聞佛神變 愛喜而受淨
此名爲大喜

若念佛功德者於中何者是佛功德二謂諸佛
世尊無量百千俱致劫中聚集善根故不護
身口意業故五種應知中斷疑故四種答難
中無失故三十七助善提法教授故十二分
緣生中因緣覺故教九教故四種住持具足

故得四無量故滿足六波羅蜜故說菩薩十
地故出世五衆成滿故四無畏十力十八不
共佛法具足故無邊境界故自心自在轉故
無厭足法故得如金剛三摩地故不虛說法
故無能壞法故世間導師故無能見頂故無
與等故無能勝故不可思議法故得大慈大
悲大喜捨故百福相故無量善根故無邊
功德故無量功德故無數功德故不可分別
功德故希有功德故不共功德故如是等名
念佛諸功德聞諸佛神變者於中諸佛世尊

為教化諸衆生故起神通變現隨所應度衆
生隨衆生身隨其形量長短寬狹隨其色類
種種差殊隨其音聲清淨分別諸佛世尊以
種種希有神通如其所行如其信欲以彼彼
方便差別神變而教化之聞此事已愛喜受
淨名為大喜於中若心勇悅名愛愛心遍身
名喜喜心覺樂名受於受樂時念正覺者大
神通德其心不濁名淨彼心淨時喜意充滿
名為大喜彼登少分乘者雖亦有喜以不共
彼故得大喜名問菩薩應捨衆生為不應捨

答

菩薩於衆生 不應得捨棄 當隨力所堪

一切時攝受

菩薩摩訶薩常念利樂諸衆生等若為貪瞋

癡所惱行於慳悋破戒恚恨懈怠亂心惡智

之道入於異路此等衆生所不應捨於一切

時說施戒修隨力所能應當攝受不應捨棄

菩薩從初時 應隨堪能力 方便化衆生

令入於大乘

此登大乘菩薩於衆生中隨所堪能從初應

作如前方便波羅蜜中所說方便應當精勤
以諸方便教化衆生置此大乘問何故菩薩
但以大乘教化衆生不以聲聞獨覺乘也答
化恒沙衆生 令得羅漢果 化一入大乘
此福德為上

若教化恒河沙等衆生得阿羅漢果此大乘
福勝過彼聲聞等乘教化福以種子無盡故
此所有種子能為餘衆生等作菩提心方便
亦以出生聲聞獨覺故此福勝彼此福勝者
大乘於聲聞獨覺乘為上故又菩提心有無

量無數福德故又由大乘三寶種不斷故是故欲求大福應以大乘教化衆生不以餘乘問諸摩訶薩豈唯以大乘教化衆生不以聲聞獨覺乘耶答

教以聲聞乘 及獨覺乘者 以彼少力故

不堪大乘化

若中下意衆生捨利他事闕於大悲不堪以大乘化者乃以聲聞獨覺乘而化度之問若有衆生不可以三乘化者於彼應捨爲不捨也答

聲聞獨覺乘 及以大乘中 不堪受化者

應置於福處

若有衆生喜樂生死憎惡解脫不堪以聲聞獨覺及大乘化者應當教化置於梵乘四梵行中若復不堪梵乘化者應當教化置於天乘十善業道及施等福事中不應捨棄問若有衆生喜樂世樂於三福事無力能行於彼人所當何所作答
若人不堪受 天及解脫化 便以現世利如力應當攝

若有衆生專求欲樂不觀他世趣向地獄餓鬼畜生不可教化令生天解脫者亦當愍彼智如小兒如其所應現世攝受隨己力能以施等攝之愍而不捨問若菩薩於此似小兒相諸衆生所無有方便可得攝化當於彼人應何所作答
上
 菩薩於衆生無緣能教化當起大慈悲不應便棄捨
 若菩薩於喜樂罪惡可愍衆生中無有方便能行攝化菩薩於彼當起子想興大慈悲無

有道理而得捨棄問已說於衆生中應須攝受未知攝受方便云何答
 施攝及說法 復聽聞說法 亦行利他事 此為攝方便
 諸菩薩為攝受衆生故或以布施為攝方便或受他所施或為他說法或聽他說法或行利他或以愛語或以同事或說諸明處或教以工巧或示現作業或令病者得愈或救拔險難如是等名為攝受衆生方便當以此諸方便攝受衆生不應棄捨問以如是等攝受

方便攝衆生已成就何利答
所作益衆生 不倦不放逸

起願爲菩提

利世即自利

此中菩薩作願利益世間者發如是意凡利
世間事我皆應作之此誓已於諸衆生所作

事中不應疲倦不應放逸又當作是念若利
世間即是自利是故菩薩於利樂衆生因緣
不應棄捨問已說菩薩常應利樂衆生不應
行捨於諸法中爲捨不捨答
入甚深法界 滅離於分別 悉無有功用

諸處自然捨

法界者即是緣生是故先說如來若出不出
此法界法住常住所謂緣生又如先說阿難
陀緣生甚深證亦甚深是故入此甚深法界
菩薩滅一切有無等二邊攝取方便智已即
斷諸動念戲論ハハ分別離諸取相ホ諸心意識行
處皆不復行乃至行佛行菩提行菩薩行涅
槃處皆亦不行則於諸法無復功用於諸法
中心得寂靜大寂靜無復分別是名第一義
捨此即菩薩無分別也已說出世間捨我今

當訪世間捨

利名讚樂等

四處皆不著

反上亦無礙

此等名為捨

於利養名聞讚歎安樂等中無有繫著與此相反無利無名皆毀苦等中亦不退礙捨離愛憎處中而住無復分別此名第二謂世間捨問若菩薩於諸法中作第一義捨者為菩提故如然頭衣如是勤行云何可得答菩薩為菩提乃至未不退 譬如然頭衣應作是勤行

雖於諸法應如是捨而菩薩決定修行如然頭衣乃至未得不退轉菩提菩薩為菩提故應當勤行於中菩薩有五種不退菩提因緣應知何者為五如華聚等經中說若聞具足大願諸菩薩及佛世尊名號故是為第一因緣若願生彼佛世尊國土故是為第二種因緣受持及說般若波羅蜜等深經故是為第三因緣修習現前住等三摩提及隨喜得者故是為第四因緣此四因緣說未得忍菩薩不退轉若此菩薩住菩薩不動地已得無生

忍說爲究竟決定不退轉是爲第五因緣問
若此四種因緣中隨以一因緣菩薩得不退
轉者先說如然頭衣應當勤行彼云何成答
然彼諸菩薩 爲求菩提時 精進不應息
以荷重擔故

雖復四因緣中隨一因緣菩薩皆得不退而
精進不應休息由先作是言我當令諸衆生
皆得涅槃以荷如是重擔故於其中間精進
不息問何故於其中間精進不得休息答
未生大悲忍 雖得不退轉 菩薩猶有死

以起放逸故

於四因緣中隨何因緣得不退轉菩薩於彼
未生大悲乃至未得無生忍於其中間受業
力死生者由入放逸故是以菩薩應當勤行
如然頭衣爲得無生忍故於其中間精進不
息問菩薩復有何死答

聲聞獨覺地 若入便爲死 以斷於菩薩
諸所解知根

如前所說四種因緣隨何因緣得不退轉此
菩薩未有大悲未得忍未過聲聞獨覺地或

以惡友力怖生死苦故或受生中間故或劫壞時聞瞋嫌菩薩毀謗正法故失菩提心起聲聞獨覺地心已或於聲聞解脫若獨覺解脫作證彼斷菩薩根所謂大悲是以諸菩薩及佛世尊名為諸解知死問此應思量菩薩為畏住泥犁十八為畏墮聲聞獨覺地八答假使墮泥犁菩薩不生怖聲聞獨覺地便為大恐怖菩薩設住泥犁與無數百千苦俱不比墮聲聞獨覺地怖畏問何故如此答

非墮泥犁中畢竟障菩提聲聞獨覺地則為畢竟障設入泥犁於正覺道不能作畢竟障礙住泥犁時乃至惡業盡邊於菩提道暫為障礙菩薩若墮聲聞獨覺地則畢竟不生故聲聞獨覺地於正覺道乃為障礙由是義故菩薩入於泥犁不比墮聲聞獨覺地怖畏問其怖如何答如說愛壽人怖畏於斬首聲聞獨覺地應作如是怖

經中佛世尊作如是說如愛壽人怖畏斬首
菩薩欲求無上菩提怖畏聲聞獨覺地亦應
如此是故菩薩雖入泥犁不比墮聲聞獨覺
地怖畏問已說未得無生忍諸菩薩障礙法
此菩薩云何得無生忍答

不生亦不滅七八 非不生不滅九 非俱不俱說

空不空亦爾

此中菩薩觀緣生時作是念有緣法但施設
如無生中有生是故生者自體不成自體不
成故生則非有如生自體非有彼滅為二二

俱無體如生滅彼不生不滅為二亦二俱無

體彼生滅二種中生不生滅不滅亦不有互
相違故空亦如是如有者無自體故彼不空
及空不空亦爾問若作是念以緣生故諸法
無自體者何故復作是念亦無有緣生法答
隨何所有法 於中觀不動 彼是無生忍
斷諸分別故

如是菩薩如實觀緣生時得離諸法自體見
離自體見故即斷取法自體得斷取法自體
時作是念非無內外法而無法自體雖有緣

生法但如葦束幻夢若法從緣生彼自體不生作是觀已若沙門若婆羅門所不能動而不取證彼以樂觀無生法斷諸分別故說名無生忍此菩薩即住菩薩不動地偈言

既獲此忍已 即時得授記 汝必當作佛

便得不退轉

得此無生忍故即於得時非前非後諸佛現前授記作佛汝於來世於爾所時某世界某劫中當為某如來應正遍知此名菩薩不退轉問從住初地乃至七地諸菩薩皆決定向

三菩提何故不說為不退轉唯說住不動地菩薩為不退轉答

已住不動諸菩薩 得於法爾不退智 彼智二乘不能轉 是故獨得不退名

此謂所有信等出世間善根諸聲聞獨覺乃至住第七地菩薩不能障礙令其退轉故名不退轉非餘十種菩薩為三菩提於諸法中不退轉也已說不退轉因緣此中又得殊勝授記故大乘中說四種授記謂未發菩提心授記共發菩提心授記隱覆授記現前授記

是為四種授記於中未發菩提心授記者其
人利根具增上信諸佛世尊以無礙佛眼觀
已而為授記共發菩提心授記者成熟善根
種菩提種先已修習其根猛利得增上行但
欲解脫諸衆生故即發心時入不退轉無墮
落法離八不閑難也此人或聞自授記於六
波羅蜜不發精進如其不聞更發精進為令
不聞欲使他人聞其授記斷疑心故佛以威
神隱覆授記若菩薩成熟出世五根得無生
忍住菩薩不動地彼即現前授記是為四種

授記彼得無生忍菩薩已決定故諸佛世尊
現前授記又別有密意授記以為第五如法
華經說

我等皆隨喜 大仙密意語 如授記聖者

無畏舍利弗 我等亦當得 成佛世無上

復以密意語一 說無上正覺二

以何義故說此別語授記有論師說為令未
入決定聲聞乘者發菩提心故又已發菩提
心初業菩薩等畏流轉苦欲於聲聞涅槃取
滅度者為令牢固菩提心故又有異佛土菩

薩於此聚集授記時到以相似名為彼授記
故諸師如是分別別語授記於中實義唯佛
世尊乃能知之

菩薩乃至得 諸佛現前住 牢固三摩提
不應起放逸

諸佛現前三摩提得已而住者謂現在諸佛
現其前住三摩提也三摩提者平等住故菩
薩乃至未得此三摩提其間不應放逸以未
得三摩提菩薩猶墮惡趣未離不閑故是故
為得此三摩提不應放逸若得三摩提彼諸

怖畏皆得解脫此三摩提有三種謂色攀緣
法攀緣無攀緣於中若攀緣如來形色相好
莊嚴身而念佛者是色攀緣三摩提若復攀
緣十名號身十力無畏不共佛法等無量色
類佛之功德而念佛者是法攀緣三摩提若
復不攀緣色不攀緣法亦不作意念佛亦無
所得遠離諸相空三摩提此名無攀緣三摩
提於中初發心菩薩得色攀緣三摩提已入
行者法攀緣得無生忍者無攀緣此等名得
決定自在故

諸佛現前住、牢固三摩提、此為菩薩父
大悲忍為母

此所說三種現在佛現前住三摩提攝諸菩薩功德及諸佛功德故說名諸菩薩父大悲者於生死流轉中不生疲倦故又於聲聞獨覺地險岸護令不墮故說名為母忍十二者得忍菩薩於諸流轉苦及諸惡眾生中不歇流轉不捨眾生及菩提以不生歇是故此忍又為諸菩薩母更有別偈說
智度以為母 方便為父者 以生及持故

說菩薩父母

以般若波羅蜜生諸菩薩法故佛說般若波羅蜜為菩薩母諸菩薩法從般若波羅蜜生已為巧方便所持不令趣向聲聞獨覺地險岸以是持菩提故說巧方便為菩薩父問菩薩以幾許福能得菩提答

少少積聚福 不能得菩提 百須彌量福 聚集乃能得

菩提者謂一切智智彼智與應知等應知與虛空等虛空無邊故應知亦無邊以有邊福

不能得無邊智是故少少積聚福不能得善
提云何得百須彌量福聚集乃能得

菩提資糧論卷第三

七八

十三

音釋

筋舉欣切髓息委切骨骨舉切皆蔣氏切
骨絡也 中脂也 口突也

菩提資糧論卷第四

仁九

聖者龍樹本

比丘自在釋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問若如是者百須彌量福聚無有故亦無一

人能得菩提答

雖作小福德 此亦有方便 於諸眾生所

應悉起攀緣

若此菩薩雖作小福以有方便成大福聚或

以飲食捨與眾生或以華香鬘等奉如來像

彼諸福德於一切世界所攝諸眾生所悉作

攀緣我以此福令諸眾生皆得無上正覺復

以此福與諸眾生共之如是等福共諸眾生

迴向善提是名菩薩方便如是迴向其福得

成無量無數無邊以是故彼一切智智雖是

無邊還以此相無邊福故能得

復有別義

我有諸動作 常為利眾生 如是等心行

誰能量其福

菩薩於晝及夜常起如是心行若我所有動

作善身口意皆為度諸眾生故脫諸眾生故
 甦息諸眾生故寂滅諸眾生故起及為令眾
 生滿足一切智智得至一切智智故彼如是
 具足大悲安住善巧方便所有福聚唯除諸
 佛何人能量是故具此福者能得菩提

問何故此福復是無量答

不愛自親屬 及與身命財 不貪樂自在
 梵世及餘天 亦不貪涅槃 為於眾生故
 此唯念眾生 其福誰能量
 此中菩薩行六度行時於已男女及與親屬

若金銀等財若自壽命若支節分若具足身
 若身心樂若天人自在若梵身天若無色天
 乃至涅槃為眾生故皆亦不愛唯於眾生愍
 念不捨我當何為令此眾生小兒凡夫無智
 翳膜所覆盲者脫三界獄安置常樂涅槃無
 畏城中如是菩薩行利樂事於諸眾生無因
 而愛所有福德何人能量又偈言
 無依護世間 救護其苦惱 起如是心行
 其福誰能量
 此菩薩常以大悲作如是念今此世間無救

無護遍行六趣入三苦火無有歸依此彼馳
走身心諸病常有苦惱無依護者我當與作
依處救其身心所受諸苦起此心行所有福
德何人能量

智度習相應 如搆牛乳頃 一月復多月

其福誰能量

此般若波羅蜜能生諸佛菩薩及成就諸佛
菩薩法菩薩若於搆牛乳頃思惟修習彼之
福聚尚無有量何況若一日夜二日夜三日
夜乃至七日夜半月一月若復多月修習相

應所有福聚何人能量
佛所讚深經 自誦亦教他 及為分別說
是名福德聚

甚深者謂甚深經與空相應出於世間彼是
甚深又復分別緣生故緣生者即是法法者
即是如來身彼與如來身相應者^是甚深經
諸佛世尊之所讚歎若自誦共教他誦若為
他解說無希望心但欲不隱沒如來身故如
來身者即是法身欲令久住故彼所有福誰
能得量

令無量衆生 發心爲菩提 福藏更增勝
當得不動地

此有善巧方便菩薩先以四攝事攝諸衆生
知彼衆生受我言已然後教令發菩提心如
是具足善巧方便菩薩令諸衆生發菩提心
彼所有福無人能量以無量故又令諸衆生
發菩提心故福藏更爲增勝言福藏者福無
盡故以能至無盡故不可盡不動地者以不
可動故名不動地此中菩薩令他發菩提心
故於生生中菩提心不動不失以令他發菩

提心故此心即爲不動地因
隨轉佛所轉 最勝之法輪 寂滅諸惡刺
是菩薩福藏

如佛世尊於婆羅柰城仙人住處鹿林中轉
法輪已於彼最勝法輪隨順而轉亦爲福藏
此隨順轉有三種因緣謂於如來所說深經
與空相應出於世間若持若說及順法行法
若於如是等經持令不失是爲第一隨順轉
法輪爲有根器衆生分別演說是爲第二隨
順轉法輪如彼經中所說依法修行是爲第

三隨順轉法輪寂滅諸惡刺者佛教惡刺所謂外道邪見及以惡魔欲界自在憎惡解脫若四眾中或有異人非法說法非律說律非師教說師教是為佛教內惡刺應當如法折伏彼等摧慢破見令法熾然此名寂滅諸惡刺以寂滅惡刺故名為菩薩福藏仁九為利樂眾生 忍地獄大苦 何況餘小苦 菩提在右手 若菩薩著牢固鎧常為利樂眾生發精勤意於一眾為令解脫故雖住阿毗至大地獄

中經劫辛苦堪忍不動況餘小苦菩薩能忍如是等苦當知菩提如住右掌起作不自為 唯利樂眾生 皆由大悲故 菩提在右手 菩薩諸所起作若布施等由大悲故唯為利樂眾生亦為令眾生得涅槃故終不為身微少樂事彼亦是大悲者如是大人當知菩提到其右手 智慧離戲論 精進離懈怠 捨施離慳惜 菩提在右手

問前已解釋陀那等諸波羅蜜今復解釋有
何所為答前多為修行者解釋今為無所得
忍智光者解釋以覺知一道相故彼智遠離
戲論以不捨軌故彼精進遠離懈怠以除會
故彼施遠離慳惜如是菩薩當知菩提到其

十九

五

右手

無依無覺定

圓滿無雜戒

無所從生忍

菩提在右手

若菩薩善成就禪那波羅蜜已此定不依三
界其相寂靜無有思覺又圓滿尸羅無雜無

濁迴向善提無有磨滅又善成就般若波羅
蜜已緣生法中住無生忍根本勝故無有退
轉當知菩提住其右掌

問已說修行及得忍菩薩積聚諸福由此福
聚能得菩提云何初發心菩薩積聚諸福由
此福聚能得菩提答

現在十方住

所有諸正覺

我悉在彼前

陳說我不善

若有現在諸佛世尊於十方世間無所障礙
以本願力為利衆生故住今於彼等實證者

前發露諸罪若我無始流轉已來於其前世
及現在時或自作惡業或教他或隨喜以貪
瞋癡起身口意我皆陳說不敢覆藏悉當永
斷終不更作

於彼十方界 若佛得菩提 而不演說法

我請轉法輪

若佛世尊滿足大願於菩提樹下證無上正
覺已少欲靜住不為世間轉佛法輪我當勸
請彼佛世尊轉佛法輪利益多人安樂多人
憐愍世間為於大眾利樂天人

現在十方界 所有諸正覺 若欲捨命行
頂禮勸請住

若佛世尊世間無礙在於十方證菩提轉法
輪安住正法所應化度眾生化度已訖欲捨
命行我當頂禮彼佛世尊請住久時利益多

人安樂多人憐愍世間為於大眾利樂天人

若諸眾生等 從於身口意 所生施戒福

及以思惟修 聖人及凡夫 過現未來世

所有積聚福 我皆生隨喜

若諸眾生施戒修等所作福事從身口意之

所出生已聚現聚及以當聚聲聞獨覺諸佛
菩薩諸聖人等及以凡夫所有諸福我皆隨
喜如是隨喜是先首者勝住者殊異者是上
者勝攝者美妙者無上者無等者無等等者
如是隨喜乃名隨喜

若我所有福 悉以為一搏 迴與諸衆生
為令得正覺

若我無始流轉已來於佛法僧及別人邊所
有福聚乃至施與畜生一搏之食若歸依善
根若悔過善根若勸請善根若隨喜善根彼

皆稱量共為一搏我為諸衆生故迴向善提
皆悉捨與以此善根令諸衆生證無上正學
得一切智智

我如是悔過 勸請隨喜福 及迴向善提
當知如諸佛

若我為諸衆生^{仁九}迴向善提善根若悔過善根^七
若勸轉法輪善根若請長壽善根若隨喜善
根彼皆稱量為一搏已如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世尊為菩薩時已作迴向當作迴向我亦
如是以諸善根迴向善提以此迴向善根令

我及諸衆生當證無上正覺我今更略說
說悔我罪惡 請佛隨喜福 及迴向善提
如最勝所說

自有罪惡盡皆說悔及請佛轉法輪住壽長
時隨喜諸福迴向福等如前迴向為菩提故

如最勝人所說如是迴向
問又彼迴向應云何作答

右膝輪著地 一膊整上衣 晝夜各三時
合掌如是作

當自清淨著淨潔服澡洗手足裙衣圓整於

一膊上整理上著衣已用右膝輪安置於地
合掌一心離分別意若如來塔所若像所若
於虛空攀緣諸佛如在前往作是意已如前
所說若晝若夜各三時作
一時所作福 若有形色者 恒沙數大千
亦不能容受
於彼所說六時迴向中若分別一時所作於
中福德諸佛世尊如實見者所說彼若有色
如穀等聚者其福積集無有限量雖如恒伽
沙等大三千界盡其邊際亦不能容受以彼

迴向福與虛空界等迴向故乃至一時迴向猶有如是福聚況多迴向雖是初發心菩薩由迴向力故亦成大福還以如是相福聚故漸次能得菩提

問已說諸菩薩得成大福方便今欲護福用

何方便答

彼初發心已十九於諸小菩薩入當起尊重愛

猶如師父母

彼初發心菩薩若欲護自善根及自身者於諸初發心菩薩當起至極尊重愛敬之心猶

如世尊一切智師及自所生父母如是以初

發心菩薩為首於諸菩薩亦應如是極作愛

重若異於此則自身及善根皆悉滅盡如世

尊經中曾說我不見餘一法障礙菩薩及滅

盡善根如於菩薩起瞋心者若菩薩雖於百

劫積集善根由此瞋菩薩心故皆悉滅盡是

故於諸菩薩應起尊重猶如教師

菩薩雖有過猶尚不應說何況無實事

唯應如寶讚

若菩薩毀些行大乘人罪過令得惡名所有

生生善法皆悉滅盡不得增長白法是故諸菩薩等雖有過惡爲護自善根命故不應顯說何況無實譬如王罪如經中說有菩薩清淨活命無可毀訾而彼達磨比丘妄說其惡故於七十劫中受泥犁報又於六萬生中爲貧窮人常受盲瘧癩病惡瘡是故於菩薩所若有惡若無惡皆不得說彼有實德唯應稱揚爲自善根增長故亦爲餘人生信故若人願作佛欲使不退轉示現及熾盛亦令生喜悅

若有衆生已發願求菩提唯欲令其不退而有人愚癡瞋恚及貪自朋黨故作如是言何用長行菩薩難行之行其涅槃樂平等相似行聲聞行疾得涅槃此等後當說其果報若以種種譬喻顯佛功德令入其心是爲示現令其具足精進諸菩薩行是爲熾盛欲令精進更增疾利爲說正覺功德大神通事是爲喜悅如是令彼不捨菩提之心未解甚深經勿言非佛說若作如是言受最苦惡報

甚深經者謂佛所說與空無相無願相應除無量斷常等邊見滅我人衆生壽者等自性顯如來大神通希有功德於此經律若未證知勿以癡故言非佛說何以故佛世尊說若謗如來所說之經惡果最苦

無間等諸罪 悉以為一搏 比前二種罪分數不能及

世尊於不退輪經中說五無間業所有諸罪若斷三千大千世界中諸衆生命所有罪報若恒伽河沙等佛世尊滅度已所有支提或

壞或燒若障礙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法眼所有罪報如是等過皆悉搏聚若於未解深經而起執著言非佛說及菩薩發菩提願已而令退菩提心此二種罪彼前五無間等罪聚比之百分不及千分不及乃至數分柯羅分仟九算分譬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十以是罪相故為護自身及自善根勿作此二種罪問已說菩薩護自善根何者是修道勝義答於三解脫門 應當善修習 初空次無相 第三是無願

於中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應修三解脫門
最初應修空解脫門為破散諸見故第二無
相解脫門為不取諸分別攀緣意故第三無
願解脫門為超過欲界色界無色界故
問何故此等名解脫門答

無自性故空 已空何作相 諸相既寂滅
智者何所願

以緣生故法無自性此名為空以其空故心
無攀緣則是無相離諸相故則無所願又若
法從緣生彼自性無生以自性無生故彼法

是空若法是空彼中無相相無有故彼是無
相若無有相彼中心無所依以無依故於三
界中心無所願

於此修念時 趣近涅槃道 勿念非方便
於彼莫放逸

修此三解脫門時若非方便所攝則趣近涅
槃雖應修習莫墮餘菩提處當求無所得忍
應住善巧方便

我於涅槃中 不應即作證 當發如是心
應成熟智度

發如是心我當利益諸衆生度脫諸衆生雖
修三解脫門不應於涅槃作證然我爲學般
若波羅蜜故於三解脫門中專應成熟我應
修空不應證空我應修無相不應證無相我
應修無願不應證無願

如射師放箭 各各轉相射 相持不令墮

大菩薩亦爾

譬如射師善學射已放箭空中續放後箭各
各相射彼箭遂多空中相持不令墮地
解脫門空中 善放於心箭 巧便箭續持

不令墮涅槃

如是此菩薩大射者以學修空無相無願弓
於三解脫門空中放心箭已又以悲愍衆生
巧方便箭展轉相續於三界虛空中持彼心
箭不令墮涅槃城

問云何復令彼心不墮涅槃答

我不捨衆生 爲利衆生故 先起如意
次後習相應

若我於三解脫門善成熟已欲取涅槃如在
手掌然我以小兒凡夫猶如飲乳不能自向

涅槃城者未涅槃故我於涅槃不應獨入我當如是發起精進隨我所作唯為利益諸眾生故亦為諸眾生得涅槃故先應如是起作次即心與三解脫門隨順相應隨順者順後義也若不如是彼之心箭無巧方便攝故行三解脫門時即隨聲聞解脫若獨覺解脫中今更有巧方便

有著衆生等 久夜及現行 顛倒與諸相皆以癡迷故

小兒凡夫諸衆生等以癡迷故於無始際流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轉久夜著四顛倒無常謂常苦謂樂不淨謂淨無我謂我及於內外衆界入中計我我所謂有所得久夜行已及現在行 著相顛倒者 說法為斷除 先發如是心次後習相應 如是諸衆生等以癡迷故起我我所二種計著又於色等無所有中妄起分別取相生四種邪顛倒我為說法令其斷除先發如是心已然後於三解脫門中修習相應若異此而修三解脫門者則趣近涅槃道

第一〇一册

菩薩利衆生 而不見衆生 此亦最難事
希有不可思

菩薩起衆生想此亦最難不可思未曾有如
盡虛空於最勝義中本無衆生此菩薩不知
不得而爲利樂衆生故勤行精進十三唯除大悲

何處更有如此難事十九

雖入正定住 習應解脫門 未滿本願故

不證於涅槃

此應思量若到正定位菩薩以三十二法故
入正定位與解脫門相應時中間未滿本願

爲證涅槃爲不證以世尊經中說云四大可
令改異無有入正定位菩薩中間未滿本願
證於涅槃是故到正定位菩薩未滿本願不
證涅槃

若未到定位 巧便力攝故 以未滿本願

亦不證涅槃

若初發心菩薩未到正定位彼以巧方便所
攝故修三解脫門時中間未滿本願亦不證
涅槃

極歎於流轉 而亦向流轉 信樂於涅槃

而亦背涅槃

此菩薩於流轉中以三種熾火故應極厭離
不應起心逃避流轉當於衆生爲子想故而
向流轉及應信樂涅槃如覆護舍宅故然復
應背涅槃爲滿一切智智故於流轉中若有
厭離則於涅槃亦有信樂若不向流轉不背
涅槃未滿本願修解脫門時則於涅槃作
證
應當畏煩惱 不應盡煩惱 當爲集衆善
以遮遮煩惱

以是流轉因故應畏煩惱不應畢竟盡於煩
惱若斷煩惱則不得集菩提資糧是故菩薩
以遮制法遮諸煩惱由遮煩惱令其無力故
得集菩提資糧善根以集善根故滿足本願
能到菩提

問何故不以斷滅故滅諸煩惱仁九答十四

菩薩煩惱性 不斷是涅槃 非燒諸煩惱
生菩提種子

如諸聲聞聖人等涅槃爲性以攀緣涅槃得
沙門果故諸佛不以涅槃爲性諸佛煩惱爲

性以菩提心由此生故聲聞獨覺燒諸煩惱
不生菩提心種子以二乘心種子無流故是
故煩惱為如來性以有煩惱眾生發菩提心
出生佛體故不離煩惱

問若燒煩惱不生菩提心種子者何故法華
經中與燒煩惱諸聲聞等授記答

記彼諸眾生 此記有因緣 唯是佛善巧
方便到彼岸

不知成熟何等眾生彼中因緣唯佛所知以
到調伏彼岸不共餘眾生相似故而彼不生

菩提心種子者以入無為正定位故如經說
如空及蓮華 峻崖與深坑 界不男迦柘
亦如燒種子

如虛空中不生種子如是於無為中不曾生
佛法亦不當生如高原曠野不生蓮華如是

聲聞獨覺入無為正定位中不生佛法峻崖

者於一切智智城道中有二峻崖所謂聲聞
地峻崖獨覺地峻崖聲聞獨覺若有一切智

者則非菩薩二峻崖也深坑者如丈夫善學
跳擲雖墮深坑安隱而住若不善學而墮深

坑便死坑內如是菩薩修習無為善相應故
 雖修無為而不墮無為中聲聞等修習無為
 不善相應則墮無為中界者聲聞繫在無為
 界故不復能於有為中行是故彼中不生菩
 提之心不男者如根敗丈夫於五欲利不復
 有利如是聲聞具無為法於諸佛法利亦無
 有利迦柘者如迦柘珠諸天世間雖善修理
 彼迦柘珠終不能為鞞瑠璃寶如是聲聞雖
 復具諸戒學頭多功德三摩提等終不能坐
 覺場證無上正覺亦如燒種子者如被燒種

子雖置地中冰澆日暖終不能生如是聲聞
 燒煩惱種子已於三界中亦無生義以如是
 等經故當知聲聞得無為法已不生菩提之
 心

菩提資糧論卷第四

音釋

甦孫和切 膜末各切 鏡可亥切 膊伯各切 瘰伯各切
息也 切 甲也 肩膊也
倚下切 癩落蓋切 跳田聊切 瘰伯各切
不能言也 惡病也 曜也 也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第一〇一册

菩提資糧論卷第五同卷六

仁十

聖者龍樹本

比丘自釋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問得力菩薩於衆生中云何應修行答

諸論及工巧 明術種種業 利益世間故

出生建立之

於中書印算數鑛論醫論能滅鬼持被毒論

等出生村城園苑河泉陂池花果藥林論等

顯示金銀真珠鞞瑠璃貝石石白珊瑚寶性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第一〇一册

論等記說日月星曜地動夢相論等相諸身
分支節論等如是等無量諸論能與世間為
利樂者劫轉壞時悉皆滅沒劫轉生時還於
人間出生建立如木鐵瓦銅作等工巧非一
能滅鬼持顛狂被毒霍亂不消食諸逼惱等
種種明術雕畫十繡織作等種種事業能與世
間為利樂者皆亦出生及令建立
隨可化衆生 界趣及生中 如念即往彼
願力故受生
諸摩訶薩隨何世界若天人等趣若婆羅門

刹帝利鞞舍等生於彼彼處若有可化衆生
 爲起無量思念欲化彼等衆生故隨彼色類
 長短寬狹音聲果報得令衆生受化之事即
 應作願起彼色類長短寬狹音聲果報令彼
 衆生速受化故

於種種惡事 及諂幻衆生 應用牢鎧甲
 勿馱亦勿憚

若以罵詈恐動嫌恨鞭打繫閉訶責如是等
 惡事加我及諸衆生無量諂幻知不可化以
 彼等故不應自緩鎧甲亦勿馱流轉勿憚求

菩提又應發如是心我不爲無諂無幻衆生
 而著鎧甲我正爲彼等衆生著此鎧甲我當
 作如是事發起精進爲令彼等衆生速得建
 立無諂無幻故應當如是自牢鎧甲

問已說得力菩薩修行云何未得力菩薩修

行答

具足勝淨意 不諂亦不幻 發露諸罪惡

覆藏衆善事

具足勝淨意者謂增上意又是善增也意者
 心也即彼心具足名具足勝淨意不諂亦不

幻者諂謂別心別心者不質直也又諂者名
為曲心幻者謂誑也若心不曲不誑彼是不
諂不幻發露諸罪惡者若有罪惡顯說發露
彼名發露諸罪惡覆藏眾善事者若有善業
寬大覆藏彼名覆藏眾善事若菩薩欲疾得
菩提應當具足淨意不諂不幻發露罪惡覆
藏善事是故世尊說云諂非菩提幻非菩提
清淨身口業 亦清淨意業 修諸戒學句
勿令有缺減
此諸菩薩欲與修念相應故先當清淨身口

意業於中殺生不與取非淨行等三種身惡
行應當清淨與此相違三種身善行應當受
之妄語破壞語麤惡語雜戲語等四種口惡
行應當清淨與此相違四種口善行應當受
之貪瞋邪見等三種意惡行應當清淨與此
相違三種意善行應當受之諸波羅帝^仁慕^三叉
學句亦當受而隨轉於彼學句無有知而故
破若缺漏戒者於修念中心則不定
安住於正念 攝緣獨靜思 用念為護已
心得無障心

如是於戒正清淨已斷除五蓋於空閑淨潔
離衆之處少聲少喧少蚊虻蛇虎賊等不甚
寒熱不置卧牀若立若經行若結跏坐或於
鼻端或於額分迴念安住隨於一緣善攝作
已若於境界有躁動心則用念爲守門如是
置守護已遠離障礙賊心獨在一處無散亂
意而修習思惟
若起分別時 當覺善不善 應捨諸不善
多修諸善分
於思惟時若起分別即於起時覺此分別若

是不善即應捨離勿令復增若是善分唯當
數數多作不應散亂如室中燼不閉風道
緣境心若散 應當專念知 還於彼境中
隨動即令住
於中修定比丘心思惟時專意莫亂若心離
境即應覺知乃至不令離境遠去還攝其心
安住境中如繩繫猿猴繫著於柱唯得繞柱
不能餘去如是應以念繩繫心猿猴繫著境
柱唯得數數繞於境柱不能餘去
不應緩惡取 而修於精進 以不能持定

是故應當修

緩者謂離策勲惡取者謂非善取謂太急也若欲成就三摩提者不應緩作及惡取精進以緩作及惡取精進不能持三摩提是故修定行者應當正修

若證聲聞乘仁+及以獨覺乘四唯為自利行

不捨牢精進

若欲證聲聞乘及獨覺乘唯為自利故自涅槃故常於晝夜不捨牢固精進策勲修行何況大丈夫 自度亦度人 而當不發起

俱致千倍進

然此菩薩應於流轉河中度諸衆生亦應自度何得不發起過彼聲聞獨覺乘人俱致百千倍精進也如自度流轉之河度他亦如是平時或別行 一時行餘道 修定不應爾應緣一境界

今此一日不應半時修習別定餘時之中復行異道唯於一定應善緣境心隨一境勿向餘處

於身莫有貪 於命亦勿惜 縱令護此身

終是爛壞法

應當生如是心我此身中唯有薄皮厚皮肉
血筋骨髓等終歸乾枯我此壽命亦當終盡
彼丈夫精進丈夫勢力丈夫健行我亦應得
若其未得我於精進不應賒緩雖復百歲護

此爛身必定當是破壞之法

利養恭敬名

一向勿貪著

當如然頭衣

懃行成所願

今此若在曠野宿住之時勿貪身命於中遊
行若有利養恭敬名聞起時不應貪著為自

願成就故應速懃行如然頭衣

決即起勝利

不可待明日

明日太賒遠

何緣保瞬命

彼於如然頭衣懃行之時明日賒遠莫待明

日若於我身有勝利者決即發起應當生如

是心何緣能保開眼合眼時命我今即起勝

利明日太遠莫待明日

安住於正念

如食愛子肉

於所食噉中

勿愛亦勿嫌

如是定行比丘若村若僧坊中隨有如法無

所譏嫌乞得食已勿起貪心愛著亦勿嫌之
應當安住正念如食所愛子肉但爲身住不
壞存於壽命攝護淨行故猶如昔云夫妻行
曠野時共食子肉

出家爲何義 我所作竟未 今思爲作不

如十法經說

應當如是觀察我爲何義故而行出家爲畏
不活耶爲求沙門耶若爲求沙門者應作是
念我於沙門之事爲已作爲未作爲今正作
如其未作及正作者爲成就因緣故應當精

勤我離家類則名非類應數思念我之活命
繫在於他我亦應作別異儀式我自於戒得
無嫌不有智同淨行者於我戒所復無嫌不
我已與諸思愛其相別異不與共俱我屬於
業業之所生受用於業業是所親依業而行
我所作業若善若惡我當自受我於晝夜云
何而造我喜樂空寂不我有上人法不能得
聖人勝知見不若當後時同淨行者問我之
時說之不慚應數思念此等十法所謂定行
比丘應數思念

觀有為無常 苦無我我所 所有諸魔業
應覺而捨離

有為謂因緣和合生以因緣和合生故彼無
我所以有為故彼是無常若是無常彼為他
所逼迫故苦若苦彼不自在轉故無我於有
為法應如是觀所有諸魔業應覺而捨離者
或於菩提心六度相應經中作不欲樂因緣
散亂因緣賒緩因緣障礙因緣若從自起若
從他起皆應覺知於此諸惡魔業皆覺知已
離之莫令彼自在行

根力與覺分 神足正斷道 及以四念處
為修發精進

信精進念定慧是為五根信精進念定慧是
為五力念擇法精進喜猗定捨是為七覺分
欲定精進心定思惟定是為四神足未生
惡不善法為令不生已生惡不善法為令其
斷未生善法為令其生已生善法為令其住
生欲發懃攝心起願是為四正斷正見正分
別正語正業正命正發行正念正定是為八
分聖道身受心法是為四念處此等三十七

助善提法為修習故發起精勤

心與利樂善 作傳傳生處 及諸惡濁根

彼當善觀察

心若調伏守護禁繫則與諸利益安樂善事
作傳傳生因若不調伏不守護不修習不禁
繫則與諸無利惡濁為根知己於彼應極觀
察生住異相故內外兩間不住故過去未來
現在世不俱故無處來故無處去故刹那羅
婆牟呼利多時中不住故猶如幻故為修習
故應當觀察

我於善法中 日日何增長 復有何損減

彼應極觀察

若佛世尊所說施等善法能出生菩提者我
於彼諸善法有何增長有何損減常應如是
專精觀察日日之中起而復起

見他得增長 利養恭敬名 微小慳嫉心

皆所不應作

若見餘同淨行者或沙門或婆羅門增長利
養恭敬名聞之時亦不應生微小慳嫉復應
思量生如是心我亦喜得衆生利養衣服飲

食卧牀病緣藥等眾具我亦喜得在家出家之所恭敬我亦喜得具足可讚之法

不羨諸境界 行癡盲瘖聾 時復師子吼

怖諸外道鹿

若見他人增長利養恭敬名聞之時於色等

境界中不應希羨於愛不愛色聲香味中雖

非癡盲瘖聾而作癡盲瘖聾之行若有力能

莫常瘖住應以正法遣或破繫持倒為怖外

道鹿故及住持正教故復當振師子吼我已

解釋修心今當解釋修相所謂

奉迎及將送 應敬所尊重 於諸法事中

隨順而佐助

於所尊重奉迎將送於聽法時花鬘供養修

理支提等法事中恭敬作故當得手足輪相

彼又是大眷屬先相

救脫被殺者 自善增不減 善修明巧業

自學亦教他

有被殺者救令解脫護命因緣離於殺生受

此等業長夜習近故當得長指相足跟平正

相身直相彼是長壽先相自所受善法受已

增長不令損減故當得足趺高如貝相毛上
向相彼二是法無減先相善修明論工巧等
業自學及教他故當得伊尼躄相彼是速攝
先相

於諸勝善法 牢固而受之 修行四攝事

施衣及飲食

仁十

九

於諸最勝善法牢固受之習近多作故當得
善安立足相彼是能作事業先相修行四攝
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常習近故當得手足網
相彼亦是速攝先相以妙飲食衣服布施常

習近故當得柔輦手足相七處高相彼二是
得上妙飲食甜味及衣服等先相
不違乞求者 和合諸親戚 眷屬不乖離
施宅及財物

隨所有物若來求者即施不違逆故當得臂
胫臍圓相彼是自在調伏先相和合親眷朋
友共住不令各各乖異若乖異者亦使和合
故當得陰窠藏相彼是多子先相布施舍宅
財物及施上妙牀敷衣服堂殿宮等故當得
金色相細滑薄皮相彼二是得上妙牀敷衣

服堂殿宮等先相

父母及親友 隨所應安置 所應安置處

無上自在主

憂波弟耶夜

此云近誦舊云和尚者略而訛阿遮利夜此云正行

舊云阿闍梨者亦訛父母兄弟等所尊重者隨所應處

安置為無上自在主故當得一孔一毛相白

毫仰面相彼二是平等先相

雖復是奴僕 善說亦受取 應生最尊重

施藥愈諸病

施藥愈諸病者於病人所施藥給侍將息飲

食以給侍將息病即能起故當得膊間平滿

相味中上味相彼二是少病先相

前行善業首 細滑美妙言 善為正意語

前後無不供

前行善業首者園林會堂義井花池飲食花

鬢於難行處起橋及造僧坊遊處等中勸勵

他人自為前導所施過他故當得尼瞿盧陀

普圓身相頂髻相彼二是勝主先相細滑美

妙言者長夜真實細滑語故當得廣長舌相

梵音相彼二是得五分五分語道具足音先

相五分五分語道具足音者一者可知二者
易解三者樂聞四者不逆五者深六者寬遠
七者無嫌八者悅耳九者辯正十者不離二種
五分故善為正意語者長夜實語正意語故
當得師子牙相彼是愛語先相前後無不供
者他人雖有前後然皆供養無不供養以如
法威儀平等威儀故當得齊平齒相細滑齒
相彼二是善淨眷屬先相
不壞他眷屬 慈眼觀衆生 亦不以嫌心
皆如善親友

於諸衆生作懷抱慰喻攝受之心以不貪不
瞋不癡眼觀故當得青眼相牛王眼睦相彼
二是愛眼觀先相

我已解釋三十二大丈夫相出生之業別有
種種菩薩之行今當解釋

應當如所言 十 即隨如是作 十一 如言若即作
他人則生信

應當如言即如是作若如所言即如是作他
則生信隨有言教即當信受

應當擁護法 覺察放逸者 及作金寶網

羅覆於支提

於此法中應自擁護若有背法放逸衆生於彼亦應方便覺察令其向法及於如來支提之所應以種種寶網羅覆爲令相好滿足故有欲求娉女 莊嚴以施之 亦與說佛德及施雜光瓔

若有求娉女者即便莊嚴娉女而以布施此諸娉女普皆端正以此布施爲令自意所求愛事皆滿足故又以無量異種說佛功德之法應在集會之處高出美妙悅意之聲而爲

演說爲得諸聲分清淨故又以種種光明照耀瓔珞之具悅彼心眼而以布施爲得諸隨形好滿足故

造作佛形像 端坐勝蓮花 及於六法中修習同喜樂

以金銀真珠貝石等造作佛像坐勝蓮花爲得化生及爲得佛身故六種同喜法者於彼同梵行中慈身業口業意業不分受用物戒具足見具足此等六種同喜法中應數習近爲得徒衆不被諸外論衆所壞故

可供無不供 爲命亦不謗 佛之所說法
及以說法人

可供無不供者於中應可供養所謂和尚阿
闍梨父母兄弟等無不供養者無不敬畏雖
爲活命終不謗法及此說佛法人亦不應謗

不應輕欺爲護自善助故

十二

金寶散教師 及教師支提 若有忘所誦
與念令不失

應以金銀散於教師亦應以摩尼金寶散教
師寶支提菩薩有三摩提名現在佛對面住

此等三摩提於生生中現前修習爲得聞持
故若有衆生忘失所誦引世利樂經書於彼
衆生與作憶念爲不忘失菩提心故及爲得
憶念現知故

未思所作已 勿躁勿隨他 外道天龍神

於中皆莫信

所作業行若身口意於中諸處若未思所作
已勿爲躁急亦勿隨他應如是行若異於此
則生熱惱亦是悔因於遊行出家尼犍等諸
外道及於天龍夜叉犍闍婆等中皆不應信

心應如金剛 堪能通諸法 心亦應如山
諸事所不動

安置其心應如金剛有慧力堪能故於諸世
出世法中如其自性如實通達於諸事中安
置其心亦應如山八種世法所不能動

喜樂出世語六十一 莫樂依世言六十二 自受諸功德
亦應令他受

或有言說能出世間若與佛法僧相應若與
六度相應若與菩薩地相應若與聲聞獨覺
地相應彼中應作喜樂或有言說依止世間

增長世間與貪瞋癡相應彼中不應喜樂若
有諸受戒學頭多等殊勝功德善人所讚所
受取者於彼等中皆應受取亦應令他受此
功德

修五解脫入 修十不淨想 八大丈夫覺

亦應分別修

於中解脫入者一者為他說法二者自說法
三者自誦法四者於法隨覺隨觀五者取隨
何等三摩提相此是五解脫入應當念修十
不淨想者謂脹想青瘀想膿爛想潰出想噉

想斷解想分散想血塗想肉落想骨想此是
十不淨想貪若生時應當念修本爲斷除欲
貪故八大丈夫覺亦應分別修者於中有八
大丈夫覺謂少欲是法多欲非法是爲初覺
知足是法不知足非法是爲第二遠離是法
雜鬧非法是爲第三發精進是法懈怠非法
是爲第四安住念是法忘失念非法是爲第
五入定是法不入定非法是爲第六智慧是
法無智慧非法是爲第七不樂戲論是法樂
戲論非法是爲第八此等八大丈夫覺應當

覺之多欲等八不善助應當斷除
天耳與天眼 神足與他心 及與宿命住
應修淨五通

於中天眼天耳憶念宿住知他心神足此等
五種智通應當修習

七十

古

菩提資糧論卷第五

菩提資糧論卷第六

聖者龍樹本

比丘自釋

隋天竺三藏達摩笈多譯

問云何修習答

四神足為根 欲進心思惟 四無量住持

謂慈悲喜捨

於此四無量中習近多作已得心堪能得心
堪能已便入初禪那如是第二如是第三如
是第四彼得禪那已得身心輕彼以身心輕

具足故出生入神通道出生入神通道具足
故便生神足謂若欲若精進若心若思惟於
中欲者向法精進者成就法心者於法觀察
思惟者於法善巧彼菩薩於神通若信解若
作用其心自在隨欲所行以善成熟故自根
本住持故諸處順行如風遍空於中菩薩得
四無量及四禪那已若信解若作用出生天
眼若諸天龍夜叉乾闥婆等若學人及聲聞
獨覺天眼於中獨有增上之力清淨勝過光
明勝過上首勝過殊異勝過其眼無礙世間

色相麤細遠近隨其所欲彼皆能見如是聞
天人畜生等聲如是念知前世無邊無際如
是知他心與貪欲等俱乃至八萬四千差別
如是得無量神足以得神足故諸所應調伏
衆生悉令調伏

四界如毒蛇 六入如空村 五衆如殺者
應作如是觀

長夜以諸樂具受用因緣雖守護將息長養
此地等四界而速疾發動不知恩養不可依
怙不可委信故應當觀察猶如毒蛇以無主

故離我我所故眼等諸入有六賊衆逼惱可
畏故應當觀察猶如空村共和與物破壞打
罰不能遮障故猶如殺者於五受衆應當日
E如是觀察

重法及法師 亦捨於法慳 教師勿捲秘

聽者勿散亂

於此有四種法能生大智應當受取於法及
法師中應當尊重亦捨法慳隨所聞法隨所
習誦爲他演說若有樂欲法者教師勿爲捲
手秘惜聽者勿散亂謂莫有異欲

無慢無希望 唯以悲愍心 尊重恭敬意
為衆而說法

復有四種法是大智相應當受取所謂遠離
自高輕他無憍慢故棄捨利養恭敬名聞無
希望心故於無明闇障衆生中唯悲愍故尊
重恭敬為其說法上十以此四種法故菩薩大智
具足應當受取
於聞無厭足 聞已皆誦持 不誑尊福田
亦令師歡喜
多聞無厭聞已持法持法已順法行法不誑

所尊福田亦令教師歡喜此法是菩提心不
忘失因

不應觀他家 心懷於敬養 勿以論難故
習誦於世典
不應為供養恭敬因緣往觀他家除為安立
菩提心因緣亦不應欲為論難故習誦諸世
論等除為多聞因緣
勿以瞋恚故 毀訾諸菩薩 未受未聞法
亦勿生誹謗
何以故為護續生善法因緣

斷除於憍慢 當住四聖種 勿嫌於他人
亦勿自高舉

斷除憍慢者於諸眾生中當下心如狗斷除
我慢於輕儉衣食卧牀藥具四聖種中亦應
當住於彼聖種知足故不應嫌他亦不應自

高舉

若實不實犯 不得發覺他 勿求他錯失
自錯當覺知

他同梵行者犯罪若實若不實皆不應發覺
他有錯失不應求覓唯於自錯即應覺知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佛及諸佛法 不應分別疑 法雖最難信
於中應信之

於佛不應分別以世尊具足未曾有法故亦
於佛法不應疑惑以於諸眾生是不共法故
及於最難信佛法中以深心清淨故應當信
之

雖由實語死 退失轉輪王 及以諸天王
唯應作實語

若菩薩由實語故若奪物若死雖退失轉輪
王及諸天王唯應實語何況其餘而不實語

第一〇一册

打罵恐殺縛 終不怨責他 皆是我自罪
業報故來現

諸有他來打罵恐怖殺縛幽閉皆是自罪應
當有此終不瞋他此是我業前世已作今時
還受相似不愛之果彼諸衆生都無有罪唯

是我罪業報來現應當有此

應極尊重愛 供養於父母 亦給侍和尚

恭敬阿闍梨

於父母所應當極愛尊重供養應作天想隨
父母意令得悅樂離諂幻心又應恭敬給侍

和尚阿闍梨隨和尚阿闍梨所說法中無有
內祕皆為外化

為信聲聞乘 及以獨覺乘 說於最深法

此是菩薩錯

此中菩薩有四種菩薩錯失應當捨離所謂

於聲聞獨覺乘諸衆生中為說最深之法是

菩薩錯

為信深大乘 衆生而演說 聲聞獨覺乘

此亦是其錯

於信深大乘諸衆生中為說聲聞獨覺乘是

菩薩錯

大人來求法 慢緩不為說 而反攝受惡

委任無信者

若有正住大眾生來有所求時應即為說善

法而更慢緩破戒惡法反攝受之是菩薩錯

於大乘中未有信解未以四攝事成熟者而

信任之是菩薩錯是為四種

遠捨所說錯 所說頭多德 於彼當念知

亦皆應習近

此中所說四種錯失應遠捨離以此去菩提

遠故若聲聞獨覺乘中所說頭多等及餘功德但知彼等不與菩提作障礙者於彼中亦應習近

等心平等說 平等善安立 亦令正相應

諸眾生無別

此四種菩薩道十九應當習近何等為四所謂諸

眾生中起平等心諸眾生中平等說法諸眾

生中平等善安立諸眾生中令正相應此等

皆無差別是為四種

為法不為利 為德不為名 欲脫眾生苦

不欲自身樂

此四種真實菩薩應當覺知何等為四所謂

但為於法不為財利但為功德不為名稱但

欲脫眾生苦不欲自身安樂

密意求業果 所作福事生 亦為成熟眾

捨離於自事

若於業果密意欲求作三福事生此福時唯

為菩提利樂眾生亦唯為菩提成熟於眾為

利眾故捨離自事此是四種真實菩薩

親近善知識 所謂法師佛 勸勵出家者

及以乞求輩

此四種菩薩善知識應當親近何等為四所

謂法師是菩薩善知識為助持聞慧故佛世

尊是菩薩善知識為助持諸佛法故勸出家

者是菩薩善知識為助持諸善根故乞求者

是菩薩善知識為助持菩提心故此四種善

薩善知識應當親近

依止世論者 專求世財者 信解獨覺乘

及以聲聞乘

此四種菩薩善知識應當知之何等為四所

謂世論者習近種種雜辯才故攝世財物者
不攝法故獨覺乘者少義利少作事故聲聞
乘者自利行故

此四惡知識 菩薩應當知 復有應求者
所謂四大藏

如前所說四種知識是惡知識二十已應離復
有應求得者所謂四大藏

佛出聞諸度 及於法師所 見之心無礙
樂住空閑處

此四種菩薩大藏應當得之何等為四所謂

奉事出世諸佛聽聞六波羅蜜以無礙心見
於法師以不放逸樂住空閑之處此是四種
菩薩大藏應當得之

地水火風空 悉與其相似 一切處平等
利益諸衆生

與地水火風虛空等有二因緣相似菩薩應
當攝受所謂平等故利益故如地等大及虛
空五種於有心無心中一切處平等無有異
相諸衆生等當所資用而無變異不求報恩
我亦如是乃至覺場究竟為諸衆生之所資

用而無變異不求報恩

當善思惟義 勤生陀羅尼 勿於聽法者

為作於障礙

義者佛所說義於彼當善思惟若共談若獨

住應如是作又安住禁戒清淨心意精勤解

潔當生及聞銀主海主等陀羅尼又於聽法

者所勿以微少因緣而作障礙為離法灾生

業故

惱中能調伏 小事捨無餘 八種懈怠事

皆亦應除斷

惱中能調伏者於中有九種惱事所謂於我
 作無利益已作今作當作是為三種於我親
 愛作無利益已作今作當作復為三種於我
 憎嫌與作利益已作今作當作復為三種此
 等皆作惱事於此九種惱事之中當自調伏
 小事捨無餘者於中有二十種小事所謂不
 信一 無慚二 諂幻三 掉四 亂五 放逸六 害七
 無愧八 懈怠九 憂十 昏十一 睡十二 恨十三 覆
 四 嫉十五 慳十六 高十七 忿十八 悔十九 悶二十
 此等二十種小事皆捨無餘八種懈怠事皆

亦應除斷者於中有八種懈怠事所謂我欲
 作務即便安卧不發精進一我作務已二我欲
 行路三我行路已四我身疲乏不能修業五
 我身沉重不能修業六我已生病七我病得
 起不久即便安卧不發精進八由此等故應
 得不得應到不到應證不證此等八種懈怠
 事中為除斷故應發精進
 莫作非分貪 橫貪不稱意 離者皆令合
 無問親非親
 若見具足利養名聞安樂稱譽福德眾生於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第一〇一册

彼具足福中莫作非分貪心以作非分貪心
 則不稱意是故所不應作又於各各共諍離
 壞眾生中無問親與非親皆令和合同心相
 愛
 於空而得空 仁十 智者莫依行 若當得於空
 彼惡過身見 廿二
 依空拔除大無智聚故智者莫依得空而行
 若依得空而行則於有身見人難治過之惡
 亦過之以諸見行由空出離若著空見彼不
 可治以更無令出離故

掃塗與莊嚴 及多種鼓樂 香鬘等供具
供養於支提

於如來支提及形像所掃地塗地香鬘燒香
末香華蓋幢幡等莊嚴供養之具當作供養
為得端正戒香自在故貝笛篳篥腰鼓大鼓
雷鼓拍手等種種鼓樂供養為得天耳故
作種種燈輪 供養支提舍 施蓋及革屣
騎乘車輿等

支提舍中應以種種香油蘇燈鬘等善作供
養為得佛眼故布施傘蓋皮鞋象馬車輿乘

等為得菩薩無上神通乘不難故
專應喜樂法 樂知信佛得 喜樂給侍僧
亦樂聞正法

於中菩薩常應如是喜樂於法莫喜五欲福
樂當知信佛所得之利莫唯信樂見於色身
當於僧中以諸樂具常喜給侍莫唯喜詰問
訊而已常喜聞法無有厭足莫唯喜樂暫聞
其語

前世中不生 現在中不住 後際中不到
如是觀諸法

因緣和合力故及無所從來故前世中不生
念念破滅故及不住故現在中不住滅無餘
故及無所至去故後際中不到應當如是觀
察諸法

好事與衆生 不求彼好報 當爲獨忍苦

不自偏受樂

菩薩於諸衆生當以好事而利樂之自不希
望彼等衆生利樂好事及諸衆生有無量種
種苦相我獨爲其忍受我有樂具與諸衆生
受用爲樂

雖足天福樂 心不舉不喜 雖貧如餓鬼
亦不下不憂

雖住大具足福報天中其心不作喜之與舉
雖爲餓鬼貧窮破散逼惱此最難活不應生
下心亦復不應憂何況人道貧窮破散

若有已學者 應極尊重之 未學令入學
不應生輕憊

若有已學衆生於彼應作至極尊重若未學
者應令彼等入學亦不應輕憊之

戒具者恭敬 破戒令入戒 智具者親近

愚者令住智

戒具足人應當問訊合掌向禮等而恭敬之亦應為彼說持戒福若破戒者應令入戒亦應為彼說破戒罪智具足者應當親近亦應為彼顯智慧德愚者應令住智亦應為彼演十愚癡過十

流轉苦多種 生老死惡趣 不怖此等畏 當降魔惡智

菩薩於流轉中流轉多種生老死憂悲苦惱 等地獄畜生餓鬼阿脩羅惡趣等不應怖畏

唯當降伏惡魔惡智

所有諸佛土 擄聚諸功德 為皆得彼故 發願及精進

十方無量諸佛國土若佛土具足若佛土莊嚴若從諸佛菩薩聞若自見之彼皆擄聚殊勝功德皆令彼等入到自佛土中應當作如是願隨所願即隨成就亦應如是精勤修行恒於諸法中 不取而行捨 此為諸衆生受擔欲荷負 以取故苦不取故樂作是念已恒於諸法不

取而捨雖不取而捨若此先時爲趣菩提故
作願受擔衆生未度者我當度未脫者我當
脫未寂滅者我當寂滅此應荷負爲諸衆生
故

正觀於諸法 無我無我所 亦勿捨大悲

及以於大慈

說諸法無所有如夢如幻故諸法無我其無
我所者觀無相故如是以最勝義法觀此相
時然於衆生亦不捨大悲及以大慈如是應
當倍復稱量歎言奇哉彼諸衆生癡闇所覆

著我我所於此最勝義道法中而不覺知我
當何時令彼衆生於此最勝義道法中而得
覺知是爲於衆生中不捨大悲及以大慈
勝過諸供養 以供佛世尊 彼作何者是
所謂法供養

若有以諸供具供養諸聲聞獨覺菩薩及佛
世尊所謂或以諸華香鬘末香燈輪供養或
以諸蓋幢幡供養或以諸音樂等供養或以
諸藥美飲食等布施供養若欲勝過彼諸供
養以供養佛復何者是答言所謂法供養彼

法供養復有何相

若持菩薩藏 及得陀羅尼 入深法源底

是為法供養

於中若與菩薩藏相應如來所說經等甚深
明相背諸世間難得其底難見微細無著了

義以總持經王印印之不退轉因從六度法
善攝所攝順入助菩提法合正覺性入諸大
悲說於大慈離眾魔見善說緣生入無眾生
無命無長養無人與空無相無願無作相應
坐於覺場轉於法輪為天龍夜叉乾闥婆之

所讚歎度在家泥攝諸聖人演說諸菩薩行
入法義辭樂說之辯震於無常苦無我等音
聲之雷怖諸外論見得之執諸佛所歎對治
流轉示涅槃樂如是等經若說若持觀察攝
取是名法供養又法供養者得不退墮順行
總持故於空無相無願無作相應深法中入
至其底無動無疑是名最勝義中法之供養
應當依於義 莫唯愛雜味 於深法道中
善入莫放逸
又法供養者若於法中思法行法隨順緣生

離諸邊取之見得無出無生忍入於無我於
 因緣中無違無鬪無諍離我所應當依義
 莫愛馳逐雜飾句味應當依智莫依於識依
 了義經莫著不了義世俗言說應當依法莫
 取人見應當隨順如實法行入無住處善觀
 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憂
 悲苦惱困極皆悉寂滅如是觀緣生已引出
 無盡以愍念衆生故不著諸見不作放逸若
 常如此乃名無上法之供養
 如是此資糧 恒沙等大劫 出家及在家

當得滿正覺

如前所說資糧於恒伽沙等量大劫中出家
 衆及在家衆菩薩乘者多時滿願得成正覺
 繫彼資糧頌 爲菩提思惟 資糧義無闕
 能知在彼頌 我今釋彼頌 於義或增減
 善解頌義等 賢智當思之 釋彼資糧頌
 我所作福善 爲流轉衆生 當得正遍覺
 聖者龍樹所作菩提資糧論竟我比丘自在
 解釋竟

菩提資糧論卷第六

永樂北藏

菩提資糧論

第一〇一册

音釋

鑛古切 犴狂切 鞞駟切 迷迷切 瞬舒切 閭閭切 猗於切 踣充切 市

尼梵切 捷梵切 卷梵切 秘梵切 篋梵切 篋梵切 瘕梵切 潰梵切

胡對切 散也 巨焉切 離也 亮衣據

履所介切 履履也 同 篋篋音 篋篋音 器名 侯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慈一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前禮最勝尊 離欲邁三有 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 并及八輩眾 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 彌織諸論師 薩婆室婆眾

牛王正道者 是等諸論師 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 顯示莊嚴論 聞者得滿足

眾善從是生 可歸不可歸 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 宜應分別說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說曰我昔曾聞乾陀羅國有商賈客到摩突
 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一佛塔眾賈客
 中有一優婆塞日至彼塔恭敬禮拜向塔中
 路有諸婆羅門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
 笑更於餘日天甚蒸熱此諸婆羅門等食訖
 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側有洗浴
 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優婆塞禮塔迴還
 諸婆羅門見已喚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
 婆塞言爾今云何不識彼摩醯首羅毗紐天
 等而為致敬乃禮佛塔得無煩耶時優婆塞

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是故欽仰恭敬為禮未知汝天有何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禮乎諸婆羅門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之人汝云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婆羅門即說偈言

阿脩羅城郭 高顯周三重 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 我天彎弓矢 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 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敬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 有生會當滅 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呵優婆塞言是癡人彼阿脩羅有大勢力好為惡事我天神德力能殺害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

優婆塞被呵責已喟然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 智者修善業 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 云何於過惡 反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 歎惡以為善 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慄厲攘歎瞋
忿顛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不吉之人此等
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時優婆塞意志開
裕而語之言吾雖單獨貴申道理不應以力
朋黨競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 兇惡好殘害 汝若奉事彼
以為功德者 亦應生恭敬 師子及虎狼
觸惱生殘害 惡鬼羅刹等 愚人以畏故
於彼生恭敬 諸有智慧者 宜應深觀察
若不為殘害 乃可生恭敬 諸有功德者

終無殘害心 修行諸惡者 無不懷殘害

不能善分別 功德及過惡 功德起惡心

過生功德想 殘害逼迫者 凡愚增敬順

於善功德者 反生輕賤心 世間皆顛倒

不別可敬者 乾陀羅生者 解知別善惡

是故信如來 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咄乾陀羅

出何種姓有何道德而名佛手時優婆塞說

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 具足一切智 衆過悉雲除

諸善皆普備 諸於衆生中 未始不饒益

覺了諸法相 一切悉明解 如是之大仙

故稱號爲佛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 應是逼惱事 此閻浮提中

瞻嘿監持地 婆塞婆私吒 提釋阿極耶

如是諸大仙 名稱世所聞 能結大神呪

殘滅諸國土 汝名佛大仙 亦應作斯呪

汝佛有大德 應作逼惱事 若不作呪害

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以手掩耳而

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 謗言佛有呪 毀謗最勝尊

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呪術 不名有大力 若無惱害者

云何名大仙 我但說實語 何故稱誹謗

時諸婆羅門 撫掌大笑言 是故汝癡人

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怪笑汝言如來

無大功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功德力永斷呪根終不復作惱害之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 則作大惡呪 當結惡呪時 惡鬼取其語 於諸罪衆生 而行惱害事

佛斷貪瞋癡 慈悲廣饒益 永除惡呪根

但有衆善事 是故佛世尊 都無有惱害

以大功德力 拔濟無量苦 汝今何故言

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優婆塞

言我於今者欲問少事勿見瞋也咄優婆塞佛若無惡呪云何而得受他供養既不為損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稱為大仙優婆塞言如來大慈悲終無惡呪損滅衆生亦復不為利養之事但為饒益故受供養而說偈言

大悲愍群生 常欲為拔苦 見諸受惱者

過於已自處 云何結惡呪 而作惱害事

衆生體性苦 生老病死道 如癱著燥灰

云何更加惡 常以清涼法 休息諸熱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低頭思惟斯語此

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羅善別勝處汝能
信此甚為希有是故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
設言健陀者名持也持善去惡故得斯號而
說偈言

能持此地者 是名善丈夫 善丈夫中勝

實是健陀羅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
可成器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
婆塞顏貌嬉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
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

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

一見皆滿足

戒聞及定慧

無與佛等者

諸山須彌最

衆流海第一

世間天人中

無有及佛者

能為諸衆生

具受一切苦

必令得解脫

終不放捨離

誰有歸依佛

不得利益者

誰有歸依佛

而不解脫者

誰隨佛教旨

而不斷煩惱

佛以神足力

降伏諸外道

名稱普遠聞

遍滿十方刹

唯佛師子吼

說諸行無我

所說恒處中

不著於二邊

天上及人中

皆作如是說 不能善分別 結使諸業報
如來涅槃後 諸國造塔廟 莊嚴於世間
猶虛空星宿 以是故當知 佛為最勝尊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
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
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其義我昔曾聞
有婆羅門名橋尸迦善知僧法論衛世師論
若提碎摩論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
住業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門

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友以
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橋尸迦婆羅門語其家
人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
時所親婦即為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
之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而讀此
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六名色緣六
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
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
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

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悉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有出生死解脫之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貌喜怡如華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爲欺

誑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真至實說有因果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爲虛妄說言有果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昔深生怪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譬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既不免難沒水而死我亦如是過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外道悉皆虛偽唯有

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
為一切智人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
誠實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心捨外
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二緣經時其所
親者與諸婆羅門歸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
憍尸迦來至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

羅門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得

已披攬翻覆彈指讚歎悟怡異常夫聞其言

即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思惟即問之言汝

於今者何所思惟時憍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 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 我思十二緣 解脫之方所

爾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深生希

有之想我釋種邊而得此經將欲洗却其字

以用書彼毗世師經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

已可責親友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

如是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種
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 以真金造塔 七珍用廁填
寶案妙巾帙 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 尚不稱我意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是言今
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何必勝彼毗世
師經欲以真金種種珍寶而為供養時憍尸
迦聞是語已愀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
輕慢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患

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不知法相
錯亂因果於瓶因果淺近之法尚無慧解分
別能知況解人身身根覺慧因果之義爾時
其親友語憍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
不解因果彼論中說破瓦以為瓶因云何而
言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師論實有是
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因於縷以為經緯
然後有毼瓶瓮亦爾先有瓶故然後有瓦若
先無瓶云何有瓦復次破瓦無有瓶瓮有用
是以破瓦不得為因現見陶師取泥成瓶不

用破瓦又見瓶壞後有破瓦瓶瓦若未壞云
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謂苦毗世師論都無
道理我等寧可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
徒黨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
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憍尸迦言
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信於昔已來善
觀察者久不可信所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
世時一切衆生皆爲無明之所覆弊盲無目
故於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照
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譬如鷓鴣

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藏窟無有力用毗
世師論亦復如是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
復言若如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
經寧可得比僧佉論耶憍尸迦言如僧佉經
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第二因第三
喻第四等同第五決定汝僧佉經中無有譬
喻可得明了如牛鋒者沉辯法相而能明了
何以故汝僧佉經中說鉢羅陀那不生如常
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佉經中說鉢羅陀
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一切遍一切處

去至處處說如是事多有愆過何以故於三有中無有一法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則不遍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處是語非也親友婆羅門聞是語已語憍尸迦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憍尸迦語親友言

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篤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身初者為從善惡而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是說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

時親友語憍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憍尸迦言雖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為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時憍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如穀子眾緣和合以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

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欲諮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十一現在心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為種子入母胎田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

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與乳
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其
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
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
法令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即爲讀十
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
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
滅故憂悲苦惱滅以從衆緣無有宰主便於
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
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相有用識解

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言生
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咎答曰
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
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業不起
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衆患永息則得
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復次若身見非過
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若是故有
過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
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 說法摧諸論 佛日照世間

群邪皆隱弊	我今遇遺法	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殊妙	深達諸法相	所言如來者
真實而不虛	逆順觀諸法	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	恭敬合掌禮	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慈心	諸仙中最勝	世間無倫足
我今歸依彼	無等戒定慧	
橋尸迦言汝今云何乃爾深解佛之功德親		
友答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無量功德如沉		
水香熏種津膩以是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		
聞如是我見如來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		

功德我於今者雖不覩佛見佛聖跡則知最勝亦如有人於華池邊見象足跡則知其大覩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聖跡功德最大見其親友深生信解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來讀誦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頃解其義趣悉捨衆典極爲希有即說偈言
 除去邪見論 信解正真法 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 不但歎於汝 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 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咎故今我等輩得生獸離生

信解心佛實大人無與等者名稱普聞遍十方利外諸邪論前後有過猶如調語不可辯了由彼有過今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如夏時日

卷一

十三

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思念猶如寒時思念彼日于時親友問憍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憍尸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大炬火一切鷓鴣鳥皆悉墮落佛智慧燈既出於世一

切外道悉應顛墜是故今欲出家學道於是憍尸迦從親友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道常為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緣經論而破折之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棟擇少壯老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知識道人詣僧伽藍請諸眾僧但求老大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眾僧次到沙彌然其不用沙彌語言何故不用我等沙彌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也

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

髮白而面皺

秀眉齒缺落

背偻肢節緩

檀越樂如是

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彌盡是羅漢譬如有人觸惱

師子數其要脉令其瞋恚諸沙彌等皆作是

語彼之檀越愚無智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

時諸沙彌即說偈言

所謂長者者

不必在白髮

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

所貴能修福

除滅去眾惡

淨修梵行者

是名為長老

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

但令彼檀越

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

誹謗生增減

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

莫令墮惡趣

彼諸沙彌等

尋以神通力

化作老人像

髮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

偻脊而拄杖

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

心生大歡慶

燒香散名華

速請令就坐

既至須臾頃

還復沙彌形

檀越生驚愕

變化乃如是

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爾時沙彌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羅刹見

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生高下相壞汝善
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噉 欲盡大海底 世間無能測
衆僧功德者 一切皆無能 籌量僧功德
況汝獨一已 而欲測量彼

沙彌復言汝今不應校量衆僧耆小形相夫
求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雖幼稚斷諸
結漏得於聖道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爲
作甚爲不是若以爾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
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亦

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經中不輕王子
蛇火沙彌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菴羅果喻
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忘稱量前人長短一
念之中亦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
有疑悉皆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
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 無能測量者 佛尚生欣敬
自以百偈讚 況餘一切人 而當不稱歎
廣大良福田 種少獲大利 釋迦和合衆
是名第三寶 於諸大衆中 勿以貌取人

不可以種族	威儀巧言說	未測其內德
觀形生宗仰	觀形雖幼弱	聰慧有高德
不知內心行	乃更生輕憊	譬如大叢林
蒼荀雜伊蘭	衆林雖叢差	語林則不異
僧雖有長幼	不應生分別	迦葉欲出家
捨身上妙服	取庫最下衣	猶直十萬金
衆僧之福田	其事亦如是	供養最下者
獲報十力身	譬如大海水	不宿於死屍
僧海亦如是	不容毀禁者	於諸凡夫僧
最下持少戒	恭敬加供養	能獲大果報

是故於衆僧 耆老及少年 等心而供養
 不應生分別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爲豎五體投地求
 哀懺悔凡夫愚人多有愆咎願聽懺悔所有
 疑惑幸爲解釋即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 以斷諸疑網 我若不諮問
 則非有智者
 爾時沙彌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爲汝說檀
 越問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爲勝沙彌答曰
 汝寧不知有三寶乎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

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最勝也沙彌答
曰我於僧佛不見增減即說偈言

大姓婆羅門 厥名突羅闍 毀譽佛不異

以食施如來 如來既不受 三界無能消

擲置於水中 煙炎同時起 瞿曇彌奉末

佛勅施眾僧 以是因緣故 三寶等無異

爾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佛僧等

無異者何故以食置于水中不與眾僧沙彌

答言如來於食都無吝惜為欲顯示眾僧德

力故為是耳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

無能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彌故

以衣奉佛佛迴向僧僧受已無有變異是故

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時彼檀

越即作是言自今已後於眾僧所若老若少

等心恭敬不生分別沙彌答言汝若如是不

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 禪定及智慧 趣向三乘人

得果并與向 譬如辛頭河 流注入大海

是等諸賢聖 悉入僧大海 譬如雪山中

具足諸妙藥 亦如好良地 增長於種子

賢善諸智人 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經中阿

尼盧頭難提默毗羅此三族姓子鬼神大將

名曰伽扶白佛言世尊一切界若天若人若

魔若梵若能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

卷一

十七

得利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況復大眾即

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尚獲是大利 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眾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眾僧

如是眾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眾

僧猛勇健軍 能摧魔怨敵 如是眾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爾時沙彌說偈讚已檀越眷屬心大歡喜皆

得須陀洹果

大莊嚴經論卷第一

音釋

啾尺之切 嚼丘愧切 慄力荏切 鞞揚邇切

顛之膳切 廁初吏切 帙直質切 愀七小切

也輕莫切 也結也切 毳達協切 帛烏貢切 鵝容色切

之切 鵝虛尤切 窟七亂切 漬疾智切 鵝不切

析先的切 儻隴主切 敦抽庚切 愕逆各切

晚逦切 隳即委切 黔其廉切 觸也切 錯愕驚切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慈二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能令心意悉皆調順我昔曾聞師子諸國爾時有人

慈二

得摩尼寶大如人膝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珠已諦視此珠而說偈言

往古諸王等 積寶求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捐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譬如蜂作蜜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為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令當自為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臣諸猛將	悲戀送之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羣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	所以此寶珠置塔	椽上其

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照時王宮殿暉曜
 相映倍於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爾於一日
 中卒無光色王怪其爾即遣人看既至彼已
 不見寶珠但見棖下血流汙地尋逐血跡至
 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竄伏樹間
 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棖折脛故有是血即
 執此人將詣王邊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
 傷毀復生悲愍慧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
 子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墜惡趣
 即說偈言

怪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捶
 反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 興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爾時一臣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說真
 實不虛即說偈言

塔為人中寶 愚癡輒盜竊 斯人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 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華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盜寶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沉沒於地獄

復次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已彰何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臣言莫出此語彼人已死何須更然如人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即說偈言

此人已毀行 宜速拔濟之 我當賜財寶
令懺悔修福 使其得免離 將來大苦難
我當與錢財 使彼供養佛 若彼不向佛
罪過終不滅 如人因地跌 還扶而得起
因佛獲過愆 亦因佛而滅
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爾

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計我愆罪應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大人赦我重罪釋迦如來甚為奇特乃能調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已還到塔所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命眼賜於我世間卷三咸皆號為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乃於今者濟我生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

世界稱真濟 此名實不虛 我今蒙救拔
知實真濟義 世間皆熾然 多諸鬱蒸惱

慈悲清涼月 照除熱惱苦 如來在世時
於曠野鬼所 拔濟首長者 是事未爲難
於今涅槃後 遺法濟危厄 令我脫苦惱
是乃爲甚難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聖心
圖像舉右手 示作安慰相 怖者覩之已
尚能除恐懼 況佛在世時 所濟甚弘多
今遭大苦厄 形像免濟我
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愛著猶得稱
之名爲少欲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彼優婆塞
時有親友信婆羅門法時彼親友善信婆羅

門弊衣苦行五熱炙身恒食惡食卧糞穢中
即喚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羅門汝頗曾
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知此人不
優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誑於汝即共親友問
婆羅門汝今苦行爲何所求婆羅門曰我今
苦行欲求爲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
者方求大地庫藏珍寶宰割自恣貪嗜美味
宮人侍御好樂女色種種音樂而以自娛雖
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違其意乃欲希求
一切大地人民珍寶何以稱之爲少欲耶汝

但見其身行苦行便謂少欲不知此人所求無厭謂為少欲即說偈言

所謂少欲者 非必惡衣食 無諸資生具

以之為少欲 此人於今者 心如大河海

貪求無厭足 云何名少欲 今修此苦行

貪渴五欲故 此人實虛偽 詐現少欲相

為貪故自苦 實非少欲者

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

貪欲瞋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

知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何以知之

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猶名少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珍盈溢心無希求名為少欲雖無財寶希求無厭不得名為少欲知足即說偈言

若以無衣食 裸形尼乾等 造作諸勤苦

以為苦行者 餓鬼及畜生 貧窮諸衰惱

斯等處艱難 亦應名苦行 彼人亦如是

徒為自疲勞 形雖作苦行 而心懷貪著

希求無厭足 不名為少欲 雖復具眾物

心無所染著 修行樂聖道 是乃名少欲

譬如諸農夫 以穀種田中 貪收多果實

不名為少欲 身如惡癰瘡 將適須眾具

意求於道故 是名少欲者 為治惡癰瘡

少受資生具 心不貪後有 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諂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

名聞其實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真少欲

復次雖復持戒為人天樂是名破戒我昔曾

聞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林中夏坐安居

于時沙門數數往返婆羅門所與其共事不

存親踈正處其衷所以者何若與親昵恐其

生憍慢若與其踈謂為憎惡即說偈言

以杖置日中 豎卧俱無影 執杖倚亞者

其影則脩長 彼人亦如是 親踈宜得衷

令漸通泰已 然後為說法

此婆羅門無有智慧不別賢愚供事極苦是

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踈何以故事愚人

苦不解供事亦名為苦種種方便共相習近

漸相體信得與言語爾時比丘問婆羅門汝

今何故舉手向日卧灰土上裸形噉草晝夜

不卧翹足而立行此苦行為何所求婆羅門
 答曰我求國王此婆羅門於後少時身遇病
 患往問醫師療疾之方醫師報言宜須食肉
 於是婆羅門語比丘言汝可為我至檀越家
 乞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惟我
 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化為一羊繫著
 其邊婆羅門問比丘言汝為索肉今在何處
 比丘答言羊即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
 是言我寧殺羊而食肉耶於是比丘說偈答
 言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汝今憐一羊	猶尚不欲殺	後若為國王
牛羊與猪豕	鷄犬及野獸	殺害無有量
汝在御座上	厨宰供汝食	汝若瞋恚時
當言斬彼頭	或言截手足	又時教挑目
汝今憐一羊	方欲多殺害	若實有悲心
宜捨求王意	如人臨刑戮	畏苦多飲酒
華林極敷榮	猛火將欲焚	又如著金鎖
雖好能繫縛	王位亦如是	恒有恐懼心
威力諸侍從	莊嚴以珍寶	不見後過患
凡夫貪願求	既得造諸惡	墜墮三惡道

三

六

如蛾貪火色	投中自焦滅	雖有五欲樂
名稱普聞知	恒多懷恐懼	憂苦患極深
猶如捉毒蛇	逆風持炬火	不捨危害至
亦如臨死苦	王者遊出時	頂上戴天冠
眾寶自瓔珞	上妙莊嚴服	名馬眾寶車
乘之出遊巡	道從數百千	威勢極熾盛
若有寇敵時	寶鎧自嚴身	勝則多殺害
負則失身命	妙香以塗身	上服以香熏
所食諸餚饍	百味恣其口	所須皆隨意
無有違逆者	行來若坐卧	舉動悉疑畏

親友亦不信	雖復為親友	恒有厄懼心
云何名為樂	如魚吞鉤餌	如蜜塗利刀
亦如網羅檻	魚獸貪其味	不見後苦患
貴富亦如是	終受地獄苦	地獄垣墻壁
屋地皆熾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燒身
受苦無有量	<small>卷二</small> 汝當自思惟	<small>七</small> 所為樂既少
眾苦患甚多	是故應念苦	莫求貴自在
捨汝願求心	唯有求解脫	眾苦悉消除
婆羅門聞是偈	已默然不答	合掌向北丘白
言尊者善有辯	才開悟我心	設使得彼三十

三天王者亦不甘樂即說偈言

善意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為我除邪願

示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諍惱患 善導我心意

迴邪入正道 示我善惡相 令得於解脫

復次依邪道者得眾苦患修正道者增長信

心及以名稱有智之人應觀邪正我昔曾聞

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若行若有人時卧棘

刺上若無人時別居餘處有人見已而語之

言汝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縱體傷毀甚多

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棘刺上轉

刺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其傍立是苦行者

見已自擺轉復增劇優婆塞即語之言汝於

前者但以小刺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

刺先所刺者傷毀甚淺貪瞋之刺乃為深刺

卧棘刺者苦止一世貪瞋刺苦及無量身以

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刺瘡歷劫不差是故

宜速除深毒刺即說偈言

汝今應勤拔 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斷貪瞋棘 貪瞋深著人 世世不可祛

愚小諸邪見	不識正真道	苦身卧棘刺
以苦欲離苦	人見卧棘刺	無不遠逃避
汝唯於斯苦	抱持不放捨	我見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	是故重自歸	十力之世尊
大悲拔眾苦	開示正道者	涉彼邪徑眾
導以八正道	外道邪見等	為苦所欺誑
極為信著苦	流轉無窮已	諸有智慧者
見此倍增信	外道甚愚惑	若盡得解脫
出世大仙說	眾具悉備足	得修八正道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止故造作
善惡等諸業	汝當伏心意	何故橫苦身
身為眾結使	妄修種種苦	是若修道者
地獄應是道	然此地獄中	斬截及糞屎
熾然燒炙等	具受眾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祛三業	垢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應求天甘露
又宣說止觀	亦莊飾智慧	是名真苦行
何用徒勞身	造作無益苦	此苦甚長遠
深廣無崖限	譬如有惡子	不得其孝養

但作諸罪累	由彼受眾苦	是時彼外道
而作如是言	諸仙修苦行	亦復得生天
優婆塞說偈	而答於彼言	諸仙生天上
非因卧棘刺	由施戒實語	而得生天上
汝雖作苦行	都無有利益	猶如春農夫
不下於種子	至秋無果實	而可得收穫
汝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行	畢竟無所獲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令心專定

云何獲聖果	雖復食餽饌	不貪著美味
但為戒實語	施忍及禪定	斯等為種子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因時尚不甘	況復獲美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稱之為非法
美味充足者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故
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然得大美果
汝雖行自餓	飢渴而睡眠	亦復無益事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自餓而睡眠	其事亦如是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慈心則不爾	若起慈心時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乳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礙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抗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詘答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我昔曾聞有比丘尼至賒伽羅國於彼國中有波羅門五熱炙身額上流水胷腋懷中悉皆流汗咽喉乾燥唇舌焦然無有涎唾四面置火猶如鎔金亦如黃髮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炙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焦爛如餅在鏃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熱炙身時人因名號縷褐炙時比丘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可炙者而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爾時縷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剃髮

者何者可灸比丘尼言汝若欲知可灸處者
汝但灸汝瞋忿之心若能灸心是名真心如
牛駕車車若不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
如車心如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灸心云何暴
身又復身者如材如牆雖復燒灸將何所補

即說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瞋恚 乃欲求城 無所增益
譬如師子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 逐逮彼人 譬如癡犬 有人打擲
便逐瓦石 不知尋本 言師子者 喻智慧人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能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
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婆羅門言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四諦之智如四火聚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以四諦火修道淨日以此五法
而灸其心而此身者不得自在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當苦於彼能苦身本行來坐卧
非身所為但為心使若非身作過在於心
何故苦身心若離身身如木石是以智者
宜責其心不應苦身又汝以此五熱炙身
以為苦行而得道者地獄衆生受苦無量

慈二

十一

第一〇一册

種種楚毒亦應得道 婆羅門曰 爲此苦行
發心造作得名修道 地獄衆生逼迫受苦
是故不應說言修道 比丘尼曰 若自發心
而得福者 小兒把火亦應得福 然實不得
以是推之 汝之所作 五熱炙身亦無有福
婆羅門曰 嬰孩小兒無有智慧 是以無福
我有智慧 造作如此 五熱炙身 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 若以有智修於苦行 便有福者
採真珠人 刺身出血 珠乃可得 亦應有福
婆羅門曰 以貪心故 雖復出血 不名爲福

比丘尼言 汝爲苦行 貪天上樂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遊獵之人 不應得報
若使漁獵 不得報者 汝今爲此 苦行之事
亦不應得 天上樂報 汝今何故 身心迴轉
欲以苦行 得於天樂 我佛法中 無有如斯
五熱炙身 受苦行法 得彼天樂 欲得天樂
修實語等 諸善功德 雖復貪怖 得生天樂
譬如服藥 或貪或怖 旣服之已 藥力必行
若住實語 諸功德者 或貪或怖 必得天樂
時婆羅門 辭窮理屈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時左右人於佛法中生清淨信深樂正法
各相謂言善哉佛法有大智力甚深難測
外道之者極為淺薄譬如爆火若觸人身
人無不畏佛法爆火亦復如是觸婆羅門
能令其怖我等今者得聞佛法善勝之論
卷二
咸應歸向佛涅槃處恭敬禮拜十二南無世尊
音聲善柔敷演說法女人智淺飲佛甘露
能大衆中說法無畏誰於佛語而不恭敬
斯比丘尼智慧微薄能用滅結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此婆羅門不能加報默然而住

復次欲如肉搏衆鳥競逐有智之人深知財
患而不貪著我昔曾聞修婆多國時有比丘
於壞垣壁見有伏藏有大銅瓮滿中金錢將
一貧優婆塞而示之處即語之言可取是寶
以為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何時見此比
丘答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是寶非適
今日久來見之然我不用爾今善聽我當說
寶所有過患若取是寶為王所聞或至於死
或被謫罰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即
說偈言

我見是寶來	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螫害
劇彼黑毒蛇	是故於此寶	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蛇	不生財寶想	繫閉被謫罰
或時至死亡	一切諸災害	皆由是寶生
能招種種苦	為害甚可怖	故我於寶所
不生貪近想	群生迷著寶	謂之為珍玩
寶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過患
何物是寶為	如是膿汗身	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	何為珍寶為	譬如火投薪
無有馱足時	人心亦如是	希求無馱足

汝若憐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	諸根恒散亂	貪求無馱足
希望增苦惱	然此多欲人	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	如摩竭魚口	而彼欲少人
無貪求苦故	心恒懷悅豫	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	彼比丘生希	
有想而讚之言善哉善哉	真是丈夫	雖無法
服心已出家能順佛語	知少欲法	而此少欲
諸佛所讚比丘言	汝之所說	總而言之深見

譏呵令我愧踏汝今處家妻子眷屬僮僕使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讚歎少欲假使有人以鐵爲舌無有能呵少欲知足我今雖復剃除鬚髮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實不知沙門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稱述法主所讚少欲之法是諸善原如佛修多羅中亦說少欲爲沙門本如來昔日乞食訖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比丘等或復置於水中用與諸蟲爾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飢色從外來入佛旣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

食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來世尊說於少欲有大功德我今云何貪於此食而取之耶一比丘言如來世尊所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天王等皆悉頂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當益色力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云何不食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能修佛教行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佛語食佛餘食佛不讚歎是故當知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本即說偈言

欲得法利者 應當解少欲 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瓔珞	今世除重擔	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	宅室之初門	開制魔軍衆
要防之隘路	度於魔境界	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為衆功德
密緻之覆蓋	貪求疲勞者	憩駕止息處
親近少欲者	如似穀牛乳	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
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語賈難量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	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即是聖種法
 少欲無財物 增長戒聞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食 雖有渴愛等 終不能擾惱
 且置後世樂 現在獲安隱
 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雖富是
 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十五}
 有人譏呵云最貧窮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
 足之法即順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佛所說知足
則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復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豐饒資生具 不信三寶者

說彼最貧窮 雖無諸珍寶 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

以信為珍玩 汝以何因緣 說我為貧窮

帝釋毗沙門 雖富眾珍寶 如其布施時

不能一切捨 我心受知足 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 一切悉能捨 富貴者庫藏

多有眾珍寶 水火及盜賊 悉皆能侵奪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為寶 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樂 無諸憂患苦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知雖有庫藏象
馬七寶資生之具不知足者猶名為貧是以
佛說知足最富眾人聞是語已皆歎善哉真
是正說有大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自今
已後雖無財寶但有信心我等見之稱為富
者苦集錢財皆為樂故為欲供給室家眷屬
今無乏故如斯之樂正為現身信心之寶為

於累世於人天中財寶自恣是故知信為第一財寶如此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苦惱金銀珍寶能生災患晝夜憂懼畏他劫掠然有八危以貪著故累世受苦以有信故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是以信財為最第一我有是財故於人前自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今者因心信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 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為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駛流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有多財寶
能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
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	累劫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	能生彼貪嫉	信財則不爾
見則生歡喜	於諸財寶中	信財最為上
顯示此義者	牟尼之所說	是故我非貧
信財最為勝	餘者不名財	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	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
果報轉甚少		

大莊嚴經論卷第二

卷二

音釋

曰 罽 於 道 獲 利 禾 也 鍬 餅 鍬 也 褐 毛 布 衣 也
 也 昵 近 也 獲 胡 郭 也 豬 於 同 切 鎧 甲 也 褐 何 葛 切 粗
 也 力 奔 超 往 也 賭 專 於 切 鎧 可 亥 切 弱 其 亮 施
 墨 切 匍 匐 也 展 止 忍 切 跌 徒 結 切 匍 匐 匍 匐 匍 匐
 根 切 庚 陛 部 禮 切 跌 徒 結 切 匍 匐 匍 匐 匍 匐 匍 匐

十七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爆 布 裂 也 謫 賈 罰 也 繖 直 利 切 息 去 例 切 擊
 而 不 自 謫 賈 罰 也 繖 直 利 切 息 去 例 切 擊
 安 也 取 狹 也 繖 直 利 切 息 去 例 切 擊
 牛 乳 候 也 取 狹 也 繖 直 利 切 息 去 例 切 擊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冊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慈三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為人宗仰者一切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爲賊剽掠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爲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

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爲日所炙蚊蠅蚤之所咬燒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鴟梟雖呼惡聲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等善聽人命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命而可保乎命既不久云何爲命而毀禁戒諸人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一一事皆難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

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恪惜
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
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招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劔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住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動轉恐
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
彼秤均平處所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
處執志不虧始別停健以斯賤命當買貴法
人天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唯
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鷄犬	麀鹿禽獸等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復諸惡獸	摑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

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畋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為是尼捷為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故如之右有黑故使即還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劫 慙愧為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

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為火焚 犛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咒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自歇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 頓絕亦不難 但為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 守諸法禁戒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為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持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橙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繫縛而

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已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是

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

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

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

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悸懼

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億佛所制戒當敬

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

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

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

瀆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

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

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

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

為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遍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心必堅持

為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為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板已于

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

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

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

丘曰

汝真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艱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眾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未為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

未獲於道跡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拔生死

之苦是故智者應求見諦我昔曾聞兄弟二

人俱共出家兄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

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明當坐禪

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未

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

未必到明旦

人命不可保

宜速修善業

死大軍來至

無可求請處

若其命終時

不知從何道

冥冥隨業緣

莫知路遠近

命如風中燈

不知滅時節

汝言明當作

期言甚虛妄

死虎極暴急

都無有容縱

一旦卒來到

不待至明日

死王多殘害

汝應生怖畏

當知身危脆

命速難可保

應勤觀內身

捨棄多聞業

求離世解脫

超拔生死根

死若卒至時

悔熱無所及

今若見道跡

後無悔熱患

佛法中堅實	所謂得道跡	多聞業虛偽
應捨莫愛恪	雖多聞博達	不獲道跡者
譬如盲執燈	照彼自不覩	若欲求自利
必須見道跡	處眾師子吼	言辭善巧妙
敷演諸法相	分別釋疑難	能令聽法眾
皆發歡喜心	又使一切人	悉得於調順
雖有如是事	臨終心錯亂	墮於惡道中
智者所嗤笑	汝之所說法	言辭守句滿
次第說因果	美味悅心意	甜如甘蔗漿
雖能作斯事	不能自調順	未斷三惡趣

自未得解脫	空用是事為	凡夫不可信
宜速求見諦	汝有大名稱	或云善說法
雖有空名譽	於汝將何益	當觀察內身
默然修禪定	昔來多聞者	其數甚眾多
無常所遷謝	存者極甚少	勤苦求名譽
雖得復散失	佛說有為法	一切悉無常
過去恒沙佛	成就三達智	今皆般涅槃
名字亦隨滅	是故亦隨滅	應勤修精進
捨離於名稱	專求於解脫	
三藏答言正爾	當作未久之間	身遇重病恐

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	怪哉我今日	於佛聖法中	戒聞雖具足
而不得見諦	我今若死者	與狗亦無別	
洄流沒生死	如彼陶家輪	我今可哀愍	
未得證道跡	師長垂慈矜	勸我學禪思	
我不奉法教	都不習少分	是故於今者	
不得見其諦	我執釋迦文	大明之法燈	
而為無明首	不能自照了	以不能照故	
永沒生死苦			

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咸來瞻視見其恐懼皆

悉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多聞之人有智慧力能知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怖時病比丘即便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 當習坐禪法 今日至明日 寂墮自欺誑 今此一生中 空過無所獲

是身如聚沫 我不深觀察 橫計為堅實 不覺死卒至 專著多聞法 生於最勝想 忽為死蟒吞 悔恨無所及 如修多羅言 應當習坐禪 專精莫懈倦 滅結之所說 佛有如是教 不能隨順行 悔熱火所燒

令我心焦惱 我今甚暗劣 譬如癡愚者
 於彼六道中 不知趣何道 本知將來世
 得聞佛語不 周迴三有中 為遇何等人
 亦不知未來 為作何事業 或能喪本心
 興起於三毒 不修諸善事 但造於眾惡
 嗚呼大苦哉 我為自欺誑 已得離諸難
 應獲出世道 云何為癡悞 放逸而自恣
 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既多聞又
 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為憂怖乃至如是病比
 丘言我今病困諸賢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

淚而白兄曰願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
 今者病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愍當見拔濟令
 離大苦即說偈言
 同處佛法中 汝稱沙門寶 數數教誡我
 愚劣不承順 我以斯事故 倍復生悔熱
 盛夏鬱蒸熱 猛焰燒焦然 我之背恩教
 悔熱復過彼 我今無所恃 唯當歸依法
 於後受身時 觀察莫忘我 今後值佛法
 復還得出家 不虛著法服 願必獲道果
 學問諸餘業 捨之不復為 專精求解脫

更無餘事求

假使將來世

求於見諦者

皮肉及筋骨

髓脉消乾竭

身命趣自在

終不捨解脫

又願未來身

常勤修善法

晝夜六時中

精進初不廢

特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

大憂慙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

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

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篤

大命不云遠

支節皆舒緩

刀風解其形

湯藥所不療

醫師捨之去

左右咸稱言

怪哉決定死

諸親婦女等

對而悲啼哭

臨終大恐怖

驚畏苦難喻

設當平健時

知死有斯苦

誰不發道意

克獲解脫果

盛年無患時

懈怠不精進

但營眾事務

不修施戒禪

後遭重病疾

諸根如火然

臨為死所吞

方悔求修善

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

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兒漸大乳母

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

地頭打石上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

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
苦難處而說偈言

嗚呼大數敗 生處難可救 佛力尚難拔

況我能救濟 繫心慧無漏 非苦所能修

地獄中苦惱 無有暫樂心 尚無暫樂心

如油盡燈滅 當於如斯時 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 精進禪智等 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復次若命終時欲齎財寶至於後世無有是
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後世得貧窮者

應修惠施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

時此王聚積珍寶願至後世默自思惟我今

當集一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已

女置姪女樓上勅侍人言若有人齎寶來求

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是集斂一國錢

寶悉皆蕩盡聚於王庫時有寡婦惠三唯有一子

心甚敬愛而其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瓌瑋姿

貌非凡心甚耽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至

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憊母問子言何患乃

爾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若不得與彼交往

定死不疑母語子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
無遺餘何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
有一金錢汝若發冢可得彼錢以用自通即
隨母言往發父冢門口取錢既得錢已至王
女邊爾時王女遣送此人并所與錢以示於
王王見之已語此人言國內金寶一物蕩盡
除我發冢取故得是錢財王遣人往檢虛實
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方信王
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一切寶物望持
此寶至于後世彼父一錢尚不能得齋持況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寶蓋覆頂上 左右眾伎直 侍從悉莊嚴
聞者皆避路 雖有如此等 種種眾妙事
由不布施故 今受貧賤苦 福樂迷汝心
不覺後有苦 人帝應當知 我今甚毒苦
宜當修布施 莫使後如我

輔相卷之三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白王如
佛言曰見他受苦當自觀察王於今者實合
佛意見彼乞兒則能覺悟善哉大王意細乃
爾能覺是事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寶
能持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能

第一〇一册

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稱王為大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爾 此意為無上 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 人身極難得 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 福田復難遇 如是一一事

極難得聚會 譬如大海中 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 大王盡具有 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 人身如電光 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 危脆不可保 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 雖有四威儀 進止自不由

眼目已上眇 將為死毒中 親屬在其側

親之咸悲泣 以手觸其身 安慰言勿懼

既見親慰喻 益更增悲感 決定知己去

涉於死長途 雖有眾財物 不可為資糧

諸脉斷絕時 顏色皆變異 命來催促已

云何得繫心 以無繫念故 不得慧無滿

如是之難處 云何可救拔 地獄受大苦

不可以方喻 設復強為譬 人中死為苦

少可得為喻 彼苦恒過此 如火著乾薪

無有暫冷時 地獄苦亦爾 無有暫憩息

地獄中陰身 皆如融鐵聚 熱惱燒然苦
 不可得禱計 宜應除懈怠 晝夜不休息
 勤修於正道 必使盡苦際 是故先修道
 剋獲解脫果 然後以多聞 而作妙瓔珞
 復次見此事已應驚悟尊豪華位無得常者
 我昔曾聞梅檀十一羅尼吒王將欲往詣羅尼吒
 城於其中路見五百乞兒同聲乞食言施如
 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寤寤我
 我於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即
 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 多饒錢財寶 說言無可施
 今獲斯貧賤 設我今言無 後亦同於彼
 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
 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臣言我聞其語然我
 所解與汝有異汝之所解謂為乞索錢財雜
 物我所解者當為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
 此諸乞兒等 故來寤寤我 以斯貧賤形
 示我今得見 自言受此身 慳不惠施故
 放逸所欺誑 受是苦惱形 愚劣諸乞兒
 示我如此義 自言曾為王 猶如星中月

復多也即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 一切眾珍寶 望齋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 今觀發冢者 還奪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 況復多珍寶 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 得使諸珍寶 隨我至後世

昔者頂生王 將從諸軍眾 并象馬七寶

悉到于天上 羅摩造草橋 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 無有諸梯橙 次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 我今無方計 持寶至後世

時諸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是言王

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必須財寶然今

珍寶及以象馬不可齋持至於後世何以故

王今此身尚不能至於後世況復財寶象馬

者乎當設何方今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施

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兒福報資人必至後

世即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 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

影悉現水中 莊嚴影則好 垢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好影 莊嚴形戒慧

後得可愛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財以物	供養父母師	沙門婆羅門
貧窮困厄者	即是後有水	於中見面像
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王有衆營從
宮人諸姝女	臣佐及吏民	意樂等倡伎
如其命終時	悲戀迷冢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宮後侍直等	庫藏衆珍寶
象馬寶輦輿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
苑園遊戲處	悉捨而獨遊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喘氣羸	出喉舌乾焦	不能下水言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語不了瞻視不端筋脉斷絕刀風解形支節
舒緩機關止廢不能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
刺命盡終時見大黑暗如墜深岸獨遊曠野
無有黨侶唯有修福為作親伴而擁護之若
為後世宜速修福即說偈言

若人命終時 廿三 獨往無伴黨 十四 畢定當捨離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暗中 可畏恐怖處
親友皆別離 孤榮無徒伴 是故應莊嚴
善法之資糧

為滿此義故婆羅留支以六偈讚王即說偈

第一〇一册

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衆寶車
謀臣及呪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為已得利樂	目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為大恐畏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彌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屯豆摩羅	婆伽跌利不	翹離奢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衆勝大王等
軍衆及群官	悉皆滅没生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已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使已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勤勇有力者

能越度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為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為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
長者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
牟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
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必為下馬接足而禮
爾時彼王有一大臣號名耶賒邪見不信見
王禮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此諸
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刹利及婆羅

門亦雜毗舍首陀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
巧作塼瓦剃鬚髮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
王何故而為作禮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
後時集諸大臣勅諸人言我於今者須種種
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即語諸臣
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
是展轉遍勅諸臣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
耶賒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
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售唯有人頭見者惡
賤遠避而去無有買者眾人見之咸皆罵辱

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捉
 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我
 賣人頭不能令售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
 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尋奉王教入市唱
 告欲虛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
 耶賒慙愧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卷三

十六

牛驢及象馬 猪羊諸畜頭 一切悉獲價
 競共諍買取 諸頭盡有用 唯人頭穢惡
 無有一可用 虛與不肯取 而反被呵罵
 況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售耶賒白王人
 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為可
 增惡一切人頭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
 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王復問言今我頭亦
 復如是為人惡耶耶賒聞已懼不敢對默然
 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實而
 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爾
 王復語言為審爾不耶賒復言審爾大王王
 告耶賒若此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
 云何自恃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

我禮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

唯有此人頭 見者咸譏呵 責之無所直

虛與惡不近 遙見皆生瞋 言不祥鄙惡

此頭膿血汗 鄙頭甚可惡 以斯下賤頭

貿易功德首 雖向彼屈伸 毫釐無損減

王告耶賒言 汝雖見比丘 雜種而卑賤

不能觀其內 真實有道德 汝愚癡邪見

迷惑錯亂心 計已婆羅門 獨有解脫分

自餘諸種姓 無得解脫者 若欲為婚姻

當求於種族 若求善法者 安用種族為

若其求法者 不應觀種姓 雖生上族中

造作極惡行 衆人皆呵責 是則名下賤

種族雖卑微 內有實道行 為人所尊奉

是則名尊貴 德行既充滿 云何不禮敬

心惡使形賤 意善令身貴 沙門修諸善

信戒施聞具 是故可尊尚 宜應深恭敬

造作惡行者 汝今寧不聞 釋種具大悲

牛王正道者 所說之法耶 以三危脆法

貿易三堅法 佛無有異語 故我不敢違

若違世尊教 不名為親善 譬如壓甘蔗

取汁棄其滓	人身亦如是	為死之所中
屍骸委在地	不能復進止	恭敬修諸善
是故應當知	以此敗壞身	貿易堅牢法
猶如火燒舍	智者出財物	如水沒伏藏
亦應速出寶	此身終敗壞	宜貿易堅法
愚人不分別	堅與不堅法	死軍卒來至
如入摩竭口	當於如是時	驚恐大怖畏
如酪取生酥	及以於醍醐	取已酪瓶破
不生大苦惱	此身亦如是	取其堅實善
於後命盡時	終不生悔恨	不修諸善行

憍慢而縱逸	死法卒來至	破身之瓶器
其心極焦熱	猶為火所燒	憂結喻如火
酪瓶喻如身	汝不應遮我	修善取堅法
愚癡黑暗者	自言我尊貴	我執十力尊
言說之燈炬	照察已身中	貴賤無差別
皮肉筋骨等	三十六種物	貴賤悉同等
有何差別相	名衣及上服	眾具有別異
智者宜勤身	作恭敬禮拜	設使行諸善
是名取堅法	何故說斯者	此身如電揣
泡沫及沙聚	芭蕉無堅實	如此危脆身

修善百劫住 堅於須彌山 及以於大地
 智者應如是 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經論卷第三

音釋

剽攻也 劫也 妙切 剝北角切 啞作也 答切 嬌乃亂切
 臬古堯切 不雀也 候切 脆此切 拍洽切
 剝爪也 弱切 寧尼耕切 賀莫候切 擗正切 憊共切
 瘳莫交切 登正切 陟之切 道丁切 擗正切 憊共切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窟羊主切 蟻母黨切 嬰伊盈切 罽居例切 白
 寤音教切 眇莫見切 齋持也 西切 瓌璋切 璋璋切
 售承况切 賣壯士切 滓壯士切 揣徒官切 覘覘聚切

卷二

十一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冊

大莊嚴經論卷第四

慈四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諍競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曾聞有差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人稅之于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即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是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
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王
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 如斯老母比 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 不聽稅財物 咸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 駝驢及車乘 多載眾珍寶

為此老母故 不應格稅彼 況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 更無餘錢物 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窟 經行修道處 行人於彼中

滅結斷諸漏 尚應敬彼處 尊重而供養

況如此老母 能生聖子者 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欲令眾生不放逸故我昔曾

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迴

還與伴別宿卷四失伴悼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

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

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無

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輩聞是水

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

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
乞我水憶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
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
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
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
況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肢節皆火然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悵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 耳常聞惡音 未曾有善語

況與一滴水 漬我喉舌者 若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 皆變成沸火 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渠河 皆變成流火 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 或變成膿血 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 三四 夜叉捉鐵棒 三 搥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汝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嫉妬 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今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	我等不種子	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	受是苦無窮	一切苦種子
無過於貪嫉	應當勤方便	除去如是患
施為善種子	能生諸利樂	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	等同在人中	身形無差別
造業既不同	受報亦復異	富貴饒財寶
貧者來請求	諸天同器食	飯色各有異
若墮畜生中	業報亦不同	有得受福樂
有受苦惱者	以此貪毒故	人天及畜生
為慳嫉所抃	所在皆損減	餓鬼熾然苦

肢節煙焰起	如似樹赤華	醉象以鼻掣
遠擲虛空中	華下被身赤	賢聖作是說
貪嫉最苦器	見於乞求者	其心則惱濁
惱濁剎那中	則能作鄙漏	愚癡慳不施
以種貧窮今	貪心而積聚	即墮於惡道
如此慳貪者	眾苦惱根本	是故有智者
應斷除慳貪	誰有欲自樂	名稱恭敬等
而捨於正道	隨逐曲惡徑	貪身得苦惱
來世亦復然	世界結使業	能遮淨施報
所謂是慳貪	眾怨中最大	是身大臃腫

衣食及湯藥	一切眾樂具
貪嫉極微細	細入難遮制
心屋使緻密	莫聽彼貪嫉
貪嫉設入心	渠河及大海
億耳見放逸	及有是過惡
還歸求出家	既得出家已
逮證羅漢果	精勤修定慧
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呵於彼	
者他反嗤笑我昔曾聞裸形婆羅門與諸沙	
門同道而行有一年少比丘笑彼裸形以無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慙愧時彼裸形眾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語
比丘言長老不可以汝出家標幟輕慢欺人
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未能斷生
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身未脫裸形何故
見笑汝於今者生死之中如兜羅樹華隨風
東西未有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後
時為趣何道如灰覆火結使在心未必可保
汝今莫自謂有慙愧觀汝所為未得脫於諸
見之網夫慙愧者定不入於諸見之網若不
起惡覺是名慙愧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何

第一〇一册

笑他時諸比丘聞裸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默
無所答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者名
爲慙愧若不斷結名比丘者伎人剃髮應是
比丘然諸伎人雖復剃髮不名比丘當知得
見四真諦法名真沙門何以故如經中說不
見四諦邪正不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謬是故
應當勤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
趣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無有欲意多生
厭惡見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曾聞有一寺
廟多諸比丘中有法師三明六通言辭巧妙

具足辯才知自他論善能問答應機說法悅
適衆心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城內外所有
人民於日月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乃至少
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婬女咸皆歎息
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無人往返受若斯苦爲
當又近彼婬女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知
世論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憂
憐即問母言今者何故憂苦乃爾母告女言
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聽法更無往返至
我邊者資財空匱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故

愁耳女聞是已自恃端正語其母言我今自
嚴往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衆人悉隨我來
作是語已尋自沐浴衆香塗身瓔珞上服首
戴華鬘足所著履衆寶莊校右手執杖行步
妖嬈逶迤持姿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天
人將諸侍從華鬘瓔珞嚴身上服亦皆殊妙
此諸從者或執金瓶或持拂扇或捉香華侍
衛彼女從諸伎人而自圍繞並語並笑或舉
右手指麾道徑復有黃公耳插衆華玄黃朱
紫彩畫其身歡笑戲詭種種巧嘲亦復舉手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指前指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絃歌往
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法時到無數
千人皆來聚集爾時法師頭髮極白秀眉覆
目善調諸根其心無畏如師子王即昇高座
而說偈言

我觀淺智者 意四 莫由昇此座 六 怯弱如野干

顛懼不自寧 吾今昇此座 處衆無所畏

喻如獸中王 哮吼摧邪論

爾時法師即爲大衆次第說法時彼姪女爲
欲擾動時衆心故即於門中而現其身其所

第一〇一册

將從散入人間各指姪女語衆人言此女端
 嚴姿容可愛汝等且觀用聽法為時彼諸人
 聞是語已即便顧眄心意不安爾時法師未
 解其意怪其所以即問衆人汝等何故視瞻
 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死來迅速猶如奔
 馬是故宜勤修諸善行即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 普照於世界 慧明未潛隱
 宜速修善業 堅意集苦行 晝夜勿懈倦
 一切智語燈 不久當隱沒 若其隱沒後
 衆生盡黑闇 雖有日光照 猶名為大瞋

爾時衆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聽法時
 彼姪女見衆人等攝心斂意復作姿態衆會
 覩已心還散亂爾時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 今會生渴愛 為欲情所牽
 奪其專念心 用敬吾教故 遮制令還止

如何彼妖孽 惑亂衆人目 譬如青蓮鬘
 漂鼓隨波動 衆心亦如是 熠燿不暫停

爾時衆人情既耽惑觀此妙色失慙愧心更
 相指示而說偈言

斯女美姿容 今來甚為吉 如彼月初生

墜落在于地 容貌超時倫 淨目極美妙
將非藍婆女 為帝釋所遣 或是功德天
然手不執華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出哉此女人 儀容甚奇妙 目如青蓮華

鼻臍眉如畫 兩頰悉平滿 丹脣齒齊密

凝膚極軟懦 莊麗甚殊特 威相可悅樂

燁耀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彼姪女
左右侍從見斯事已深自慶幸叱叱而言我

等今者所作甚善能使眾會注意乃爾彼時
法師怪諸四眾搔擾改常以手摩眉額瞻時
會見是姪女儀容端正及其侍從皆悉莊嚴
姪女處中瞰若明星奪愚人心今失正念時
彼法師觀女人意為以何事而來此耳即默
入定知其邪惑不為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
恚外現忿色發聲高唱語姪女言汝如蟻封
而欲與彼須彌山王比其高下豈可不聞昔
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力敢於佛所頑作
逼繞世尊神力乃以死屍而繫其頸慙恥無

顏人天所笑汝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為滅耶
 專精聲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没盡耶汝
 若如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即以神通變此
 姪女膚肉墮落唯有白骨五內諸藏悉皆露
 現即於眾前喚此姪女汝於向者興起惡心
 敢與佛法而共爭競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
 眾前立爾時法師即說偈言
 汝向妙容色 挺特眾所觀 今膚肉盡變
 唯有空骸骨 汝先悅素白 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珂 形色如藕根 眼匡骨陷頤

兩頰如深溝 機關悉解落 筋脉粗相綴
 在內諸藏等 懸空而露現 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 沉復餘大眾 而當樂見之
 爾時骨人為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俱困不
 能自伸即又骨手歸向法師爾時法師告骨
 人言汝之容色瓔珞嚴身種種校飾但惑凡
 夫令其深著没三有池汝今若能除去姿態
 捨莊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今汝得知不
 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充溢外假
 脂粉以惑愚目凡夫耽惑為欲所盲故生染

著何有智者諦觀察已當愛翫之時諸會者
觀斯事已咸生馱患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
實不虛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如金
塗錢但誑惑人向者女人所有美色容止可
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聚儀容端正作諸姿態
狀若蠱道如是之事今何所在有一優婆塞
以指支頰諦觀此女而說偈言
牟尼說衆生 為欲愛所盲 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 譬如任婆葉 蜜著蟲所啖
為貪之所惑 至死而不捨 諸不放逸人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諦實觀身相 而不起欲覺 踰如白鶴王
常處於清池 不樂於冢間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生欲想
觀彼白骨即用除滅而說偈言
觀彼骸骨聚 能生人怖畏 如似毗陀羅
呪術之機關 愚者謂之實 便生樂著心
如道深坑穿 以草覆其上 此身亦如是
當作如是觀 諦實知是已 誰當起欲想
爾時惑著愚無智者聞是偈已低頭避之遂
不喜聞時彼女人自見其身為人所患五體

第一〇一册

役地即說偈言

我先愚無識 不自量已力 願迴聽法衆

一切將歸家 今始知釋子 勢力甚奇特

變我妙姿貌 觀者生厭患 我如癡愚者

所為極輕躁 敢以牛跡水 欲比于大海

唯願悉哀矜 聽我歸誠懺

爾時大衆見彼女人諸骨相拄猶如葦舍甚

生怪愕彼骨聚中云何乃能作如是說又見

五藏悉皆露現譬如屠架所懸五藏蠢蠢蠕

動猶如狗肉諸藏臭穢劇於廁溷我等云何

乃見此事即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 唯筋連枯骨 但見空骨聚

和合出言音 女中有骨耶 骨中有女郎

譬如曠澤中 蘆葦之叢林 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 如斯因假法 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然四 女相安所在十 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曾有 我等觀身相 去來及進止

屈伸於俯仰 顧視并語言 諸節相支拄

骨骼甚稀疎 筋纏為機關 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一中 都無有宰主 而今此法中

為有為無耶 我為狂癡惑 為痰癘亂目
 云何如是中 妄生有女相 縛葦作機關
 多用於線縷 譬如鎔真金 注水則發聲
 爾時法師知諸四眾皆生厭惡告姪女言汝
 於今者欲何所作女白法師願捨舍不即說
 偈言
 大頭仙舍不 變天女藍婆 使其作草馬
 具滿十二年 汝今作舍不 使我作塚間
 世間未曾見 如是之舍不 善自在大德
 愍我願除却

爾時法師即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女汝但起 我無瞋恚心 剃頭著袈裟
 終無舍不法 有欲愛著彼 損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 便能生瞋恚 我欲救眾生
 云何作舍不 生老病死等 苦惱諸眾生
 云何有智人 而當作舍不 猶如惡毒瘡
 加復燥惡灰 薄皮覆機關 凡愚生愛惑
 我以神足力 開汝不淨篋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復本形爾時法師告
 眾會言汝等宜勤修善即說偈言

顛倒欲相行	喻若風起塵	正觀離欲面
洗濯欲塵埃	有欲及離欲	處所未必定
善觀得解脫	貪惑而增欲	是故應常修
專精離欲想	離欲衆善寂	獲剋諸禪樂
時彼聽法衆	或得不淨觀	有得須陀洹
於修離欲想	或得阿那含	復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	逮得阿羅漢	
復次無戀著心	一切能施得大名	稱現世獲
報是故應施不應悞	著我昔曾聞弗羯羅衛	
國有一畫師名曰羯那	有作因緣詣石室國	

既至彼已詣諸塔寺為畫一精舍得三十兩
金還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于瑟生信敬
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言無有作
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須幾許物答言須
三十兩金時彼畫師即與知事比丘三十兩
金與彼金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客作
為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施福
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親稱說夫過
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有遺餘用營家業爾
時諸親即將彼人詣斷事處而告之曰錢財

巨得役力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用營
設於諸福會時斷事官聞是事已問彼人言
竟為爾不答言實爾時斷事官聞是事已生
希有想即便讚言善哉丈夫脫已衣服并諸
瓔珞及以鞍馬盡賜彼人而說偈言

律四

十二

久處貧窮苦 備作得錢財 不用營生業
以施甚為難 雖復有財富 資生極豐廣
若不善觀察 不能速施與 遠觀察後身
知施有果報 勇猛能捨財 離於慳塵垢
有是行法人 持地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勇躍著其服衣乘
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見著盛服乘馬
至門謂是貴人心懷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
言我非他人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
於何得是鞍馬服乘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聽 我當隨實說 金雖捨施僧
施設猶未食 譬如未下種 芽莖今已生
福田極良美 果報方在後 此僧淨福田
誰不於中種 意方欲種下 芽生眾所見
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即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施僧得大果 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處所 敬心施少水 果報過大海

一切諸眾中 佛僧最第一 開意方欲死

華應已在前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果報難

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晝暗山見眾人等

於彼山中作般遮于瑟時彼女人於會乞食

既觀眾僧心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僧譬

如大海眾寶窟宅眾人供養我獨貧窮無物

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有復自思

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持此錢奉施眾僧

時僧上座得羅漢果預知人心而彼上座當

自珍重見彼女人有深信心為欲增長彼功

德故不待維那躬自殷勤起為咒願即舉右

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即說偈言

大地及大海 所有諸寶物 如此童女意

悉能施與僧 留心善觀察 行道為修福

便得解脫道 離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難作便

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悲欣交集五體

投地歸命諸僧以此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
樂即說偈言

願我生死中 永離於貧窮 常得歡慶集

親戚莫別離 我今施僧果 唯佛能分別

由此功德故 速成所願果 所種微善心

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不移上

有雲蓋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見彼

雲蓋往至樹下見此童女心生染著將還宮

內用為第一最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發願

今已稱心即白國王多齋寶物施設供具詣

晝暗山供養眾僧寶珠瓔珞種種財物持用

奉施彼時上座不為咒願爾時大眾疑怪所

以而作是言先者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咒願

今者乃為王之夫人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

用布施不為咒願時時彼上座語眾僧言我先

為彼咒願之時不為財物乃恐童女心重錯

亂故為咒願即說偈言

不以錢財多 而獲大果報 唯有勝善心

乃得大果報 彼女先施時 一切悉捨施

佛智能分別 非我所能知 今雖財寶多
 不如彼時心 十六分中一 若心擾濁施
 譬如諸商賈 少於諸財物 心期於大報
 所施物雖小 心意勝廣大 以是故未來
 得報亦無量 如阿輸迦王 淨心用土施
 亦如舍衛城 窮下之女人 飯漿施迦葉
 施土得大地 飯漿天中勝 施少心淨廣
 得報亦弘大 譬如白淨衣 以油滴其上
 垢膩遂增長 亦猶油滴水 油滴雖微小
 遍於池水上 以是故當知 心勝故報大

大莊嚴經論卷第四

音釋

也指	也支	也指	也指	也指	也指	也指	也指	也指	也指
搗	搗	搗	搗	搗	搗	搗	搗	搗	搗
詭	詭	詭	詭	詭	詭	詭	詭	詭	詭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嘲	嘲	嘲	嘲	嘲	嘲	嘲	嘲	嘲	嘲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相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調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變
怪	怪	怪	怪	怪	怪	怪	怪	怪	怪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燭	燭	燭	燭	燭	燭	燭	燭	燭	燭

骨	各	感	果	搔	燿
也	頰	也	五	動	切
	切		切	也	燿
				蘇	以
				曹	燿
				切	切
				穿	閃
				疾	切
				也	燿
				正	燿
				切	燿
				度	燿
				度	燿
				燿	燿
				明	燿
				也	燿
				切	燿
				頰	燿
				胡	燿
				也	燿
				切	燿
				骨	燿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慈五

馬

馮

善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親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內外俱淨斯則名為真善丈夫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大婆羅門家時彼家中遇比丘已屋棟摧折打破水瓮犍牛絕鞞四向馳走時婆羅門即作是言斯何不祥不吉之人來入吾家有此變怪比丘聞已即答之言汝頗見汝家內諸小兒等於瘦腹脹面目腫不婆

羅門言我先見之比丘復言汝舍之中有夜又鬼依汝舍住吸人精氣故令汝家諸小兒等有斯疹疾今此夜又以畏於我恐怖逃避以是令汝梁折瓮破犍牛絕鞞婆羅門言汝有何力比丘答言我以親近如來法教有此威力故今夜又畏我如是婆羅門復作是言云何名為如來法教于時比丘次第為說佛法教戒今婆羅門夫婦聞已心意解悟俱得須陀洹果時婆羅門即說偈言
善哉上德者 善說真實法 佛教從耳聞

入我心屋宅	使我家安隱	為我作擁護
唯願於今者	少聽我所說	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癡梁	善為我驅遣	吸功德夜叉
除諸見羅刹	或盜以為瓮	身見水盈滿
今者已破壞	癡乳牛奔走	挽絕無明勒
如向所見事	悉集我身中	諸色猶如鏡
影像在中現	無始生死中	未曾見斯事
我今因於汝	始見四聖諦	今值善知識
緣會故相遇	除我心貪患	去我家中鬼
世間久已傳	四圍陀所說	應作於大紀

莊嚴種種物	備具祀場上	恒河等大濟
洗浴除罪過	速疾得生天	我昔來修行
未曾得果報	然我未能知	為定得不得
祀祠及澡浴	不如近善友	我今近善友
已獲其果證	不生又不死	解脫趣涅槃
永離怖畏處	非是財寶求	假王威勢力
投巖赴焰火	嚴切寒冬月	凍冰觀其體
盛夏鬱蒸時	五熱以炙身	編椽及棘刺
寢卧於其上	越山度大海	祀火而呪說
如是苦行者	不能得涅槃	唯有修禪智

我聞及專精 必因善知識 然後能具得
復次若人爲惡應墮地獄遇善知識能滅其
罪得生人天我昔曾聞有婆迦利人至中天
竺時天竺國王即用彼人爲聚落主時聚落
中多諸婆羅門有親近者爲聚落主說羅摩
延書又婆羅他書說陣戰死者命終生天投
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說天上種種快樂詞章
巧妙而作是說使聚落主心意駭動謂必有
是即作火坑聚香薪積作婆羅門會諸人雲
集來至會所時聚落主將欲投火此聚落主

與一釋種比丘先共相識爾時比丘來至其
家見聚落主於其家中種種莊嚴比丘問言
欲作何等聚落主言我欲生天比丘問言汝
云何去尋即答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比丘
問言汝頗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問言汝
若不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時從一聚落至一
聚落尚須引導而知途路況彼天上道路長
遠忉利天上去此三百三十六萬里無人引
導何由能得至彼天上若天上樂者彼上座
婆羅門年既老大貧於財物其婦又老面首

醜惡何所愛樂何不將去共向天上時彼墮
 落主既聞語已作是思惟若投火坑得生天
 者彼婆羅門應共我去所以者何彼婆羅門
 貧窮困苦無所愛戀應當捨苦就彼天樂若
 其不去徒作欺誑欲殺於我作是念已即便
 前捉上座婆羅門手欲共投火俱向天上時
 婆羅門格不肯去何以故婆羅門等但為錢
 財來至會所時聚落主見婆羅門不欲入火
 即說偈言
 如所聞上天 眾樂不可計 觸物生貪著

視東而忘西	計其家所有	一切眾樂具
比方於天上	猶若如芥子	以方於太山
若其必少欲	而無貪著者	我今觀察汝
貪著劇熾火	若不用婦女	看守醜老妻
而來至此會	貪求於錢財	用供給其家
若愛戀其子	不欲生天者	計彼生天力
過足護汝子	若不知天道	何故使我往
設知天道者	何故格不去	云何喜教人
欲使我投火	或貪我財物	欲得分取用
云何無悲愍	苦酷乃如是	或是先世怨

必是大欺誑	與死作伴黨	勸令我生天
勸將我今死	強逼我入火	教人遠家居
修於苦行法	投淵及赴火	自餓亦斷食
觀其教旨意	欲令門斷絕	斯諸婆羅門
樂為殺害事	是故我捨離	當入於佛法
佛法大慈悲	終不傷害物	大火焚山野
麋鹿皆避走	由其愛性命	求覓清涼處
我今亦應爾	歸誠求救護	
爾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歇患諸婆羅門於		
三寶所深生信敬讚言善哉善哉慧命汝於		

今者始在天道即說偈言		
佛語至天道	及以解脫道	此語決定至
中間終無錯	一切智說道	廣略之別相
無害實語等	施及伏諸根	是道與天道
斯非諸苦行	投淵赴火等	之所能獲得
此可作死緣	非天解脫因	往故人壽長
諸仙壽亦長	歇患此身故	不欲久住世
先習諸禪定	斷於欲界結	自知捨是身
必生於梵天	無由得喪命	投淵而赴火
由此喪命故	得生梵天中	禪定斷結故

而得生梵天 不由投巖火 得生於天上

彼有同伴仙 以天眼觀察 此死生何處

見生梵天中 先見投淵死 謂以此生天

餘者愚不見 謂為投淵火 得生梵天上

是故生倒見 諸餘婆羅門 愚癡無智慧

不觀修禪定 斷除諸結使 但觀投淵火

謂得生天上 由是倒惑故 遂生諸經論

愚者皆信受 投淵而赴火 智人善觀察

捐棄而不為 修行諸善法 以為天道因

投淵赴火等 非是修善行 可得脫死緣

亦非生天因 身心依佛法 是名寂滅道

用是外道為 無果徒受苦 鑽水求醍醐

雖勞永難得

復次夫修施者當離八危若積財寶危難甚

多智人修施是乃堅牢我昔曾聞有一國王

謫罰商賈而告之言汝所有財悉疏示我賈

客至家思惟先來所施之物施諸乞兒一食

之食乃至并施鳥獸所有穀草悉疏示王王

見是已問言如此之事何故疏來賈客答言

王先約勅所有財物悉疏示我我所有財疏

牒者是即說偈言

五家共有者 今悉在家中 我今所牒者

無有能侵奪 如此所牒者 王賊及水火

皆所不能侵 假設七日出 須彌及巨海

一切悉鎔消 如此所設物 不能燒一毫

錢財寄父母 兄弟及姊妹 一切諸親友

悉皆有敗失 唯有所施物 終不可敗衰

施為行寶藏 世世恒隨人 施為極親友

無有能壞者 貧窮之巨海 極大可怖畏

施是堅牢船 唯有惠施者 能得度彼岸

我知施果報 是故無畏說 所牒是我財

家中有財寶 五家之所共 是故不敢牒

言是我所有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讚言善哉汝是稱勝人

我今不用汝所有物如汝所施是汝已財餘

財悉共爾時國王即說偈言

若行惠施者 自手而過與 應發歡喜心

勿生悔恨想 是故未來世 人天受快樂

所有資財物 眼見已財寶 分散屬諸家

不能速疾施 無能侵奪者 若人慳不施

終為他所奪	現在惡名聞	未來多貧乏
是為最愚癡	見他人屋宅	及以眾財寶
死後眾家用	毫釐不逐已	目覩如此事
不能生獸惡	速疾捨財物	財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時一切捨	無有隨已者
決定必捨離	然不得施報	以見是事故
智者必應施	二事俱名施	應當自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膩香常流	如是智檀越
功德利充滿	世人所讚歎	饒財慳不施
為世所嗤笑	設復有財錢	見乞方皆去

雖復饒財寶	名為貧衰患	施者雖貧窮
常名有財富	慳貪雖多財	不脫貧衰患
檀越以水施	洗除心貪垢	慳無善樂報
趣於死徑路	必墜深坑窞	種種眾寶物
象馬與牛羊	神逝氣絕時	一切悉捨去
臨終生苦惱	以是生春戀	怖恐大熱惱
修施者臨終	歡樂無悔恨	慳嫉智者譏
施者貧與富	恒常受快樂	慳者如塚間
人皆避遠離	慳貪者雖存	其實同餓鬼
施者有名稱	一切所欽仰	智者之所愛

命終生天上	諸有愛已者	云何不修施
施為善好伴	勝妙之資糧	不用車馬乘
一切眾侍衛	施為行寶藏	後世之津梁
布施離眾難	五家不能侵	何有愛已者
而當不修施	若施百千萬	後身得少許
尚應修布施	況少修惠施	大獲於福報
是故有智者	應當修布施	

復次若聞正說能解於縛我昔曾聞德又尸
羅國有罪之人閉僧坊中於其夜中眾僧說
法其被閉者來至僧中次坐聽法有一比丘

說於生死逆順之經說言佛告諸比丘凡愚
之人不聞法者不知色不知色習不知色味
不知色過患不知色出要不知色歇一切眾
生如實不知如是過患若為色縛是名真縛
何謂色縛視見端正名色縛為色縛者內
盡被縛而此色者於生死中不知其根生死
大河無濟度處不知生死出要於生死中被
諸繫縛從此身縛乃至後身時被閉者聞說
是法思惟其義憶持不忘讀誦通利時王遣
人解其繫縛所親知識眷屬將從欣其得脫

皆來問訊時被縛者即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 慰問生歡喜

凡夫愚癡者

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

五陰悉羈繫

生能縛於物

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

未始不繫縛

輪迴羈縛中

數數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

問說如是言

此語我耳聞

一切種智說

一切諸縛使

繫縛於我心

如牛梘所縛

我有如斯縛

於中未解脫

云何汝等輩

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

若實愛念者

當為見啓王

今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

寂滅之彼岸

若獲如是事

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

便為是離難

真實得解脫

爾時眷屬聞是語已啓白於王便得出家既

出家已精勤修道得阿羅漢而彼罪人閉繫

僧坊以聽法故尚得解脫況故聽法是故行

人於塔寺所宜往聽法

復次病苦篤時言教不行漫現強健所可作

事宜應速作我昔曾聞法王阿育身遇重病

得諸財物盡用施僧又從諸臣索種種寶時

諸臣等不肯復與唯得半菴摩勒果欲以奉
僧便集臣相而告之言即於今日誰為王者
誰言教行諸臣答言唯有大王感德所願遍
閻浮提言教得行王說偈言

汝稱我為王 教令得行者 將順於我意

故作如是說 汝等作斯言 悉皆是妄語

我言教已壞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於中得自在 富貴是凡鄙 咄哉可呵責

譬如山頂河 瀑疾不暫停 吾雖為人帝

貧窮忽至我 貧窮世所畏 速疾至我所

說是偈已又復讚歎世尊所說真實不虛復
說偈言

富貴雖熾盛 會必有衰滅 富貴人希樂

衰滅世增惡 此言不虛妄 瞿曇之所說

我於往日時 設有諸言教 心念而發言

言必不墜落 鬼神奉承命 遍於四海內

聞者咸受用 無有違逆者 如河衝大山

激水還迴流 衰敗如大山 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 無敢有逆者 未曾有姦惡

寇難見拒違 覆蓋於大地 無能違逆者

男女與大小 無敢不敬從 設有違教者
 我悉能摧伏 諸有苦難者 安慰救濟之
 病苦及貧窮 無不療治者 我今福德盡
 貧窮忽然至 困厄乃如斯 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 如阿輸伽樹 斫根今斷絕
 華葉及枝莖 一切皆萎乾 我今亦如是
 富貴幻化不得久 停顧見傍醫而作是言世
 可惡賤富貴暫有 猶如雷光如焰速滅又如
 象耳動搖不停亦 如蛇舌鼓動不息又如朝
 露見日則乾曾從 他聞說如是偈

富貴利難止	輕躁不暫停	智者應善知
無得憍放逸	此身及後世	宜當求自利
若得富貴者	雖復慳守護	百方皆毀敗
富貴猶在行	如蛇行不直	若善觀察者
於其強健時	宜速作福德	若復遭病苦
心應當修福	不必在形骸	其家親屬等
若知必死者	已雖有財物	不得自在施
安利獲錢財	值遇福田處	便可速施與
若於身強健	及已病苦時	宜常修布施
等無有別異	然此諸財物	唯有過患耳

若當臨死時 親戚及婦兒 雖是已財物
若欲用惠施 護遮不肯與 危懼在須臾
所願不自由

爾時阿育王剃髮時過著垢膩衣叅差不整
羸瘦掉顛喘息羸上向於如來涅槃方所自

力合掌憶佛功德涕淚交流而說偈言

今合掌向佛 是我最後時 佛說三不堅

貿易於堅法 我今合指掌 用易堅牢法

如似鎔石山 求取於真金 不堅財物中

日夜取堅法 我今餘福利 持用奉最上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今我此福業 不求帝釋處 及與梵果報
況復閻浮王 以此布施果 及恭敬信向
願得心自在 無能割截者 得聖淨無垢
永離眾苦患

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眾僧喚一親近
而語之言汝第五願憶我先畜養不取十一我今者最
後之教持此半果奉鷄頭末寺眾僧稱我名
字阿輸伽王最後頂禮比丘僧足如我辭曰
於閻浮提得自在者果報衰敗失自在力唯
於半果而得自在願僧憐愍受我最後半果

第一〇一册

之供今我來世得報廣大願餘人等莫令如
 我於最後時不得自在爾時侍人即奉王命
 齋比半果詣僧坊中集一切僧禮僧足已又
 手合掌白衆僧言阿輸伽王禮衆僧足作是
 語已涕泣盈目哽結氣塞持此半果示衆僧

已即說偈言

一蓋覆天地	率土言教行	譬如日中時
遍炎於大地	福業既已消	崩落忽來至
爲業所欺拈	敗壞失榮貴	如日臨欲沒
信心致禮敬	又以此半果	用奉施衆僧

以表無常相 示豪貴遷動

爾時諸上座聞是偈已憐惻不樂生悲愍心
 受其半果以示大衆而作是言我等今可生
 厭離心佛婆伽婆於修多羅作如是說見他
 衰患應當深心生於厭離諸有心者見如此
 事誰不憐愍生厭患心即說偈言

勇猛能施者	諸王中最勝	牟梨中大象
名曰阿輸伽	富有閻浮提	一切皆自由
今爲諸群臣	遮制不自從	一切皆制止
唯半菴摩勒	於此得自在	用施於衆僧

富有極廣大 一切得自在 生於自高心
今日安所在 凡愚應觀此 速疾改易心
富利都敗失 唯有此半果 令諸比丘僧
皆生厭患心

時僧上座言末此半果著僧羹中而作是言

卷五

十二

大檀越阿育王最後供養何故說此一切財
富悉不堅牢以是之故佛婆伽婆說不堅之
財易於堅財不堅之身易於堅身不堅之命
易於堅命檀越應生歡喜以不堅之財隨逐
於已至於後世宜常修施莫使斷絕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復次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賢人終
不生於瞋恚得他毀罵生隨順語我昔曾聞
有一人於其家中施設客會多作華髮以與
眾會眾人得髮皆戴頂上有一賢者極為貧
悴詣客會中次得華髮不著頭上以置傍邊
眾人皆言此人貧窮欲賣此髮是以不著時
優婆塞聞是語已答言實爾我若賣時極得
貴價然後當與即說偈言
如昔日須髮 本曾賣一華 九十一劫中
天上受快樂 今日最後身 得於涅槃樂

第一〇一册

如似放牛女 以臭惡草華 衆人所不喜
 女人賣此華 得生忉利天 如似女所賣
 我今欲向佛 亦欲賣此華 能發如是心
 希有極難值 如此賣華者 三界中無比
 爾時諸人問優婆塞誰能少施獲大福報時
 優婆塞語衆人言今當為汝說善堅法華鬘唐五
 萎乾便即棄捨王位如棄萎華即說偈言十三
 佛捨轉輪位 如棄萎華鬘 七覺嚴其心
 清淨無垢穢 莊嚴悉已備 安用是華為
 但我專精心 以鬘施佛塔 今我賣與佛

世間無倫疋 如是法商主 終無貧窮時
 此賣最為勝 名稱有功德 我今持此華
 欲以供養塔
 復次譬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能令智
 者見即解悟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樂心
 至晝間山為僧設食供養已訖幻尸陀羅不
 作一女人端正奇特於大衆前拖捉此女而
 嗚唵之共為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咸皆
 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慚人所為鄙褻知其如
 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既行欲已聞諸比丘

譏呵嫌責即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排
 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
 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當知汝如是寧飲毒
 藥不受其供時彼幻師而作是言爾眾比丘
 見我行欲便致瞋忿見我斷欲殺彼女人復
 致嫌責我當云何奉事眾僧時諸比丘見其
 如是紛紜稱說擾動不安爾時幻師即捉尸
 陀羅木用示眾僧合掌白言我向所作即是
 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我欲安於眾僧身
 故設是飲食欲令眾僧心得安故為此幻耳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修多羅
 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為欲成彼語故
 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
 轉機關令其視眴俯仰顧盼行步進止或語
 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即說偈
 言

卷五

十四

先觀彼相貌	想像起倒惑	橫生女情想
入於欲網羅	深實觀察者	知身都無我
如彼善幻師	以木為女人	意行於顛倒
愚謂為眾生	於此幻偽中	妄起男女想

第一〇一册

智者善觀察	陰界及諸入	緣假成衆生	不解其容止	便橫計我想	此身名機關
分分各別異	和合衆分故	能作於諸業	脂髓皮肉髮	三十六物等	和合以為身
諸行無男女	亦無有壽命	色欲及細滑	愚者計衆生	而實無宰主	但以風力故
威儀并處所	如此四種欲	迴轉嬰愚心	俯仰而屈伸	以依於心故	則能起五識
一切智亦說	幻偽欺世間	如彼幻網中	然此心識者	念念皆遷滅	愚者起癡覺
化作諸色像	生死網亦然	現五道差別	計此身有我	口業若干種	身業亦復然
憂喜於瞋忿	愁惱及鬪諍	如彼衆擾亂	言笑及威儀	皆如幻所作	此中無有我
猶如鬼遍身	心起諸作業	同彼鬼無異	用離宰主故	而斯虛偽法	無壽無知見
從心起千風	因風造作業	衆生見造業	妄起於想像	陷沒諸凡夫	
種種諸色像	於此業行中	起威儀形色	如彼幻師所說之事	真實無異時	諸比丘聞

其說已皆得見諦是故當知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諸法行原

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能樂深法我昔曾聞有阿育王初得信心數請衆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爲讚歎施戒之法有一伎女宿根淳熟不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撥幕到比丘所白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有餘耶比丘答言姊妹我意不謂乃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

說若欲聽者當更爲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所謂四諦卽爲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須陀洹道爾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得大義利卽說偈言聞說四真諦 法眼淨無垢 以此危脆命 冒佛法堅命 假設於人王 今來害我者 我以得慧命 終無悔恨心 時諸宮人見此伎女干冒王法心懷顛懼恐同其罪時此伎女見是事已手自執刀到於王前五體投地伏罪請死復說偈言

王制極嚴峻	無敢違犯者	我為聽法故
冒犯分受死	我今渴於法	冒突至僧所
如春熱渴牛	求水不避杖	突入清流中
飲足乃還歸	大王應當知	佛法難聞值
譬如優曇華	難可得值遇	三界大真濟
所說諸妙法	我得聞斯說	云何不欣樂
其所說法者	乃實是燈炬	滅結大鼓聲
天人之橋津	又聞解脫鈴	歡喜娛樂音
菩薩於昔日	苦行勤求法	投巖及割肉
以求無上道	既得為人說	甚難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	云何不聽受	此身如聚沫
芭蕉及泡焰	四大蛇纏擾	今斯法施會
難可得聞值	何惜鄙穢身	而當不聽法
而此危幻身	雖復能進止	顧視諸威儀
來去及坐卧	指示及語言	實非是衆生
而作衆生想	種種諸威儀	一切皆如幻
不久當散毀	捨棄於塚間	屍骸同木石
烏鳥所殘食	雨漬令腐敗	猶泥人毀壞
爾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至意聽		
如是法汝今證何事伎女即說偈言		

今不覆藏時	我宜當實說	已證須陀洹
應發歡喜心	至心而善聽	我今自見法
終不隨他信	心無有疑網	已閉三惡趣
生死作邊際	我已離有獄	於六十二見
牢縛今已解	不久當遠離	趣向甘露城
十力坊所道	陰界及諸入	我悉如是見
觀身如蛇篋	陰如拔刀賊	欲如怨詐親
諸根如空聚	六塵破村賊	陷下之愛河
已悟如斯事	求彼安隱處	故不惜身命
玉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嗚		

卷五 十七

呼佛法大力世尊歎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
 向者皆得解脫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
 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耨多羅調御丈夫坊
 處生歸依心南無救一切衆生大悲者聞者
 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即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	名爲淺近者	諸餘深智人
敬尚方能悟	如是甚深義	爲智所敬者
乃是牟尼尊	最勝正尊說	所說之妙法
聞者極欣樂	專念而攝心	能令不放逸
所說不爲論	亦不爲摧滅	外道諸語論

一切自破壞	不曾自稱譽	名聞遍世間
雖說實功德	不名自稱譽	威德雖熾盛
湛然具寂滅	既具一切智	不恃而自高
所作雖勇健	而復善調順	解脫諸矜高
然復不鄙劣	說法又流布	無能譏呵者
無害者所說	種種多差別	然諸一切人
無能說其過	言說雖豐廣	無有馱患者
所說雖同俗	而理出世間	善逝之所說
文字世流布	然常未曾有	化度恒新異
如是妙言論	無不合掌禮	誰不讚世尊

善論大師子	譬如春夏時	陰晴皆益物
佛語亦如是	多種利眾生	能去眾生疑
對治善宣釋	能令離三有	顯示安隱處
亦能令眾生	或喜或驚怖	亦能令稱意
亦能快悲感	亦能得利悅	滅結所說法
真實是神變	應說者必說	不惜人情意
所說雖剛麤	然不違法相	最勝智慧者
如似大海水	初中及邊際	等同於一味
佛法亦如是	初中後皆善	聽之悉清淨
明智聽彼語	勇捍意滿足	聽聞此語已

不樂外典籍	亦不自矜高	顯著義具足	以智莊嚴辭	諂偽邪媚說	入於真諦處	我能得擁護	彼所說弟子	稱宣說是語	經常入我宮
言辭悉具足	所說不怯弱	實是一切智	言辭極美妙	世間大愚闇	如入已舍宅	諸大弟子等	我今言深信	從今日已去	從今日體信
才辯甚美妙	一切中最勝	外道體義少	然無有義味	執汝之法炬	善逝諸弟子	善調伏諸根	於諸大衆前	聽諸釋子等	沙門釋子等

自恣聽入宮
能以甘露法
滿足女人心
女心既寂靜
趣於解脫處
是故常應聽
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經論卷第五

卷五

十一

音釋

犖疾置切 鞞以忍切 於於舉切 病病丑切 刃刃切 觀
初覲切 椽重綠切 羈居宜切 哽杏切 姜也切 羈
近也 藝私列切 朐輸閔切 縞也切 縞也切 姜也切 羈
也切 藝也切 朐也切 縞也切 縞也切 姜也切 羈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慈六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卷六討東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還向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爾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為瓔珞即在息處遙見一塔以為佛塔侍從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嚴

飾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 具足一切智 於佛仙聖中

最上無倫疋 能為諸眾生 作不請親友

名稱世普聞 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

如來所說法 諸論中最上 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禮 真實阿羅漢

爾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誓首敬禮當

作禮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爾時

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

塔無觸近者云何卒爾忽然散壞如斯變異

必有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禮佛塔

都無有異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勝人

大梵來敬禮

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

不應以我壞

為是呪術力

歌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

此變異莫作灾患當為吉祥令諸衆生皆得

安隱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

損一塵墮落今者何故變異如是如斯之相

我未曾見即說偈言

為天阿脩羅

而共大戰鬪

為是國欲壞

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

欲毀於我國

非穀貴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間

欲有灾患耶

此極是惡相

將非法欲滅

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即便向王作如是

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偈言

尼捷甚愚癡

邪見燒其意

斯即是彼塔

王作佛心禮

此塔德力薄

又復無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今碎壞

伽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豎悲

喜雨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爾 我以佛想禮

此塔必散壞

龍象所載重 非驢之所堪

佛說三種人

應為起塔廟 釋迦牛王尊

正應為作塔

尼捷邪道滅 不應受是供

不淨尼捷子

不應受我禮 此塔崩壞時

出於大音聲

喻如多子塔 佛住迦葉所

迦葉禮佛足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佛告迦葉曰

若非阿羅漢 而受汝禮者

頭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 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為尼捷作明證驗知

非一切智王見是已於大眾前歡喜踊躍倍

生信心容顏怡悅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

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此

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語真實無有

意云

錯謬諸有衆生一足二足無足多足有色無

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此衆中唯

有如來最為尊勝舉要言之佛所說者今日

皆現一切外道不知草芥况復尼捷師富蘭

那迦葉即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禮	況復轉輪王
阿脩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為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捷陀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為尼陀伽	如來佛世尊	能斷一切結
真是尼陀伽	以是於今者	尼捷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脩羅
若其禮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彌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應禮拜佛之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尋能得
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
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
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
生染著以染著故所學善法漸漸劣弱為凡
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為言要婦女言
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
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
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

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
 唯容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多利作是念已求
 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遂與
 屠兒共為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
 人於道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
 著青色衣身上有血注六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
 秤悉為血汙見其秤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
 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
 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
 禁戒何意今日忽為斯事作是念已即說偈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眾惡 云何離慙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為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悲憐眾生 如是悲愍心 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為沙門婆羅門
 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見諦真實是名
 為沙門及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為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第一〇一册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
 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於四
 不壞生清淨信此四不壞能令衆生得見四
 諦今當為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
 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
 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
 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念
 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此已即
 以肉秤遠投於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
 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慙愧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觀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為欲作 身苦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
 即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 濾水而後飲

悲愍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故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惡而不造
我今為欲使	衰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為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于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今得寂滅	假毀絕筋脉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怨
得勝報施息		
爾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欲然即		
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迦利與僧鉗
及以質多羅	如此等比丘	皆七反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生於獸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為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為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捉結使 如象絕鞿韉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
 果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業是故應當勤修
 諸善我昔曾聞有一田夫聰明黠慧與諸徒
 伴共來入城時見一人容貌端正莊嚴衣服
 種種瓔珞服乘嚴麗多將侍從悉皆嚴飾瓊
 偉可觀彼聰明者語諸行伴好不好同伴

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有何不
 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為不好
 由我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賤身無
 有威勢人所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
 人者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來有勝於
 彼即說偈言 其六
 彼捨於放逸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業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我今自愧責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窮賤極可惡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自從今已後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來生
種好姓眷屬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眾事不可嫌	為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自悔無所及	惡心為我怨	欺我致貧賤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眾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榮樂無不具
世間諂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者有	不免衰苦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譬如醉畫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故智
 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衛國中
 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
 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
 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
 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
 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

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
 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
 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其獄中先所得金
 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
 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
 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
 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
 阿難說言毒蛇是惡毒蛇我於今者方及悟
 解實是毒蛇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 說為大毒蛇 阿難白世尊

我今於財寶	我今始證知
瞋恚發作時	惡毒蛇勢力
應速求出家	倍增信敬心
見聞如此事	毒蛇之所螫
我謂得大利	奴婢僮僕等
	財寶毒蛇螫
	及與親戚等
	盡及家眷屬
	正及於一身
	一切悉無有
	觀如惡毒蛇
	如捨惡毒蛇
	誰有智慧者
	而當著財寶
	封惑迷其心
	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 先所伏藏財 盡以用還汝

更復以財寶 而以供養汝 能敬信調御

善逝實語故 卷六 大梵之所信 九 拔梨阿脩羅

天王及帝釋 我等與諸王 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刹利 尊勝智見人 無不信敬者

能同於信故 現在於華報 今信最信處

應獲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無真善心者為得貪利故應

作真善心我昔曾聞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父早喪其子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

通致可得王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相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壯之時

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作是思惟我今貧窮當何所作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

無福所有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

窮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

下賤所作業

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

應生下賤家

生處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

賤業極易知

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

使人都不知

正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

腰繫二箭筒

并持鋼利劍

縛躄手秉弓

種種自莊嚴

喻如師子兒

都無有所畏

種種自莊嚴

喻如師子兒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他貧我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

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

有賊怖不敢語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

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

謂及是麩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即

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食草何用

作賊先父以來不為此業即棄諸物還來歸

家王見空出歎言善哉即喚其人而語之言

汝今何故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

言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為飢渴故 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	擲器著地中	慙愧生悔恨
不復更造惡	大王應當知	我非凡庶人
乃是輔相子	由家窮困故	故來至王宮
造作非法事	從今日已去	常欲飲灰水
食草而自活	不為偷盜業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禮教	寧當自滅身	不毀舊法訓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	稱種姓子真實不虛	雖有慙過尋能改悔
即說偈言	貧窮懷志耐	并棄於慙愧
凡下鄙惡人	速疾造惡業	以己家法鉤
能制非法象		

汝能自抑心	不違家教法	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處	汝今除癡心	能作難有事
我今極歡喜	用汝為輔相	不須覆觀察
我已見汝行	心堅志勇健	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	斯事實難有	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當作真實	不應虛偽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	若未斷結結使之	
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湯中	我昔曾聞	
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冬日在煖室中見有		

大聚無有煙焰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煙焰
不弟子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于薪煙即時起
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為弟子而說偈言

光火無煙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煙焰 如火得于薪 煙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瞋恚煙便起
若觀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為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眾卉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瘡病

四日定發現 於三二日時 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 掩按結不起 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 不拔芽還生 如人恥白髮

并剝其黑者 剝之未久間 白髮尋還生

不永斷結使 其事亦如是 欲結及瞋恚

逼戒行機關 對治隱不起 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 結使後還起 毀犯於戒行

貪嗜著五欲 如蛇隱入穴 還出則螫人

復次施為解脫不為財物若為財物不名為

施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是故智者
 應為解脫而行布施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
 僧房設會檀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
 越飲食精細好為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座
 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心深觀察
 之為何事故而設此會乃知此會為財利故
 爾時上座為此檀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
 善哉善哉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
 香美味皆悉具足極為清淨三惡道中無所
 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以為他呪願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僧上座語彼道人子
 我雖年老倒錯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結
 使所使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為五欲
 樂及財寶畜生即說偈言
 施者聖生處 財寶極廣大 以恃財寶故
 能令起憍慢 憍慢越法度 盲冥愚凡失
 以越法度故 則墮三惡趣 處於三惡道
 猶如已舍宅 若生人天中 如似暫寄客
 是故戒施伴 俱受於涅槃 戒能得生天
 施能備眾具 所作為解脫 必盡於苦際

譬如種藕根

華葉悉具得

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

親近解脫林

快樂喻華葉

根喻於解脫

是故修戒施

必當為解脫

不應為世利

復次離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離諸難

應當常精勤應六我昔曾聞有一小兒十三聞經中說

盲龜值浮木孔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

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低頭舉頭

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極

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浮木孔小

言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

板孔大復有兩眼兩目出頭猶不能值況彼

言龜而當得值即說偈言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為難

我今池水中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為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唵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		

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以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言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於唵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奉其手我即思惟此人奉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挽弓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得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無逼

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是故我今歎言善哉斥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 將欲傷害彼 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 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 見有捨錢者 生於希有想

歎言誰可作 不見有弓刀 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 開意捨難捨 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 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 極苦不肯捨 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有大益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柱六比丘執杖開門打之一下已十五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更不見

此閻浮提必當命終爾時比丘即放令去以
 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
 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
 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
 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
 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
 四歸依者我命即絕佛或遠見斯事教出家
 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
 歸不說四歸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歸
 即說偈言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決定一切智	以憐愍我故	是故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	為於三有故	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	我則無歸依	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	我見佛世尊	遠觀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	是故捨賊心	有因麤事解
或因細事悟	麤者悟麤事	細者解細事
由我心麤故	因麤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第一〇一册

音釋

也總也腸也足韋
 名麩也麩也點足韋
 疼乾尺慧下韋胡
 痛徒種也八也韋天
 也冬也切切切切切
 也切切切切切切切
 忍乃美春其
 也代也朱廉
 切切切切切切切
 襲鋼鞞鞞鞞
 嗣席堅居也鞞鞞
 位入鐵也鞞居
 也切切切切切切切
 卉蹲躡躡躡躡
 切許切切切切切切切
 草偉腓充繫首

干

大莊嚴經論卷第七

慈七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利養亂於行道若斷利養善觀察願我
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
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
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尚時彼和尚
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
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
和尚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

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 電唯害於財 利養毀修道

為電所害田 必有少遺餘 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彼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眾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 利養劇猛火 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 智者觀察已 寧為彼所傷

不為利養害	愚者貪利養	不見其過惡
利養遠聖道	善行滅不生	佛已斷諸結
三有結都解	功德已具滿	猶尚避利養
眾中師子吼	而唱如是言	利養莫近我
我亦遠於彼	有心明智人	誰當貪利養
利養亂定心	為害劇於怨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爾乃止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析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譬如嬰孩者	捉火欲食之
如魚吞鉤餌	如鳥網所覆	諸獸墜穿陷

皆由貪味故	比丘貪利養	與彼亦無異
其味極少	為患甚深重	詐為諂佞者
止住利養中	親近慣鬧亂	妨患之種子
如似疥搔瘡	搔之痒轉增	矜高放逸欲
皆因利養生	此人為我等	遮於利養怨
我以為是義故	應盡心供養	如是善知識
云何名為怨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厚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不樂寂定法 以捨寂定故
 不名為比丘 亦不名白衣
 復次俱得漏盡教學差別我昔曾聞尊者目
 連教二弟子精專學禪而無所證時尊者舍
 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得勝法不目連答
 言未得舍利弗又問言汝教何法目連答言
 一教不淨二教數息然其心意滯而不悟時
 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從何種姓而來
 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鍛金師時舍利弗
 語目連言金師子者應授安般浣衣人者宜

教不淨目連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尋即精勤
 修習得羅漢果既成羅漢歡喜踊躍即便說
 偈讚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佛法之大將 於諸聲聞中
 得於最上智 有勝覺慧力 嗚呼舍利弗
 指導示解脫 卷七 隨順本所習 三 指導開悟我
 二俱速解脫 行自境界中 獲得所應得
 行他境界者 如魚墮陸地 我常在河側
 習浣衣白淨 安心於白骨 相類易開解
 不大加功力 速疾入我意 金師常吹鞞

出入氣是風 易樂入安般 衆生所翫習

各自有勝力 今者舍利弗 佛法之鞅韉

佛說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真實是所應

心得自在者 能使我二人 善知禪徑路

我如不調象 法中之大將 言教調順我

使到安隱處 故我大歡喜

復次善根熟者雖復逃避如來大悲終不放

捨我昔曾聞如來無上良厚福田行來進止

常為福利非如世間所有田也欲示行福田

異於世間因行福田者往至檀越下種人所

入舍衛城分衛乃至為菩薩時入王舍城乞

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見其容儀心皆愛敬

餘如佛本行中說昔佛在時衆生厭惡善根

種子極易生芽佛所應化為度人故入城乞

食即說偈言

若以深信心 禮敬佛足者 是人於生死

便為不久住 能行善福田 供養作因緣

必獲大果報 能以信敬心 以上著佛針

終不無果報

如來入城現神足時一切人民各各相語佛

來入城餘如諸經中佛來入城時所有嚴麗
 種種具足男女大小聞佛入城一切擾動猶
 如大海風鼓濤波出大音聲閻浮提界亦未
 曾有如是形相爾時城中除糞穢人名曰尼
 提髮長蓬亂垢膩不淨所著衣裳悉皆弊壞
 若於道中得弊納者便用補衣欲示宿世不
 善業故背負糞瓊欲遠棄去於路見佛瞻仰
 尊顏如覩大海圓光一尋以莊嚴身如真金
 聚無諸垢穢所著袈裟如赤梅檀亦如寶椹
 觀之無歇即說偈言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金色如華敷	衣如赤梅檀	衣服儀齊整
清淨如銅鏡	如似秋月時	日處虛空中
世尊處大衆	嚴淨如秋月	
爾時衆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畜生見佛眼	根悅樂況復人也即說偈言	
見色無比類	深心極愛敬	堪為禪定器
威光倍赫奕	邪見毒惡心	觀佛猶悅豫
觀其諸形體	觸目視無歇	觀見心悅豫
身體悉照耀	瞻之轉熾盛	形體圓滿足
無可嫌呵處	種姓可歎美	無能譏論者

明智善丈夫	相續出是種	世人寶嚴飾
以助形容好	佛身相好具	不假外莊嚴
相好眾愛樂	顯好常隨身	世人自瓔珞
不得常為好	蓮華悉開敷	阿輸伽敷榮
嚴飾於大地	顯好不如佛	淨目眾相好
熾然莊嚴身	喻如摩尼鏡	眾寶而校飾
亦猶池水中	眾華以莊嚴	如是等比類
不及如來身	善逝之形體	相好炳然著
猶如虛空中	靜無雲翳時	眾星莊嚴月
善行美妙器	瞻仰無厭足	如飲甘露味

猶如淨滿月	為人所愛樂	妙相以莊嚴
善調伏威德	眾德備足者	誰能具稱歎
諸過惡已壞	譬如生死中	眾伎變現形
永無能變現	髻鬘似佛者	雖作眾妙相
不及佛儀相	佛之妙容相	天人中無比
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眾行皆備功	德悉具說偈讚言	
如來所言說	智者所欽仰	威儀及舉止
終無有過失	牟尼中最勝	觸事未曾有
覺慧無動搖	讚毀意不異	以有十力故

標相極寂靜 滿足而正直 功德利益聚
 行步甚詳雅 為人所愛樂 言說義深廣
 視瞻極審諦 詳雅有次叙 一切皆捨離
 飲食無貪著 舉要而言之 無有不可愛
 爾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及比丘等
 根不散亂圍繞侍從心倍愛敬復說偈言
 諸根悉寂靜 調根者圍繞 著於新色衣
 前後隨導從 眾釋中勝道 金色不動搖
 四眾常圍繞 如赤雲繞日
 爾時尼提既見佛已自鄙臭穢背負糞坑云

何見佛迴趣異道以不見佛心懷愁惱我於
 先世不造福業為惡所牽今受此苦我今不
 愁斯下賤業眾人皆得到於佛前我今見臭
 穢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惱焦心即說偈言
 佛出世甚難 難可得值遇 人天何脩羅
 八部咸圍繞 我雖今遭值 臭穢不得近
 明了有惡業 罪報捨棄我
 思惟是已更從異巷捨而遠避然佛世尊大
 慈平等隨逐不捨即現彼巷尼提前立尼提
 見已復生驚怖我向避佛今復覩見當何處

避驚怖憂惱而自責言我甚薄福諸佛香潔
我當云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若當逼近罪
益深重先世惡業使我乃爾即說偈言

天以栴檀香 上妙曼陀華 種種衆供具

持來奉世尊 佛來入城時 香水以灑地

人天皆供養 真是應供者 云何執糞瓦

而在於佛前

復自念言當設何方而得合所又更捨佛入
於異巷如來如前復在彼巷尼提見已倍復
怪惱而說偈言

圓光周一尋 色炎若干種 城中諸人等

合掌而圍繞 帝釋執持拂 人天皆供養

我向避異巷 復從此道來

作此偈已復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

之鄙穢衆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

世尊即便迴避入於異巷爾時世尊先在彼

立既觀佛已慙恥却行糞瓦撞壁尋即碎壞

糞汁流灌澆汙衣服自見穢汙慙愧懊惱顏

色變異而自念言先雖臭穢尚有瓦遮今瓦

破壞穢惡露現甚可慙恥甚自鄙責而說偈

言

歎言咄怪哉

我今如趣死

臭穢遍身體

云何當自處

三界最勝尊

而來趣近我

塞遮我前路

遂無逃避處

怪哉極可惡

內外皆可淨

慙恥大苦惱

如似衰老至

爾時大眾咸見世尊隨尼提後時彼眾中有

一比丘作是念言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

賤家而從乞食但隨尼提後何故如是此必

有緣復自念言此事可解即說偈言

此必功德器

為佛所追隨

如珠落糞穢

托攬而覓取

如來錄其心

不擇貴與賤

不求種性真

妙勝作是說

譬如醫占病

看病腹鞭軟

隨患投下藥

亦不觀種族

如來以平等

觀察心堅軟

亦不擇種姓

與藥下煩惱

於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慙愧蹙縮無

藏避處合掌向地作如是言汝今能持一切

眾生願開少處容受我身即說偈言

如來於今者

轉來逼近我

我身甚臭穢

不得近世尊

善哉開少分

願容受我身

爾時如來大悲熱心安樂利益一切衆生和顏悅色到尼提邊世尊以柔軟雷音而安慰之令彼身心怡悅快樂佛命尼提尼提聞已周樟四顧如佛所命三界至尊豈可喚我鄙賤之人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於彼耶佛心平等斷於愛憎世尊舉手向彼尼提其指纖長爪如赤銅指間網縵以覆其上掌如蓮華柔軟淨潔相輪之手欲使尼提生勇悍心即與尼提而說偈言

汝有善根緣 故我至汝所 我今既來至

汝何故逃避 應當住於此 汝今身雖穢心有上善法 殊勝之妙音 今在汝身內不宜自鄙賤

于時尼提聞佛喚已舉目覩佛其心勇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無歸依者為作歸依於諸衆生無有因緣而生子想其心平等實是真濟今佛世尊與我共語如以甘露灑我身心即說偈言

假使大梵王 與我共談議 天帝之尊重 屈臨見携抱 轉輪大聖王 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 垂哀賜一言 今我蒙慈眷

歡喜過於彼 簡練去穢惡 不善相已滅

善相具足生 自在者濟拔 令我受快樂

世尊足上塵 帝釋以頂戴 猶名福所護

況我極鄙劣 親承佛音教 而自稱我名

當不生欣慶 第七

佛告尼提汝於今者能出家不于時尼提聞

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說偈言

如我賤種類 頗任出家不 世尊垂哀愍

設得出家者 如取地獄人 安置著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應作是思惟即說偈言

如來不觀察 種族及貴富 唯觀衆生業

過去善種子 一切煩惱縛 不盡得解脫

生老病死等 苦樂悉皆同 云何婆羅門

獨能得解脫 餘人不能得 文字及音聲

豈唯婆羅門 餘姓亦復知 譬如渡河津

不但婆羅門 餘姓亦復能 一切諸所作

唯婆羅門能 餘人不能耶 汝今但應當

信我故出家 如我佛法中 悲心無偏黨

不同諸外道 有所隱藏法 濟度悉平等

佛法無損滅	說法無偏黨	平等示正道
為一切眾生	作安隱正路	譬如大市中
市買一切物	我法市亦爾	不擇其種姓
富貴及貧賤	譬如清流水	刹利婆羅門
毗舍及首陀	無有遮護者	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來飲	我法亦如是	我今亦不齊
比丘比丘尼	普為於世間	人天之大醫
我不以為貴	選擇賢王等	亦度下賤優波離
等我不齊為大富	長者須達多等	亦度貧窮
須賴多等我不齊	為大智舍利弗	亦為鈍根

周離槃特等我不齊為少欲知足摩訶迦葉亦為多欲婆難陀等我不齊為耆舊宿德優樓頻螺迦葉亦為幼稚須陀耶等我不齊為憍慢婆迦賴等亦為極惡喬掘摩羅手捉劍者我不齊為多智男子而為說法亦為淺智女人而為說法等七我不齊為出家之眾而作真濟亦為極惡在家之人而為說法我不齊為少欲之人而為說法亦為在家幼子五欲自恣說四真諦我不齊為放捨眾務連多梨說亦為經理國事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

我不齊為斷酒之人說亦為極醉郁伽等說
使得道跡我不齊為樂修定離越等說離生
死亦為失子狂亂心婆私吒說我不齊為賢
德等優婆塞種中生者說法亦為邪見弟子
阿須拔提等說我不齊為盛壯羅吒和羅說
法亦為衰老羅拘羅等說我不齊為宿舊婆
拘羅說得羅漢亦為七歲沙彌須陀延說使
得羅漢我不齊為十六波羅延心中難問答
所疑亦為六十聚落嬰愚貪欲求女人者說
我不齊為滿願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者

說亦為淺智達摩地那比丘尼說使得深智
能解大丈夫有所問難我不齊為富貴大王
夫人彌拔提等說使得道果亦為下賤僮使
鳩熱多羅等說使得道跡我不齊為貞婦毗
舍佉說亦為姪女蓮華等說我不齊為大德
辯才女人瞿曇彌等說亦為七歲沙彌尼至
羅能摧伏說
依我佛法中 速疾應出家 因智得甘露
不由種族姓 四大及以空 貴賤等同有
無智則不得 不必在種姓

爾時尼提即奉佛教尋便出家得阿羅漢時
 舍衛城中長者婆羅門聞尼提得出家皆生
 譏論瞋忿嫌恨而作是言彼尼提者鄙穢下
 賤今得出家若設會時尼提來者汗我舍宅
 牀褥舉國紛紛遂至上徹波斯匿王時王聞
 已語諸臣言汝等今者勿用紛紛我今當往
 詣世尊所啓白如來更不聽斯下賤者使得
 出家時王將侍從往詣祇洹見一比丘坐大
 石上縫糞掃衣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叉手
 合掌禮敬者有取縷者有貫針者如修多羅

中廣說時諸天等說偈讚言
 觀察諸根寂 容儀威德盛 得具於三明
 利根不退轉 衆善悉備滿 容納糞掃衣
 七百威德天 上從梵宮來 歸命來敬禮
 度於彼岸者
 時波斯匿王不識尼提而語之言汝今爲我
 徃白世尊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來見佛時
 彼尼提聞已即從石級如入於水涌身佛前
 而白佛言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見世尊世
 尊語言還從本道可徃喚前尼提奉命還從

石出喚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頂禮問訊白
世尊言向彼比丘是何大德為諸天供養奉
侍左右又能於石出入無礙說偈問言

佛智淨無礙 無事不通達 我欲所問者

佛已先知之 先事具小住 我欲有所問

向見一比丘 應七 石上而出入 如鷗在水中

浮沉得自在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向者比丘若欲知
者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即其人也王聞是已
悶絕躡地即自悔責而作是言我為自燒云

何乃於如是大德生於譏嫌見是事已於佛
法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即禮佛足而說偈
言

譬如須彌山 衆寶所合成 飛鳥及走獸

至邊皆金色 昔來雖曾聞 今始方證知

佛如須彌山 無量功德聚 有來依佛者

變為貴種族 佛不觀種姓 富貴及名聞

猶如醫占病 亦不觀種姓 但授諸良藥

令其病得愈 貴賤資氣同 皆出於不淨

成就得道果 等同無分別 一切種姓同

證果都無異

爾時世尊為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故說
 四種姓可淨若婚娶時取四種姓此四種姓
 皆可得淨佛告大王若娶婦嫁女應擇種姓
 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
 觀信施不觀珍慈七寶索戒清淨不索家門清淨十三
 索定自在不索種姓端嚴觀其智慧不觀所
 生即說偈曰
 如練山石中 而取於真金 譬如伊蘭木
 相瑳便火出 亦如淤泥中 生出青蓮華

不觀所生處 唯觀於德行

若生上族有德行者應當供養若生下賤種
 有德行者亦應供養諸有智者應當供養有
 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猶如伊蘭及栴
 檀木俱能出火熱與光明無有別異佛語真
 實無有過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
 頂禮佛足五體投地南無歸命調御丈夫一
 切種智於一切義無有障礙十力勇猛四無
 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於一切衆生作不
 請親友於四種姓都無偏黨略說如是即說

偈言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世界佛獨悲

心意無穢惡

為一切衆生

作於最親友

獨一說解脫

然示種種道

依智多方便

外道狂顛倒

羸澀之苦行

專迷著種姓

波斯匿王禮佛及尼提足已還舍衛城

復次雖不入見諦修學多聞力諸魔不能動

應勤修學問我昔曾聞有一魔化作比丘來

至僧坊有一法師在衆說法化比丘言我得

羅漢道若有所疑今悉可問于時衆僧語法

師言疏其所說時彼法師問化比丘云何斷

結云何入定化比丘顛倒說法時法師語衆

僧言此非羅漢其語不可疏時化比丘涌身

虛空作十八變時會大衆譏呵法師如此之

人師今云何說非羅漢爾時法師雖被譏呵

以多聞力故猶說言非若是羅漢云何所說

顛倒然能復飛我於今者知復云何即說偈

言

我於功德所 都無嫉怨心 以阿毗曇石

磨試知是非 如似被金塗 磨時色不顯

金若不真者 以石磨則知 佛以智慧印
 與印不相應 甘露城極深 無印不能入
 欲入甘露城 我欲笑於彼
 諸人問言若非羅漢云何能飛于時法師復
 說偈言

或是因陀羅 或是幻所作 佛法中棘刺
 必是魔所為
 時化比丘還復本身深生歡喜嗚呼佛法極
 精妙依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即說偈言
 首羅居士等 已得法眼淨 不可得動搖

此事不為奇 以已智力故 汝今不見諦
 心堅不可動 此事實希有 無有聖智力
 而我不能動 是事為希有 歸依佛涅槃
 彼言真實故 智者不動搖 佛一切種智
 說觀察羅漢 無有能壞者 猶如大海潮
 終不過其限 假使火作冷 風性確然住
 如來所說語 都無有變異 以是故佛語
 於諸論最上 如似日光明 除滅一切闇
 應供極真實 機辯顯分明 善察者分別
 不能觀察者 不見如此理 實語與妄語

此二相違遠 佛語及外論 其事亦如是

大莊嚴經論卷第七

音釋

堅	口	與	魚	羈	倚	鍛	
也	角	硬	孟	也	兩	金	都
切	切	同	切	切	切	日	玩
			蹇	珉	治	鍛	治
			蹇	胡	浣	治	浣
			蹇	也	衣	合	合
			也	江	垢	管	管
			切	切	也	切	切
			逋	托	高	濯	濯
			切	切	切	韋	韋
			謨	攪	切	蒲	蒲
			王	攪	韋	拜	拜
			磋	手	人	切	切
			磋	動	韋	也	也
			同	也	囊	也	也
			磨	與	也	也	也
			也	切	也	也	也
			確	鞅	鞅	鞅	鞅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吐字即竹器法也

離障得明淨 尋即以淚洗 膚醫得消除
 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為
 欲增長大眾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 能速除醫障 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眾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
 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 猶如現神足 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瞿沙告

諸眾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如來徃昔百千
 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
 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
 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毗坻陀羅根本馱道
 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況斯醫障猶
 如蜂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設大雲霧幽暗
 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
 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
 一切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
 以此淚能摧灾患唯除宿業彼時王子既得

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厭患生死得須陀
洵果生希有想即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最上

無過於大化 我今稽首禮 眾醫中最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眾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好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
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昔曾聞有一罪
人應就刑法時旃陀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
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
極生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優
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今何必苦
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聖種中生
名曰法身不屬於王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說苦 易懷亦可達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詣王言

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

王教白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

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於禁戒 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七子耶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悉是佛真子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 既為身命逼 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 善人 臨終時恐怖 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

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

七子耶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猶是凡夫人 既為身命逼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唯願活此子 善入 臨終時恐怖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
 說因果了如明燈梅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

決定意名為賢聖村非是梅陀羅雖名梅陀
 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尚不惜況戀諸親屬護
 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即
 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為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梅陀羅
 彼是淨戒人 彼生梅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梅陀羅 我無悲愍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梅陀羅
 爾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

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已身命

而護於戒行

爾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

塚間而作是言第八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

大仙人積聚死屍為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屍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智者皆應爾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

貪欲之垢汙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計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

智者常觀察

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屍三匝

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即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卧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法
此屍以火焚 即變為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變異佛
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四不壞淨終不
可壞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名
自卑下是故當應斷於憍慢我昔曾聞佛成
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煩
惱既斷鬚髮自落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
國如佛本行中廣說闍頭檀王受化調順諸

釋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一身
觀者無有馱足身體豐滿不肥不瘦婆羅門
等苦行來久身形羸弊雖內懷道外貌極惡
隨逐佛行甚不相稱爾時父王作是念言若
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今其出家即
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之出家時優波離為
諸釋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
故涕泣優波離言令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
由活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盡

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盡與
 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雜物足用給汝終
 身自供優波離聞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
 言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
 我今何為而收取之即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棄捨諸珍寶 如捐惡糞掃
 井及諸果葉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 內心必貪著 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惡 譬如人吐食 狗來噉食之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如難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始生欣尚心 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當動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出家但
 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種刹
 利姓其數五百亦得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
 俱貴然我首陀其姓卑下復為賦役於彼勝

中求索出家為可得，不我於今者有何勢力。
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婆羅門多學，生處如摩尼。

皆來聚集此，我身首陀種，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婆伽婆佛陀。

我聞具種智，今我當往彼，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應出不應出，一切外道眾。

不知解脫處，唯有滅結者，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踟跪合掌右。

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俱得出家，不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善哉救世者，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得及出家次。

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純淑應。

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

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祕法不示弟子，如來不。

爾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

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爾，不。

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而不充虛乏，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	四姓悉皆除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毒螫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		

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又手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相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爾時世尊語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第為禮優波離

最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高為尊首爾時
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
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驚
怪猶如山頂暴水流注觸岸迴波而作是言
我等日種刹刹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
已僕使卑下之姓剃髮之種而為禮敬我等
今者當向佛世尊具諸上事白佛世尊優波
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斷憍
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
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爾

有何差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
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
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白佛
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
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
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
合掌向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
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
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
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

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
 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欲
 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
 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
 拔陀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接

足作禮當禮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
 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
 言

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
 如樹隨風傾 日種利利姓 頂禮優波離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
真實無諂偽	副利眾德備	其數如竹林
名聞婆羅門	貴族利利等	如是名德眾
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眾	如星圍繞月
羅列在空中	嗚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
果上功德水	湛然溢其中	眾河之所歸
世間眾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眾增長
苦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眾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		

故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
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
羅居士甚大慳悋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
偈言

惡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為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鱉衆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

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
刺心語迦葉言汝為受請為欲乞食迦葉答
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
迦葉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
第至家都不承待爾時世尊往到其家語首
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
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
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
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
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

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不盜不邪淫不妄語
不飲酒如是等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
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
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
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
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
無敢違者即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空 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庫藏取

二張氎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為多欲與
一張又復更思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
念即說偈言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寧劣丈夫所 施時鬪諍時 等同所作緣

爾時首羅聞是偈已知來世尊知我所念歡
喜踊躍破於慳悋捉氎施佛佛知首羅至心
歡喜如應說法破首羅二十億我見得須陀
洹爾時世尊即從座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
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爾時魔王見首羅

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
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至首羅家即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 圓光極熾盛 自在化變現
祥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觀者無厭足 應八 明如百千日 十二

爾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為是何人即說
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
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再入我家雖復
再來不為希有何以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
濟度為業復說偈言

頭如摩尼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祥步 容甚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白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羅言我
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八正道滅五受

陰此是邪說時彼首羅聞是語已甚生疑怪
 貌相似佛所說乃非我為是夢為心顛倒聽
 其所說甚為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刑如華
 叢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魔如賣針
 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今波旬聽我佛子
 之所宣說偈言

卷八

十三

鵝翅扇須彌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者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或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獸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攝我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束繫縛者	持魔即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我昔曾
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王所親
愛為讒謗故繫於獄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
遣人殺之時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
聰明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今

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恐怖心不 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衆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心身焦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既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顛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今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羨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白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義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險徑
如軸折頓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
怖方習禪觀以不破五欲莫知所至悔恨驚
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捉心卷八 臨終意不散十五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亂 心若散亂者
如調馬用磴 若其鬪諍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
庫藏中鎧鉀朽故臨敵將戰器鉀散壞不習

檢心命終亦爾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依恭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爲諍國故二人共鬪須利拔摩擲羅縠因提拔摩頭羅已急挽因提拔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法中作般遮笏笏今作是願時羅索即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名浮者延客多營般遮笏于時大臣即奉王教設般遮笏使人益食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

丘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鉢中從座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座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妄稱衆生必爲自傷汝莫作是顛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處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懷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住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爾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眾僧手自斟酌爾時上座如前留食咒願已訖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後語上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今捉于時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陀羅打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	而能深愛敬	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	諸根皆和悅	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	雖有此賢障	華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為我執鉢	榮貴福利具	然能不驕逸
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	勇捍有智力	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化	知取堅實法	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	如汝自調順	教化中最上
賢勝所行道	共眾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	王以下心從我	索鉢供養已
足不須取鉢	爾時彼王遂更	殷勤重隨索鉢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比丘念言今王何故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
 王欲用調伏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
 凡夫愚暗人 欲動須彌山 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 欲當有毀譽 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 損滅眾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
 青蓮華逐比丘去到耨陀羅家時彼比丘命
 王入舍王不肯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
 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
 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

第一〇一册

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此首陀會舍

非旃陀羅家

天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舍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處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華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梅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

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

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乳王又思惟若供養

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

羅也王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華

天與阿脩羅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為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惡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踞合掌作是思惟先
禮老母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
正道能示一切衆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即
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 醫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禮於下賤 如依須彌山 烏鹿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彌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衆生等
能為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音釋

療治力也切
 瘳疾也切
 醫目也切
 計疾也切
 稍色也切
 角屬也切
 禮魚對也切
 筴筴音也切
 聽長也切
 跪几也切

大莊嚴經論卷第九

慈九

馬 鳴 菩 薩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顛
 恚我昔曾聞拘睢彌比丘以鬪諍故分為二
 部緣其鬪諍各競道理經歷多時爾時世尊
 無上大慈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依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彼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競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		

彼諸比丘輕憊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怒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爾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

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達於理瞋恚
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利者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

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已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衆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p> <small>猶如濁水中</small> <small>更無濁穢想</small> <small>隨順方便說</small> </p>	<p> <small>若置摩尼珠</small> <small>如來之人寶</small> <small>種種妙好法</small> </p>	<p> <small>水即為澄清</small> <small>為於諸比丘</small> <small>斯諸比丘等</small> </p>	<p> <small>其事極衆多</small> <small>常懷慙恥恨</small> </p>	<p> <small>雖以百舌說</small> <small>說猶不可盡</small> <small>舉略而說之</small> </p>	<p> <small>地獄中受苦</small> <small>不足具論盡</small> <small>瞋恚造惡已</small> </p>	<p> <small>悔恨身心熱</small> <small>應當斷瞋競</small> </p>	<p> <small>爾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small> <small>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small> <small>偈言</small> </p>
---	---	---	---	---	---	---	--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p> <small>心濁猶不淨</small> <small>不作此比丘</small> <small>猶故濁不清</small> </p>	<p> <small>寧作不清水</small> <small>聞佛所說法</small> <small>如日照世間</small> </p>	<p> <small>珠力可令清</small> <small>而其內心意</small> <small>除滅諸黑闇</small> </p>	<p> <small>佛日近於汝</small> <small>黑闇心過甚</small> </p>	<p> <small>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small> <small>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頰猶故</small> <small>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small> <small>知于時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small> <small>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small> <small>睒彌闍諍比丘爾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small> </p>
---	---	---	---	---

第一〇一册

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
離群極為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
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衆樂寂靜

彼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閻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爾時諸比丘不受佛說
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
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
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答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為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恚瞋所禁 惱亂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譬如人抱兒 懷中積糞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爾時天龍夜
叉阿脩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競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來大悲心 猶故不肯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爾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
 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
 鬪諍使多衆生起瞋忿心極爲衆人之所輕
 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爲說法
 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爲諸比丘說六和敬法
 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復

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
 尊者黑迦留陀夷爲食因緣故佛爲制戒佛
 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
 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
 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
 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
 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
 爲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
 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爾時
 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

時光音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
 既嘗其味遂取食之爾時彼天者今彼婆多
 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
 復爾但為飲食被婆多梨不為法故從座而
 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
 偈言

應九

三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
 作是言咄哉不見博食過患為博食故於大

眾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 如蛇呼吸風 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 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

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爾之時

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

肯即制戒婆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

偈言

我違佛所說 云何舌不斷 云何地不陷

故復能載我 羅刹毗舍闍 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

為於飲食故

頑嚚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

吞敢於疽蟲

土食以滿腹

云何為食故

乃違十力教

我今自悔責

喻如無心者

爾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慙愧自責三月之中

恥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

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

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

縫衣而洗滌

不久當散去

汝莫後生恨

汝今速向佛

敬禮蓮華足

應向尊重處

盡力求哀請

深勤用功力

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

世皆無違者

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

我之極輕躁

眾中無慙愧

不見後時笑

為眾所惡賤

不思此過惡

輒作如是說

此事僧應作

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

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懺悔婆

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殷重心 求哀願得懺 慙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
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
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疑自罪過 如見淨滿月 無瞋容貌勝
三界慈哀顏 我今欲觀見 慈悲為我說
為愚癡所盲 而不受佛語 譬如人欲死
不服隨病藥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

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
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 寧使身散壞 佛不使我起
我亦終不起 若佛與我語 身心皆滿足

爾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
在大眾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
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 人之調御師 體性悲愍者
我如強戾馬 越度調順道 假設不得食
眼陷頰骨現 枯竭而至死 寧受如此苦

不違於聖教 釋梵尊勝天 敬戴奉所說

我之愚癡故 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
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糞穢汙泥之中
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
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
陀舍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
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
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知婆多梨
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

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
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
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
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舍摩他毗
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
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阿羅漢果婆多梨不
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
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
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

世爾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
 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
 所乘象遙見特象欲心熾盛哮乳狂逸如風
 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鈎
 斷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鈎斷
 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
 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 迅速遶諸方 皆悉而來聚
 普見如輪動 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
 譬如山急行 諸山如隨之 巖谷澗中河

諸樹傷身體 王怖極苦惱 發願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鈎斷傷身體 欲盛不覺苦
 象走轉更疾 喻如於暴風 棘刺鈎斷身
 并被山石傷 頭髮皆蓬亂 塵土極塗汙
 衣服復散解 瓔珞及環釧 破落悉墮地
 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
 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今使住 我今如在秤
 低昂墮死處
 爾時象師盡力鈎斷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

色慙恥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
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咒 古仙之所說 鉤斲勢力盡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 咒術及妙藥

越度必至死 良藥所不救

爾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
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
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逐於特象象既去後
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爾
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在大眾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
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
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
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爾
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爾時彼人語象
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
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
所調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
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
如此之病杖捶鉤斲不能治貪欲壞心亦

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 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

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

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 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懷精勤退還 棄捨五所欲 出家修苦行

為斷欲結故 應精勤修道 或有恣五欲

言導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 望拔欲根本 欲求難可拔

人天阿脩羅 夜叉鳩槃荼 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羅 繫縛諸眾生 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怪惑即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應九 如此欲惡者 乃無有一人

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 能滅此欲乎

爾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

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眾生悉皆如子身如

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

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眾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是修多羅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爲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鞠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鬘著其頂上爾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頂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爲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

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遙見尊者知是所作爾時尊者即說偈言
 華鬘嚴飾具 比丘所捨離 死屍極臭穢
 受欲者歎惡 佛子共搆力 戰諍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 捨棄汝華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 大海濤波流 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 水觸則迴返
 爾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

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餘諸勝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爾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燥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

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

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無能為解者

爾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

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已神通力

由汝輕弄故

今故毀辱汝

誰當有此力

而為汝解者

猶如大海潮

無能制波浪

譬如以藕絲

用以懸雪山

雖盡我神力

不能為汝脫

我雖有大力

不及彼沙門

如似燈燭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雖復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

患梵天說偈以答魔言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歸依	神通樂名聞
汝盡敗壞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	為諸梵之所推敬	魔說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天所尊敬	沉復如來德
云何可格量	我極作惱亂	猶故忍悲愍
而故不為我	作諸衰惱事	能忍護惜我
何可得稱說	我今始知佛	真實大悲者
體性極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於日	愚癡冥我心	皆作惱亂事

彼精進堅實 未曾有麤語 恒常見悲愍
今我心不悅

爾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
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
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
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
以亂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	婆羅門村邑	瞿曇來乞食
我今空鉢去	即日不得食	然不加毀我
汝曾作惡牛	并及毒蛇身	五百車濁水

令佛不得飲 皆知是我作 不曾出惡言
 我所作既少 汝極毀辱我 人天阿脩羅
 一切皆輕憊 毀我壞名稱 以屍苦惱我
 爾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何
 聲聞比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葶藶 用比於須彌 慧九 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 一掬之少水 二三 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 聲聞無大悲 如來以大悲
 恕汝種種過 我亦隨佛意 欲生汝善根
 爾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 如母愛一子
 優波邈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數
 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

最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常發親愛語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為汝 說法愚癡冥 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 則能洗除盡

爾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華種種起觸惱
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
過責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
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
言尊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心却我頸懸
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為我除捨尊者答言共
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
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
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

三界之津際 我見彼法身 不見金色身
不惱為我現 示我佛形相 我今極希望
愛於如來形

爾時魔王語尊者言我於作要誓汝若見形
莫為卒禮以一切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

慎莫為禮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 為我作禮者 則為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芽
為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住 我若愛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
 尊者言待我須臾間即入空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或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喻過於日月
 悅樂眾人目 明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為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諾我
 今當作即為却屍爾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
 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
 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
 發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歇足圍光一尋化

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
 持佛鉢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
 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猶
 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鞠多所尊者
 見佛相貌極生歡喜即從座起觀佛形相吐
 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
 破壞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爾時尊者
 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常如蓮華
 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
 偈言

面過蓮華敷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特妙
相好過於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彌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爾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

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淨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 眾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座起五
體投地而為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
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尤要莫禮

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 擬心禮於佛 我今實不為
恭敬禮汝足

爾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禮云何說
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

違言譬喻如以泥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
 共禮敬爾時不敬於泥木欲敬禮佛故我禮
 佛色像不為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
 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
 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眾僧令不所乏
 又令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為四眾說
 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
 覺為作禮

大莊嚴經論卷第九

音釋

睽失冉切 罍魚中切 道千余切 壹壹切
 悲塞也 岨壯所切 阻竹角切 壹壹切
 胡玩切 空蒲悶切 跌徒結切 斷斫也 壹壹切
 逃也 塵壅也 蹶徒切 斷斫也 壹壹切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馬

鳴

菩

薩

造 慈十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為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為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為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為衆

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爾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當為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華葉莖 梅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
 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
 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
 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
 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
 法比丘在大眾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即說
 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優鉢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既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厭足
 爾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
 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
 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爾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爾
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芒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得有得此法 不爲人所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便爲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爲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澌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涸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爾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
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果報諸
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
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
三昧欲使修福衆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

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
視者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漸增長 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 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衆前 讚歎其功德 乃至未來世
彌勒成佛時 亦復讚歎彼 而告大衆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頭陀

少欲知足中 最名為第一 此名為迦葉

人天八部前 讚歎其功德

爾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遙於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如是爾時帝釋即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壞破過惡草 是名善福田 所種果不虛

爾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

最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 我最得自在 天人阿脩羅

愛重尊敬我 晝夜意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衆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爾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為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爾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

須陀食滿鉢奉之爾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
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

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為

猶當為解釋 況我今有疑 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

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 現形貧賤人 羸悴極老劣
衣此弊壞衣 捨毗闍延堂 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 得成勝福業 汝福以成就

何故作觸遠 以食施於我 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為汝 斷除三惡道 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爾時帝釋還復釋身在眾人前禮尊者足而

作是言尊者迦葉為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 獲得諸勝利 資業以廣大

倍生於信心 大德為我故 而乃遮止我
爾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設施者 猶尚能布施 況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 父母及親友 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離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發難中 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發惡路

資嚴悉具足 施能為疲乏 安隱之善乘

發惡賊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眾救中最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即是利劍

施為最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為杖

爾時帝釋說是偈已 供養尊者 還昇天宮以

何因緣而說是事 智慧之人 明順施福 欲使

人勤修福業 帝釋勝人 猶尚修福 何況世人

而不修施 聲聞之人 帝釋供養 況復世尊 復

少雖少 種善必當求佛 少善求佛 猶如甘露

是以應當盡心求佛 我昔曾聞 有一人因緣

力故發心出家 欲求解脫 即詣僧坊 值佛教

化不在僧坊 彼人念言 世尊雖無我當往 詣

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
 去世時少有歇惡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
 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千身中都
 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
 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
 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為向誰求索
 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
 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
 等云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
 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少醫無能治

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何薄福
 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
 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活為
 作是偈已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
 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
 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為體 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者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爾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華開敷手光熾盛掌
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
之言汝何故泣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
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
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譬喻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
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
為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爾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
汝出家我於法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
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
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因緣

故不聽此子今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
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為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鎔銷則出金

禪定與智慧

猶如雙鞞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爾

微善如彼金

爾時尊者舍利弗整鬘多羅僧徧袒右肩胡

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唯願為我說

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 彼人於久近 而種此善根
為得何福田 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因極微
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

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
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 以是為微細 因是盡苦際
如是為善哉 志心歸命佛 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 更無有及者
爾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

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
 種少善根獲報無量沉復造立形像塔廟復
 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因是之故宜應修善
 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為菩薩苦行六年日食
 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
 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問菩薩言
 先修苦行尚無所得沉食乳糜而得道耶作
 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柰爾時世尊既成
 佛已作是思惟何等眾生應先得度復作是
 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

諸波羅柰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 舉體具莊嚴 獨行眾好備

曾廣相炳然 晃曜威德滿 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正 行如大象王 趨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 智行已滿足 深智為天冠

解脫帛繫首 二足人中尊 法輪王最上

諸天作伎樂 前後而導從 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 嚴駕不如佛 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 象馬車兵眾 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 如大轉輪王 福利眾悉備

未若佛莊嚴 殊勝過於彼 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眾聖 衆生觀容儀 超絕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
 同於先五人 不識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

偈言

誰出妙光明 照曜林山谷 猶如衆多日
 從地而涌出 光網明普滿 照徹靡不周
 猶如真金樓 袈裟覆其上 又似鎔真金
 流散布於地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驘鹿及雉兔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諦視不暫捨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鬘
 出離放逸時 亦皆同喜舞 歡娛出妙音
 佛遊道路時 所有衆生類 心眼樂著觀
 即奪其二根 不覺自往看 佛行道路時
 諸觸佛脚者 七日晝夜樂 最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 身體極柔軟 躡空不履地
 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爲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
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
苦行向我等邊即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為敬禮 但當遙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偈言

面如淨滿月 見之不覺起 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 我等自然起 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爾 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 帝釋自到時 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 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已來 推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 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 志十 無敢不敬禮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 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 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為佛捉鉢

敷座取水之者又為佛洗足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覩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脚支澡盟 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爾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

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

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

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 遠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譬如以泥木 而為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脚踏而斲削 既得成就已

香華而敬禮 汝等亦應當 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 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疑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譏刺出惡言 如以及舍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為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 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即

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 猶不證菩提 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棄大乘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正道佛
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以難苦行亦為
正道除於二邊為說中道佛以慈為首說偈

報言

唯智能除去 無智愚癡障 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令得智慧 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為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卧灸棘刺上 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處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沒於淤泥 亦莫苦惱身 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 如月衆所愛 處中亦如是
 若欲深汙泥 人皆多沉沒 苦行焦身心
 亦不免此患 捨離是二邊 中道到涅槃
 爾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
 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第十

十三

若以用智慧 癡縛自然解 以此諸義等
 若身則無益 若以戒定慧 可獲於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滅諸過惡 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 不應捨衣服 飲食及卧具
 亦莫於此物 而生樂著心 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 在於火聚所 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 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
 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 房舍卧具等 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 於此衆美饌 不應生深著
 亦不令捨離 譬如大火聚 體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 種種生利益 然不爲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
 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

非是修道法耶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 汝應體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隨事宜可問 汝止疑網林 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怡悅即

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談偈言

歇惡發足處 甚為難苦行 捨是難苦行

而著於五欲 比丘為云何 而得離於欲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替生死

時憍陳如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

尊我猶未解願佛為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

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

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

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

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

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為

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

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鬱頭藍弗

等違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

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已力中道說故若

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

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
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
座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 蛆蟲所啖食 良醫用油治
既不識他恩 反更向醫吹 佛以禪定油

熱以智威德 除我結使蟲 我為無明盲

不知為益已 大悲故自來 反更生觸惱

一切諸天等 尚應生供養 於法自在者

今聽我懺悔 我先謂苦行 獲一切種智

愚癡盲瞶故 醫障生是心 我今聞所說

發除無智幕 今始真實知 自餓非真法

世尊示世間 趣向解脫道 外道論少義

莊嚴諸言辭 所說辭美妙 多姦而諂偽

欺誑於世間 愚癡自纏繞 善逝言辭廣

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

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衆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

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

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

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徃至田中
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
禾并種大小豆示種處已向天祀中為天祀
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
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
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
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
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
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
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祀中時兄

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
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
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
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獲無有是事即說
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
得果耶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
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恩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餘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	天上諸天下	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	福少虧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都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
 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
 既嚼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
 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毗勒果以手擎舉以著
 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
 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
 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
 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繫

者皆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爾
 極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處檀
 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
 問言若牛黃者能為吉事云何彼牛而為人
 等繩拘穿鼻耕稼乘騎鞭撻錐刺種種鞭打
 飢渴疲走耕稼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
 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
 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
 名何物白如雪團為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
 出聲檀越答言名為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
 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經
 久乃死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言此不為吉
 即說偈言

牛黃金在心 不能自救護
 以塗額皮上 云何能擁護

彼蟲貝俱生 晝夜在貝中
 善哉如此事 汝今應分別
 行於癡道路 汝今何故爾

爾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念言彼
 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告檀越言世人
 名為如歡喜丸者為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
 勒果比丘告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
 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
 俱共毀落為爾不耶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
 言若其爾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 不能自全護 又人採取時
 枝葉隨損落 又採用作薪 乾則用然火
 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爾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
 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為我說
 比丘答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
 偈問言
 徃古諸勝人 合和說是吉 然實觀察時
 都無有吉相 第十 云何相傳習 十八 橫說有是吉
 以何因緣故 願為我解說
 爾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
 緣本末即說偈言
 徃昔劫初時 一切皆離欲 後來欲事興

離欲入深林	處林樂欲者	還來即向家
唱作如是言	無欲無妻子	不得生天上
多人說是語	謂此語為實	由信是語故
即便求索婦	欲事既以廣	迭互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僣慢	僣慢勇健者
為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為人譏呵言
云何似婦女	而作是莊嚴	彼人詐稱說
我乃作吉事	非自為莊嚴	牛黃貝果等
皆是莊嚴具	由是因緣故	吉事轉增廣
一一因緣起	皆由婦莊嚴	愚人心僣慢

謂為實是吉

爾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 讚歎勝丈夫 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 是故應隨順 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 不求於長短 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 事事有原本 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爾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

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四日	惡業雖微細	名為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彌山	黑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不為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鹹味
一切諸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	遠離邪為吉	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	安置吉場上	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 是則名為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
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音釋

德十

二十

斲 斯義切 斲也 盥 古玩切 盥也 盆 房粉切 鼠也 肺 芳吠切 金藏也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隱一

馬

鳴

菩

薩

迄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況復智
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

隱一

一

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
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羣近佛精舍犂乳供佛
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
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皆通
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

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
呪術爾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
時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
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
好諦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
智為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
爾時世尊大眾圍遶坐於樹下知牧牛人來
至林中為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
照曜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酥降注火
中牧人視之無狀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

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蔔華遍滿林中為是何
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 光明忽改常 將非天寶林

移植此園耶 暉赫如金樓 亦如天帝幢

其明過電光 熾焰踰酥火 或日月天子

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觀
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
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
言

釋種王子身 端嚴甚輝妙 威光極盛熾

觀之生歡悅 身心皆快樂 善哉寂憺怕

湛然無畏懼 略說其色相 善稱於種智

世間皆傳說 真實不虛妄 咸言是佛陀

無不稱佛者 意持著於心 口亦如是說

粗略其旨要 不可具廣說 總說其要言

是釋種中日 名實稱色像 色像亦稱名

相好及福利 炳然而顯現 猶如於眾寶

羅列自嚴飾 威德甚赫奕 圓光滿一尋

猶如真金山 能奪眾人目 樂觀不捨離

衆人之所愛 體是一切智 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 一切種智者 今在此身中
 世間出種智 必在於此中 何有功德智
 不視如此智 如此妙身器 真實能堪受
 功巧及畫素 未曾見是像 終更不生疑
 言非一切智 如此妙形容 功德必滿足
 極有此妙形 終不空無德 應須決定解
 不應逐音聲

爾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
 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

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
 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官智能技術一切皆學
 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
 必不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 隱一 醫方及祀祠 天文并聲論
 文筆根本論 立天祀之論 諸論之因本 三
 辭辯巧言論 善學淫泆論 求覓財利論
 清淨種姓論 一切萬物論 一種名字論
 算數計校論 圍碁博奕論 原本書學論
 音樂倡伎論 吹具歌法論 舞法笑法論

欺弄及庠序	舉動花鬘論	如是等諸論
悉皆善通達	按摩除疲勞	善別摩尼價
善別衣帛法	綵色及臘印	機關與胡膠
射術針令離	又善知裁割	刻雕成眾像
文章與書畫	無不悉通達	又復善能知
和香作華鬘	善知占夢法	善知飛鳥音
善知相男女	善知象馬法	又善知鼓音
及以擊鼓法	善知鬪戰法	善知不鬪戰
調馬弄稍法	善知跳擲法	善知奔走法
善知濟度法	如是等諸法	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眾智伎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為奇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犢乳留遺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為解牧牛之法若知此

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來世尊真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爲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脩多羅

中廣說

復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爾時如來不受其請毗舍佉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求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迦毗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爾時世尊各皆不許爾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爲菩薩時詣迦蘭樹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

第一〇一册

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瓊
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
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
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
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
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
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
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
憂慘不樂長者語福梨伽言非獨於我生於
憂苦舍衛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 老少及男女 皆悉生憂惱
喻如月蝕時 人人皆憂懼 咸應共求請
爾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
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
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
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
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今
必能爾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
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
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	悲如母念犢	求覓受化子
心無有疲厭	衆生處深有	如來常欲拔
喻如母失犢	求覓得乃住	我捉大悲衣
其必能使還	佛不取種族	富貴及端正
財色與好惡	唯觀增上信	善根成熟者
若見此衆生	悲愍而濟拔	我今若留佛
國內諸人民	咸皆生歡喜	
爾時福梨伽負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		
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衆等悉在祇洹是		
時大衆開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	刹利婆羅門	一切諸勝人
無不供養佛	我今心願樂	亦復欲供養
今欲求請佛	世尊願垂聽	雖知諸勝人
勸請於世尊	如來大慈悲	應當受我請
世尊心平等	悉無有高下	極賤卑下人
及高勝帝釋	我墮貧窮海	波浪諸苦中
沉溺無窮已	常聞苦惱聲	世尊應愍傷
拯拔貧惡焦	我今深敬信	衆中堅勝者
大悲應證知	大地及虛空	一切世界中

第一〇一册

皆悉而知見	無有不了者	唯佛具足眼
一切無不知	今我無供養	請佛及眾僧
唯有信受解	此身非已有	屬他不自由
不得隨從佛	唯願受我請	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若住此者
我得敬法者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眾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縵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稱滿世間

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眾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猶如犢念母	為諸眾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來至此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爾時福梨伽善根已熟	佛婆伽婆出梵音聲	
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鈞

能制諸龍象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遙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為財利
富貴及名利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其鞍韉
誰不乘遊巡	我為衆多人	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為利養繫	猶如大龍象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衆生

況今成正覺	苦行積無量	猶恒自乾焦
不為諸衆生	我應入涅槃	為欲度衆生
是以住於世	我為諸衆生	投巖及赴火
我為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倦
為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為化衆生	擔是毒蛇聚
我為福伽住	舍衛城衆生	皆生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為大臣	不為國城人	亦不受女人
柔輒微妙語	佛為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便為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為福伽
 是故為止住 不為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為於受化者 行止及坐卧
 常觀諸眾生 為於眾生故 應行即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
 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
 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徃
 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
 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

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
 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彼珠師家既貧窮
 失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爾
 時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
 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
 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惟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已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為命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行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譏我破戒	如是稱譏輕	猶能焦我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爾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愚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 善人能棄惡 如鵝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 緣我護戒因
用成解脫道

爾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我珠來
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
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
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
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
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

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
 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
 鬪我自共彼結使賊鬪所以爾者恐於打時
 身形現故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
 常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爾時比丘復說

偈曰

世尊具慙愧 我今隨順學
 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
 丘答言我出家法至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

險難而全身命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
 衆稱美我名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為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 有使毀禁者 願樂於持戒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不實復

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者染

衣有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為諂曲自歡喜耳

亦不使人稱嘆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

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

為持禁戒故

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

於諸出家者

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

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言珠在

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

泣心生悔恨失以王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

我知善惡業

生於恠恨心

咄哉此貧窮

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

賜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憐亦莫燒我比

丘答言我實不取珠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

硬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

無由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

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

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辭

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

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

大悲為體者

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

富那伽之言

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	割截於手脚	并剝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	比丘應當憶	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	若以鐵鋸解	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	但當專念佛	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	我於過去世	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	會歸終當滅	不如為持戒
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	有具功德者	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	名稱具功德	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為苦哉		
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	極大生苦惱	憶王責我珠
復欲苦治汝	今汝捨是苦	亦使我離惡
汝是出家人	應斷於貪欲	宜捨貪愛心
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	終不利此珠	汝當聽我說

我今貪名稱	智者所嘆羨	亦貪於禁戒
及以解脫法	最是我所貪	甘露之道跡
於汝摩尼珠	實無貪利心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為業	住止於樹下	以此我為足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穿珠師語比丘	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搥	
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		
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		
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		
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		

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穿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有何親愁惱		
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		
心望代鵝命今此鵝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		
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		
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已貿鷁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全此鵝命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

說所由爾時比丘說偈答曰

我著赤色衣 映珠似肉色 此鵝謂是肉

即便吞食之 我受此苦惱 為護彼鵝故

逼切甚苦惱 望彼得全命 一切諸世間

佛皆生子想 都無功德者 佛亦生悲愍

瞿曇是我師 云何害於物 我是彼弟子

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鵝腹而還得珠即

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

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以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惱數百身 汝於佛擲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踏者

扶地還得起 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又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作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一

音釋

聲 居儗切 致 牛乳也
稍 所角切 其斑
憺 憺徒覽切 憺怕恬靜無為也
跳 田聊切 躍也
瓠 戶江切 戶長
鬢 各切
鬚 魚器切
鼻 莫候切 也
質 買易也
擲 拜切
跌 徒結切 失據也
賄 呼罪切 財也
剗 魚器切
頭 嬰切
蝕 實職切 也
縵 謨官切
賄 呼罪切 財也
剗 魚器切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冊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隱二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為菩薩時不惜身
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聽法我昔曾聞
鵠緣譬喻有邪見師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
彼外道師非有真智自稱為一切智說言無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帝釋聞是語已
心懷不悅極生憂愁爾時帝釋見諸世間有
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釋問經

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 不能得滿足 晝夜懷疑惑

莫識是與非 我於久遠來 恒思廣推求

不知大真濟 今為何所在

毗首羯磨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

隱二

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藐三

菩提智者觀已 是王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

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不移動耶即說偈言

猶如魚子生 雖多成者少 又如菴羅果

生熟亦難別 菩薩亦如是 發心者甚多

成就者極少 若作難苦行 而不退轉者
 可說決定得 欲知菩薩者 執心必堅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實不動
 當修供養爾時帝釋為欲觀察菩薩心故自
 化作鷹語毗首羯磨汝化作鵠時毗首羯磨
 即化作鵠身如空青眼如赤朱向帝釋所爾
 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於
 菩薩所而生逼觸為彼尸毗王作苦惱事雖
 復受苦如練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斷截
 屈折火燒推打乃始知真爾時化鵠為鷹所

逐鵠現恐怖於大眾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
 色青綠如蓮華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絳嘒
 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 眾生皆體信 如似日暗時
 趣於自己巢 化鷹作是言 願王歸我食
 爾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鵠極懷恐怖即
 說偈言
 彼鵠畏鷹故 聯翩來歸我 雖口不能言
 怖泣淚盈目 是故於今日 宜應加救護
 爾時大王安慰鵠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 終不令汝死 但使吾身存
 必當救於汝 豈獨救護汝 并護諸衆生
 我爲一切故 而作役力者 如受國人雇
 六分輸我一 我今於一切 即是客作人
 要當作守護 不令有苦厄
 爾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鵠是我之食王
 答鷹言我久得慈於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
 王言云何久得爾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 爾時即攝護 於諸衆生等
 應生憐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 速應還我鵠 若我飢餓死
 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
 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
 餘肉活汝命卷二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
 命爾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
 一切諸衆生 我常修護念 如此熱血肉
 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已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爲易復

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 而用與彼鷹 乃至捨己身
當護恐怖命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為
得活不鷹言可爾願王稱量身肉使與鴿等
而以與我爾乃食之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心
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買此
鴿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
偈言

老病所住處 危脆甚臭穢 今應為法故

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爾時大王雖見秤來都
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
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 割取我股肉 汝但順我語

莫生疑畏想 不作難苦行 不得一切智

一切種智者 三界中最勝 菩提以輕緣

終不可獲得 是故我今者 極應作堅固

爾時侍人悲淚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
見愍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

以刀割王股肉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 我設割王肉 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爾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

其語割於股肉釋二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

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婁女舉

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

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

未曾有爾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

遭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

言

吐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為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橫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為甚苦心能

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

忍何不罷休受苦乃爾汝今以足不須作是

放鴿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終不以痛違

我誓心假設有痛過於是者終無退相今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故應起意於苦惱眾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極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我愍如是等 是故應速疾

急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救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復

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為動不我今嘗試作是

思惟默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

頭復以鴿身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脰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深生疑恠何緣乃爾即便舉身欲上秤上時鴈問言汝何故起為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救此鴿命爾時大王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驅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畫像在於兩中毀滅難見爾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

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為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爾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大地六

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振蕩諸天空中嘆未

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

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已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爾時化鷹嘆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佛一

切衆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

首羯磨還復爾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

菩薩志力堅固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

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讚嘆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遮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芽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衆
 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衆
 生智心不動爾時帝釋問彼王言為於一鵠
 能捨是身不憂惱耶爾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終無憂悔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博貿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爾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
 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返異帝釋

語言汝作實語爾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
 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爾時大王
 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無瞋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爾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即
 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湧沒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華	鐘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偈
衆生皆擾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糝香
悉皆滿諸道	華於中虛空	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飾衣	從天如雨墜	天衣諸縷墮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妓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喻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嘆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還于天
 宮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熾盛
 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太子名娑羅
 那時王崩背太子娑羅那不肯紹繼捨位與
 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
 迦旃延詣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巴樹提

第一〇一册

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
娑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
華果詣於林中遍行求覓娑羅那比丘盛年
出家極爲端正爾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
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
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遶遶坐時巴樹提王
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
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遶比
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 不如口辯說 千女圍遶坐

愛敬其容貌
爾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
答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答言不得汝得須
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
耶答言不得爾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
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
即勅左右執此比丘剝脫衣服唯留內衣以
棘刺枝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
者無有罪過云何搥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
倍增瞋忿搥打過甚爾時尊者先是王子身

形柔輒不更苦痛舉體血流言人觀之莫不
涕淚尊者娑羅那受是搥打遣命無幾悶絕
躡地良久乃甦身體遍破如狗啣噬譬如
人蟒蛇所吸已入於口實難可免設還出口
取活亦難娑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
恐怖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
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
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誰無悲愍心 打毀此比丘 云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忍 生此殘害心

無過橫加害 實是非理人 出家捨榮貴
單獨無勢力 衣鉢以自隨 不畜盈長物
是何殘害人 毀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娑
羅那舉聲涕哭生於狀惡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 赤白青斑駁 亦有赤淤處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爾時比丘娑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
尊者即說偈言
知我無救護 單子乞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巴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縱逸心 惡鞭如注火 用燒毀我身
 我既無過惡 橫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娑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
 出家之法不護己身為滅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鞭
 狂心用自傷
 娑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鬪時吐舌
 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瞋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經爾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憚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苦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衆
 覆地皆黑色 瞋恚心熾盛 晝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焚燒於山野 螢火在中焦
 巴樹提亦爾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
 禮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 懺悔除罪過 我今必向家

心竟無願樂 於出家法中 不得滅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為第
一辭辯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
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
故汝今不應為身違遠佛法應當觀察無常
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汗 臭穢甚可惡
乃是眾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癰瘡之所聚
若少振觸時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著此
殊非智慧理 應捨下劣志 如來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	忿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鞅勒	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繫	出家為解縛
汝既得解脫	返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瞋是內怨賊	汝莫隨順瞋	為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讚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逐於瞋恚
若以鐵錐解	身體及肢節	佛為富那奇
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	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校計	瞋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為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為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言行法人
為眾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
瞋忿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為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意
沙門種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著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瞋出麤惡語	猶如仙禪坐
抽劍著抱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忿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麤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髮除飾好	自平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穢惡心	速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眾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開邏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瞋於擊鼓者	彼共多人爭
後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衆人過
即起斫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爲樂故出家	蚊虻蠅毒草	皆能蜇螫人
應常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勿得久樂住
應觀其元本	乃是陰界聚	破壞陰界苦
安隱涅槃眠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捨瞋忿惱害之心設欲惱他當聽我說一切

世間悉皆憍惱云何方欲惱害衆生一切衆生皆屬死王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必當滅沒體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樂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此報亦爾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起大瞋瞋恚之法現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苦報先當害瞋云何傷彼若於剎那起瞋恚者逼惱身心我今爲汝說如是法當聽是喻

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
恚亦爾欲害他人自受楚毒身如乾薪瞋恚
如火未能燒他自身焦然徒起瞋心欲害於
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決定成就爾時婆羅
那默然而聽卷二和上所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
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尚所說法要必不罷
道婆羅那心懷不忍高聲而言無心之人猶
不能忍如斯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婆羅
那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 猶如金馬鞭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尚言所說實爾然我今者心
堅如石滴水不入我見皮破血流在外便生
瞋恚憍慢之心我不求請亦非彼奴亦非傭
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不中蹈人不闖亂王
為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
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橫加
毀害我當使如己之比不敢毀害我當報是
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

令受苦過我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語已於和尚前長跪白言為我捨戒爾時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聲大哭汝今云何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持者五體投地為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偈言

云何於眾中 獨自而捨去 退於佛禁戒
云何作是惡 云佛非我師 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慙愧 汝初受戒時 誓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 而欲捨梵行 執鉢持袈裟

乞食以久長 著鎧提刀仗 方欲入戰陣
王鞭毀汝身 棄捨沙門法 不憶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 彼獨是出家 汝非出家耶
彼獨自知法 汝不知法耶 彼極被截則
猶生慈愍心 堅持心不亂 汝今為杖捶
而便失心耶 四二

尊者迦旃延語眾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當為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後尊者迦旃延摩娑羅那頂而作是言汝審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

日可去莫急捨戒答言可爾我今最後用和
 尚語今夜當於和尚邊宿明日捨戒當還家
 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尚足邊
 以草為敷於其上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
 其重眠夢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
 四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
 鬪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擒娑羅那拘執將
 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於其頸上
 繫枷羅毗羅鬘魁膾搖作惡聲鈴衆人侍衛
 器仗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尚而說
 偈言
 不用師長教 瞋恚惱濁體 今當至樹下
 毀敗於佛法 我今趣死去 衆刀圍遶我
 如鹿在園中 我今亦如是 不見閻浮提
 最後見和尚 雖復有惡心 故如牛念犢
 時彼魁膾所執持刀猶如青蓮而語之言此
 刀斬汝雖有和尚何所能為求哀和尚舉聲
 大哭我今歸依和尚即從睡覺驚怖禮和尚
 足願和尚解我圍和尚語言我本愚癡欲捨

佛禁聽我出家我不報怨亦不用王所以者
 何樂欲味少苦患衆多怨恚過惡我悉證知
 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志定輕躁衆生不
 善觀察於諸智者不共語言爲一切衆生所
 呵罵器唯願和尚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
 愍相我於苦惱中和尚悲愍我迦旃延言汝
 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耳彼猶不信和尚
 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不罷道自看汝相安
 羅那歡喜作是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
 開解於我我有過失以夢支持佛說善知識

者梵行全體此言實爾誰有得解脫不依善
 知識唯有癡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
 脫尊者迦旃延拔濟娑羅那巴樹提瞋恚之
 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二

音釋

毗首羯磨 梵語也此云種種工業西土
 巧者多祭此天羯磨切
 半益切 左右肘與臂同
 脅之間曰腋 切
 也柔殞 殞也切
 切與躡 亦切
 狀同 躡也
 甦 而更生也
 制 昌制
 齒 結
 軟 充
 股 公土切
 萌 芽也
 刺 昌制
 齒 結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隱三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
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
問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
知所在即白世尊為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
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爾時世
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梅檀長於五丈
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

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
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
緣已訖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
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
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
中有長者子與姪女隱三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
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為欲所盲即入迦葉佛
塔盜取一花持與姪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
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姪欲情息既
至明日生於獸惡作是念言我為不善盜取

佛花與彼姪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
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違犯諸佛教 捨離於慙愧

是則無敬心 違於善逝語 非是佛弟子

一切諸人民 不敢違王教 然我獨毀犯

國制及信法 我今無羞恥 實同彼禽獸

福田中最勝 不過世尊塔 然我愚癡故

盜花為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即時不墮落

又復此大地 云何不陷沒 而能載於我

恠哉欲所燒 焚滅諸善行 為欲所迷惑

入於闇蔽中 為結賊所劫 今我為欲使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然焦

爾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為臭穢是

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

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

頭梅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

貴價買牛頭梅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降爾時

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

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

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褻誠可恥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困

是以離慙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姪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麥摩羅等

及與諸栴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差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牀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爾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 彼人專念迦

葉如來三藐三菩提 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栴

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說偈言 三

大悲救苦厄 常說眾善事 我為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彌山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後生墮惡道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即以得現果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離苦除諸欲 我今懷憂愁 誠心歸命佛
 諸所造過患 願當救濟我 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汝今乃
 能作是讚嘆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既不沉沒 復還護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壞爛臭穢厭惡生

死即以華香塗香秣香用供養迦葉佛塔復
 以牛頭栴檀以畫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
 熱患盡愈爾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
 知其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隨
 能濟諸衆生 佛是衆生父 為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為欲所逼迫
 失意作諸惡 使我受離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慳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
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號曰
香身爾時香身四三厭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
佛道此骨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眾人
應供養塔獲大功德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
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
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蘭那弟子尸利耄多

者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尸乾陀
弟子一切衆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蒙佛恩
化其父亦信爲佛弟子更不誥稟六師之徒
時樹提伽爲欲化彼姊夫尸利耄多故數數
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姊夫
言富蘭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
議論樹提伽語尸利耄多言我今當示汝一
切智汝富蘭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
世人稱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
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

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為眼

誑惑小兒等

自稱我有目

彼先自無目

今稱我有目

此語不可信

正可誑癡者

能解因相論

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誑惑於眾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趨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術所惑

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

蘭那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

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蘭

那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

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

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

日富蘭那將諸徒眾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

子以自園遶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

那微笑尸利趨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

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陀河岸有一

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趨多復白之

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

那摩陀河水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

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眾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托羹飯語尸利趨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

切智但貪名聞為利養故眾生可愍身既誑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 顛惑邪倒見 失於智慧燈
住無明闇中 迷謬自相愛 愚者還相重
釋種中最勝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慙愧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尸利趨多愁慘不樂既為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趨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為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洹往請世尊心實詣曲詐設恭敬叉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 願屈臨我家 三界中勝器

願不見放捨

爾時世尊知尸利耄多心懷諂曲外詐恭敬

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

外視親儒善

猶如有魚處

外必有迴動

譬如作瓔珞

內銅外塗金

智者觀察已

即知非真金

心有所懷俠

外色必有異

無心尚可知

況復有心者

純金色相好

觀者即知真

若以金塗銅

善別知非實

爾時世尊深知尸利耄多心懷詐偽如來世

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

尋即默受其請

時尸利耄多作是念若一切智者云何不知

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樂著於樂事

不能知我心

何名一切智

嗚呼世愚者

不知其過短

便生功德相

實無有智慧

橫讚嘆其德

或著相好扇

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耄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

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

中盛伽陀羅炭使無烟燄又以灰火用覆其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造何等事劬勞乃爾其夫答曰今我所為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是怨家尸利邇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 怖畏苦惱事 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餽饈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邇多婦又手白其夫言可捨忿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夫相何故生怨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斷除嫌恨相 又滅慢貢高

捨離於鬪諍 於彼生怨者 誰應可為親

觀彼大人相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軟音

先言善慰問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窪曲

直視不迴顧 亦不左右盼 言又不麤擴

惡口而兩舌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言無所傷觸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生於瞋毒相 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敷

行如師子王 垂臂過於膝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怨 惡道悉虛空 共無此怨者

世間極大苦 三惡道充滿

尸利趨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已黨今當守護若不爾者或泄我言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捷汝今可來為汝除怨我以施設火坑毒飯此諸尼捷五熱炙身咸皆焦黑猶如灰炭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趨多所止之處尸利趨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如貴叱迦樹諸尼捷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鳥群亦如俱翅羅鳥黑蜂圍遠在貴叱迦樹踊躍歡喜諸

尼捷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今焦然若火燒不焦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笑時尸利趨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趨多所住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嗤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昔

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為憐愍故
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愛身云何欲於如
斯人邊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
世尊於現在世為眾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
麻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 六年自乾焦 作是難苦業
為諸眾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自言世尊食具已辦宜
知是時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為欲利益諸眾
生故揮手而言咄哉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

諦於逸去世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
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坑毒飯以
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
為事甚為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為諸眾生故
作此諸難事 眾生今云何 返欲見毀害
咄哉極愚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橫欲加惱害 我念諸眾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以到
諸佛之常法 為眾生真濟 如醫欲救病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醫
往詣於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毀罵呪師
為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眾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爾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愧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汝亦去
速疾喚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邈多	今急待教化	我住毒蛇身

為度眾生故	我今畜是怨	為益彼眾生
爾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		
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邈多舍內所設火坑		
毒飯啼泣墮淚敬愛佛故頂禮佛足瞻仰尊		
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	無有利益心	願佛不須往
迴還向竹林	世尊甚難值	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	為度眾生故	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	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	疲者得止息	令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 略說而言之 有無量利益
 唯願佛世尊 莫往詣其家 為天阿脩羅
 而作歸依處
 爾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為何事故
 不應往詣尸利邈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
 說偈言
 尸利邈多舍 作大深火坑 熾燄滿其中
 詐偽覆其上
 佛復說偈言
 貪欲愚癡火 極為難除滅 我以智水澆

消滅無遺餘 況復世間火 何能為我害
 地獄之猛火 熾然滿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莫能為我害
 尸利邈多火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燒不能燒如來者
 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邈多為邪見毒
 染汙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
 相傷毀復懷諂偽現柔輒相來請世尊而其
 內心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天
 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

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其本況世間毒而
 能中我汝莫憂愁爾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
 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
 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之方
 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恐於後時更
 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為毒飯之所傷害以諸
 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
 者於大眾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
 有福利者得接足禮爾時世尊如大寶樓諸
 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眾星

圍遶往尸利邇多家時尸利邇多宅神舉聲
 欲哭咄哉恠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邇多乃
 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爾時宅神頂禮佛足
 而說偈言

我未觀佛時 願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瞻仰無厭足 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求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睺口 世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 火坑深七仞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彼主人 并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衆

爾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

略三

十二

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 猶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

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
為尸利耄多之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
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
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已
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
無疑至第三門轉近火坑爾時彼婦於空室
中聞佛世尊到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
如來今者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嗚
呼恠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 聲咳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抖擻却	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焦然既以訖	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焚滅
頭髮焦墮落	額廣白毫相	今以盡消滅
如鵠在花上	為火所燒滅	面如淨滿月
衆生覩其目	猶如美甘露	既墮燄火中
驚懼視四方	猛火無悲愍	必燒令焦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為火焦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織網	卷疊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來極奇特 世界無倫匹
爾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捷子在
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踊悅如塚
間樹群鳥在上望死人肉欲得噉食諸尼捷
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
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 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為幻不 復有一尼捷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躡上 云何不蹈墮 為我目不了
為是夢幻耶

爾時世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即變火坑為
清涼池滿中蓮華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
池中其衆蓮華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邈
多覩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摘
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信可解 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 未曾有之威 猛燄變為水
土悉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為黑蜂
復於池水中 化作衆蓮華 具足有千葉
迺布於池中 其鬚甚熾盛 如秋開敷華

百葉甚柔軟 莊嚴滿此池 諸蜂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陀鳥等 亦在中遊戲
舉翅水相灑 諸蜂圍遶佛 出於妙音聲
鴛鴦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爾時富蘭那語尸利邈多言汝今勿為瞿曇
幻術之所惑亂尸利邈多於如來所深生敬
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實爾是幻所
作尸利邈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
切智人尸利邈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切
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捷等語
 尸利邇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
 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邇多語諸尼捷子言
 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
 名之為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
 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想
 耶尸利邇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
 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

說偈言

吐汝等方去 極為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希有事 尚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為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為極愚癡

爾時尼捷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電四散
 又如日出眾闇自除時尸利邇多見尼捷等
 散走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恐怖目視道 悵惶欲競馳 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 尼捷今退散 亦如魔軍壞

塵垢全身體	猶著重鎧器	時諸尼捷等
奔突極速疾	譬如彼犛牛	在林蚩蜚螿
宛轉泥塗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捷等既散走已尸利邈多心懷慙愧即		
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		
伽姊先更見佛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		
已即向先所閉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真是	無上妙法器	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	緣我邪見故	事諸尼捷等

汝今速來出	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利邈多	以傷害佛而來誑我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	故來見戲弄
而往見如來	尼捷等集時
邪見之熾火	滅於釋種燈
尸利邈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力耶汝	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	何能焚燒佛
誰能舉大地	汝觀十力尊
	誰能燒金剛
	摧破諸外道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火坑四畔邊 蓮華皆開敷 如鵠處華間
華聰遮遠佛

爾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華中踊
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邇多嗚噎
垂泣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 陸三 無有能燒者 十六 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 如似少濕薪 逼近乾薪積

以火燄燒時 兩俱同熾然

爾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
跪合掌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觀威顏者 世尊皆信敬 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 面如淨滿月 我今得觀見

我今有福故 還得觀世尊 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 惡口遍充滿 燒滅我等身

爾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丘眾請

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

尸利邇多涕泣盈目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坑 頑害世尊命 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爾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佛婆伽

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 無有觸礙處

諸佛法亦爾

佛於一切法 無染亦無著

離世之八法

如蓮華處水 昔時提婆達

瞋恚心所盲

為欲害佛故 機關轉大石

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 應三 如彼羅睺羅

十七 即是如來子

佛於此二人 等心無憎愛

視彼怨與親

左右眼無異 於諸眾生所

慈悲過一子

終不於汝所 而有憎惡心

是故不宜懼

爾時尸利趨多以慙愧故曲躬隨婦口脣乾

焦深生愧恥行步栖遲如將沒地舉身戰掉

卑下低心極為驚怖五體投地哀動號泣而

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 并及瞋毒蛇 終不近惡友

我今為惡友 毒蛇之所螫 依歸善良藥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真濟 願重見哀愍

我作重過惡 唯願垂悲顧 今聽我懺悔

爾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趨多言子汝勿

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 久捨怨親心 右以梅檀塗

左以利刀割 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為希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
 我為於白象之時毒螫所中害猶以二脚覆
 護獵者使不傷害久作龜身為人分割肢節
 悉解不起瞋心復作羸身憐彼厄人時彼厄
 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耳悉
 為剝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於往昔為一
 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無有恚恨况於今日
 斷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空虛不
 受塵垢猶如蓮華不為水著我離八法其事

亦爾時尸利邇多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
 垂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告尸利邇多言
 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爾我本實
 遣人請佛不作饒益事佛告尸利邇多言然
 我以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說
 偈言
 我今愚所造 屠獵所不造 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傷 便為自己害
 爾時世尊告尸利邇多言汝今所施宜應是
 時尸利邇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

卷三

十八

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

瞋恚極盛時

如此之狂毒

不能傷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

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邈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淚悲泣

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

功德之伏藏

我心極為惡

毒飯以標相

佛以滅三毒

神足除飯毒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食即說

偈言

在於上座前

而唱僧跋竟

眾毒自消除

汝今盡可食

僧跋以竟佛及僧眾盡皆飯食時尸利邈多

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眾中得無為毒所

中者不見諸僧眾皆悉安隱不為毒中倍增

信敬深生歡喜爾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邈

多得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為滅

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為說四真諦法

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見毒滅諸結火時

尸利翹多以得見諦即說偈言

我度於愚癡 及以邪見海

不畏於惡道

我欲入黑闇 遇佛得大明

欲入於大火

反獲涼冷池 嗚呼佛大人

嗚呼法清淨

不能具廣說 我今但略說

我本欲與毒

而獲甘露食 鬪諍應失財

反得於大利

見佛親近佛 衆生慧眼開

而得觀正道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三

音釋

翅施智切 藪蘇後切 劇竭戰切 診止忍切 褻也切 私
與 隴隴力董切 戾戾不切 計計切 托呼也切 高高切
同 餽餽何交切 凡非殺而食也 曰曰切 窪烏爪切 同
右 猛猛切 叱陟駕切 嗤充之切 瘠秦亦切 聲聲切
聲 葉葉提切 地地氣聲也 漑漑切 抖抖當口切 擻擻切 蘇
訖 訖訖切 全蒲悶切 犛護交切 聵而切 毛
飾 噎一結也切 菴菴知切 十
也 噎悲噎也切 菴菴知切 十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四

隱四

馬 德 善 薩 造

姚泰三藏法師為摩羅什譯

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爾時世尊四眾圍遶在大眾中噫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噫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彌言此非敬佛咒願之法即說偈言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應當勤精進 調伏於我心 勤修堅實法
苦行於精進 見於聲聞眾 悉皆共和合
敬禮於佛時 應作如是願
爾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眾和合名為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眾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隱四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曼佛世尊聲聞之眾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爾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淚墮比丘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

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
 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瞿曇彌語諸比丘
 尼言四大毒蛇篋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
 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在汝衣上五
 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

涅槃即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	俱離無明闇	我等今共住
涅槃安隱城	生死苦惱衆	趣於有稠林
云何而獨住	趣於甘露迹	汝等於今者
云何盡涅槃	汝若欲涅槃	我亦共汝去

爾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座而起離於
 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最後與屋別去
 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
 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別離我
 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
 嗚呼恠哉一刹隱四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
 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
 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
 俱入大海爾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
 當憐愍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

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

我等以知苦 斷集諸繫縛 以修八正道

得證於滅諦 所作事已辦 汝等莫憂苦

曼佛眾未闕 牟尼法藏住 世尊在於世

我當入涅槃 憍陳如比丘 及與阿富等

如是無垢人 未有墮落者 我欲入涅槃

難陀羅睺羅 阿難三摩陀 及與阿難陀

如是等在世 我當入涅槃 牟尼得安隱

比丘僧和合 壞於外道翅 邪道亦退散

一最種未絕 我今入涅槃 正是盛好時

我心願解脫 今以得滿足 汝等今何故

悲泣而墮淚 擊於歡喜鼓 其音未斷絕

我趣解脫坊 今正是其時 汝等不應愁

汝等若念我 應當勤護法 使法久住者

即是念於我 是故應精勤 當應護正法

佛以憐愍故 係四 聽女人出家 三 汝等宜護戒

勿使人罵辱 乃至於後世 莫使罵女人

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

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華樹往詣佛所正轡

多羅僧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	如來是我父	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須臾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	得子猶如佛
羅摩與阿純	婆須等諸母	處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女人極貴者	名稱人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以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令知

足如蓮華葉	相輪盡炳著	願為我心足
最後以頂禮	最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禮
頂禮婆伽婆	身如金山聚	願開鬱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開鬱多		
羅僧時瞿曇彌已見佛身頂禮佛足白言世		
尊我入涅槃佛告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		
意眾僧無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		
餘弟子先去我最後往如諸商人商人在道		
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遠佛世尊如遠須		

彌既遶佛已在如來前立瞻仰尊顏無有狀
 足聽聞法聲亦復無厭得滿足已獲法味故
 難陀羅睺羅阿難陀三摩提拔陀頂禮求懺
 謝一切諸聖眾猶如不掉寂靜嘿然住唯阿
 難羅睺羅三摩提拔陀阿難結未盡心慈順
 故哀不能止如無風樹合掌墮淚爾時瞿曇
 彌白尊者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
 猶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復
 白尊者言汝不為我請佛世尊我今云何而
 得此法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故	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實果報	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極當善護持
今日是最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乘道而往至	佛在眾中噫	時我唱老壽
佛說不敬禮	此事如上說	佛亦擁護僧
不欲令闕滅	我亦不願樂	而入解脫處
無常大風至	吹於聲聞樹	根拔而倒地
無常金剛風	能散須彌山	多陀阿伽日

離則無明闇

曼佛在於世

妙勝道涅槃

十力所說法

法明今顯照

壞破異道論

日光普滿照

佛德亦復然

今值是妙時

是故欲捨身

爾時阿難聞是偈已尋即收淚復說偈言

汝今意志大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

棘刺多衆苦

又如犢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速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憍慢及愚癡

諸惡結使火

焚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大火聚

燄盡則火滅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

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聖尊

真實語諦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諍者

然法庭燎燭

照於一切者

能與衆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衆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汙者	釋梵四天王	摩醯首羅王
閻王婆樓那	財富自在者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美妙甚深無畏衆勝真實顯發能爲示導種種說法善解一切飛鳥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優鉢遮那拔羅陀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

出者如來如日月爲天人阿須羅之所供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耀是上丈夫名爲蓮華丈夫拘物頭丈夫分陀利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縱逸憍慢闕諍忿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悉永斷欺僞博奕競勝欺他共相言訟忿惱別離如外道師奉手秘法諸惡結習悉斷無餘倒憍慢幢建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淚乳血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內外

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
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紅蓮華葉無
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滿其齋右旋猶如
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
鎧以定爲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
皆中壞魔軍衆勇健無畏人中大龍人中真
濟定如意足無量無色宣示分別八正之道
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
不輕躁如優曇鉢華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
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萬億以八正道洗除

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能示方
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猶如彩畫
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
槃妙方得法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
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
法耘除諛偽隱四幻惑之事布施持戒七忍進定慧
皆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聞十方住
最後身既自覺了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
須彌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
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

閑靜處捨於命壽半跏趺坐時優婆夷最後
到比丘尼所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即說偈
言

我等有諸過 盛智聽我悔 我等終不復
更得相覩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
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逐愛戀心思

愛聚會必有離別即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 必當有離別 一切有為法

悉皆是無常 無常火熾然 燒滅於三有

愛我者極多 我愛亦不少 我今皆能捨
如此愛著等 生死黑闇處 輪迴嶮岨中
親親更相戀 惡見相乖離 無常無悲愍
破壞使別離 恩愛無別離 不應求解脫
展轉相親愛 相戀轉善厚 畢竟必別離
以是因緣故 智者求解脫 都無所遺戀
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已默然而住
辭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違言欲稱言作諸
比丘尼繫念在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
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 引手捫日月 變身使隱沒
 勇出虛空中 一身為多身 多身為一身
 身放大光明 能動於大地 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 身出大光明 又復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 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為顯如
 來佛法力故悉皆現神涌身虛空猶如頽雲
 而作大雨亦如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
 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
 偈言

各出千火光 圍繞自莊嚴 身上出火光
 下注於大雨 虛空滿諸華 猶如瞻蔔枝
 眾華積水上 種種現變已 使諸檀越等
 發於歡喜心 如薪盡火滅 入無餘涅槃
 爾時梵天王將諸梵眾釋提桓因將六欲諸
 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
 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以離憂結當順
 世間欲使我輩為作何等是佛世尊最後所
 親爾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勅令作佛告阿難
 唱語遠近為供養佛毋者悉皆來集時尊者

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言教彼之乳哺長養於我最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無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比丘應盡來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賣牛頭梅檀從虛空中如鷹鷲王如日入照雲遍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亦爾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牀之四足帝釋梵天等亦

提五百比丘尼牀爾時諸牀各豎幢幡天曼陀羅華猶如華幕覆諸尼上猶如禪窟豎諸幢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色貌若干種天雨諸華鬘亦復雨旛香烟如雲彌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阿那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須羅緊那羅摩睺羅天龍夜叉圍遶佛後爾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比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映飾未曾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

所作莊嚴瞿曇彌入涅槃時佛世尊法王現
 在集諸聖眾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佛
 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由是之故
 其所莊嚴無及波闍波提者此牀安置寬博
 之處積諸香薪用以為積以此五百比丘尼
 等屍以置其上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雜香等
 用覆屍上復以眾多香油以澆其上爾時尊
 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而
 說偈言
 如是次第者 如來亦不久 將入於寂滅

如火焚燒林	獨一大樹在	火燄燒枝葉
勢不得久住	世間皆苦惱	演法滿三界
三界尊滅盡	無一念法者	無量劫聚集
得是勝法密	聲聞蜂集食	佛入於涅槃
誰當與法密	法盡滅不久	形像塔寺盡
畫像人尚無	況有法服者	諸不離欲者
涕泣極懊惱	離欲者觀法	耶旬燒以竟
收骨用起塔	令眾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爾時世尊欲		
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		

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是名三種

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命身猶發善
心我昔曾聞釋迦牟尼為菩薩時作六牙白
象時王夫人於象有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
語令取牙時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
六牙白象猶如伊羅撥象離諸群輩與一特
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蓮華優鉢羅 清水滿大池 如是之方所
得見於龍象 拘陳白色華 其狀如乳雪
皆同於白色 猶如大白山 有脚能不動

彼之大象王 其色猶如月 六牙從口出
照曜甚莊嚴 如白蓮華聚 近看彼象牙
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掖挾弓箭屏樹徐步向
彼象所爾時特象見彼獵師掖挾弓箭語象
王言彼脫相害象王問言彼挾弓箭為著何
服特象答言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被袈裟
何所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於外物 內有慈悲心
常救護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應生怖畏

見者獲安隱 寂然得勝妙 如月有清涼
終不變於熱

爾時特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獵師入
稠林間伺候其便即以毒箭射中象王時彼
特象語象王言爾稱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
作如此事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 煩惱心所作 遠離於慈悲
悉非衣服過 如銅真金塗 陶鍊始知雜
誑惑諸凡夫 愚者謂為真 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 惡心弓箭故 是以傷害我

袈裟善寂服 乃是惡心眾 若善觀察者
袈裟恒善服

爾時特象甚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
不能忍不隨爾語欲取彼人以解肢節菩薩
象王語特象言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
恚作如是語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 癡狂毀罵醫 醫師治於鬼
不責病苦人 結使亦如鬼 無明所覆故
能生貪瞋癡 但當除煩惱 何須責彼人
若我成菩提 名稱遍三界 諂偽諸結使

念定勤精進

以滅於結使

以智錐鏡利

斷絕彼諸使

必當令乾竭

燒滅使無餘

我將來必當

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特象嘿然時諸群象咸

皆來集菩薩象王作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

傷害於彼人乎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

人向我腹下我覆護汝彼諸象等脫加傷害

即遣諸象各皆使去語獵師言汝所須者今

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如我

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問

言汝何故哭獵師答言逼惱故哭象王語言

我恐諸象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體押

於汝耶答言不也非身押我又復語言非此

特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哭耶答言亦

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汝今有大慈悲道德

之故我以惡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

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逼惱我

心畏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 傷害象王身 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 害心傷可愈 今傷汝道德

愚心瘡難復 汝德如大海 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 安慰慈覆護 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 都無慈仁德 空有是屍骸

有劇於畜獸 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獸身 道德人中上 形相雖非人

道德乃是人

三四

十三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何事而
來射我獵師答言為王所使於汝身分少有
所取非我自心來傷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
須汝今疾取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 張手速受之 諸發菩薩心

一切無吝惜 隨汝所須者 悉當捨與汝

須牙者與牙 恣汝拔斷取 我以濟救故

由此受是形 一切我皆捨 所須隨意取

我為利己者 速來至涅槃 為諸眾生故

三有中受身 為諸種智故 悲救以為因

獵師慙恥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汝牙象

王答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獵師答言我實

不能拔取汝牙即說偈言

汝慈心盈滿 我畏彼慈火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汝拔作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 從膊血流下 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鉢頭 拘物頭華等 積聚為大聚

時彼諸華聚 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雲覆其上 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爾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 莫為愚癡悶 當觀苦惱聚

云何可濟拔 世界皆有死 汝當為拯拔

當持堅牢志 莫生憂惱心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滿於虛空中 嘆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 昔來極希有 能為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 受痛於當今 內心向菩提

求於最勝果 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提終無退轉復

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 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既拔牙已嘿然而住爾時獵師作
是思惟拔牙著地將無悔耶而不施我象王
知念安慰共語即說偈言

牙如拘勿頭 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
諸牙中最上 施汝使安樂 小待我責心

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 得敬重信心
假使汝意謂 我是極惡人 殺盜婬欺汝
偽詐不善具 聽我答汝意 汝可作眾惡
害心弓利箭 我皆忘不憶 唯憶敬眾眾
見之心敬信 施者及受者 有淨有不淨

我今是施主 悉具於清淨 待我斷理心
使果報廣大 乃當施於汝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此眾眾者是離欲幢由
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擊牙授與獵師即說
偈言

我今真實說 係四 毒箭射我身 十五 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 是以實語因 速疾證菩提
度脫諸眾生 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
引此喻過去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

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欲使諸有衆生所
受苦惱使得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
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復次菩薩大人爲諸衆生不惜身命我昔曾
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群鹿其數五百
於山食草爾時波羅奈城中有王名梵摩達
時彼國王到雪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
諸鹿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至
無有一鹿可得脫者爾時鹿王其色斑駁如
雜寶填而作是念作何方便使諸鹿等得免

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直趣王作是念
已逕詣王所時王見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
聽恣使來時彼鹿王旣到王所而作是言大
王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爲歡樂勿爲此事
願王哀愍施捨群鹿莫令傷害王語鹿王我
須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須肉我當日日奉
送一鹿王若頓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
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之肉王即然可爾時菩
薩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爾日
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送一鹿汝於

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要迭互送鹿至於多
 時復於一時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特鹿懷妊
 垂產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
 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產供厨不恨時彼鹿
 王不聽其語汝今但至誰當代汝便生瞋忿
 時彼特鹿既被瞋責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
 為慈愍我當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
 薩所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彼
 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救護 唯願濟拔我 多有諸衆生

我今獨怖迤 願垂哀憐愍 拔濟我苦難
 我更無所恃 唯來歸依汝 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衆生 我今若就死 兩命俱不全
 今願救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汝于自
 陳說未特鹿答言我以歸向不聽我語但見
 瞋責誰代汝者即說偈言
 彼見瞋呵責 無有救愍心 見勅速往彼
 誰有代汝者 我今歸依汝 悲愍為體者
 是故應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意去我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遣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我今躬自當隱四往詣彼王厨十七我於諸衆生誓願必當救我若以已身用買蚊蟻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畜身者正為救濟故護得代一命捨身猶草芥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以代他命欲向

王厨爾時諸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我以立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惱今我歡喜無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必當有生處我今為救彼捨身必轉勝我今知此身必當有敗壞今為救愍故便是法捨身得為法因者云何不歡喜爾時諸鹿種種陳喻遂至疲極不能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行詣王厨諸鹿舉群并提

婆達多鹿群盡逐鹿王向波羅柰既出林已
 報謝群鹿使還所止唯已一身詣王厨所時
 彼厨典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往白於王稱彼
 鹿王自來詣厨王聞是語身自出來向鹿王
 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何自來鹿王答言
 由王擁護鹿倍衆多所以來者為一妊身將
 鹿欲代其命身詣王厨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足滿其心 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為者 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
 捨此臭穢形 當自空毀壞 不為毫釐善

此身心歸壞 捨已他得全 我為得大利
 爾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即說偈
 言
 我是人形鹿 汝是鹿形人 具功德名人
 殘惡是畜生 嗚呼有智者 嗚呼有勇猛
 嗚呼能悲愍 救濟衆生者 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 汝今還歸去 及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 我今發誓願 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鹿肉
 爾時鹿王白王言王若垂矜應自往詣彼群

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自詣
 林到鹿群所施鹿無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 一切諸群鹿 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 我今此林木 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鹿 更不聽殺害 是故名此山
 即名施鹿林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音釋

噫都計切 氣也 曼莫半切 奩力唐切 悍侯肝切 鏡性
 也勇急 驗嶺也 咀嶺虛檢切 與阻同 伺相史切
 也銳也 押乙甲切 膊伯各切 也也

隨四

十九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五

隱五

馬 鳴 菩 薩 造

姚秦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乞肉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為苦厄者能作擁護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智慧聰猛又處王位時鄰國王將諸軍眾欲來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眾具既多復頰斷理而擁護之

為此眾具生於鬪諍願捨此事不應鬪諍我應更修集隨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 智者應分別 為事不思慮

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 亦如眾肉揣 著欲必傷毀

害及於二世 智者應速離 國土眾具等

如此眾具等 終歸必捨棄 寧今受終苦

願莫於後世 受此久長苦 計我今勢力

堪任摧伏彼 現在明證果 聲譽歎美善

後受苦傷害 雖知已有能 願當護於彼
 若當不護彼 彼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 逃避入林 有一老婆羅門 迷失道
 路到彼林間 菩薩問言 汝以何故來至此林
 婆羅門言 我欲見王 菩薩問言 何故見王 婆
 羅門言 我今貧困 又多債負 聞王好施 故來
 乞索 用以償債 遠離貧苦 更無所歸 唯望王
 恩 拯救於我 菩薩語言 汝並歸去 此間無王
 何所歸 誠婆羅門聞是語已 迷悶躡地 爾時
 菩薩既見之 已深生憐愍 作是念已 即說偈

言
 我以護他故 難捨盡棄捨 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 吾今為斯人 當捨已身命
 說是偈已 即時扶接 婆羅門起而告之曰 汝
 莫愁怖 吾當令汝得於財利 時婆羅門聞是
 語已 心生喜悅 菩薩即時用草佛五作索 作索已
 訖 與婆羅門一切施者 我身即是 而說偈言
 彼王未得我 心意終不安 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 將至彼王所 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 金銀諸財物 汝可得大富

彼王復歡喜 生者必有死 壽命會當盡
為救危厄故 雖復喪身命 智者為此死
名之為瓔珞

爾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即時以索
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已向婆羅門而

說偈言

此為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奕
猶日照世間 面目極端嚴 觀者無不悅
如斯福德者 應作大施主 今日被拘執
若厄乃如是 我坐師子座 極為可慙恥

彼應處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調順
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
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
言斯人不應為汝所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陸五

彼如大逸象 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羸劣

又無兵象力 云何能縛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實說 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縛 彼以悲愍縛

欲以救濟我 如是善丈夫 名稱遍十方
 猶如然庭燎 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
 滅彼使無餘 庭燎熾然時 能滅令無遺
 爾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而言善
 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救他作如是事即說

偈言

所言大王者 號名曰羅闍 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 汝今應為王 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 懺悔諸罪咎 我實是嬰愚
 輕躁無智者 汝可還為王 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眾生 一切得安樂 餘人悉作王
 遍惱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勤修福
 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象越鞞舉國人民
 共設佛會有一婦人於窻牖中闕看世尊爾
 時彼王見女端正即解珠璣遣傍侍臣送與
 彼婦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中
 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人脫恠笑
 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惡云

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呪誓言 設我有異心 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 以珠與彼女 聽我說意故

業為自在主 最勝業者說 此無宰主作

唯是業所造 心作於宰主 善業佛所歎

如是之妙色 更無宰我主 唯是善業作

善業我應敬 惡業我應離 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 我以於珠貫 眾寶雜莊嚴

額懸多邏羅 珠貫白如雪 我為宿功德

不為着色欲 若知善惡業 云何復著色

離遠尚不視 況當有染著 寧當飢渴死

不為非法貪 寧當入火聚 不為姦邪事

我如有愛著 今身若後身 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

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

修於善業我昔嘗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

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

論議我等今者為王所念為以何事一則自

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

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聽法並解議論即

說偈言

如牛厲度水 導正從亦正 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競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

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便

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

理雖復明知未我斷見援黨已者王心不悅

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 自稱是業力 我今試看汝

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

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

王教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

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

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

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恠即說

偈言

我為自錯誤 與彼殘漿耶 為是彼業力

強奪此將去 或能共親厚 與彼使將去

或是夫人瞋 奪此與彼乎 或能我迷誤

而與於彼耶 或能彼幻我 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
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即以
事狀具向王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卒爾鼻
切即以此漿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

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 亦如彼莊嚴 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 以聽法力故 言說合於理
彼稱業力者 斯言定有驗 我多於已負
彼憑業力勝 佛說業力强 此語信真實

佛為善御乘 業力為善哉 能壞王者力
十方佛世尊 亦說隨業力 汝今倚業力
用自莊嚴身 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為離隙猶能利益是故智
人雖與為離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
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
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鬪諍以瞋恚故詣
僧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某婆羅門明日
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比丘欲令比
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遍於

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是事今雖臨中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爾時彼主人即取小牀上座前坐

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種善根即於座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 能害於正見 愚者不分別

寶作非寶想 隨五 我今得勝利 分別識三寶 七

真實是我寶 佛法及聖眾 我已諦觀了

得聞三惡道 釋梵諸天等 所不能獲得

我今具獲得 今此婆羅門 即名為梵天

今當得趣向 解脫不死方 我今始獲得

婆羅門勝法	我本姓輸都	今日真輸都
今日使獲得	勝妙比陀法	我今得無漏
出過諸比陀	我今真實是	祠祀大福田
我當勤大祠	不能善分別	可祠不可祠
從今日已去	當供天中天	多陀阿伽陀
略說而言之	今日始得利	獲得人身果
從今日已往	當隨佛所教	終更不求請
其餘諸天神	我今歸命禮	宿世獸惡根
曾修法向法	獲今其果利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墮邪見	輪迴三惡道	若無婆羅門
為我怨讎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眾
由彼瞋忿故	令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注於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既不起	得見真實法	是故世間說
因惡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餽饌	
復次若人精誠	以財布施如華	獲財業以知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剎賓國人夫婦共
在草敷上卧於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
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眾僧我
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少寶至後世者我等
衰苦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是念
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墮婦臂爾時其婦
尋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爾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嘆息 雨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爾時其夫說偈答曰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爾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
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
錢財滿汝心願爾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
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
即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鴛鴦 可共俱賣身

待財用修福

爾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可貸我
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屬於汝
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為奴婢一
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爾時長者即便與
金既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中
供養眾僧婦問夫言為用何日答言十五日
又問何故十五日爾時其夫以偈答言
世間十五日 拘毗等天王 案行於世間
是佛之所談 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爾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食具悉
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雅願大德明十五
日勿令眾僧有出外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
答言可爾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
相勸喻而說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為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眾勞苦 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銷鑪至
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所作已辦心願

第一〇一册

滿足得是好日賣此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
 足時有小國王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
 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諸僧
 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慙懃啓白我
 今以衆務所逼願受我請爾時諸僧嘿然無
 對爾時國王語彼夫婦言我今日打捷推汝
 所造食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
 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無所有
 自賣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供施設已辦唯
 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

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 供設既已辦 願必見憶念
 明當屬他去 夫婦各異策 更無由福期
 如是自賣身 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 隨五 明了識因果 十 能用虛偽身
 易於堅財命 汝勿懷恐怖 恣聽汝所願
 我為憐愍汝 以財償汝價 汝今自苦身
 終大獲利樂
 爾時國王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衆僧即

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債直又給夫婦自營
 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
 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
 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
 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自言
 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
 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為
 困憊費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
 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

即說偈言

惟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煩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直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small>隱五</small> 值正法倍難	<small>十一</small>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

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取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損我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為重 今欲強毀我

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

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為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揀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修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別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為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昔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復名五大施 亦是五無畏

酒為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首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設犯毀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為差為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嬰愚顛狂所
說是故勤學佛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

陸五

十二

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
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爾時王難高坐法師
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
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
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

指而已王為法師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
開解而答此問然此眾中亦有大聰明勝人
何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 善能答此義 憐愍汝等故
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為此法師橫為通道理王言我
之所解更有興趣爾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
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以指外道者以
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
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	名為顛狂者	邪見夜叉心
是為說顛狂	狂癡之過失	不知解其事
汝等有狂過	一切種智說	汝違種智語
隨逐於邪見	現見於神變	彼大仙所辱
出過其禁限	顛狂先已成	云何使我說
百千種狂因	^{隱五} 何故分別說	^{十三} 投淵及赴火
自墜於高巖	捨棄於施戒	逐迷邪狂倒
不修於正行	狂惑墜巖火	賣鹽壞淨行
飲觸恒河水	是名立正行	失淨及得失
有何因義趣	賣肉眾惡集	三種神足變

除此三種變	更亦有神變	唯有二六法
離此別無我	現見仙神變	更見十三法
如是顛狂事	其數乃有百	現見投淵火
自墜於高巖	以此欲生天	此但是邪見
戒施善調心	即是生天因	買鹽壞善行
觸河除諸惡	賣鹽有大惡	觸河有大善
如是有何義	得名為善惡	婆羅門賣肉
即墜於失法	捉刀亦失法	若復賣於肉
滿三十六斤	敗壞婆羅門	羅刹及食蜜
皆名為失法	見羅刹嘗蜜	二俱成過患

賣肉成殺生	羊稻俱有命	食稻不成殺
羊稻俱應食	何故食於稻	而不食於羊
汝諸言自殺	終不得生天	墜巖投淵水
復言得生天	殺已言有罪	餒養已身者
何故不得福	觀察不順理	皆是愚癡倒
以是因緣故	名汝等為狂	此即是愚癡
羅刹之擱相	是故說汝等	成就顛狂法
此即是與酒	飲酒之因果	瞋恚是癡因
瞋恚而黑濁	能令顏色變	以是因緣故
瞋為瘦黑因	飲酒亦色濁	此二俱能瘦

目連見餓鬼 汝先自飲酒 亦教人飲酒
 說言無罪報 是故今現在 已獲餓鬼身
 華報已如是 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間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出家
 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期於門族我昔曾聞
 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十四}
 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羅婆為附傭國主供
 養眾僧手自行食眾僧食已遣人飲草上殘
 食持詣宮中向食作禮然後乃食餘者分張
 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惡是故先取食

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傭主聞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無所知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 智者除過惡 彼生疑譏嫌
 是名為嬰愚 佛法觀察食 外道觀悉無
 沙門觀察食 能除煩惱障 餘食牟尼觸
 應當頂戴敬 手捉殘食已 水洗已除過
 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

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 沙門所食餘 自持種族故
 觸之言不淨 不生歡喜心 是故我不與
 不識沙門姓 不食於彼食 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 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為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來 無有定方所 唯觀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為嬰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超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甘蔗種中生
輸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來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為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誨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 殊為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知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為邊語
如汝之所解 即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親詣塔寺供養佛
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伽國於彼城門有佛
髮爪塔近有尼俱陀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
而白王言若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
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此塔時王
信婆羅門語故即勅臣下令速却此塔明日
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神與諸民眾皆悉
悲涕時諸優婆夷施設供養又燃燈者作如

是語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塔
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 汝之基塔足 猶如須彌倒

今日皆破傷 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 聽我使懺悔 衆生更不見

佛之所作業

卷五

十六

爾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還歸
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後自遣人持鋏
欲除往到其所塔樹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恠 舉城大出聲 猶如海濤波

不見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諸婆羅門等 深心生慙恠 彼王聞是已

生於希有想 時王作是念 誰持此塔去

即自往詣塔 莫知其所在

爾時彼王遣千餘人乘象馳馬四散推覓時

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行來速疾即問

之言何為乃爾諸人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

言我向於道見希有事有塔飛空并尼俱陀

不憶其井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華鬘身

著諸華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有想指示

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王聞歡
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 為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恒生大歡喜 若我破此塔 當墮於地獄

爾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即今名

曰自移塔及樹井隱五離毗伽城三十里住十七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佛塔我

昔曾聞哩叉尸羅國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

薪火燒之佛復安一椶朽壞却之時彼國王

名拘沙陀那有一比丘求請彼王我今為塔

作椶願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
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王教已
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邊有大池水上
有大樹名稱首伽樹龍所護持近惡龍故人
無敢觸其樹極大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
殺之以是之故人無敢近有人語言彼有大
樹時比丘即將諸人齎持斧器欲往斫伐時
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語言我為
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言
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

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慳貪故作惡

而解脫一切

汝當憶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為此樹故

自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為毒龍故 而自生貢高

我依人中龍

恃彼亦自高 觀汝力為勝

如是我得勢

今使眾人見 我為敬佛故

今當捨身命

龍毒龍眾中 汝為作龍王

生大恭敬想

佛為柔調寂 及是眾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降毒龍 而為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競道理遂共鬪諍于

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雲雷變異之相時婆

羅門觀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雷霹靂 汝為呪所化

為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睡眠夢見毒龍

向已說偈

汝莫起瞋恚 此名見供養 非為輕毀我

吾身自負塔 況樹作塔椹 而我能護惜

十力世尊塔	我當云何護	此林自生樹
而為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戀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聽	我亦無勢力
德又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毗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拒捍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諸有得道者	人天及夜叉
名稱徧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振懸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即便出家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羗老母背負酥瓦在路
中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果食已還渴尋時
赴井乞水欲飲時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食
菴摩勒果之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
隱五
彼人言我以酥瓦十七易汝瓊水爾時汲水人即
隨其言與一瓊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即至
其舍先所食菴摩羅勢力已盡取而飲之唯
有水味更無異味即聚親屬咸令嘗之皆言
是水有朽敗爛繩汁泥臭穢而極為可惡汝

今何故持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
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買此臭水一切眾
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智故以未來
世功德酥現貿易臭穢四顛倒現謂之為好
於後乃知非是真實深生悔恨咄哉何為以
功德酥現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為 以三業淨行 貿易著諸有
如以淨好酥 買彼臭惡水 以食菴摩勒
舌倒不覺味 臭水為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瞋走入

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上樹以自隱
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瓊取水
見水中影謂為是已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
端正如此何故為他持瓊取水即打瓊破還
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何故
使我擔瓊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
為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瓊詣池取水
猶見其影復打瓊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見
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自覺寤仰而
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

非已方生慙恥以何因緣而說此喻為於倒見愚惑之眾譬如瞻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即說偈言
 秣香以塗身 并熏衣瓔珞 倒惑心亦爾
 謂從已身出 如彼醜陋婢 見影謂已有
 復次猫生兒法五以小漸大猫兒問母二十當何所食
 母答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窺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勑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雞雛高舉莫使猫食猫兒即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

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拔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一切眾生心行顯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諸行貪欲嗔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樂想我想靜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為眾生說諸倒見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為諸眾生說如斯法以諸眾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所應為說法要眾生自有若干種行

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為猫兒覆肉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為高大除去梯陞羸盧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治或更餘處造立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即擿衣縷垂二縷綫至於柱下其諸宗眷尋以羸綫繫彼衣縷匠即挽取既至於上手捉羸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繫

著小羸繩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是展轉最後得繫羸大繩索爾時石匠尋繩來下言石柱者喻於生死梯陞羸盧喻過去佛已滅之言親族者喻聲聞眾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與慧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出味等法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羸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聞細繩者多聞縷復緣持戒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縷以是羸繩堅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來下者喻下生死柱以信為縷綫 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羸縷

戒定爲小繩 智慧爲麤繩 生死柱下來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
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強將來立以爲王
從敷卧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敷卧具
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於今者不應事事
盡隨我索我唯知敷卧具事洗浴衣食悉更
有人非我所當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
敷卧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
無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
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敷卧

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財
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以一業得種種報
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應從餘事
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 釋五 智能各異因 廿二 如彼仙人王
責備敷敷者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隣
王與共鬪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
爾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養馬規擬敵國今
皆退散養馬何爲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

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即勅有司令諸馬
 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
 復來侵境即勅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
 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衆生
 亦爾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
 脫死敵既至心意戀著五欲之樂不能真進
 得解脫果即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 勿令著五欲 本不調心故
 臨終生愛戀 心既不調順 云何得寂靜
 心常耽五欲 迷荒不能覺 如馬不習戰

對戰而遊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都
 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
 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
 念已微遣侍臣多賫財物詣於彼醫所住之
 處為造屋宅養生之具陸五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廿三
 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
 便遣醫使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交無
 所遣空手遠歸甚懷恨恨既將至家道逢牛
 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彼醫

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莊麗嚴飾牀帳氍毹毼毼金銀器物其婦瓔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為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為彼國王治病差故王報汝恩夫聞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以此為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王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交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今身修

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羊象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報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受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 心意有疑悔 以為徒疲勞
終竟無所得 既得生中陰 如見善相貌
如醫到家已 方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有二女人俱得菴羅果其一女人
 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果留子其留子者覺
 彼果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
 好果如彼世人為善根本多修善業後獲果
 報合于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
 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如似得果食 竟不留種子 後見他食果
 方生於悔恨 亦如彼女人 種子種得果
 復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戲笑

與一國王誼誼歡悅稱適王意爾時比丘即
 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
 休息盡所極處爾許之地悉當相與爾時比
 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
 猶不止住後轉疾極不能前進即便卧地宛
 轉而行須臾復乏即以杖逆擲使去作如
 是言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
 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為取地故雖乏不止
 佛亦如是為欲救濟一切眾生作是思惟云
 何當令一切眾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

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復如是為優樓
頻螺迦葉鶖掘魔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
諸眾生可化度者如來爾時即往化度如須
彌羅既疲乏已即便卧地宛轉佛亦如是度
諸眾生既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
思而卧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墮落唯
在雙樹倚身而卧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
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彌羅為得
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為濟眾
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眾生所碎舍

漢五

卅五

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處人所供養
與佛無異能使眾生得於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 優樓頻螺等 眷屬及徒黨
優伽鶖掘魔 精進禪度力 最後倚卧時
猶度諸力士 須跋陀羅等 欲為濟極故
布散諸舍利 乃至遺法滅 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彌羅 擲杖使來去
復次我昔曾聞哩叉尸羅國有博羅吁羅村
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
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素富復因衰耗

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
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黨至大秦國大
得財寶還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
飲食香華妓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吒身著
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後得財
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而問之言
稱伽拔吒爲何所在尋即語言今猶在後至
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拔吒爲何所在諸伴
語言在前去者即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
而語之言汝是稱伽拔吒云何語我乃云在

後稱伽拔吒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吒非我身
是乃在伴中馳驢馱上所以然者我身頃來
宗親輕賤初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見迎由
是之故在後馱上宗親語言汝道何事不解
汝語稱伽拔吒即答之言我貧窮時共汝等
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諸財寶乃設供具
來迎逆我乃爲財來不爲我身發此喻者喻
如世尊稱伽拔吒爲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
來迎佛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
等悉來供養非來供養乃供養作佛功德我

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衆生等不共我語況
復供養是故當知供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
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
觀察故

人天阿修羅 夜叉乾闥婆 如是等諸衆

亦廣設供養 佛無歡喜心 以善觀察故

是供諸功德 非爲供養我 如稱伽拔吒

指示諸眷屬 稱已在後者 其喻亦如是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五

永樂北藏

大莊嚴經論

第一〇一册

攝大乘論序

隱六

陳沙門慧暉撰

夫至道弘曠無思不洽大悲平等誘進靡窮
德被含生理非偏漏但迷塗易久淪惑難息
若先談出世則疑性莫啓故設教立方各隨
性欲唐虞之前圖謀簡少姬周已後經誥弘
多雖複製禮作訓並導之以俗法而真假妙
趣尚冥然未覩故迹隱葱嶺以西教祕滄海
之外自漢室受命方稍東漸爰及晉朝斯風
乃盛梁有天下彌具興隆歷千祀其將半涉

七代而迄今法蘭道清源於前童壽振芳塵
於後安叡騁壯思以發義端生肇擅玄言以
釋幽致雖並策分鑣同澗比派而深淺競馳
昭晦相雜自茲以降篤好逾廣莫不異軌同
奔傳相祖習而去取隨情開抑殊軫慧愷志
慚負橐勤愧聚螢隱六得齒迹學徒稟承訓義
遊寓講肆多歷年所名師勝友備得諮詢但
綜涉踈淺鑽仰無術尋波討源多所未悟此
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明發興嗟負心
非一每欲順風問道而未知厥路有三藏法

師是優禪尼國婆羅門種姓頗羅墮名拘羅
那他此土翻譯稱曰親依識鑿淵曠風表俊
越天才高築神辯閑縱道氣逸群德音邁俗
少遊諸國歷事衆師先習外典洽通書奧苞
四韋於懷抱吞六論於曾衿學窮三藏貫練
五部研究大乘備盡深極法師既博綜墳籍
妙達幽微每欲振玄宗於他域啓法門於未
悟以身許道無憚遠遊跨萬里猶比隣越四
海如咫尺以梁太清二年方屆建業仍值梁
季混淆橫流荐及法師因此避地東西遂使

本法擁而不暢未至九江及遊五嶺凡所翻
譯卷軸未多後適聞越敷說不少法師每懷
慷慨所歎知音者希故伯牙絕絃卞和泣璧
良由妙旨之典難辯盈尺之珍罕別法師遊
方既久欲旋返舊國經塗所亘遂達番禺儀
同三司廣州刺史陽山郡公歐陽頴叡表岳
靈德洞河府經文緯武匡道佐時康流民於
百越建正法於五嶺欽法師之高行慕大士
之勝規奉請爲菩薩戒師恭承盡弟子禮愷
昔嘗受業已少滌沉蔽服膺未久便致睽違

今重奉值倍懷蹈舞復欲飡和稟德訪道陳
疑雖慙懃三請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圖心魂
靡託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紇風業峻
整威武貞拔該閱文史深達治要崇澗內湛
清輝外溢飲賢味道篤信愛竒躬為請主兼
申禮事法師乃欣然受請許為翻譯制旨寺
主慧智法師戒行清白道氣宏壯志業闊瞻
觸途必舉匡濟不窮輪奐靡息征南長史素
敬德履冲明志託夷遠微猷清簡氷桂齊質
彌諧蕃正民譽早聞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

黑白二賢為經始檀越辰次昭陽歲維協洽
月呂姑洗神紀勾芒於廣州制旨寺便就翻
譯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言詞有以而必
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文終朝靡息愷謹
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竅釋義若
竟方乃著文然翻譯之事殊難不可存於華
綺若一字參差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
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半與
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即以
其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本論三卷釋論十

二卷義疏八卷合二十三卷此論乃是大乘之宗極正法之秘真妙義雲興清詞海溢深固幽遠二乘由此迷墜曠壯該舍十地之所宗學如來滅後將千一百餘年彌勒菩薩投適時機降靈俯接忘已屈應爲阿僧伽法師廣釋大乘中義阿僧伽者此言無著法師得一會道體二居宗該玄鑿極凝神物表欲敷闡至理故製造斯論惟識微言因茲得顯三性妙趣由此而彰冠冕彝倫舟航有識本論即無著法師之所造也法師次弟婆藪槃豆

此曰天親道亞生知德備藏往風格峻峙神氣爽發稟厥兄之雅訓習大乘之弘旨無著法師所造諸論詞致淵玄理趣難曉將恐後生復成紕紊故製釋論以解本文籠小乘於形內挫外道於筆端自斯已後迄于像季方等圓教乃盛宣通慧愷不揆虛薄情慮庸淺乃欲泛芥舟於巨壑策駘足於長路庶累毫成仞聚燭爲明有識君子幸宜尋閱其道必然無失墜也

攝大乘論卷上

陳 天竺 三藏 真諦 譯

依止勝相品第一中初眾名品

攝大乘論即是阿毗達磨教及大乘脩多羅
佛世尊前善入大乘句義菩薩摩訶薩欲顯
大乘有勝功德依大乘教說如是言諸佛世
尊有十勝相所說無等過於餘教十勝相者
一應知依止勝相二應知勝相三應知入勝
相四入因果勝相五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六
於修差別依戒學勝相七此中依心學勝相

八此中依慧學勝相九學果寂滅勝相十智
差別勝相由此十義勝相如來所說過於餘
教如此釋脩多羅文句顯於大乘真是佛說
復次云何此中略釋能顯大乘勝於餘教今
此略釋顯斯十義唯大乘有小乘中無何者
為十謂阿黎耶識說名應知依止相三種自
性一依他性二分別性三真實性說名應知
相唯識教說名應知入相六波羅蜜說名入
因果相菩薩十地說名入因果修差別相善
薩所受持守護禁戒說名於修差別戒學相

首楞伽摩虛空器等定說名心學相無分別
 智說名慧學相無住處涅槃說名學果寂滅
 相三種佛身自性身應身化身此三說名無
 分別智果相如此十種處唯大乘中有異於
 小乘故說第一佛世尊卷六但為菩薩說此十義
 故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勝相五所說無等過
 於餘教復次云何此十勝相所說無等能顯
 大乘是如來正說遮小乘決非大乘於小乘
 中未曾見此十義隨釋一義但見大乘中釋
 復次此十義能引出無上菩提成就隨順不

相違為諸眾生得一切智而說偈言
 應知依及相 入因果修異 三學及果滅
 智無上乘攝 十義餘處無 見此菩提因
 故大乘佛言 由說十義勝
 云何十義如此次第說菩薩初學應先觀諸
 法如實因緣由此觀故於十二緣生應生聰
 慧次後於緣生法應了別其體相由智能離
 增益損減二邊過失如此正修應通達所緣
 如實諸相次後從諸障應解脫次心心已通
 達應知實相是先行六波羅蜜應更成就令

清淨無復退失由依意內清淨故次內清淨所攝諸波羅蜜依十地差別應修隨一三阿僧祇劫次菩薩三學應令圓滿圓滿已是學果涅槃及無上菩提次後應得修十義次第如此此次第說中一切大乘皆得圓滿此初說應知依止立名阿黎耶識世尊於何處說此識及說此識名阿黎耶如佛世尊阿毗達磨略本偈中說

此界無始時 一切法依止 若有諸道有及有得涅槃

阿毗達磨中復說偈言

諸法依藏住 一切種子識 故名阿黎耶
我為勝人說

此阿舍兩偈證識體及名云何佛說此識名阿黎耶一切有生不淨品法於中隱藏為果

故此識於諸法中隱六隱藏為因故復次諸眾生藏此識中由取我相故名阿黎耶識阿舍云如解節經所說偈

執持識深細 法種子恒流 於凡我不說
彼物執為我

云何此識或說為阿陀那識能執持一切有色諸根一切受生取依止故何以故有色諸根此識所執不壞不失乃至相續後際又正受生時由能生取陰故故六道身皆如是取是取事用識所執持故說名阿陀那或說名心如佛世尊言心意識意有二種一能與彼生次第緣依故先滅識為意又以識生依止為意二有染汙意與四煩惱恒相應一身見二我慢三我愛四無明此識是餘煩惱識依止此煩惱識由一依止生由第二染汙由緣

塵及次第能分別故此二名意云何得知有染汙心若無此心獨行無明則不可說有與五識相似此法應無何以故此五識共一時有自依止謂眼等諸根復次意名應無有義復次無想定滅心定應無有異何以故無想定有染汙心所顯滅心定不爾若不爾此二定應不異復次於無想天一期應成無流無失無染汙故於中若無我見及我慢等復次一切時中起我執遍善惡無記心中若不如此但惡心與我執等相應故我及我所此或

得行於善無記中則不得行若立二心同時
生無此過失若立與第六識相應行有此過
失

無獨行無明 及相似五識 二定無差別

意名無有義 無想無我執 一期生無流

善惡無記中 我執不應起 離汙心不有

二與三相違 無此一切處 我執不得生

證見真實義 惑障令不起 恒行一切處

名獨行無明

此心染汙故無記性攝恒與四惑相應譬如

色無色界或是有覆無記此二界煩惱奢摩
他所藏故此心恒生不廢尋第三體離阿黎
耶識不可得是故阿黎耶識成就為意依此
以為種子餘識得生云何此意復說為心多
種熏習種子所聚故云何於聲聞乘不說此
心相及說阿黎耶阿陀那名微細境界所攝
故何以故聲聞人無有勝位為得一切智智
是故於聲聞人離此說由成就智令本願圓
滿故不為說諸菩薩應有勝位為得一切智
故佛為說何以故若離此智得無上菩提無

有是處復次此識於聲聞乘由別名如來曾顯如增一阿含經言於世間喜樂阿黎耶愛阿黎耶習阿黎耶著阿黎耶為滅阿黎耶如來說正法世間樂聽故屬耳作意欲知生起正勤方得滅盡阿黎耶乃至受行如來正法及似法由如來出世是^{後六}第一希有不可思議法於世間顯現如本識此如來出世四種功德經由別義於聲聞乘此識已顯現復次摩訶僧祇部阿舍中由根本識別名此識顯現譬如樹依根彌沙塞部亦以別名說此識謂

窮生死陰何以故或色及心有時見相續斷此心中彼種子無有斷絕是應知依止阿陀那阿黎耶質多根本識窮生死陰等由此名小乘中是阿黎耶識已成三路復有餘師執心意識此三但名異義同是義不然意及識已見義異當知心義亦應有異復有餘師執是如來說世間喜樂阿黎耶如前所說此中有五取陰說名阿黎耶復有餘師執樂受與欲相應說名阿黎耶復有餘師執身見說名阿黎耶如此等諸師迷阿黎耶由阿舍及修

得是故作如是執由隨小乘教及行是師所
立義不中道理若有人不迷阿黎耶識約小
乘名成立此識其義最勝云何最勝若執取
陰名阿黎耶於惡趣隨一道中一向若受處
於彼受生此取陰最可惡逆是取陰中一向
非可愛衆生喜樂不應道理何以故彼中衆
生恒願取陰斷絕不生若可是樂受與欲相
應從第四定乃至上界皆無此受若人已得
此受由求得上界則生厭惡是故衆生於中
喜樂不稱道理若是身見正法內人信樂無

我非其所愛於中不生喜樂此阿黎耶識衆
生心執為自內我若生一向若受道中其願
若陰永滅不起阿黎耶識我愛所縛故不曾
願樂滅除自我從第四定以上受生衆生雖
復不樂有欲樂受於阿黎耶識中是自我愛
隨逐不離復次正法內人雖復願樂無我違
逆身見於阿黎耶識中亦有自我愛以阿黎
耶名安立此識則為最勝是名成立阿黎耶
别名
依止勝相品中二相品

復次成立此識相云何可見此相略說有三種一立自相二立因相三立果相立自相者依一切不淨品法習氣為彼得生攝持種子作器是名自相立因相者此一切種子識為生不淨品法恒起為因是名因相立果相者此識因種種不淨品法無始習氣方乃得生是名果相何法名習氣此習氣名欲顯何義此法與彼相應共生共滅後變為彼生因此即所顯之義譬如於麻以華熏習麻與華同時生滅彼數數生為麻香生因若人有欲等

行有欲等習氣是心與欲等同生同滅彼數數生為心變異生因若多聞人有多聞習氣數思所聞共心生滅彼數數生為心明了生因由此熏習得堅住故說此人為能持法於阿黎耶識應知如此道理此染汗種子與阿黎耶識同異云何不由別物體故異如此和合雖難分別而非不異阿黎耶識如此而生熏習生時有功能勝異說名一切種子云何阿黎耶識與染汗一時更互為因譬如燈光與燈炷生及燒然一時更互為因又如

蘆束一時相依持故得住立應知本識與能熏習更互爲因其義亦爾如識爲染汙法因染汙法爲識因何以故離此二法異因不可得故

云何熏習不異不多種而能爲有異多種諸法作生因譬如多縷結衣無多色若入染器後於衣上種種相貌方得顯現如此阿黎耶識種種諸法所熏熏時一性無有多種若生果染器現前則有不可數種類相貌於阿黎耶識顯現此緣生於大乘最微細甚深若

略說有二種緣生一分別自性二分別愛非愛依止阿黎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生由分別種種法因緣自性故復有十二分緣生是名分別愛非愛於善惡道分別愛非愛生種種異因故若人於阿黎耶識迷第一緣生或執隱六自性是生死因或執十一宿作或執自在變化或執八自在我或執無因若迷第二緣生執我作者受者譬如衆多生盲人未曾見象有人示之令彼觸證有諸盲人或觸其鼻或觸其牙或觸其耳或觸其脚或觸其

尾或觸其脊等有人問之象為何相盲人答
 云象如犁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如日
 或說如筭或說如山石若人不了二種緣生
 無明生盲或說自性為因或說宿作或說自
 在變化或說八自在我或說無因或說作者
 受者由不了阿黎耶識體相及因果相如彼
 生盲不識象體相作種種異說若略說阿黎
 耶識體相是果報識是一切種子由此識攝
 一切三界身一切六道四生皆盡為顯此義
 故說偈言

外內不明了	於二但假名	及真實一切
種子有六種	念念滅俱有	陳道至治際
決定觀因緣	如引顯自果	若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應	若異不可熏	說是熏體相
六識無相應	三差別相違	二念不俱有
餘生例應爾	此外內種子	能生及引因
枯喪猶相續	然後方滅盡	譬如外種子
內種子不爾		
此義以二偈顯之		
於外無熏習	種子內不然	聞等無熏習

果生非道理 已作及未作 失得并相違

由內外得成 是故內有熏

所能餘識異阿黎耶識謂生起識一切生處

及道應知是名受用識如中邊論偈說

一識名緣說 二說名受識 了受名分別

起行等心法

第六

十二

此二識更互為用如大乘阿毗達磨說

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爾 此二互為因

亦恒互為果

若於第一緣生中諸法與識更互為因緣於

第二緣生中諸法是何緣是增上緣復次幾

緣能生六識有三緣謂增上緣緣緣次第緣

如此三緣生一窮生死緣生二愛憎道緣生

三受用緣生具足四緣

依止勝相品中三引證品

此阿黎耶識已成立由眾名及體相云何得

知阿黎耶識以如是等眾名故如來說體相

亦爾不說生起識若離此名相所立阿黎耶

識不淨品等皆不成就煩惱不淨品業不淨

品生不淨品世間淨品出世淨品等皆不成

就云何煩惱不淨品不成就根本煩惱及少分煩惱所作熏習種子於六識不得成就何以故眼識與欲等大小二惑俱起俱滅此眼識是惑所熏成立種子餘識不爾是眼識已滅或餘識間起熏習及熏習依止皆不可得眼識前時已謝現無有體或餘識十三所間從已滅無法有欲俱生不得成就譬如從過去已滅盡業果報不得生復次眼識與欲等或俱時生起熏習不成何以故此種子不得住於欲中以欲依止識故又欲相續不堅住故此

欲於餘識亦無熏習依止別異故所餘諸識無俱起俱滅故同類與類不得相熏以無一時共生滅故是故眼識不為欲等大小諸惑所熏亦不為同類識所熏如此思量眼識所餘諸識亦應如此思量復次若衆生從無想天以上退墮受下界生大小惑所染初識此識生時應無種子何以故此惑熏習與依止並已過去滅無餘故復次惑對治識已生所餘世間諸識皆已滅盡若無阿黎耶識此對治識共大小惑種子俱在此義不成何以故

自性解脫故無流心與惑不得俱起俱滅故
復次後時出觀正起世間心諸惑熏習久已
謝滅有流意識無有種子生應得成是故離
阿黎耶識煩惱染汙則不得成復次業染汙
云何不得成緣行生識分無得成義若無此
義緣取生有亦無成義故業染汙不成復次
云何生染汙此義不成結生不成故若人於
不靜地退墮心正在中陰起染汙意識方得
受生此有染汙識於中陰中滅是識託柯羅
邏於母胎中變合受生若但意識變成柯羅

邏等依止此意識於母胎中有別意識起無
如此義於母胎中二種意識一時俱起無此
義故已變異意識不可成立為意識依止不
清淨故長時緣境故所緣境不可知故若此
意識已變異是時意識成柯羅邏為此識是
一切法種子為依止此識生餘識為一切法
種子若汝執已變異識名一切種子識即是
阿黎耶識汝自以別名成立謂為意識若汝
執能依止識是一切種子識是故此識由依
止成他因此所依止識若非一切種子識能

依止名一切種子識是義不成是故此識託
生變異成柯羅邏非是意識但是果報亦是
一切種子此義得成復次若眾生已託生不
能執持所餘色根離果報識則不可得何以
故所餘諸識定別有依止不久堅住若此色
根無執持識亦不得成復次此識及名色更
互相依譬如蘆束相依俱起此識不成復次
若離果報識一切求生已生眾生識食不成
何以故若離果報識眼識等中隨有一識於
三界中受生眾生爲作食事不見有能故若

人從此生捨命生上靜地由散動染汙意識
於彼受生是染汙散動識於靜地中離果報
識有餘種子此義不成復次若眾生無色
界離一切種子果報識若生染汙心及善心
則無種子并依止染汙及善二識皆不得成
於無色界若起無流心卷六所餘世間心十五已滅盡
便應棄於此道若眾生非想非非想中起
不用處心及無流心即捨二處何以故無流
心是出世心故非想非非想道非其依止不
用處道亦非依止直趣涅槃亦非依止復次

若人已作善業及以惡業正捨壽命離阿黎
耶識或上或下次第依止冷觸不應得成是
故生染汙離一切種子果報識不可得立云
何世間淨品不成若眾生未離欲界未得
色界心先起欲界善心求離欲界脩行觀
心此欲界加行心與色界心不俱起俱滅故
非所熏是故欲界善心非是色界善心種子
過去色界心無量餘生及別心所隔後時不
可立爲靜識種子已無有故是故此義得成
謂色界靜心一切種子果報識次第傳來立

爲因緣此加行善心立爲增上緣如此於一
切離欲地中是義應知如此世間清淨品義
離一切種子果報識則不可立云何出世淨
品離阿黎耶識不可得立佛世尊說從聞他
音及自正思惟由此二因正見得生此聞他
音及正思惟不能熏耳識及意識或耳意二
識何以故若人如聞而解及正思惟法爾時
耳識不得生意識亦不得生以餘散動分別
識所聞故若與正思惟相應生此意識久已
謝滅聞所熏共熏習已無云何後時以前識

為種子後識得生復次世間心與正思惟相應出世淨心與正見相應無時得共生共滅是故此世心非關淨心所熏既無熏習不應得成出世種子是故若離一切種子果報識出世淨心亦不得成何以故此中聞思熏習隱六無有義能攝出世熏習種子云何一切種子十六果報識成不淨品因若能作染濁對治出世淨心因此出世心昔來未曾生習是故定無熏習若無熏習此出世心從何因生汝今應答最清淨法界所流正聞熏習為種子故出

世心得生此聞慧熏習為與阿黎耶識同性為不同性若是阿黎耶識性云何能成此識對治種子若不同性此聞慧種子以何法為依止至諸佛無上菩提位是聞慧熏習生隨在一依止處此中共果報識俱生譬如水乳此聞熏習即非本識已成此識對治種子故此中依下品熏習中品熏習生依中品熏習上品熏習生何以故數加行聞思修故是聞熏習若下中上品應知是法身種子由對治阿黎耶識生是故不入阿黎耶性攝出世最

清淨法界流出故雖復世間法成出世心何以故種子出世淨心未起時一切上心或對治一切惡道生對治一切惡行朽壞對治能引相續令生是處隨順逢事諸佛菩薩此聞熏習雖是世間法初修觀菩薩所得應知此法屬法身攝德六若聲聞獨覺所得屬解脫身攝十七此聞熏習非阿黎耶識屬法身及解脫身攝如是如是從下中上次第漸增如是如是果報識次第漸減依止即轉若依止一向轉是有種子果報識即無種子一切皆盡若本識

與非本識共起共滅猶如水乳和合云何本識滅非本識不滅譬如於水鵝所飲乳猶如世間離欲時不靜地熏習滅靜地熏習增世間轉依義得成出世轉依亦爾若人入滅心定由說識不離身是故果報識於定中應成不離身何以故滅心定非識對治故云何知然若從此定出識不應更生何以故此果報識相續已斷若離託生時不復得生若人說滅心定有心此人所說則不成心何以故定義不成故解相及境不可得故與善根相應

過故與惡及無記不相應故想及受生起過
 故於三和合必有觸故於餘定有功能故但
 滅想是過患故作意信等善根生起過故拔
 除能依離所依不可得故有譬喻故如非一
 切行一切行不如是故若有人執色心次第
 生是諸法種子此執不然何以故已有前過
 復有別失別失者若人從無想天退及出滅
 心定此中所執不成阿羅漢最後心亦不得
 成若離次第緣此執不成如此若離一切種
 子果報識淨不淨品皆不得成是故此心有

義成就應當信知依前所說相今更作偈
 菩薩於善識 則離餘五識 無餘心轉依
 以何方便作 若對治轉依 非滅故不成
 因果無差別 於滅則有過 無種子無法
 若許為轉依 於無二無故 轉依義不成
 依止勝相品中四差別品 釋六
 此阿黎耶識差別云何若略說或三種或四
 種差別三種者熏習異故謂言說我見有分
 熏習差別四種者謂引生果報緣相相貌差
 別引生差別者是熏習新生若無此緣行生

識緣取生有是義不成果報差別者依行於六道中此法成熟若無此後時受生所有諸法生起不有此義不成緣相差別者於此心中有相能起我執若無此於餘心中執我相境此義不成相貌差別者此識有共相有不共相無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子相共相者是器世界種子不共相者是各別內入種子復次共相者是無受生種子不共相者是有受生種子若對治起時不共所對治滅於共種子識他分別所持正見清淨譬如修觀行

人於一類物種種願樂種種觀察隨心成立此中說偈
 難滅及難解 說名為共結 觀行人心異
 由相大成外 清淨人未滅 此中見清淨
 成就淨佛土 由佛見清淨
 復有別偈
 種種願及見 觀行人能成 於一類物中
 隨彼意成故 種種見成故 所求唯有識
 是不共本識差別有覺受生種子若無此眾生世界生緣不成是共阿黎耶識無受生種

陸六

十九

子若無此器世界生緣不成復次麤重相識細輕相識麤重相識者謂大小二惑種子細輕相識者謂一切有流善法種子若無此由前業果有勝能依止差別不得成復次有流善法種子若無此由前業果有勝能無勝能依止差別不得成復次有受不受相二種本識有受相者果報已熟善惡種子識不受相者名言熏習種子無量時戲論生起種子故若無此識有作不作善惡二業因與果報故受用盡義不成始生名言熏習生起亦不得

成復次有譬喻相識如幻事塵渴夢想翳闇等譬第一識似如此事若無此虛妄分別種子故此識不成顛倒因緣復有具不具相若具縛衆生有具相若得世間離欲有損害相若有學聲聞及諸菩薩有一分滅離相若阿羅漢獨覺如來有具分滅離相何以故阿羅漢獨覺單滅惑障如來雙滅惑智二障若無此煩惱次第滅盡則不得成何因緣善惡二法果報唯是無覆無記性此無記性與善惡二法俱生相違善惡二法自互相違若果報

成善惡性無方便得解脫煩惱又無方便得
起善及煩惱故無解脫及繫縛無此二義故
是故果報識定是無覆無記性

應知勝相品第二之一

如此已說應知依止勝相云何應知勝相此

應知相略說有三種一依他性相二分別性

相三真實性相依他性相者本識為種子虛

妄分別所攝諸識差別何者為差別謂身識

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處

識言說識自他差別識善惡兩道生死識身

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
處識言說識如此等識因言說熏習種子生
自他差別識因我見熏習種子生善惡兩道
生死識因有分熏習種子生由如此等識一
切界道煩惱所攝依他性為相虛妄分別即
得顯現如此等識虛妄分別所攝唯識為體
非有虛妄塵顯現依止是名依他性相分別
性相者實無有塵唯有識體顯現為塵是名
分別性相真實性相者是依他性由此塵相
永無所有此實不無是名真實性相由身識

身者識受者識應知攝眼等六內界以應受
識應知攝色等六外界以正受識應知攝眼
等六識界由如此等識為本其餘諸識是此
識差別如此衆識唯識以無塵等故譬如夢
等於夢中離諸外塵一向唯識種種色聲香
味觸舍林地山等諸塵如實顯現此中無一
塵是實有由如此譬一切處應知唯有識由
此等言應知幻事鹿渴翳闇等譬若覺人所
見塵一切處唯有識譬如夢塵如人夢覺了
別夢塵但唯有識於覺時何故不爾不無此

義若人已得真如智覺不無此覺譬如人正
在夢中未覺此覺不生若人已覺方有此覺
如此若人未得真如智覺亦無此覺若已得
真如智覺必有此覺若人未得真如智覺於
唯識中云何得起此智由聖教及真理可得
比度聖教者如十地經中佛世尊言佛子三
界者唯有識又如解節經中說是時彌勒善
薩摩訶薩問佛世尊世尊此色相是定心所
緣境為與心異與心不異佛世尊言彌勒與
心不異何以故我說唯有識此色相境界識

所顯現彌勒菩薩言世尊若定境界色相與
定心不異云何此識取此識為境佛世尊言
彌勒無有法能取餘法雖不能取此識如此
變生顯現如塵譬如依面見面謂我見影顯
現相似異面定心亦爾顯現似塵謂異定心
由此阿舍及所成道理唯識義顯現云何如
此是時觀行人心正在觀中若見青黃等遍
入色相即見自心不見餘境青黃等色由此
道理一切識中菩薩於唯識應作如此比知
於青黃等識非憶持識以見境在現前故於

聞思兩位憶持意識此識緣過去境似過去
境起是故得成唯識義由此比知菩薩若未
得真如智覺於唯識義得生比知是種種識
前已說譬如幻事夢等於中眼識等識唯識
義可成眼色等識有色唯識義云何可見此
等識由阿舍及道理如前應知若色是識云
何顯現似色云何相續堅住前後相似由顛
倒等煩惱依止故若不爾於非義義顛倒不
得成若無義顛倒惑障及智障二種煩惱則
不得成若無二障清淨品亦不得成是故諸

識如此生起可信是實此中說偈

亂因及亂體 色識無色識 若前識不有

後識不得生

云何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於

一切生處更互密合生具足受生所顯故云

何世識等如前說有種種差別生無始生死

相續不斷故無量眾生界所攝故無量器世

界所攝故無量作事更互顯示所攝故無量

攝及受用差別所攝故無量受用愛憎業果

報所攝故無量生及死證得差別所攝故云

何正辯如此等識今成唯識義若略說有三

相諸識則成唯識唯有識量外塵無所有故

唯有二謂相及見識所攝故由種種生相所

攝故此義云何此一切識無塵故成唯識有

相有見眼等諸識以色等為相故眼等諸識

以諸識為見故意識以一切眼識十三乃至法識

為相故意識以意識為見故云何如此意識

能分別故似一切識塵分生故此中說偈

入唯量唯二 種種觀人說 通達唯識時

及伏離識位

諸師說此意識隨種種依止生起得種種名
 譬如作意業得身口等業名此識於一切依
 止生種種相貌似二種法顯現一似塵顯現
 二似分別顯現一切處似觸顯現若在有色
 界意識依身故生譬如有色諸根依止身生
 此中說偈
 遠行及獨行 無身住空窟 調伏難調伏
 則解脫魔縛
 如經言此眼等五根所緣境界一一境界意
 識能取分別意識為彼生因復有別說分別

說十二入中是六識聚說名意入是處安立
 本識為義說此中一切識說名相識意及依
 止識應知名見識何以故此相識由是見生
 因顯現似塵故作見生依止事如此諸識成
 立唯識云何諸塵現前顯現知其非有如佛
 世尊說若菩薩與四法相應能尋能入一切
 識無塵何者為四一知相違識相譬如餓鬼
 畜生人天於同境界由見識有異二由見無
 境界識譬如於過去未來夢影塵中三由知
 離功用無顛倒應成譬如實有塵中緣塵起

識不成顛倒不由功用如實知故四由知義
 隨順三慧云何如此一切聖人入觀得心自
 在由願樂自在故如願樂塵種種顯現故若
 觀行人已得奢摩他循法觀加行隨順思惟
 義顯現故若人得無分別智未出無分別觀
 一切塵不顯現故由境界等義隨順三慧由
 前引證成就唯識義故知唯識無塵此中有
 六偈重顯前義此偈後依智覺中當廣分別
 說謂餓鬼畜生人如是等
 攝大乘論卷上

音釋

序

謀達協切與牒 鏹悲驕切馬 桀巨列切
同書板也 洵何交切 苻再才也 頽魚委切 紇下沒切 姑姑洗
蘇典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洗蘇典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姑洗律名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紕紕文切
馬燿即約切 也

攝大乘論卷中

隱七

陳 天 竺 三 藏 真 諦 譯

應知勝相品第二之二

若唯識似塵顯現依止說名依他性云何成
依他何因緣說名依他從自熏習種子生故
繫屬因緣不得自在若生無有功能過一刹
那得自住故說名依他若分別性依依他實
無所有似塵顯現云何成分別何因緣說名
分別無量相貌意識分別顛倒生因故成分
別無有自相唯見分別故說名分別若真實

性分別性永無所有為相云何成真實何因
緣說名真實由如無不如故成真實由成就
清淨境界由一切善法中最勝於勝義成就
故說名真實復次若有分別及所分別分別
性成此中何法名分別何法所分別何法名
分別性意識是分別具三種分別故何以故
此識自言熏習為種子及一切識言熏習為
種子是故此生由無邊分別一切處分別但
名分別說名分別此依他但是所分別是因
能成依他性為所分別此中名分別性云何

分別能計度此依他性但如萬物相緣何境界執何相貌云何觀見云何緣起云何言說云何增益由名等境界於依他性中由執著相由決判起見由覺觀言說緣起由見等四種言說實無有塵計實有為增益由此因故能分別此三種性云何與他為異為不異非異非不異應如此說有別義依他性名依他有別義此成分別有別義此成真實何者別義說此名依他從熏習種子生繫屬他故復有何義此成分別此依他性為分別因是所

分別故成分別復有何義此成真實此依他性或成真實如所分別實不如是有故復有何義由此一識成一切種種識相貌本識識所餘生起識種種相貌故復因此相貌生故依他性有幾種若略說有二種一繫屬熏習種子二繫屬淨品不淨品性不成就故由此二種繫屬說名依他分別性亦有二種一由分別自性二由分別差別真實性亦有二種一自性成就二清淨成就復有分別更成四種一分別自性二分別差別三有覺四無

覺有覺者能了別名言衆生分別無覺者不能了別名言衆生分別復次分別有五種一依名分別義自性譬如此名目此義二依義分別名自性譬如此義屬此名三依名分別名自性譬如分別未識義名四依義分別義自性譬如分別未識名義五依二分別二自性譬如此名此義何義何名若攝一切分別復有十種一根本分別謂本識二相分別謂色等識三依顯示分別謂有依止眼等識識四相變異分別謂老等變異苦樂等受欲等

惑及在時節等變異地獄等欲界等變異五依顯示變異分別謂如前所說變異起變異分別六他引分別謂聞非正法類聞正法類分別七不如理分別謂正法外人非正法類分別八如理分別謂正法內人聞正法類分別九決判執分別謂不如理思惟^三種類身見爲根本與六十二見相應分別十散動分別謂菩薩十種分別無有相散動有相散動增益散動損減散動一執散動異執散動通散動別散動如名起義散動如義起名散動爲

對治此十種散動分別故於一切般若波羅
蜜教中佛世尊說無分別智能對治此十種
散動應知具足般若波羅蜜經義如般若波
羅蜜經言云何菩薩行於般若波羅蜜舍利
弗是菩薩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不見菩薩
名不見般若波羅蜜不見行不見不行不見
色不見受想行識何以故由自性空不由空
空見色空非色無色異空故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何以故舍利弗此但有名所謂色是自
性無生無滅無染無淨對假立名分別諸法

由假立客名隨說諸法如如隨說如是如是
生起執著如此一切名菩薩不見若不見不
生執著如觀色乃至識亦應作如此觀由此
般若波羅蜜經文句應隨順思惟十種分別
義若由此別意依他性成有三性是三性云
何性有三異不成相雜無相雜義由此道理
此性成依他不由此成分別及真實由此道
理此性成分別不由此成依他及真實由此
道理此性成真實不由此成依他及分別云
何得知此依他性由分別性顯現似法不與

分別性同體未得名前於義不應生智故法
 體與名一則此義相違由名多故若名與義
 一名既多義應成多此義體相違由名不定
 體相雜此義相違此中說偈
 於名前無智 多名及不定 義成由同體
 多雜體相違 法無顯似有 無染而有淨
 是故譬幻事 亦以譬虛空
 云何如此顯現而實非有依他性一切種非
 不有若無依他性真實性亦無一切無不成
 若無依他性及真實性則有無染汙及清淨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品過失此二品可知非無是故非一切皆無
 此中說偈
 若無依他性 真實性亦無 則恒無二品
 謂染汙清淨
 諸佛世尊於大乘中說鞞佛略經此經中說
 云何應知分別性由說無有品類此性應知
 云何應知依他性由說幻事鹿渴夢相影光
 影響水月變化如此等譬應知其性云何應
 知真實性由說四種清淨法應知此性四種
 清淨法者一此法本來自性清淨謂如如空

第一〇一册

實際無相真實法界二無垢清淨謂此法出
 離一切客塵障垢三至得道清淨謂一切助
 道法及諸波羅密等四道生境界清淨謂正
 說大乘法何以故此說是清淨因故非分別
 清淨法界流故非依他由此四種清淨法攝
 一切清淨法皆盡此中說偈
 幻等顯依他 說無顯分別 若說四清淨
 此說屬真實 清淨由本性 無垢道緣緣
 一切清淨法 四皆攝品類
 何因何緣是依他性如經所說幻事等譬所

顯於依他性中為除他虛妄疑惑云何他於
 依他性中生虛妄疑惑諸說於依他性中有
 如此虛妄疑心若實無有物云何成境界為
 決此疑故說幻事譬若無境界心及心法云
 何得生為決此疑故說鹿渴譬若實無塵愛
 非愛受用云何得成為決此疑故說夢相譬
 若實無法善惡二業愛非愛果報云何得生
 為決此疑故說影譬若實無法云何種種智
 生為決此疑故說光影譬若實無法云何種
 種言說起為決此疑故說谷響譬若實無法

云何成緣真實法定心境界為決此疑故說
水月譬若實無法云何諸菩薩故作心無顛
倒心為他作利益事於六道受生為決此疑
故說變化譬婆羅門問經中言世尊依何義
說如此言如來不見生死不見涅槃於依他
性中依分別性及依真實性生死為涅槃依
無差別義何以故此依他性由分別一分成
生死由真實一分成涅槃阿毗達磨脩多羅
中佛世尊說法有三種一染汙分二清淨分
三染汙清淨分依何義說此三分於依他性

中分別性為染汙分真實性為清淨分依他
性為染汙清淨分依如此義故說三分於此
義中以何為譬以金藏土為譬譬如於金藏
土中見有三法一地界二金三土於地界中
土非有而顯現金寶有不顯現此土若以火
燒鍊土則不現金相自現此地界土顯現時
由虛妄相顯現金顯現時由真實相顯現是
故地界有二分如此本識未為無分別智火
所燒鍊時此識由虛妄分別性顯現不由真
實性顯現若為無分別智火所燒鍊時此識

由成就真實性顯現不由虛妄分別性顯現
 是故虛妄分別性識即依他性有二分譬如
 金藏土中所有地界復次有處世尊說一切
 法常住有處說一切法無常有處說非常非
 無常依何義說常此依他性由真實性分常
 住由分別性分無常由二性分非常非無常
 如依此義說常無常無二如此說苦樂無二
 善惡無二空不空無二有我無我無二靜不
 靜無二有性無性無二有生無生無二有滅
 無滅無二本來寂靜不寂靜無二本來涅槃

非涅槃無二生死涅槃無二由如此等差別
 諸佛如來依義密語由此三性應隨決了常
 無常等正說如前解釋此中說偈
 如法實不有 如彼種種現 由此法非法
 故說無二義 依一分說言 或有或非有
 依二分說言 非有非非有 如顯現不有
 是故說求無 如顯現實有 是故說非無
 由自體非有 自體不住故 如取不有故
 三性成無性 由無性故成 前為後依止
 無生滅本靜 及自性涅槃

復次有四意四依一切佛世尊教應隨決了
一平等意譬如說昔是時中我名毗婆尸
久已成佛二別時意譬如說若人誦持多
寶佛名決定於無上菩提不更退墮復有說
言由唯發願得安樂佛土得往彼受生三別
義意譬如說事如是等恒伽所有沙數諸
佛於大乘別義得生覺了四衆生樂欲意譬
如如來先爲一人讚歎布施後還毀咎如施
戒及餘修亦爾是名四種意四依者一令入
依譬如於大小乘中佛世尊說人法二種通

別二相所攝俗諦二相依譬如隨所說法相
中必有三性三對治依此中八萬四千衆生
煩惱行對治顯現四翻依此中由說別義言
詞以顯別義譬如偈言
阿婆離婆羅摩多耶 毗跋耶斯者修締多
離施那者僧柯履多 羅槃底菩提物多摩
若人欲廣解釋大乘法略說由三相應當如
此解釋一廣解緣生體相二廣解依因緣已
生諸法實相三廣解成立所說諸義廣解緣
生體相者如偈說言熏習所生諸法此從彼

如此果報識及生起識由更互因生廣解釋
依因緣已生諸法實相者諸法者謂生起識
為相有相及見識為自性復次諸法依止為
相分別為相法爾為相白此言說於三性中
諸法體相則得顯現如偈言

從有相有見 應七 應知法三相

云何得解說此法相分別性於依他性實無
所有真實性於中實有由此二不有有故非
得及得未見已見真如一時自然成於依他
性中分別性無故真實性有故若見彼不見

此若不見彼即見此如偈言
依他中分別 無但真實有 故不得及得
於中二平等

廣解成立所說諸義者譬如初所說文句由
所餘諸句顯示分別或由功德依止或因事
義依止功德依止者廣說佛世尊功德最清
淨慧無二行無相法為勝依意行住於佛住
至得諸佛平等行無礙行不可破無對轉法
不可變異境不可思惟所成立法至三世平
等於一切世界現身於一切法智慧無礙一

切行與智慧相應於法智無疑不可分別身
一切菩薩所受智慧至無二佛住波羅蜜至
無差別如來解脫智究竟已得無邊佛地平
等法界為勝虛空界為後邊最清淨慧如此
初句由所餘句次第應知分別解釋若如此
正說法義得成德七最清淨慧者諸佛九如來智慧
於一切法清淨無不了別如此本義應知由
二十一佛功德所攝於所知一切無障行起
功德於有無無二相真如最清淨令入功德
不由功用不捨如來事佛住功德於法身依

止及意事無差別功德修習一切障對治功
德降伏一切外道功德生於世間非世間法
所染汙功德安立正法功德四種善巧答他
問功德於一切世界中顯現應化身功德能
決他疑功德由種種行能令他入功德於未
來世法生智功德隨衆生樂顯現功德能行
無量依止衆生正教化事功德平等法身波
羅蜜成就功德隨衆生意顯現純淨佛土功
德是三種佛身無離無別處功德窮生死際
能生一切衆生利益安樂功德由無盡功德

因事義依止者如經言若菩薩與三十二法相應說名菩薩於一切衆生與利益安樂意相應令入一切智智意我今於何處忠當相應如此智捨高慢心堅固善意非假作憐愍意不貪報恩於親非親所平等意未作善友意乃至無餘涅槃稱量談說歡笑先言於諸衆生慈悲無異於所作事無退弱心無厭倦心聞義無足於自作罪能顯其過於他作罪不恠訶責於一切威儀中恒持菩提心不求果報而行布施不著一切怖畏及道生受持

禁戒於一切衆生忍辱無礙爲引攝一切善法行於精進修三摩提滅離無色定與方便相應智四攝相應方便於持戒破戒中善友無二事善知識恭敬心聽法恭敬心樂住阿蘭若處於世間希有不生安樂心於下品乘不生喜樂心於大乘教觀實功德陸七遠離惡友敬事善友恒持四種梵住持無量心清淨恒遊戲五神通恒依智慧行於住正行不住正行衆生無捨離心引攝大衆一向決定言說恭敬實事先恭敬行菩薩心與如此等法相

應說名菩薩由如此文句前說初句應知解
說初句者謂於一切衆生利益安樂意此利
益安樂意文句別有十六文句所顯業應知
解說十六業者一傳傳行業二無倒業三不
由他事自行業四不可壞業五無求欲業有
三句解釋應知不貪報恩有恩無恩衆生不
生愛憎心隨順行乃至餘生隨處相應言說
業有二句解釋應知有苦有樂無二衆生平
等業無下劣業不可令退轉業攝方便業厭
惡所對治業有二句解釋應知無間思量業

行進勝位業有七句解釋應知正修加行六
波羅蜜恭敬行四攝成就方便業有六句解
釋應知事善知識聽聞正法住阿蘭若處遠
離邪覺觀正思惟功德有二句顯事善友功
德有二句顯成就業有三句解釋應知治無
量心清淨得威德證得功德安立他業有四
句解釋應知引攝大衆無疑心立正教學處
法財二攝無染汙心如此等句應知解釋初
說文句此中說偈
取如前說句 隨德句差別 取如前說句

由義別句別

應知入勝相品第三

如此已說應知勝相云何應知應知入勝相
多聞所熏習依止非阿黎耶識所攝如阿黎
耶識成種子正思惟所攝似法及義顯相所
生似所取種類有見意言分別何人能入應
知相大乘多聞熏習相續已得成事無量出
世諸佛已入決定信樂正位由善成無修習
增長善根是故善得福德智慧二種資糧諸
菩薩於何處入唯識觀有見似法義顯相意

言分別大乘法相所生於願樂行地入謂隨
聞信樂故見道謂如理通達故修道謂能對
治一切障故究竟道中一切法實唯有識如
說隨聞信樂故如理通達故能對治一切障
故出離障垢最清淨故云何得入由善根力
持故由有三相鍊磨心故由滅除四處障故
緣法義為境無間修恭敬修奢摩他毗鉢舍
那無放逸故十方世界無數量故不可數量
在人道衆生刹那刹那證得無上菩薩是名
第一練磨心由此正意施等諸波羅蜜必得

生長是我信樂已得堅住由此正意我修習
施等波羅蜜進得圓滿則為不難是名第二
練磨心若人與眾善法相應後捨命時於一
切受生中可愛富樂自然而成人得有礙
善此義尚應成云何我得圓滿善及無礙善
一切如意可愛富樂而當不成是名第三練
磨心此中說偈

人道中眾生 念念證菩提 處所過數量
故無下劣心 善心人信樂 能生施等度
勝人得此意 故能修施等 若善人死時

即得勝富樂 滅位圓淨善 此義云何無
由滅除四處故由捨離聲聞獨覺思惟故邪
思惟滅於大乘中生信心及決了心故滅一
切邪意及疑是所聞思諸法中捨離我及我
所邪執故是故滅除法執安立現前住一切
相思惟悉不分別是故能滅除分別此中說
偈

現在及安立 一切相思惟 智人不分別
故得無上覺
緣法及義為境何因何方便得入由聞熏習

種類正思惟所攝顯現似法及義有見意言
 分別故由四種尋思謂名義自性差別假立
 尋思由四種如實智謂名義自性差別如實
 智四種不可得故若菩薩已入已解如此等
 義則修加行爲入唯識觀於此觀中意言分
 別似字言及義顯現此中是字言相但意言
 分別得如此通達此義依名言唯意言分別
 亦如此通達此名義自性差別唯假說爲量
 亦如此通達次於此位中但證得唯意言分
 別是觀行人不見名及義不見自性差別假

說由實相不得有自性差別義已由四種尋
 思及四種如實智於意言分別顯現似名及
 義得入唯識觀於唯識觀中入何法如何法
 得入但入唯量相見二法種種相貌名義自
 性差別假說自性差別義六種相無義故由
 此能取所取非有爲義故一時顯現似種種
 相貌及生故譬如閻中藤顯現似蛇猶如於
 藤中蛇即是虛實不有故若人已了別此藤
 義先時蛇亂智不緣境起即便謝滅唯藤智
 在此藤智由微細分析虛空無實境何以故

但是色香味觸相故若心緣此境藤智亦應
可滅若如此見已伏滅六相顯現似名及義
意言分別塵智不生譬如蛇智於伏滅六相
義中是唯識智亦應可伏滅譬如藤智由依
真如智故如此菩薩由入似義顯現意言分
別相故得入分別性由入唯識義故得入依
他性及云何得入真實性若捨唯識想已是
時意言分別先所聞法熏習種類菩薩已了
別伏滅塵想似一切義顯現無復生緣故不
得生是故似唯識意言分別亦不得生由此

義故菩薩唯住無分別一切義名中由無分
別智得證得住真如法界是時菩薩平等平
等能緣所緣無分別智生由此義故菩薩得
入真實性此中說偈

法人及法義 性略及廣名 不淨淨究竟

十名差別境

陸七

十四

如此菩薩由入唯識觀故得入應知勝相由
入此相得入初歡喜地善通達法界得生十
方諸佛如來家得一切眾生心平等得一切
菩薩心平等得一切諸佛如來心平等此觀

名菩薩見道

復次何故菩薩入唯識觀由緣極通法為境
出世奢摩他毗鉢舍那智故由無分別智後
所得種種相識為相智故為滅除共本阿黎
耶識中一切有因諸法種子為生長能觸法
身諸法種子為轉依為得一切如來正法為
得一切智智故入唯識觀無分別智後所得
智者於本識及所生一切識識及相識相中
由觀似幻化等譬自性無顛倒由此義故善
薩如幻師於一切幻事自了無倒於一切相

因緣及果中若正說時常無偏倒

是時正入唯識觀位中有四種三摩提是四
種通達分善根依止菩薩云何應見由四種
尋思於下品無塵觀忍光得三摩提是暖行
通達分善根依止於最上品無塵觀忍光增
三摩提是頂行通達分善根依止於四種如
實智菩薩已入唯識觀了別無塵故正入真
義一分通行三摩提是隨非安立諦忍依止
此三摩提最後刹那了伏唯識想轉名無間
三摩提應知是世第一法依止四種三摩提

是菩薩入非安立諦觀前方便若菩薩如此
入初地已得見道得通達入唯識云何菩薩
修習觀行入於修道如佛廣說所安立法相
於菩薩十地由攝一切如來所說大乘十二
部經故得現前由治所說通別二境由生起
緣極通境出世無分別智及無分別智後所
得奢摩他毗鉢舍那智由無量無數百千俱
胝大劫中依數數修習由昔及今所轉依為
大得三種佛身更修加行是聲聞見道是菩
薩見道此二見道差別云何聲聞菩薩見道

應知有十一種差別何者為十一一由境界
差別謂緣大乘法為境二由依止差別謂依
大福德智慧資糧為依止三由通達差別謂
通達人法二無我四由涅槃差別謂攝無住
處涅槃以為住處五由地差別謂依十地為
出離六七由清淨差別謂滅煩惱習氣及治
淨土為清淨八由於一切眾生得平等心差
別謂為成熟眾生不捨加行功德善根九由
受生差別謂生如來家為生故十由顯現差
別謂於佛子大集論中常能顯現為攝受正

法十一由果差別謂十力無畏不共如來法
 及無量功德生為果故此中說兩偈
 名義互為客 菩薩應尋思 應觀二唯量
 及彼二假說 從此生實智 離塵分別三
 若見其非有 得入三無性
 又正教兩偈如第七分別觀論說
 菩薩在靜位 觀心唯是影 捨離外塵相
 唯定觀自想 菩薩住於內 入所取非有
 次觀能取空 後觸二無得
 復有大乘莊嚴經論所說五偈為顯此道

菩薩生長福及慧 二種資糧無量際
 於法思惟心決定 能了義類分別因
 已知義類但分別 得住似義唯識中
 故觀行人證法界 能離二相及無二
 若離於心知無餘 由此即見心非有
 智人見此二不有 得住無二真法界
 由無分別智慧人 恒平等行遍一切
 染衣稠密過聚性 遣滅如藥能除毒
 佛說正法善成立 安心有相於法界
 已知憶念唯分別 功德海岸智人至

入因果勝相品第四

如此已說入應知勝相云何應知入因果勝相由六波羅蜜謂陀那尸羅羸提毗梨耶持訶那般羅若波羅蜜云何由六波羅蜜得入唯識復云何六波羅蜜成入唯識果此正法內有諸菩薩不著富樂心於戒無犯過心於苦無壞心於善修無懶惰心於此散亂因中不住著故常行一心如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觀由依止六波羅蜜菩薩已入唯識地次得清淨信樂意所攝六波羅蜜是故於此中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第一〇一册

間設離六波羅蜜加行功用由信樂正說愛重隨喜願得思惟故恒無休息行故修習六波羅蜜究竟圓滿此中說偈
修習圓白法 能得利疾忍 菩薩於自乘 甚深廣大說 覺唯分別故 得無著智故 是樂信清淨 名清淨意地 菩薩在法流 前後見諸佛 已知菩提近 無難易得故 何故波羅蜜唯有六數為安立能對治六種 惑障故為一切佛法生起依處故為隨順成 熟一切衆生依止故為對治不發行心因故

立施戒二波羅蜜不發行心因者貪著財物及至室家若已發修行心為對治退弱心因故立忍精進二波羅蜜退弱心因者謂生死衆生違逆若事長時助善法加行疲怠若已起發行及不退弱心為對治壞失心因故立定慧二波羅蜜壞失心因者謂對亂邪智是故為對治六種惑障立波羅蜜有六數為一切佛法生起依處故者前四波羅蜜是不散亂因次一波羅蜜是不散亂體由依止此不散亂故能如實覺了諸法真理一切如來正

法皆得生起是故為一切佛法生起依處立波羅蜜有六數為隨順成熟一切衆生依止故者由施波羅蜜利益衆生由戒波羅蜜不損惱衆生由忍波羅蜜能安受彼毀辱不起報怨心由精進波羅蜜生彼善根滅彼惡根由此利益因一切衆生皆得調伏次彼心未得寂靜為令寂靜已得寂靜為令解脫故立定慧二波羅蜜由此六度菩薩善教衆生故得成熟是故為道順成熟一切衆生依止立波羅蜜有六數由如此義是故應知成立波

羅蜜有六數

此六波羅蜜相云何可見由六種最勝六波羅蜜通相有六一由依止無等謂依止無上菩提心起二由品類無等謂一一波羅蜜略說皆有三品菩薩皆具修行三由行事無等謂安樂利益一切衆生事菩薩所行諸度皆爲成此二事故四由方便無等謂無分別智菩薩所行諸度皆是無分別智所攝故五由迴向無等謂迴向無上菩提菩薩所行諸度決定轉趣一切智果故六由清淨無等謂惑

智二障永滅無餘菩薩所行諸度分分除二障乃至皆盡故施即是波羅蜜波羅蜜即是施耶有是施非波羅蜜有是波羅蜜非施有是施是波羅蜜有非施非波羅蜜如施中四句應知餘度亦有四句

云何說六波羅蜜後七如此次第前前十九波羅蜜隨順次生後後波羅蜜故復次前前波羅蜜由後後波羅蜜所清淨故依何義立六度名此義云何可見於一切世間聲聞獨覺施等善根中最勝無等故以能

到彼岸故是故通稱波羅蜜能破滅恚惜嫉妬及貧窮下賤苦故稱陀復得為大富主及能引福德資糧故稱那能寂靜邪戒及惡道故名尸復能令得善道及三摩提故稱羅能滅除瞋恚及忿恨心故名羸復能生自他平和事故稱提能滅除懶惰及諸惡法名毗梨復行不放逸生長無量善法故稱耶能滅除散亂故名持訶及能引心令住內境故稱那能滅一切見行能除邪智故名般羅能緣真相隨其品類知一切法故稱若

云何應知諸波羅蜜修習若略說應知修習有五種一修加行方法二修信樂三修思惟四修方便勝智五修利益他事此中前四修應知如前利益他事修者諸佛無功用心不捨如來事修習諸波羅蜜至圓滿位中更修諸波羅蜜

復次思惟修習者愛重隨喜願得思惟六意攝所修六意者一廣大意二長時意三歡喜意四有恩德意五大志意六善好意廣大意者若菩薩若干阿僧祇劫能得無上菩提以

如此時為一刹那刹那菩薩於此時中刹那
刹那常捨身命及等恒伽沙數世界滿中七
寶奉施供養如來從初發心乃至入住究竟
清涼菩提是菩薩施意猶不滿足如此多時
刹那刹那滿三千大千世界熾火菩薩於中
行住坐卧為四威儀離一切生生之具戒忍
精進三摩提般若心菩薩恒現前修乃至入
任究竟清涼菩提菩薩戒忍等意亦不滿足
是無厭足心是名菩薩廣大意若菩薩從初
發心乃至成佛不捨無厭足心是名菩薩長

時意若菩薩由六波羅蜜所作利益他事常
生無等歡喜眾生得益其心歡喜所不能及
是名菩薩歡喜意若菩薩行六波羅蜜利益
眾生已見眾生於我有大恩德不見自身於
彼有恩是名菩薩有恩德意若菩薩從六波
羅蜜所生功德善根施與一切眾生以無著
心迴向為令彼得可愛重果報是名菩薩大
志意若菩薩所行六波羅蜜功德善根令一
切眾生平等皆得為彼迴向無上菩提是名
菩薩善好意由此六意所攝愛重思惟菩薩

修習若菩薩隨喜無量菩薩修加行六意所
 生功德善根是名菩薩六意所攝隨喜思惟
 若菩薩願一切衆生修行六意所攝六波羅
 蜜及願自身修行六意所攝六波羅蜜修習
 加行乃至成佛是名菩薩六意所攝願得思
 惟若人得聞六意所攝菩薩思惟修習生一
 念信心是人則得無量無邊福德之聚諸惡
 業障壞滅無餘若人但聞尚得無量無邊福
 德何況菩薩盡能修行
 云何應知諸波羅蜜差別由各有三品知其

差別施三品者一法施二財施三無畏施戒
 三品者一守護戒二攝善法戒三攝利衆生
 戒忍三品者一他毀辱忍二安受苦忍三觀
 察法忍精進三品者一勤勇精進二加行精
 進三不下難壞無足精進定三品者一安樂
 住定二引神通定三隨利他定般若三品者
 一無分別加行般若二無分別般若三無分
 別後得般若
 云何應知諸波羅蜜攝義一切善法皆入六
 波羅蜜攝以為彼性故彼是六波羅蜜所流

果故一切善法所隨成故

云何應知諸波羅蜜所對治攝一切惑以為彼性故為彼生因故為彼所流果故

云何應知諸波羅蜜功德若菩薩輪轉生死大富位自在所攝大生所攝大眷屬徒眾所

攝大資生業事成就所攝無疾惱少欲等所

攝一切工巧明處聰慧所攝如意無失富樂

利益眾生成為正事故菩薩修行六度功德乃

至入住究竟清涼菩提恒在不異故

云何應知諸波羅蜜更互相顯世尊或以施

名說諸波羅蜜或以戒名或以忍名或以精

進名或以定名或以般若名說諸波羅蜜如

來以何意作如此說於波羅蜜修行方便中

一切餘波羅蜜皆聚集助成故此即如來說

意此中說鬱陀那偈

位數相次第四七名修差別攝廿二對治及功德

互顯諸度義

攝大乘論卷中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第一〇一册

音釋

鞞佛略

梵語也此云方廣鞞駢達切

訾

蔣氏切毀也

攝大乘論卷下

隱八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入因果修差別勝相品第五

如此已說入相因果勝相云何應知入因果
修差別由十種菩薩地何者為十一歡喜地
二無垢地三明焰地四燒然地五難勝地六
現前地七遠行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十法
雲地云何應知以此義成立諸地為十為對
治地障十種無明故於十相所顯法界有十
種無明猶在為障何者能顯法界十相於初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第一〇一册

地由一切遍滿義應知法界於二地由最勝
義於三地由勝流義於四地由無攝義於五
地由相續不異義於六地由無染淨義於七
地由種種法無別義於八地由不增減義於
九地由定自在依止義由土自在依止義由
智自在依止義於十地由業自在依止義由
陀羅尼門三摩提門自在依止義應知法界
此中說偈
遍滿最勝義 勝流及無攝 無異無染淨
種種法無別 不增減四種 自在依止義

業自在依止 總持三摩提

如此二偈依中邊分別論應當了知復次此
無明應知於二乘非染汙於菩薩是染汙云
何初地名歡喜由始得自他利益功能故云
何二地名無垢此地遠離犯菩薩戒垢故云
何三地名明焰由無退三摩提及三摩提依
止故大法光明依止故云何四地名燒然由
助菩提法能焚滅一切障故云何五地名難
勝真俗二智更互相違能合難合令相應故
云何六地名現前由十二緣生智依止故能

令般若波羅蜜現前住故云何七地名遠行
由至有功用行最後邊故云何八地名不動
由一切相及作意功用不能動故云何九地
名善慧由最勝無礙辯智依止故云何十地
名法雲由緣通境知一切法一切陀羅尼及
三摩提門為藏故譬雲能覆如虛空礙障故
能圓滿法身故

云何應知得諸地相由四種相一由已得信
樂相於一一地決定生信樂故二由已得行
相得與地相應十種法正行故三由已得通

達相先於初地通達真如法界時皆能通達一切地故四由已得成就相此十地皆已至究竟修行故云何應知修諸地相諸菩薩先於地地中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各有五相修習得成何者爲五一集總修二無相修三無功用修四熾盛修五不知足修應知於諸地皆有此五修此五修生五法爲果何者爲五一剎那剎那能壞一切麤重依法二能得出離種種亂想法樂三能見一切處無量無分別相善法光明四如所分別法相轉得清

淨分恒相續生爲圓滿成就法身五於上品中轉增爲最上上品因緣聚集於十地中修十波羅蜜隨次第成於前六地有六波羅蜜如次第說於後四地有四波羅蜜一漚和拘舍羅波羅蜜六波羅蜜所生長善根功德施與一切衆生悉令平等爲一切衆生迴向無上菩提二波尼他那波羅蜜此度能引攝種種善願於未來世感六度生緣故三婆羅波羅蜜由思擇修習力伏諸波羅蜜對治故能引六波羅蜜相續生無有間缺四若那波羅

蜜此度是能成立前六度智能令菩薩於大集中受法樂度成熟衆生後四波羅蜜應知是無分別後智攝一切波羅蜜於一切地中不同時修習從波羅蜜藏經應知此法門廣顯諸義於幾時中修習十地正行得圓滿有五種人於三阿僧祇劫修行圓滿或七阿僧祇劫或三十三阿僧祇劫何者爲五行願行地人滿一阿僧祇劫行清淨意行人行有相行人行無相行人於六地乃至七地滿第二阿僧祇劫從此後無功用行人乃至十地

滿第三阿僧祇劫復次云何七阿僧祇劫地前有三地中有四地前三者一未定阿僧祇二定阿僧祇三授記阿僧祇地中有四者一依實諦阿僧祇二依捨阿僧祇三依寂靜阿僧祇四依智慧阿僧祇復次云何三十三阿僧祇方便地中有三阿僧祇一信行阿僧祇二精進行阿僧祇三趣向行阿僧祇於十地中地地各三阿僧祇謂入住出如此阿僧祇修行十地正行圓滿

有善根願力 心堅進增上 三種阿僧祇

說正行成就

依戒學勝相品第六

如此已說入因果修差別云何應知依戒學差別應知如於菩薩地正受菩薩戒品中說若略說由四種差別應知菩薩戒有差別何者為四一品類差別二共不共學處差別三廣大差別四甚深差別品類差別者有三種一攝正護戒二攝善法戒三攝衆生利益戒此中攝正護戒應知是二戒依止攝善法戒是得佛法生起依止攝衆生利益戒是成熟

衆生依止共學處戒者是菩薩遠離性罪戒不共學處戒者是菩薩遠離制罪所立戒此戒中或聲聞是處有罪菩薩於中無罪或菩薩是處有罪聲聞於中無罪菩薩有治身口意三品為戒聲聞但有治身口為戒是故菩薩有心地犯罪聲聞則無此事若略說所有身口意業事能生衆生利益無有過失此業菩薩皆應受學修行如此應知共不共戒差別廣大差別者應知有四種由四種廣大故一種種無量學處廣大二能攝無量福德廣

大三攝一切衆生利益安樂意廣大四無上
菩提依止廣大甚深差別者若菩薩由如此
方便勝智行殺生等十事無染濁過失生無
量福德速得無上菩提勝果復次有變化所
作身口業應知是菩薩甚深戒由此戒有時
菩薩正居大王位或現種種逼惱衆生爲安
立衆生於戒律中或現種種本生由逼惱他
及逼惱怨對令他相愛利益安心生他信心
爲先後於三乘聖道中令彼善根成熟是名
菩薩甚深戒差別由此四種差別應知是略

說菩薩受持戒差別復次由此四種差別更
有差別不可數量菩薩戒差別如毗那瞿沙
毗佛略經中說
依心學勝相品第七
如此已說依戒學差別云何應知依心學差
別略說由六種差別應知何者爲六一境差
別二衆類差別三對治差別四隨用差別五
隨引差別六由事差別境差別者由緣大乘
法爲境起故衆類差別者大乘光三摩提集
福德王三摩提賢護三摩提首楞伽摩三摩

提等攝種種三摩提品類故對治差別者由緣一切法為通境智慧如以楔出楔方便故於本識中拔出一切麤重障故隨用差別者於現世久安住三摩提樂中如意能於勝處受生隨引差別者能引無礙神通於一切世界由事差別者令動放光遍滿顯示轉變往還促遠為近轉麤為細變細為麤令一切色皆入身中似彼同類入大集中或顯或隱具八自在伏障他神力或施他辯才及憶念喜樂或放光明能引具相大神通能引一切難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行正行以能攝十種難修正行故何者為十
一自受難修自受菩提善願故二不可迴難
修由生死眾苦不令退轉故三不肯難修由
眾生作惡一向對彼故四現前難修於有怨
眾生現前為行一切利益事故五無染難修
菩薩生於世間此入不為世法之所染故六信樂
難修行於無底大乘能信樂廣大甚深義故
七通達難修能通達人法二無我故八隨覺
難修諸佛如來甚深不了義經能如理判故
九不離不染難修不捨生死不為生死染汙

第一〇一册

故十加行難修諸佛如來於一切障解脫中
住不作功用能行一切衆生利益事乃至窮
生死後際樂修如此加行故於隨覺難修諸
佛如來說不了義經其義云何菩薩應隨理
覺察如經言云何菩薩不損一物不施一人
若菩薩善能行施無量無數於十方世界修
布施相續生起云何菩薩樂行布施若菩
薩不樂行一切施云何菩薩行信施心若菩
薩不行諸佛如來信心云何菩薩發行布施
若菩薩於布施中不策自身云何菩薩恒遊

戲布施若菩薩無布施時云何菩薩能大行
施若菩薩於施離婆羅想云何菩薩於施清
淨若菩薩鬻波提貪恡云何菩薩能住於施
若菩薩不住究竟後際云何菩薩於施自在
若菩薩於施不得自在云何菩薩於施無盡
若菩薩不住無盡中如施經於戒乃至般若
如理應知復有經言云何菩薩行殺生若菩
薩有命衆生斷其相續云何菩薩奪非他所
與若菩薩自奪非他所與衆生云何菩薩行
邪淫若菩薩於欲塵起邪意等云何菩薩能

說妄語若菩薩是妄能說為妄云何菩薩行
兩舌若菩薩恒住最極空寂處云何菩薩能
住波留師若菩薩住所知彼岸云何菩薩能
說不相應語若菩薩能分破諸法隨類解釋
云何菩薩行阿毗持訶婁若菩薩數數令自
身得無上諸定云何菩薩起憎害心若菩薩
於自他心地能害諸惑云何菩薩起邪見若
菩薩一切處遍行邪性如理觀察復有經言
佛法甚深何者甚深此論中自廣分別一切
佛法常住為性由法身常住故一切佛法皆

斷由一切障皆斷盡故一切佛法生起為性
由化身恒生起故一切佛法能得為性能得
共對治眾生八萬四千煩惱行故一切佛法
有欲為性有欲眾生愛攝令成自體故一切
佛法有真為性一切佛法有癡為性一切佛
法凡夫法為性一切佛法無染著為性成就
真如一切障不能染故一切佛法不可染著
諸佛出現於世非世法所能染故是故說佛
法甚深為修行波羅蜜為成熟眾生為清淨
佛土為引攝一切佛法故菩薩三摩提業差

別應知

依慧學勝相品第八

如此已說依定學差別云何應知依慧學差別由無分別智自性依止緣起境界相貌立救難攝持伴類果報等流出離究竟行善加行無分別智後得智功德無差別加行無分別後得智譬威德無功用作事甚深義故應知依慧學差別由依慧學差別應知無分別智差別無分別智自性應知離五種相五相者一離非思惟故二離非覺觀地故三離滅

想受定寂靜故四離色自性故五於真實義離異分別故是五相所離智此中應知是無分別智於此中如所說無分別智性中故說偈言

諸菩薩自性	五種相所離	無分別智性
於真無分別	諸菩薩依止	非心非非心
是無分別智	非思疾類故	諸菩薩因緣
有言聞熏習	是無分別智	如理正思惟
諸菩薩境界	不可言法性	是無分別智
二無我真如	諸菩薩相貌	於真如境中

是無分別智	無相無差別	相應自性義
所分別非他	字字相續故	由相應義成
離言說智慧	於所知不起	於言不同故
一切不可言	諸菩薩攝持	是無分別智
此後得行持	為生長究竟	諸菩薩伴類
說是二種道	是無分別智	五度之品類
諸菩薩果報	於佛二圓聚	是無分別智
由加行至得	菩薩等流果	於後後生中
是無分別智	由展轉增勝	諸菩薩出離
得成相應故	是無分別智	應知於十地

諸菩薩究竟	由得淨三身	是無分別智
至勝自在故	不染如虛空	此無分別智
種種重惡業	由唯信樂故	清淨如虛空
此無分別智	解脫一切障	由得及成就
如虛空無染	是無分別智	若出現於世
非世法所染	如瘧求受塵	如瘧正受塵
如非瘧受塵	三智譬如此	如愚求受塵
如愚正受塵	如非愚受塵	三智譬如此
如五求受塵	如五正受塵	如非五受塵
三智譬如此	如未識求解	如讀正受法

如解受法義	次第譬三智	如人正閉目
無分別亦爾	如人正開目	後得智亦爾
如空無分別	無染礙異邊	如空中色現
後得智亦爾	譬摩尼天鼓	無思成自事
如此不分別	種種佛事成	非此非非此
非智非非智	與境無差別	智名無分別
佛說一切法	自性無分別	所分別無故
彼無無分別		

此中無分別有三種一加行無分別二無分別智三無分別後智加行無分別有三種謂

因緣引通數習力生起差別故無分別智亦有三種謂知足無顛倒無戲論無分別差別故無分別後智有五種謂通達憶持成立相雜如意顯示差別故為成立無分別智復說別偈

鐵鬼畜生人	諸天等如應	一境心異故
許彼境界成	於過去未來	於夢二影中
智緣非有境	此無轉為境	若塵成為境
無無分別智	若此無佛果	應得無是處
得自在菩薩	由願樂力故	如意地等成

得定人亦爾 成就簡擇人 有智得定人
 於內思諸法 如義顯現故 無分別修時
 諸義不顯故 應知無有塵 由此故無識
 此無分別智即是般若波羅蜜名異義同如
 經言若菩薩住般若波羅蜜由非處修行能
 圓滿修習所餘波羅蜜何者非處修行能圓
 滿修習所餘波羅蜜謂離五種處一離外道
 我執處二離未見真實菩薩分別處三離生
 死涅槃二邊處四離唯滅惑障知足行處五
 離不觀利益眾生事住無餘涅槃處聲聞智

慧與菩薩智慧差別云何應知由無分別差
 別不分別陰等諸法門故由非一分差別通
 達二空真如入一切所知相故依止一切眾
 生利益事故由無住差別住無住處涅槃故
 由恒差別於無餘涅槃不墮斷盡邊際故由
 無上差別實無異乘勝此故隱八中說偈
 由智五勝異 依大悲修福 世出富樂
 說此不為遠
 若菩薩於世間實有亦復可知若菩薩如此
 依戒定慧學功德聚相應至十種自在於一

切利他事得無等勝能云何於世間中見有
衆生遭重苦難由菩薩見彼衆生有業能感
苦報障勝樂果故由菩薩見如此若施彼樂
具則障其生善由菩薩見彼無樂具能現前
厭惡生死由菩薩見若施彼樂具則是生長
一切惡法因緣由菩薩見若施彼樂具則是
遍害餘無量衆生因緣是故菩薩不無如此
能世間亦有如此衆生顯現此中說偈
見業障礙善 厭現及惡增 害他彼衆生
不感菩薩施

學果寂滅勝相品第九
如此已說依慧學差別云何應知寂滅差別
諸菩薩惑滅即是無住處涅槃此相云何捨
離惑與不捨離生死二所依止轉依爲相此
中生死是依他性不淨品一分爲體涅槃是
依他性淨品一分爲體本依者是具淨不淨
品二分依他性轉依者對治起時此依他性
由不淨品分求改本性由淨品分求成本性
此轉依若略說有六種轉一益力損能轉由
隨信樂位住聞熏習力故由煩惱有羞行暫

弱行或求不行故二通達轉謂已登地諸菩薩由真實虛妄顯現為能故此轉從初地至六地三修習轉由未離障人是一切相不顯現真實顯現依故此轉從七地至十地四果圓滿轉由已離障人一切相不顯現清淨真如顯現至得一切相自在依故五下劣轉由後八聲聞通達人無我故由一向背生死為求捨離生死故六廣大轉由菩薩通達法無我故於中觀寂靜功德故為捨不捨故若菩薩在下劣轉位有何過失不觀衆生利益事故過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離菩薩法與下乘人同得解脫此為過失諸菩薩若在廣大轉位有何功德於生死法中由自轉依為依故得諸自在於一切道中能現一切身於世間富樂及於三乘由種種教化方便勝能安立彼於正教是廣上轉功德此中說偈

於凡夫覆真	於彼顯虛妄	於菩薩一向
捨虛顯真實	不顯現顯現	虛妄及真實
是菩薩轉依	解脫如意故	於生死涅槃
若智起等等	生死即涅槃	二無此彼故

第一〇一册

是故於生死 非捨非非捨 於涅槃亦爾
無得無不得

智差別勝相品第十

如此已說寂滅差別云何應知智差別由佛

三身應知智差別一自性身二受用身三變

化身此中自性身者是諸如來法身於一切

法自在依止故受用身者諸佛種種土及大

人集轉依止所顯現此以法身為依止諸佛

土清淨大乘法受樂受用因故變化身者以

法身為依止從住兜率陀天及退受生受學

受欲塵出家往外道所修苦行得無上菩提

轉法輪大般涅槃等事所顯現故諸佛如來

所有法身其相云何若略說其相應知有五

種此中說鬱陀那偈

相證得自在 依止及攝持 差別德甚深

念業明佛身

五相者一法身轉依為相一切障及不淨品

分依他性滅已解脫一切障於一切法得自

在為能清淨性分依他性轉依為相故二曰

淨法為相由六度圓滿於法身至得十種自

在勝能為相故何者為十一命自在二心自
 在三財物自在此三由施度圓滿得成四業
 自在五生自在此二由戒度圓滿得成六欲
 樂自在由忍度圓滿得成七願自在由精進
 度圓滿得成八通慧自在此五通所攝由定
 度圓滿得成九智自在十法自在此二由般
 若波羅蜜圓滿得成三無二為相由無有無
 二相故一切法無所有空相不無為相故復
 次有為無為無二為相非惑業集所生故由
 得自在能顯有為相故復次一異無二為相

諸佛如來依止不異故由無量依止能證此
 故此中說偈
 我執不有故 於中無依別 如前多依證
 假名說不一 性行異非虛 圓滿無初故
 不一無異故 不多依真如
 四常住為相真如清淨相故隱首願引通最為十四
 極故應作正事未究竟妙五不可思議為相
 是真如清淨自證智所知故無譬喻故非覺
 觀行處故
 復次此法身證得云何是觸從初所得由緣

相雜大乘法為境無分別智無分別後所得
 智五相修成熟修習於一切地善集資糧能
 破微細難破障故金剛譬三摩提即此三摩
 提後滅離一切障故是時由依止轉成證得
 應知此法身有幾自在於中得自在若略說
 有五自在於中得自在一淨工顯示自身相
 好無邊音不可見頂自在由轉色陰依故二
 無失無量大安樂住自在由轉受陰依故三
 具足一切名字文句聚等中正說自在由轉
 想陰執相差別依故四變化改易引攝大集

牽白淨品自在由轉行陰依故五顯了平等
 迴觀作事智自在由轉識陰依故此法身應
 知為幾法依止若略說唯三諸佛如來種種
 住處依止故此中說偈

諸佛如來受五喜 皆因證得自界故

二乘無喜由不證 求喜安須證佛界

由能無量作事立 由法美味欲得成

得喜最勝無有失 諸佛恒見四無盡

種種受用身依止為成熟諸菩薩善根故種

種化身依止為多成熟聲聞獨覺善根故有

幾種佛法應知攝此法身若略說有六種一
清淨類法由轉阿梨耶識依故由證得法身
故二果報類法由轉有色根依故由證得果
報勝智故三住類法由轉受行欲塵依故由
無量智慧住故四自在類法由轉種種業等
攝自在依故由於一切十方世界無悶六通
智自在故五言說類法由轉一切見聞覺知
言說依故由能飽滿一切衆生心正說智自
在故六拔濟類法由轉一切災橫過失拔濟
意依故由一切衆生災橫過失拔濟智自在

故如此六種類法所攝諸佛如來法身應知
諸佛法身爲可說有差別爲無差別由依止
意用業無異故應知無差別由無量正覺等
事故應知有差別如法身受用身亦爾由依
止業不異故應知無差別不由依止差別故
無差別無量依止轉依故變化身應知如受
用身
此法身應知與幾種功德相應與最清淨四
無量相應與八解脫八制入十一切入無諍
三摩提願智四無礙解六通慧三十二大人

相八十小相四種一切相清淨十力四無畏
四無護三念處拔除習氣無忘失法大悲十
八不共法一切相最勝智等諸法相應此中
說偈

於衆生大悲 離諸結縛意 不離衆生意

利樂意頂禮 解脫一切障 降伏世智者

應知智遍滿 心解脫頂禮 諸衆生無餘

能滅一切惑 害惑有染汙 常憐愍頂禮

無功用無著 無礙恒寂靜 一切衆生難

能釋我頂禮 於依及能依 應說言及智

卷八

十六

於能說無礙 說者我頂禮 故隨彼類音

行往還出離 證知諸衆生 正教我頂禮

諸衆生見尊 信敬調勝士 由他見能生

淨心我頂禮 攝受住及捨 變化及改性

得定智自在 世尊我頂禮 方便歸依淨

於中障衆生 於大乘出離 摧魔我頂禮

智滅及出離 障事能顯說 於自他兩利

降邪我頂禮 無制無過失 無染濁無住

於諸法無動 無戲論頂禮 於衆伏他說

二惑所遠離 無護無忘失 攝衆我頂禮

於利益他事	尊不過待時	所作恒無虛
無迷我頂禮	於一切行住	無非圓智事
遍知一切世	實體我頂禮	日夜六時觀
一切界衆生	與大悲相應	利樂意我禮
由行及由得	由智及由事	於一切二乘
無等我頂禮	由三身尊至	具相無上覺
一切法他疑	能除我頂禮	無繫無過失
無麤濁無住	於諸法無動	無戲論頂禮
諸佛法身不但恒與如此等功德相應復與		
餘功德相應謂自性因果業相應行事功德		

相應是故應知諸佛法身有無上功德此中說偈

尊成就真如	修諸地出離	至他無等位
解脫諸衆生	無盡等功德	相應現於世
於三輪易現	難見人天等	
復次如來法身甚深最甚深此甚深云何可見此中說偈		
佛無生為生	以無住為住	作事無功用
第四食為食	不異亦無量	無數量一事
最堅不堅業	無上應三身	無一法能覺

一切無不覺	二一念無量	有不有所顯
無欲無離欲	依欲得出離	已知欲無欲
故入欲法如	諸佛過五陰	於五陰中住
與陰非一異	不捨陰涅槃	諸佛事相雜
猶如大海水	我已正應作	他事無是思
由失尊不現	如月於破器	遍滿諸世間
由法光如日	或現得正覺	或涅槃如火
此二實不有	諸佛常住故	如來於惡事
人道及惡道	於非梵行法	住第一住我
佛一切處行	亦不行一處	於一切生現

非六根境界 諸惑已滅伏 如毒呪所害
 由惑至惑盡 佛證一切智 諸惑成覺分
 生死為涅槃 得成大方便 故佛難思議
 由此義故十二種甚深應知謂生不住業住
 甚深安立數業甚深正覺甚深離欲甚深陰
 滅甚深成熟甚深願現甚深菩提般涅槃顯
 現甚深住甚深顯自體甚深滅惑甚深不可
 思議甚深
 諸菩薩緣法身憶念佛此念緣幾相若略說
 諸菩薩依法身修習念佛有七種相何等為

七一諸佛於一切法至無等自在如此修習
念佛於一切世界至得無礙無邊六通智故
此中說偈

被障因不具 一切衆生界 住二種定中
諸佛無自在

二如來身常住由真如無間解脫一切垢故
三如來最無失一切惑障及智障永相離故
四一切如來事無功用成不由功用恒起正
事永不捨故

五如來大富樂位一切佛土最微妙清淨為

富樂故

六如來最無染著出現世間非一切世法所
染如塵不能染空故

七如來於世間有大事用由現成無上菩提
及大般涅槃未成熟衆生令成熟已成熟衆
生令解脫故此中說偈

隨屬如來心 圓德常無失 無功用能施
衆生大法樂 遍行無有礙 平等利多人
一切一切佛 智人緣此念

復次諸佛如來淨土清淨其相云何應知如

言百千經菩薩藏緣起中說佛世尊在周遍
光明七寶莊嚴處能放大光明普照無量世
界無量妙飾界處各各成立大域邊際不可
度量出過三界行處世出世善法功能所生
最清淨自在唯識為相如來所鎮菩薩安樂
住處無量天龍夜叉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所行大法味喜樂所持
一切衆生一切利益事為用一切煩惱災橫
所離非一切魔所行處勝一切莊嚴如來莊
嚴所依處大念慧行出離大奢摩他毗鉢舍

那乘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入處無量功德
聚所莊嚴大蓮華王為依止大寶重閣如來
於此中住如此淨土清淨顯色相圓淨形貌
量處因果主助眷屬持業利益無怖畏住處
路乘門依止圓淨由前文句如此等圓淨皆
得顯現復次受用如此淨土清淨一向淨一
向樂一向無失一向自在
復次諸佛法界恒時應見有五業一救濟災
橫為業由唯現盲聾狂等疾惱災橫能滅除
故二救濟惡道為業從惡處引拔安立於善

處故三救濟行非方便為業諸外道等加行
非方便降伏安立於佛正教故四救濟行身
見為業為過度三界能顯導聖道方便故五
救濟乘為業諸菩薩欲徧行別乘未定根性
聲聞能安立彼為修行大乘故於如此五業
應知諸佛如來共同此業此中說偈

隱八

二十

因依事意及諸行

異故世間許業異

此五種異於佛無

是故世將同一業

若爾聲聞獨覺非所共得如此眾德相應諸
佛法身諸佛以何意故說彼俱趣一乘與佛

乘同此中說偈

未定性聲聞 及諸餘菩薩 於大乘引攝
定性說一乘 法無我解脫 等故性不同
得二意涅槃 究竟說一乘

三世諸佛若共一法身云何世數於佛不同
此中說偈

於一界中無二故

同時因成不可量

次第成佛非理故

一時多佛此義成

云何應知諸佛法身非一向涅槃非非一向
涅槃此中說偈

由離一切障 應作未竟故 佛一向涅槃
不一向涅槃

云何受用身不成自性身由六種因故一由
色身及行身顯現故二由無量大集處差別
顯現故三隨彼欲樂見顯現自性不同故四
別異別異見自性變動顯現故五菩薩聲聞
天等種種大集相雜和合時相雜顯現故六
阿黎耶識及生起識見轉依非道理故是故
受用身無道理成自性身云何變化身不是
自性身由八種因故一諸菩薩從久遠來得

無退三摩提於梵率陀天道及人道中受生
不應道理二諸菩薩從久遠來恒憶宿住命
方書算計數量印相工巧等論行欲塵及受
用欲塵中菩薩無知不應道理三諸菩薩從
久遠來已識別邪正法教往外道所事彼為
師不應道理四諸菩薩從久遠來已通達三
乘聖道正理為求道故修虛苦行不應道理
五諸菩薩捨百拘胝闍浮提於一處得無上
菩提及轉法輪不應道理六若離顯無上菩
提方便但以化身於他方作佛事若爾則應

於兜率陀天上成正覺七若不爾云何佛不
 於一切閻浮提中平等出現若不於他方出
 現無阿舍及道理可證此義八二如來於一
 世界俱現此不相違若許化身成多由四天
 下攝一世界如轉輪王於一世界或一主或
 別主俱生不應道理諸佛亦爾此中說偈
 佛微細化身 多入胎平等 為顯具相覺
 於世間示現
 有六種因諸佛世尊於化身中不得未住一
 正事究竟故由已解脫成熟眾生故二若已

得解脫未般涅槃為令彼捨般涅槃意欲求
 得常住佛身故三為除彼於佛所有輕慢心
 故為令彼通達甚深真如法及正說法故四
 為令眾生於佛身起渴仰心數見無厭足故
 五為令彼向自身起極精進由知正說者不
 可得故六為令彼速得至成熟位向自身不
 捨荷負極精進故此中說偈
 由正事究竟 為除樂涅槃 令捨輕慢佛
 發起渴仰心 令向身精進 及為速成熟
 諸佛於化身 許非一向住

為度一切衆生由發願及修行尋求無上菩提一向般涅槃此事不應道理本願及修行相違無果故

復次受用身及變化身無常故云何諸佛以常住法為身由應身及化身恒依止法身故由應身無捨離故由化身數起現故如恒受樂如恒施食二身常住應如此知若法身無始時無差別無數量為得法身不應不作功用此中說偈

諸佛證得等無量 是因衆生若捨勤

證得恒時不成因 斷除正因不應理
阿毗達磨大乘藏經中名攝大乘此正說究竟

攝大乘論卷下

攝大乘論卷上

隱九

無 著 菩 薩 造

元魏 天竺沙門佛陀扇多譯

大乘阿毗曇經中對如來前為欲顯發大乘
義故善住菩薩說所謂依大乘經明諸佛如
來有十種勝妙勝語何等為十一者智依勝
妙勝語二者智相勝妙勝語三者入智相勝
妙勝語四者入彼因果勝妙勝語五者入彼
修因果勝妙勝語六者還彼修行中差別增
上戒勝妙勝語七者增上心勝妙勝語八者

增上慧勝妙勝語九者滅除勝妙勝語十者
智勝妙勝語如是此修多羅句顯發說大乘
是佛語云何顯發如是此說中小乘經不說
此十種句唯大乘中明所謂阿黎耶識智依
事所說有三種性一是他性二是妄分別性
三者成就性以智相事故唯識說入智相事
者謂六波羅蜜入彼因果事者謂十菩薩地
還彼修彼差別事中受菩薩戒謂增上戒首
楞嚴虛空等諸三昧增上心事說無分別智
謂增上心事說不住涅槃滅彼果事有三種

佛身一者真身二者報身三者應身彼果智
 事說如是此十種句非小乘教故唯大乘中
 顯勝說及勝上故是故如來依為諸菩薩說
 以是義故依大乘教故諸佛如來說有十種
 勝妙勝語應知云何復此十種相勝妙如來
 勝語明顯大乘是佛語及遮小乘是非大乘
 是以此十句小乘經所不說而大乘有說及
 此十句能令得大菩提善許不相違為得一
 切智智故是中說偈
 彼依智相依 彼因及彼果 彼三界差別

彼果及除滅 智及上妙乘 至於勝進修
 彼說餘處所無有 此見勝因上菩提
 佛語說於大乘中 十句勝說於此經
 有何義故此諸十句如是漸次說是以菩薩
 從初學已先應諸法因果依已應於因緣善
 巧成而有於諸緣生法中應相善巧成捨離
 橫安謗遍善巧故菩薩如是善學故於彼善
 取相中應令證學是故令諸障中心得解脫
 於後入智相行已前修行中令修得六波羅
 蜜已深淨身心故是以淨心所攝六波羅蜜

隨九

二

故於諸十地中分別修行三阿僧祇劫於後
令滿三種菩薩戒滿已令彼果涅槃及證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是諸十句漸次說然
此說中一切大乘略盡是中初說智依勝妙
勝語如來經中說謂阿黎耶識以阿黎耶識
語故作阿黎耶識語說如來於大乘阿毗曇
經偈中說
無始以來性 一切法所依 有彼諸道差
及令得涅槃
還彼經所說

一切諸法家 彼識一切種 故說為家識
聰明者乘此
此是經證然復彼何故名阿黎耶識有生法
者依彼一切諸染法作果於彼彼亦依諸識
作因故說為阿黎耶識或復衆生依彼為我
故名阿黎耶識勝九彼亦名阿陀那識三此中有何
證如相續解脫經中說
阿陀那識最微深 喻如水波於諸子
我不為凡言說此 莫執取以之為我
彼以何義故名阿陀那識依一切色根故及

取一切依身事故如是彼依諸色等根不壞者乃至命不盡隨順故未來取身彼能生取身是故彼名阿陀那識彼亦名心如佛所說心意識爾是中意有二種依近作緣事故近滅識依與意識作生因第二意雜四種煩惱常共同身見我慢愛身及無明彼是依識所染生若以一身所生識第二是染境界識義故取近義故及不分別義故明二意是中有偈

雜染障無明 同法及諸五 三昧或勝事

說中應成患 無相而起我 生順行無窮
 近順起我相 一切是不成 離染無心事
 二三是相違 彼無一切處 執成我等義
 心順正義故 常順不相違 一切是同行
 說無明不離

心及身第三離阿黎耶識更餘處無以是義故釋成阿黎耶識是心事隨種子行彼意及意識以何義故說為心種種法種子習熏聚義故佛以何義故小乘經中彼心不說為阿黎耶識及阿陀那識攝甚微細智義故彼諸

聲聞不修學行一切智人智故是故彼中間
釋說智復說釋成解脫故不說諸菩薩者修
行一切智人智故為彼說此識若不說者離
彼識不得修行一切智人智然復異名小乘
經說彼識如增一阿舍中說喜樂阿黎耶世
間及著阿黎耶阿黎耶所成并求阿黎耶滅
阿黎耶故說法時親近正聽起隨順心許取
法及次法如來出世間時世間說此希有法
故如來出思益經中說以此義故小乘經亦
異名說此阿黎耶識大僧祇增壹阿舍經中

亦說彼為根本如樹依根住故彌沙塞僧中
亦說言乃至世間陰不斷如是異名亦說彼
識或有時節中色及心斷時非阿黎耶識有
斷義彼是種子是故所有彼智所依阿陀那
識事心事阿黎耶事根本識事乃至世間陰
事說彼阿黎耶識此阿黎耶識轉明勝如王
大道餘者復作是言心意識是一義唯文異
然彼義不成意及識中義有見異故是放逸
心亦應有異義成復有餘者言如來阿舍中
所說喜樂阿黎耶世間如是等句者謂五陰

是阿黎耶餘者復言同貪等樂受是阿黎耶
識或復言身見是阿黎耶然彼於阿黎耶識
迷癡故或從聞及解釋故作如是說依小乘
經教分別安故然彼者此分別安事不成彼
愚癡故如是分別已阿黎耶識轉勝成如是
差別說故云何轉勝明如是彼五陰於惡道
生處一向受苦時俱九成彼既是一向獸故不
成有獸樂事如是彼常求獸離同貪樂受者
從四禪以上無復成獸離如是彼衆生中依
止事不成身見亦同此法中信無我者獸離

成是故此亦彼者依止不成然阿黎耶識至
內身許事受一向苦道處生者及苦陰并求
解脫者阿黎耶識中皆自身相彼解脫不應
有從第四禪已上生者雖有同貪樂獸離阿
黎耶識起我相愛等如是此諸同法信無我
者雖有獸離身見而阿黎耶識作愛自身相
如是分別阿黎耶識已轉勝明智是阿黎耶
識傍名及異名分別安事然復此相分別事
云何得知彼略有三種一自相差別處二因
事差別相三果差別相是中阿黎耶識自相

義者依一切染等法習故彼有生因相種子
攝取義故是中因事差別義者還彼染等諸
法中彼阿黎耶識如是一切種子一切時作
因事現成是中果差別者阿黎耶識中所有
彼諸染法依無始已來習生事何者是習而
以習名說此有何義依彼法同生滅故所有
彼生相事此是說所謂如華熏胡麻同生滅
胡麻故生彼香因事故生或多貪欲者有貪
習貪等同生滅有彼心故彼因相似生或復
多聞者有多聞習彼聞憶念已同生滅心中

彼說因相事生故是以有此習義故說為法
器亦名持法如是阿黎耶識中亦如是何者
復彼阿黎耶識中染等諸法種子為當分別
彼為不分別彼非如物分別彼處住非不分
別然如是生彼阿黎耶識彼生勝力故說為
一切種子云何彼阿黎耶識及諸染法同時
見遍互作因事所謂如燈燄及炷生燒因同
時遍互作因及如葦束迤互人捉故同時不
隨地中此亦如是迤互作因事應知亦如阿
黎耶識諸染法作因諸染法與阿黎耶識如

是因緣差別事不見有餘因緣云何無分別
 種種習而與有分別種種諸法因成所謂如
 種種色染衣已不見種種色若彼衣浸在器
 中爾時彼諸色種種差別現非一器中故如
 是阿黎耶識種種習熏習熏時雖非種種能
 生果時向色器已無量種種相現諸法種種
 事此是大乘中甚微最細因緣有二種一者
 性差別二者愛不愛果差別是中所有依此
 阿黎耶識生諸法者此是性差別種種性分
 別現緣故是中迷初因緣者於阿黎耶識中

或言性因事或言本作因事或言自在應化
 因事或言自身我相因事或言無因無緣事
 第二因緣迷者復自身計為作者食者譬如
 衆生盲人彼未曾見象為彼盲人將示象諸
 生盲者或捉象鼻或牙或耳或足或尾或背
 彼示已問象何相隨九或說言如犁轆七或言如杵
 或言如簸箕或言如碓曰或言如若帚或言
 如石山如是不通達不知此二種因緣故無
 明障故如生盲或計為性或本因或自在或
 自身或無因或作者或計為食者阿黎耶識

如象性相自體不知故略說阿黎耶識因事
及果事報識一切種子性已是故三界中攝
一切身及一切道是故說五偈

內外不分明 而說相順事 彼一切真實
說為六種子 空及同諸大 彼亦說隨順

定而忘諸緣 及自果將來 彼見而無記

或順彼無餘 熏彼非餘處 然彼是習相

六無有順義 三別相違故 諸念無同故

生餘隨順故 內外諸種子 彼說為生因

不續取盡故 自然壞遍故

所有餘六轉順識彼一切道處受果報應知
如中邊分別論說

一是作緣識 第二受果報 分別受報者
同發諸心爾

彼諸識迤互作緣故大乘阿毗曇修多羅有

偈

一切諸法依 如是彼諸識 迤互作果事

一切及因事

若此諸識迤互作因緣果者初因緣及彼第

二因緣有何緣謂增上緣然此六識有幾緣

所生增上念次第等緣生是此餘三種因緣
世間者至愛不愛道及受果報者四緣成以
分別明此阿黎耶識傍名及相復云何得知
唯是阿黎耶識如是傍名說及如是相而非
是六種轉順識爾如是中間差別安阿黎耶
識已是故不成染淨事煩惱染事及業事生
染事不成世間出世間淨事不成云何煩惱
染事不成是以六識身中煩惱染習種子作
事不成如是彼眼識貪煩惱使等同生滅彼
是彼者熏有子及非與眼識滅已餘識中間

以非習及不見習所依既無眼識前滅眼境
中間同貪等生無故是故過去者不成如過
業果報生然彼眼識貪等同生故習不成彼
貪所依故及貪不堅非餘諸識別體故諸識
同時生滅無故非自性餘性可有同生滅如
是故非眼識貪等煩惱及使熏成非彼識及
識所熏如眼識如是餘六轉順識等如順釋
應知所有非想以生滅已此處生煩惱染彼
初生識彼亦無種子生同依止彼習過無故
以生煩惱對治識彼餘一切世間識滅已中

間阿黎耶識煩惱及使種子彼對治識中不成於諸煩惱性解脫故及同生滅無故後復更生世間識故久滅無已同依彼習應離種子生中間阿黎耶識是故中間阿黎耶識煩惱染事不成云何業染不成行緣識不順義九故彼無取緣有亦不順故云何生染不成取後身身不順義故不入定地中滅已在中陰念雜染意識取後身然彼雜染意識中陰中滅已彼以歌囉囉故母腹中託若唯意識託者託已彼依力故母腹中應有依識行是以

二種意識從母胎應有同有故而非彼所託意識意識事成上以雜染身故及隨順意識念雖有彼意識託既依託意識彼為一切種子為當隨彼身依行者若隨彼所託彼是一切種子者是故唯阿黎耶識是傍名差別安成依識爾然若依彼故一切種子者彼以何依事作因識者彼非一切種子若所依作果事者彼一切種子此義不成是故此釋成所有彼託識彼非意識是報識彼一切種子故以取後身以認取餘色根何者報識而認不

可見上意識及不堅牢因彼諸餘識取色根無非色可成是識及滅色迤互相依如葦束修義故行彼亦不成中間報識食事義故不成諸大衆生非報識中間諸六識隨所三界中生諸大衆生作食所現從此滅已雖入生定以雜染不入定意識取後身然彼不入定心彼地中雜中間報識以種子不成然生在無色界中中間一切種子報識雜染善根覺者無有種子無所可依得雜染善根心還彼處現出世間心諸餘世間心謝已彼行應

得迴生非有想非無想生者現不用處出世間心時應得迴彼二道彼出世間識非有想非無想至所依非有用處行所依非涅槃道所依成欲捨身時或造善不善若上若下漸次依跡滅盡得清涼不應成中間有阿黎耶識是故生染中間一切種子報識中不成云何世間淨事不成如是離諸欲者未得色界心唯得欲界善心於欲生厭離然是欲界中心後用行色界心不共生滅彼不熏此種子者不成非彼色界心過去無量生所攝彼

隨九

十

入定心作種子不成既無彼已釋成此所有
彼入定色界心一切種子報識久時轉轉來
後因緣故彼是善行習故彼心增上緣如是
一切厭離地行中隨順如義應知如是世間
淨事中間一切種子報識不成云何出世間
淨事不成如佛所說外聞他聲音以內寂靜
思量因彼事故得生正見以聞彼聲響意念
故或熏耳識或熏意識或熏彼二是中彼諸
法寂靜思惟憶念故耳識爾時不行意識亦
餘識所隔雜故若寂靜思惟行生時彼久滅

無常意識聞習所熏同習既無何處復彼種
子心後時寂靜思惟行而生所有彼寂靜思
惟修行世間心彼正見同順出世間心或時
同生滅是故彼不熏以不熏故彼種子不成
是故出世間淨中間一切種子報識不成是
中間習者彼種子攝不順故復云何一切種
子與報識作染因成彼對治出世間心種子
事不成出世間心是未曾有是故彼習本無
既無彼習已有何種子生彼應說善淨法界
盡唯以聞習種子生彼所有彼聞習彼為是

阿黎耶識性爲不若是阿黎耶識性者是中云何彼對治種子成若是非如是性者是以彼聞習種子有何依身可見諸佛得菩提已所有彼聞習隨心身現彼共同事報識中行亦如乳水然非彼阿黎耶識彼對治種子故是中依微習故生中習依中習故上習生多以聞思修順義故然彼聞思修種子雖微中上然是法身種子應知阿黎耶識相違非阿黎耶識所攝出世間善淨法界因氣事故世間及出世間心作種子然彼未得出世間心

時現氣煩惱對治墮惡道對治銷滅作一切惡對治隨順親近諸佛菩薩世間亦諸新學者法身所攝應知諸菩薩解脫身所攝聲聞緣覺彼阿黎耶識法解脫身所攝隨所隨所微中上漸次增長如是如是報識亦微劣身亦轉明一切時身亦轉明一切時轉身已彼報識一切種子離種子成及一切時滅已彼復云何阿黎耶識如乳水若爾非阿黎耶識同事而行一切時壞如鵝水中飲乳或入世間或入定習滅故入定習增長如轉身及

入諸滅盡定雖不著識故彼中唯執不離成
非滅盡定彼對治可取生非彼起已更復生
報識已斷非餘處可取順成若復計言滅盡
定有心彼亦是心善不善彼無記事故不生
成彼亦不成若復言色心後生者諸法種子
事分別前未生亦不生色無色滅已及從滅
盡定起彼不成及阿羅漢後心亦不成除唯
次第緣事可成如是一切種子報識中間無
染無淨成是故釋成彼無及隨所相說是中
說偈

釋九

十二

菩薩淨心 離諸五識 離餘轉事 以云何作
對治迴轉 無量不成 因果分別 彼滅應順
離子非事 若取轉事 彼事二無 轉事不成
何者復此阿黎耶識差別事略有三種及四
種應知是中三種者以三種習差別故一言
說習差別二身見習差別三因緣習差別四
三種習差別四種一取時差別二報差別三
念事差別四相差別是中取時差別者所有
諸習生彼無故行緣識及取緣有不成是中
報差別者所有行有緣故諸道受報彼無故

無子後生諸法生事不成念事差別者所有
 彼意我相念事彼意無已身念取事不成是
 中相差別者所有彼同相不同相離受生種
 子相同受生種子相同所有器世間種子不
 同者所有內入種子所有同者彼離受生種
 子對治生不同者障滅及同者他陸九所妄想分
 別取見淨諸行人一事中種種信如種見得
 是中偈
 難滅證縛說為同事行人亂心自念外壞
 淨不相違真實見淨佛戒清淨諸佛見淨

所有不同彼同受生種子彼無故器世間眾
 生世間順勝事不成復麤澀相安相麤澀相
 者所有煩惱及使種子安相者有漏善法種
 子彼無故報作不作勝身中不成復受不受
 相受相者所有熟報善不善種子不受相者
 所有言道習種子無量分別順種子故彼無
 者作不作善惡業得時不受用義不成新語
 言習生事不成復喻相幻燄夢患目等彼阿
 梨耶識彼時無故虛妄分別種子故相事不
 成彼復同相別相具有縛者同相世間離欲

者壞相學者聲聞及諸菩薩一義一處除相
阿羅漢辟支佛諸如來煩惱障具除相煩惱
障智障及具除相如順彼無漸次煩惱滅事
以何義故善不善諸法報中不定無記報如
是無記善不善不相違善不善事迤互相違
善不善事煩惱轉事不成是故唯不定無記
是報識已說智依智相復云何知彼略有三
種一他性相二妄想分別相三成就相是中
何者他性相所有阿梨耶識種子中虛妄分
別所攝識彼復何等身與受用識彼所受用

識受用識時識數識方處差別假意識自他
分別善道惡道生滅識是中所有身與受用
識及彼所用識及受識所有時數分別假識
者彼語言習種子因生故所有自他分別識
彼身見習種子因生故所有善道惡道生死
者彼為因緣習種子因故此諸識一切塵一
切道煩惱所攝說他性相者虛妄分別現見
成此別現見成此諸識中所有虛妄分別所
攝唯識事非有妄取義依見此是他性相是
中何者妄分別相若非有塵唯彼識作塵現

德九

十四

取故是中何者成就相若還彼他性相中彼
塵相亦無有事是中身與受用識等六內眼
等塵知彼所受用識者六外塵色等應知彼
能受用識者六種眼識等塵應知此諸識餘
識差別應知復此諸識唯識無義故餘處有
何見夢等見應知所謂夢中離塵唯識如是
種種色聲香味觸屋宅林地風諸山塵現相
事故見然彼處無塵義如是見者一切唯識
隨義通達應知言等者幻餓鹿渴患目等應
知然後如夢覺者一切亦如是識何以故如

夢中唯識意生如是彼處亦不行行真實智
覺已故行真實未覺者唯識事云何得知從
阿含及解釋順義中是中阿含如佛十地經
所說

三界唯心作相續解脫經中彌勒菩薩問佛

言世尊所有彼三昧境界中見像彼為於心

異為不異佛言彌勒不異何以故彼念唯識

所明識我說世尊若是彼三昧境界形像心

中不異者云何以彼心而取彼心佛言彌勒

無有法而能取法然彼心如是生以如是生

故如是見譬如緣像故唯見像而言我見像以是義中間不離彼像中間像相似見如是生彼心如中間而言見如是此阿舍將證成如是入定心時隨所情等知所有見像還見彼心離塵情等如是順釋已菩薩於一切識中如是測量取唯識中無彼情等憶念將識前已彼念所見聞思修亦隨所憶事識彼亦念過去故彼現相唯識得以此喻證故菩薩雖真智未覺已應思量唯覺事隨此如夢說種種諸識彼識順成唯識眼識等諸識眼

等諸識復有諸色云何得知唯識事彼亦有阿舍及順釋如前說若是唯彼諸識者何故色事及現相事久住體行顛倒等煩惱染處因故餘時非塵為塵妄不成既無彼事煩惱障智障染事不成彼既無淨事不成是故如是彼順義成是中有偈
妄念及妄想 說為諸色識 及無非色識
有彼非餘者
何故時等種種如說者行無時世間流不絕
故無量眾生界因故無量佛世界因故無量

所作事迥互假名分別因故無量攝取受用
 差別因故無量愛不愛業果報受用差別因
 故無量受生死差別因故云何復此諸識唯
 識住事成略說有三種相一者但彼無義因
 故二事同念見識陸九因故種種事畫師所生因
 故如是彼一切諸識無塵故唯如是同見相
 眼識等色等念故及彼識見乃至身識見唯
 意識一切眼等法盡識同念意識識同見分
 別故於意識及一切識生現相故是中有偈
 唯彼二種事 行者入意識 唯入彼心已

彼力所成此
 唯彼意識種種行故得彼名亦如身口等餘
 者行一切身中如畫師二種現相行唯彼塵
 現相故及分別現相故一切處觸現相故行
 色塵身依故彼意識彼餘色相身依故是中
 有偈
 遠至獨行故 無身窟所依 能調不調心
 我說為淨行
 如說此諸五根意識境界緣受成然是彼者
 意是依止爾復如說十二入經中六種識種

識是意入爾若有阿黎耶識識塵識分別安
是中諸餘一切識彼念想識唯意識識同身
彼見應知彼如是唯念想諸識彼見生因故
如塵現相見彼生同依作事成如是此諸識
唯識住事成云何有見塵而說無有義成如
德九
佛所說菩薩成就四法一切諸識解通無義
事相違識相知故亦如餓鬼畜生人及諸天
等同事中見既別不念見覺識故亦如過去
未來夢現相念故加意中間顛倒同順智故
所謂有塵念彼念識不顛倒應得不加真智

及隨順三種智知故如是諸菩薩及得禪定
者得心自在憶持力故現如是事及得舍摩
他諸行人觀法順故唯憶念現見故及得無
分別智彼處住已現一切義如是此三種智
隨順義故彼義本四諸相釋成無有義若是
唯識義現見依者他性相云何他性以何義
故說爲他性自習種子生故緣他性生已剎
那後自不住有力故說他性彼是妄想分別
非性非所依未曾有塵見故彼云何妄分別
以何義故彼名爲妄分別無量相妄分別顛

倒相生故妄分別者無自相唯妄見故說為
 妄想若是成就相者彼求無自性相彼云何
 成就以何義故說為成就不以義故說為成
 就緣淨念一切善根妙義因故亦是上義故
 名為成就復有分別及無分別說分別性是
 中何者分別何等分別何等分別性意識分
 別以能分別然後自語言習種子及一切識
 語言習種子故是故無諸相分別故行一切
 處分別妄想分別故說為分別復他性妄想
 念隨所有性他性妄想者是彼處妄想自性

以何相以何義故先已釋云何復妄分別以
 何分別以何念以何念取以何慢以何假名
 以何妄義名以念故他性中彼念取見彼慢
 分別起口業見等四種世間行故非有義而
 言有妄故分別妄想此諸三性為同行為別
 行為別不別應說傍義故他性相他性傍義
 故彼亦是妄分別傍義故彼亦是成就有何
 傍名義是以他性他性習種子生他性因故
 有何傍名義以是彼如是妄分別及妄分別
 及諸分別因故有何義故隨彼如是妄分別

陸九

十八

如所分別如是彼亦無義故有幾種他相略有二種一熏種子他相二染淨性不成他相如是此二種他相故說爲他相妄分別性亦有二種一者性分別二者勝分別故以爲分別成就性亦有二種一者性成就故二者淨成就故分別復四種一者性分別二勝分別三覺分別四不覺分別覺分別者解義事善巧故不覺分別者不解義事不善巧故復有五種一名所依義分別所謂此名有是義爾二義所依名性分別所謂此義有此名爾三

名依名性分別者所謂不決定義名分別故四所依義性分別者未決定名義分別故彼二依彼分別所謂此義如是身如是名爾攝一切義故復有十種分別一根本分別所謂阿黎耶識二相分別（卷九）所謂色等識三念現相分別十九所謂同依眼識等識四念異分別所謂老等樂受貪等他所惱時轉變等趣及欲界等異故五念現相異事分別所謂所說如是等異相彼異相他所將分別所謂不聞正法及聞正法者所有分別六不寂靜思惟所謂

不聞正法者謂諸外道七寂靜思惟所謂聞
 正法同法者八如分別所謂不正意思量身
 見等六十二見同順彼分別散分別謂諸菩
 薩有十種分別非事相散故事相散故正安
 散故毀謗散故一向事散故異事散故性散
 故隨名義散故及隨義名散故此諸十句散
 事中對治故說無分別智一切諸般若波羅
 蜜中說如是彼障及對治具足般若波羅蜜
 應知若是傍名義他性相三種性成云何三
 種性無差別不成隨彼傍義他性者非彼妄

分別非成就隨彼傍義妄分別者非彼他性
 非成就隨彼傍名成就者如是非彼他性非
 妄想云何復知如他性相妄分別性事現故
 非如是體性爾本名離慧故及自滅因故多
 名故多身相違因故不定名穢身相違因故
 是中有偈
 本名無慧故 多及不定故 成彼自多身
 穢身相違故 覺見諸法事 及見染淨等
 如幻應當知 及如虛空等
 復以何義故有如是所說事他性相一切事

不成彼無已成就性及無故如是一切事不成他性及成就性無故染淨無事患應見染淨是故非一切無是中有偈

他性既無成就一切 無事常時 於諸染淨所有此諸佛如來大乘方廣中說彼說中云

陸九

二十七

何妄分別性應知無傍名義說可知他性相云何知幻燄夢鏡像光明響水中月應化等諸喻應知成就性云何知有四種淨法說中知四種淨法者性淨故所謂真如空實際無相真實義及法界是離垢淨所謂如是彼離

一切障垢彼得行淨所謂一切菩提分法及波羅蜜等彼生因念淨所謂說大乘法如是彼淨因故非妄想淨法界因氣故非他性如是此諸四法攝成一切諸淨法於中有偈
幻等說故生 妄計無有說 於諸四淨中

說為真實淨

淨性離垢行念故彼淨諸攝四種義故復以何相故他性相如所說幻等喻中明餘者於他性相中迴妄顛倒取意故云何復餘者於他性相中顛倒疑意成如是餘者作是意云

何無此義現境界成爲彼除疑迴義故說爲
 如幻云何無義諸心心數順義成迴疑義說
 如燄喻云何無此義而受愛不愛事迴彼疑
 義故說如夢云何無此義而有淨不淨業愛
 不愛果順不順事迴彼疑故說如鏡像云何
 無義而有種種識順事迴彼疑九義故說如光
 云何無此義而有種種假名語言順事迴彼
 疑義故說如響云何無此義實能取三昧境
 界順事迴彼疑意義故說如水中月云何無
 此義而諸菩薩故取意不顛倒作衆生益義

故受生迴彼疑意義故如應化事有何義故
 如梵王經中說我不見世間不證涅槃他相
 性中妄分別及成就性因故說世間及涅槃
 事無異事故如是彼他性妄想分別分故說
 爲世間成就分故說爲涅槃如佛阿毗曇中
 說有二法是染分淨分彼二分有何義故說
 他性中妄想性是煩惱分成就性是淨分還
 彼他性彼二分以此義故說此義中何者說
 金藏土示現所謂如金藏土中有三事可見
 一地塵二土三金是中有地塵故見土及見

有金若入火時不見土唯見金地塵者見土時非正見見金時非如實見是故地塵有二分如是此無分別智火觸彼識已彼識虛妄分別性事見成就性事故不見無分別智火觸彼識已彼識實成就性事故見妄分別性事故不見是故所有妄分別識他性相二分成如金藏泥地塵爾如來或說一切法常或說一切法無常或說非常非無常以何意故說常他性相成就分別故說常妄分別故非常彼二分故非常彼二分故非無常以是意

故說如常無常不二如是苦樂不二淨不淨不二空不空不二有我無我不二定不定不二有性無性不二有生不生不二滅不滅不二未定未定不二性滅不性滅不二世間涅槃不二如是等句差別諸佛一切密語以此三種性句隨順應知如常等諸句中說於中有偈

如諸法所無 及如見非一 如是法非法
 不二義所說 彼一分事故 亦說名為事
 二分不名事 非事真實說 如見非如有

是故說為見 如是彼亦見 是故說為無
 自體自無有 自事中不住 取者本亦無
 故說為無性 無性義故成 上上依義故
 無生亦不滅 求寂性滅故
 然有四種意趣故及有四種密語漸次一切
 佛語隨順解釋應知一者法同意趣故所謂
 我是無量無邊時號曰毗婆尸正真正覺二
 者時節意趣所謂若稱多寶如來名者即定
 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無量壽經說若
 有眾生願取無量壽世界即生爾三者義中

間意趣如經所說供養若干如許恒沙等供
 養親近已得解大乘義爾四者順眾生心意
 趣所謂或有眾生讚行布施彼者復謗毀說
 如是布施如是持戒及餘者說修事是以故
 說四種意趣四種密語漸次一者勸發漸次
 所謂或聲聞乘或大乘中眾生法性勝故順
 世諦理所說二者相漸次隨所法相說中示
 現三性相三者對治漸次隨所說八萬四千
 眾生行四者發願漸次隨所異義言音聲字
 義餘說隨所有偈

非實而作實 顛倒中善住 煩惱善染故
得無上菩提

欲解釋大乘經者彼應以三種相差別故略
作解釋一者因緣說二者因緣所生諸法相
說三者以說聞義故說是中因緣集說者如
說言習所生法彼如是還彼報識順識中遮
互緣故生彼復順識相諸法同念見識性然
彼憶持相分別相及法體相是以此示現三
種性相成如說同念見者彼知三相爾云何
復彼相解釋分別相者他性中無成就性中

有彼二有無有覺無覺有見無見真實同時
彼他性中依非衆生分別衆生成就者行彼
覺故彼不覺如說分別他性中成就彼處有
不覺及覺故略說彼二邊所說義解釋所謂
先已說句餘句示現彼分別或功德增上故
或義增上故功德增者所謂說佛功德善覺
慧不二行無相法究竟佛行行故得一切佛
法到無障道不退轉法無障境界不思住達
三世遍一切世界身一切法無疑知一切成
就慧無疑諸法知無分別知一切菩薩正受

智不二佛行得最究竟不離如來解脫智盡
至無邊中佛地通達法界最虛空界盡爾善
覺佛者此句餘句所解釋應知如是善說法
體成善覺慧者此善覺慧諸佛如來十九種
諸佛功德攝成應知智中一向無障無分別
功德事非事二相真如最淨說十四自然佛所作
不休息行功德法身中身心業無分別功德
一切障對治功德降伏一切外道功德世間
生世間法不能染功德法住功德受記功德
一切世界中示現報身應身功德決疑功德

種種行入功德未來生法智功德隨信示現
功德無量身化衆生行功德同法成波羅密
功德異佛世界隨信示功德三種佛身說法
不斷功德乃至世間際一切衆生助成一切
樂及無量功德因此說故義增上者復如經
所說菩薩成就三十二法故名爲菩薩助益
樂深心故於一切衆生令入一切智智稱已
智滅慢故淳厚深心故不作思愛怨及非怨
等心故未親故盡至涅槃美言悅目先應故
不斷彼心故所計之事不休息不疲倦意故

聞義無厭足故自見過患故見他作過不說
故一切威儀行菩薩心業故布施中不求報
故一切有道處不著修戒故不瞋一切衆生
忍故聚集一切善根法以精進故離無色界
禪故順方便智故四攝法所攝方便故破戒
持戒不二心故勤劬聞妙法故樂住阿蘭若
故不樂世間種種事故不希樂小乘故於大
乘見大利益故遠離惡知識故親近善知識
故淨四梵行故五神通遊戲故依智故住有
行不住有行衆生不捨故一向定言故重實

卷九

十五

語故菩薩心爲首故如是等句初句中差別
應知助樂深心故於一切衆生此助樂深心
故有十六種作事差別應知是中十六種作
事者轉轉行作不退作他所不勸而自行作
不瞋作不望報作三句不望報故有益無益
不瞋喜乃至後生隨逐故彼相似口業故有
二句苦樂中不二等作事不怯弱作事不退
轉作事方便攝作事除障作事二句相續不
斷念彼心作事勝至作事七句六波羅蜜正
修行及攝取行正事成就行作正事六句親

近知識聽聞正法樂蘭若捨惡覺心正念功
 德二句大乘功德二句成就作事三句無量
 清淨得益力得證功德彼令住作事四將衆
 生功德除疑教受財法攝取心故不雜心故
 如是等句與初句解釋差別應知如經說依
 於初句故句別有功德依於初句故句別義
 別爾如是智相釋已

攝大乘論卷上

音釋

首楞嚴

梵語也此云一切事
 畢竟堅固楞盧登切
 不滑也

攝大乘論卷下

隱十

無 著 菩 薩 造

元魏天竺沙門佛陀扇多譯

入智相云何多聞熏身故非阿黎耶識所攝
如阿黎耶識種子成寂靜思惟所攝諸法義
現相所生可取事處有見者意言處是中誰
入智相大乘所熏多聞相續身無量諸親近
得故信欲一向故善集善根故善助功德智
行菩薩何處入還彼現見法義現相意語處
因大乘法生故信解地中見道行修道行及

盡至一切法唯識爾隨順聞信因故如是彼
分別證因故一切障對治及離障故從何處
入善根力持故三種相心轉明種種莊嚴滅
故念法義定慧一切時正行及不放逸故諸
世界無量眾生類無量念念中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初轉心者隨所心布施等波羅
蜜助集行彼心我已得是故我不加用諸波
羅蜜修道能滿成第二轉明者諸禪法成就
已死後尋得隨所須一切身事得有障善根
者况我善修善根得無障善根尋即一切諸

勢不成第三轉明者是有偈

人類得菩提 於念念中間 衆生界無量

至時應捨行 隨心所行施 清淨無垢心

彼得心正事 勇健布施成 善者滅身已

目勢隨所心 善者滅身已 彼勢云何不

捨聲聞緣覺心滅念故於大乘中一切有疑

無疑故滅疑惑聞思諸法除我相我我所相

執故滅法慢者前所住及安一切相不念不

分別故及滅分別者是有偈

在前隨所除 相念自住處 智盡不分別

得上菩提爾

以何云何入彼聞習業寂靜思惟所攝法義

現相現見意言四種求名義性勝安求等四

種如實知故名事性勝安性勝如實知彼不

覺見故如是彼菩薩唯入識故順修彼名義

現相意言彼名意言唯正觀彼名所依義唯

意言正觀然彼名性勝安唯觀於後唯意言

不覺已有名彼義有性勝安有性勝義相不

見已此四種求及四種觀見知已彼名義現

相意言中唯識入彼識事中入已為當唯入

彼有相見二事及種種事入名義性勝義六種相無義故彼可取能取事現處故不斷種種相義現相所生故闇中如見繩謂蛇現相故所謂如繩蛇不實非衆生故如是覺義者非有迴蛇意唯住繩意彼亦微思量色香味觸相故是中依慧繩慧亦迴成如是此諸六種相名現相意言中如繩慧六種相實義實處唯識慧亦思量成就性慧故如是此菩薩意言現相義相事入分別性入成唯主識入故他性云何成就性入迴唯識想彼者是諸

意言聞法習者彼爾時分別義相菩薩一切義現相生無有餘成是故唯識現相亦不生是故一切義無分別事名住已於法界如現見隨住爾時彼菩薩同等念已生無分別念智是故此菩薩名為入成就性於中有偈
法衆生法義隱十 同別有性義三 不淨淨盡至
分別名境界
如是此菩薩智及相唯記入故名爲入成彼入已名爲住歡喜地善達法界及生如來家得一切衆生平等心得一切菩薩等心是彼

菩薩見道行佛以何義故入彼唯識處離法
念彼出世間定慧智藉得種種相識智同相
一切阿黎耶識因種子滅故法觸種子增長
已轉身一切佛法集故入一切智智藉彼所
得智一切阿黎耶識相處如幻等見故性不
顛倒行是故彼菩薩如幻師所作義處相同
因果雖有說一切時不顛倒成彼以識入中
四種禪定所依四種攢相法云何知四種求
故非不身無義無忍中得光明三昧煥相依
增忍中光明增長三昧上依四種中如實觀

知入唯識中以無義決定心真實中入一切
三昧依順諦忍自此後唯識相思量彼是次
第三昧依世間上法見故此諸三昧近入地
應知如是入地得見諦道菩薩唯入識云何
行修道隨所分別說十地攝一切修多羅現
事住故以雜念出世間及藉彼得定慧智故
無量百千億習故如是身轉已為得三種佛
身為得故修行所有諸聲聞證道法及此諸
菩薩此二有何差別勝聲聞證入中菩薩證
入有十一種勝事應知一者念勝念大乘法

故二者淳至勝大功德助集淳至故三者證
 勝衆生法無我證故四者涅槃勝攝取不住
 涅槃故五者地勝十地盡至故六者淨勝煩
 惱習滅佛世界令清淨故七者一切衆生同
 得記心勝化衆生行不斷絕故八者生勝生
 如來家故九者取生勝佛世界會中一切時
 取生故十者果勝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佛
 法無量功德成就故是中有偈
 迤互作客事 於事名所求 唯求彼諸事
 分別二所安 如實知見故 離義分別三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第一〇一册

見彼是非事 彼無三所執 喻若順分別
 復有教授偈 鏡像意於後 菩薩在諸定
 迴彼義想已 憶持自想事 住心如內
 知無所可取 於後無能取 無分別知爾
 更復有證道偈 所謂大線莊嚴論中說
 助集無邊行 功德智菩薩 法思善決定
 語言達義盡 彼知正義已 說住彼定心
 法界現意故 是以離二相 離心無有餘
 善知心亦無 知二既是無 正住於法界
 不分知力故 同時常同行 彼身窟聚患

如象滅諸毒 牟尼說善法 善住意思量
 根本法界處 念至智意故 唯分別正取
 速得功德處

如是說入智相已彼因果說云何知六種波
 羅蜜故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故

云何此諸六波羅蜜唯識入成云何彼入果
 六波羅蜜成是中菩薩於施不著於戒不毀
 於苦不填於修不懈息如是此諸亂因不行
 故因不行故一向已寂靜思惟諸法入唯識
 已依六波羅蜜及入唯識故菩薩淨深心所

攝故得六波羅蜜是以中間六波羅蜜行順
 說信故樂求隨喜故得利潤離忍菩薩自大
 乘中說甚深大唯分別正覺得無分別智
 欲信淨心明 本彼覺法流 十地近菩提
 不假自然得

有何義故唯說六波羅蜜障對治差別安故
 一切佛法集句處故及隨順化一切眾生故
 不動相對治故說檀波羅蜜及尸羅波羅蜜
 不動相謂世不著及寂不著動者迴相對治
 故說謂羣提波羅蜜及毗離耶波羅蜜迴因

相者世間衆生作惡行長受苦及於修善行法中生疲倦以發不迴失相對治故謂闇那波羅蜜及般若波羅蜜失相者亂心及無智如是障對治數差別故四波羅蜜不散相一波羅蜜不散相成以散依故如實法正覺集諸佛法如是集一切佛法句處故數差別以檀波羅蜜益衆生尸羅波羅蜜不作惡能忍毗離耶波羅蜜作事盡至故如是益相化衆生化以故調伏於後不入定心爲令入定心已入定心爲得解脫故數勸故得解脫如是

化一切衆生句處故數差別應知然此諸波羅蜜相云何知以六波羅蜜身最依菩薩心故彼以最故遍行不斷增上意一切衆生助樂故方便善巧最故所有無分別知攝取故發願最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願故淨十最煩惱智障修集無障故所有布施彼亦名波羅蜜所言波羅蜜布施非波羅蜜如是四句如布施中如是諸餘波羅蜜中皆有四句如順應知此諸波羅蜜以此何義故有此漸次說前波羅蜜後波羅蜜隨順生故彼復釋

云何知一切世間聲聞緣覺布施等善根中
增上到彼岸故波羅蜜者妬慳貧窮破除故
令得大勢功德故布施持戒滅惡道令得善
道三昧戒瞋恨滅除故他者仿佯住忍懈怠
及諸惡不善法令遠離故增長無量善法出
故精進破亂想內心住將來故禪定一切見
無智滅除真故及想別故知諸法故名智云
何此諸波羅蜜有修事知略有五種修事應
知習行同行修事信欲修事心正念修事方
便善巧修事所作事憶持修事是中四種事

如前所作憶持事修事者所有諸佛自然作
佛事不斷不休息修諸波羅蜜令滿滿已心
念修喜樂隨喜憶念等心六種心所攝故修
廣心不斷心喜心作益心大心及真心所有
菩薩隨所阿僧祇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如是等時^{隨十}念念中捨一切自身及恒河沙^七
等世界七寶令滿已施諸佛如來乃至未坐
道場而菩薩行布施心無厭足如是等時念
念中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少時現四種威儀
雖少一切資用而現作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知慧心乃至坐道場如是菩薩不厭修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心此是菩薩廣心所
有彼菩薩此無厭足心乃至坐道場不斷及
不捨是名此身若彼菩薩喜心故彼六波羅
蜜所作衆生益非彼衆生已得此益故此是
菩薩喜心若彼菩薩作益衆生於六波羅蜜
作益攝取見如己身自身見如衆生此是菩
薩作益心若彼菩薩彼如是六波羅蜜所集
善根迴發願令一切衆生得受果報此是菩
薩大心若彼菩薩彼如是六波羅蜜修集善

根與一切衆生同發願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此是菩薩真心如是六種心所攝故修
樂喜心若彼菩薩六種修心行行者彼餘無
量諸菩薩彼善根令隨喜如是菩薩六心所
攝隨喜心令修若彼菩薩一切衆生六種心
所攝六波羅蜜修事希求如記六心所攝六
波羅蜜修不離者乃至坐道場如是菩薩六
種心所攝希求意行修若此六種心所攝菩
薩心修故聞已發一好心彼功德量等功德
及一切惡作障消滅何況菩薩云何此諸波

羅蜜有差別以三種相應知法施財施及無畏施止戒攝善法戒作衆生益戒作惡忍羸提忍苦羸提法思惟忍苦羸提勇猛精進行精進不怯弱不瞋恨喜精進行現相作憶持無分別方便行無分別及有分別及藉彼得智云何此諸波羅蜜攝事應知此諸波羅蜜攝一切善根彼相彼隨順及彼因氣故云何此諸波羅蜜諸障一切煩惱攝事知彼相彼因及彼果云何此諸波羅蜜有益事可知世間行時勢力所攝同生所攝眷屬所攝大作

事行成吉所攝不惱少塵所攝一切工巧諸論呪術處細意所攝增長是無惡乃至坐道場一衆生現一切義作事是名菩薩益云何此諸波羅蜜迤共決定分別事知或有處一切六波羅蜜布施聲說或有持戒聲或有忍辱聲或有精進聲或有禪定聲或有智慧聲說是有何意趣一切波羅蜜行中彼一切同助至故是意如是說入因相果已云何彼修差別事知謂十菩薩地何等歡喜離垢明作破難勝現前遠行不動善慧及法雲云何

此諸地十事差別應知十種無明障對治故
 如是十種相智中及法界十種障住故云何
 十種相智法界一切處義故初地中上義故
 第二地中因上義故第三地中無所取義故
 第四地中身心無差別義故第五地中無煩
 惱淨義故第六地中種種法無差別義故第
 七地中無勝無劣義故第八地中相自在身
 義故及世界自在依義故第九地中依智自
 在義故第十地中依業自在義故依陀羅尼
 三昧門自在義故是中有偈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第一〇一册

上義及因上義故 不攝義及身相續
 無煩惱染淨義故
 乃至不異義 不勝無劣義 依第四自在
 法界中無明 二種及以十 十地有障故
 對治說諸地

然此無明諸聲聞不雜諸菩薩中雜何故初
 地名爲歡喜彼初故自益他益堪能成德義
 故何故第二地名爲離垢破戒垢令遠作故
 何故第三地名爲明作不動三昧三摩拔提
 依故大法光依故何故第四地名爲發菩提

分法燒一切障故何故第五地名爲難勝合
真俗智行難勝故何故第六地名爲現前因
緣智依般若波羅蜜行現作故何故第七地
名爲遠行有功用行盡至故何故第八地名
爲不動一切相不動故何故第九地名爲善
慧得上辯才智故何故第十地名爲法雲雜
念一切法智一切陀羅尼三昧門藏故如雲
如虛空上煩惱障滅故法身滿故云何此諸
地得智有四種相得信地信故行得順地中
二地十一種法行得故證得初地中證法界

證一切地故成就得此諸地修盡至故云何
此諸地修事知此菩薩地地中修舍摩他毗
婆舍那已有五種相修何等五種所謂雜修
無相修無功用修轉明修轉轉修如是此菩
薩此五種修已得五種果所謂除一切惡身
種種想離得樂法意一切處無量不作畔在
相法光明現相知淨分別相彼諸分別念同
行爲滿法身及成就故上中上因作攝故名
以十地中十波羅蜜修事成六中六隨所說
有四方便波羅蜜所集善根彼一切衆生共

故發願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作願故願
波羅蜜者未來種種願現相故波羅蜜緣牽
將故力波羅蜜者能修力等六波羅蜜不斷
同行故智波羅蜜者六波羅蜜差別智法同
受報化衆生故然此四波羅蜜般若波羅蜜
無分別智藉得智所攝然復一切諸地一切
波羅蜜非不修成波羅蜜藏所攝此法門幾
時此諸地修事滿成有五種衆生三阿僧祇
劫信行人初阿僧祇淨深心行無相行及有
相行有六地及七地第二阿僧祇逮彼不現

相人自此以上乃至十地第三阿僧祇修道
滿足成是中有偈
勝上力故 堅心勝智 菩薩三祇 發行盡至
如是說因果修差別已是中云何增上戒勝
事知如菩薩地持中說受菩薩戒品中略復
有四種勝故勝事應知差別勝同不同戒勝
上勝及甚深勝是中差別勝者謂受戒攝善
法戒作衆生益戒故是中止戒者二種戒住
義故知攝善法戒集佛法住義故作衆生益
戒者教化衆生住義故知聲聞同戒諸菩薩

性重不同行不同戒者制重同行故彼戒中
隨所聲聞犯於中菩薩不犯戒隨所菩薩犯
戒是中聲聞不犯戒菩薩防身口心戒聲聞
唯防身口是故菩薩起心犯戒非諸聲聞略
說所有一切衆生惡而有益身口意業彼一
切菩薩應行及彼中學如是共不共勝應知
上勝復有四種上故種種無量戒上故攝取
無量功德上故一切衆生助益樂心眷屬上
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上故及得無量
功德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中甚深

若菩薩如是方便善巧故殺生等十種業修
行是以不惡成得無量功德速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或應化身業口業是甚深戒應
知是以作國王治國計種種示衆生惱事是
以化衆生安置善處示種種生惱餘衆生示
餘益餘者令心以發發已先化化已心迴此
是菩薩戒甚深勝事如是四種勝事略說菩
薩止戒勝事應知如是分別復有菩薩戒差
別無量亦如毗尼嚮方廣修多羅中如是說
增上戒勝已增上心勝事復云何知略有六

種差別應知念差別種種差別業作事差別
現氣差別業差別念大乘法故大乘法光明一
切功德積聚三昧三昧王現護首楞嚴等三
昧無量種種故一切法雜念智顯順故阿黎
耶識一切障諸惡使令除故禪定樂行已隨
所生處生故一切世界無障神通現故動放
光遍視異事作來往略廣一切色身入同行
往上下作自在隱蔽他神通現念與樂放光
現大神通故攝一切苦行現十種苦行故十
種苦者所謂受許苦行善提願許故不退苦

行世間諸苦不退故不背向苦行一切衆生
惡行苦行中彼現現事故現苦行作惡衆生
中作一切利益義現故不染苦行世間生以
世間法不染故信苦行於大乘雖無解一切
甚大事信故證苦行衆生法無我證故順覺
知苦行諸如來甚深密語所說順覺知故不
寂靜不染苦行不捨世間彼不染故行苦行
住一切障解脫諸佛如來乃至世間衆生際
自然作一切衆生一切義行故可者復順覺
知苦行所有諸佛密語說若隨彼所覺所謂

云何菩薩布施成若使無所布施而彼無量
十方世界作布施成云何布施喜心成若一
切布施不喜樂云何布施信成若使諸如來
信不去云何布施與意成若使自身令與布
施云何樂布施成若使一切時無所布施云
何布施大事成若於布施起不堅相云何有
施增長成若使起妬心云何布施盡意成若
使不住於盡法時云何布施自在成云何布
施無量成若不住無盡故如布施如是持戒
等乃至般若波羅蜜隨順應知云何殺生成

若使衆生世間害云何偷盜成若使餘者未
與衆生而自取之云何邪淫成若使邪淫而
行云何妄語成若使如妄語作妄語說云何
綺語成若使常以空門行而行云何惡口成
若使到智彼岸云何兩舌成若使善知諸法
而能詮說云何貪成若使常與無常禪定法
令得故修行云何瞋心成若使一切煩惱心
中取行云何邪見成若使一切處到一切事
如實邪見經明甚深佛法何等法而說甚深
是中有此說常法佛法依法身常故斷見法

佛法滅一切障故生法佛法者能生應身故
有覺法佛法者八萬四千衆生行有對治故
有貪法佛法者有貪衆生取如已故如是有
瞋法佛法有癡法佛法見有凡夫法佛法無
染法佛法真如成就已一切障不能染故離
染法佛法者生世間而世間法不能染故以
是義故名爲甚深佛法修諸波羅蜜化衆生
令佛國清淨現一切佛法故諸菩薩三昧作
事差別應知如是說增上勝心已增上勝慧
復云何知無分別智中性處身處因處念處

相處持處伴處報處因氣處出處盡至處藉
彼無分別功用行等處差別處藉無分別得
處餘處持自然作事處甚深處意無分別智
增上慧勝知是中離五種相無分別性智故
意離念故果離有覺有觀地故離想受滅定
捨離色性故真實處捨種種相故彼無分別
智離如是五種相應知此如所說無分別智
性差別安中說偈
諸菩薩真實 遠離五種相 無分別智處
真中種種名 諸菩薩身者 善心正是心

無分別智中	義心真實說	諸菩薩因者
同言聞習故	無分別智中	意行同思惟
諸菩薩念者	諸法無證事	無分別智中
無我及真如	諸菩薩相者	於彼正念處
無分別智中	智處無諸相	隨順真實義
分別無有異	迥共隨順故	彼義順和成
離智無言說	說中有所行	以說相違故
彼說無有言	諸菩薩持者	彼智無分別
藉彼得彼行	彼到增長處	諸菩薩伴者
說為二種行	無分別智中	五波羅蜜性

諸菩薩報者	諸佛二界中	無分別智處
以得順行故	諸菩薩因者	上上諸生處
無分別智中	勝到故正說	諸菩薩出事
為得順義故	無分別智中	解知諸十地
諸菩薩盡至	因三淨身得	無分別智中
得上神通故	如空無有染	彼智無分別
眾惡種種上	唯信欲為正	如空無所染
彼智無分別	遠離一切障	得順成就故
如空無有染	彼智無分別	常行世間故
而世法不染	瘥義隨順故	如瘥所覺義

非如不瘥用	說為三種智	如瘥所用受
如瘥所覺知	非如瘥所用	說為三種智
解通五種義	如達五種事	如意識所知
說為三種智	不通論修論	如通法義解
如是漸次知	知為行創首	如人蔽諸目
彼智無分別	彼後得開目	彼智藉所得
如空智亦爾	彼智無分別	彼處色現相
彼智藉所得	如珠伎樂等	作事無分別
如是離住故	諸佛業莊嚴	非彼及餘處
有智及無智	彼智無差別	是智無分別

體性無分別 明識一切法 衆生中分別
 彼智無分別 是中無分別 功用行有三種 因現相取生差別故 無分別智亦有三種 少欲知足不顛倒 無分別無謗故 藉彼得智亦有五種 證得憶念差別 離成就時現分別 故釋成無分別智 義故復說餘偈

餓鬼畜生人 諸天如羅漢 等同意差別
 得成諸塵義 過去如夢等 無差亦無二
 非有而作念 彼念順義故 義及成就義

彼智無分別	彼無即無佛	得事即不成
菩薩得神通	彼以信力故	地等如是無
隨善者覺見	成就此智慧	勇健得禪定
一切法正依	及見如是義	智行分別中
及現一切義	應知無義事	彼記未所無

般若波羅蜜中無分別智及無優劣如大品
經說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以不住故能滿
修行彼云何以不住故能滿諸波羅蜜捨無
種處故捨離外道我見處見故捨離未得正
諸菩薩妄念分別處故捨離世間涅槃二邊

處故捨離唯滅煩惱障處喜故捨離眾生益
捨離無餘涅槃界處聲聞乘及菩薩乘中有
何勝差別有五種相勝故無分別勝故唯陰
等法無分別故非有方勝證正一切相知及
依一切眾生方故不住勝因不住涅槃故永
勝無餘涅槃界中住到無量故及上勝果此
經無乘有上勝故是中有偈
五種勝義故 慈悲以為身 世間出世勢
不久當得現
若諸菩薩成就如是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

功德得自在於衆生益處何故復有諸衆生而復有苦縛者示彼衆生有彼衆生業障對故諸善法受彼助得勢示現於彼生善起障故示現開現故示現還受彼受用勢時現彼不善法益因事故助受彼勢時還彼餘衆多衆生示現有障因故而見衆生衆生衆事有德十縛是中說偈

現煩惱障故 患目不正視 諸衆生菩薩
 不得諸勢義

如是說增上慧勝事已滅勝事復云何菩薩

滅者謂不著不住涅槃彼相者捨同諸煩惱染不捨世間偈中轉身是中世間是他相性是煩惱染分涅槃彼亦是淨分身者彼是二分他相性者轉身還彼他相性中得對治所染分中轉淨分中護然彼迴略有六種作微弱益迴以信力故住聞習故依有慚愧煩惱行不行故得證迴入地諸菩薩現正不正現處故乃至六地修轉不現有障念相現善淨正意故乃至十地中滿果迴現無障一切相念得一切相念自在微小迴小乘已證衆生

無我故一向背世間故一向捨世間上迴諸
 菩薩已證法無我故還彼處見寂靜滅諸煩
 惱使等而不捨彼故諸菩薩於微小迴中有
 何患捨眾生益果菩薩法離已共諸小乘等
 同解脫是患菩薩上迴中有何利益世間法
 中自身及他身得自在故一切道一切眾生
 視已身故多以三乘中種種善巧方便化衆
 生令住故是中說偈
 正覆迷凡夫 不正一切現 諸菩薩常正
 不假自然行 不說而說知 非義正義故

彼身有轉事 正說為解脫 世間及涅槃
 若生現智者 爾時彼世間 即說為涅槃
 不捨非不捨 善知世間故 無利無有衰
 善知涅槃故
 如是說滅勝已智勝云何知以三種佛身故
 說智勝事一真身二報身三應身是中諸佛
 真身謂法身依一切法得自在故報身若以
 種種諸佛眾會中顯明法身所依佛世界清
 淨依受大乘法樂故所有依法身者從兜率
 天中託身生受欲出家親近外道苦行成道

轉法輪示大涅槃是中說偈

得相自在事 以攝受身故

分別甚深德

諸佛作念事

諸佛如來法身有何相略有五種應知一轉
身相一切煩惱障分他相性迴轉中一切障

得解脫現法自在處淨分依轉迴他相性故

自法體相能滿十波羅蜜得十自在故是中

命自在心自在及資用自在者為滿檀波羅

蜜故業自在及生自在者為滿尸羅波羅蜜

故信自在者為滿羼提波羅蜜故願自在者

為滿毗離耶波羅蜜故五通所攝如意通者

為滿禪波羅蜜故智自在及法自在者為滿

般若波羅蜜故不二相事非事二相故依一

切法非事故有為無為不二相業煩惱無為

有現相時現得自在故別不別是一不二相

是中一切諸佛不異身故無量身故示現成

佛於中說偈

自稱無我故

分別得立色

不分別一佛

離別無有身

性差別無異

或多依久處

是彼本順故

具足及無始

常相依真如淨相本願力取作事不盡故不
 思議相彼真如淨中唯內所證知世間餘未
 曾有及非測量境界云何復此法身見覺觸
 故彼初得暫念大乘無分別藉彼得智五種
 相善修故一切諸地中善集助道行微小難
 壞障能令壞故如金剛三昧彼三昧中間壞
 一切障故依彼身轉故得復有幾種自在故
 法身得名為自在略說五種世界身相好無
 分別無邊聲響音不可觀頂自在故轉色陰
 上妙無量最樂行自在轉迴受陰故說一切

名身身自在身轉迴想陰故應身願顯引
 衆生攝取白法自在事轉迴行陰故如鏡觀
 見作事憶持知自事轉迴識陰故有幾處意
 身法身應知略說三種身種種佛身行依故
 是中說偈

得五種愛身 諸佛得自己 利愛彼所得
 是彼義求得 所作無能障 法微義通得
 得無非最愛 佛常不盡見
 受種種報依身化諸菩薩故種種應身依故
 多以化聲聞法身有幾種佛法所攝應知一

者淨轉阿黎耶識得法身故報者轉色根得報智故行者轉行欲得無量智行故自在者轉種種業所攝自在得一切世界無障礙神通智自在故假用者一切見聞解知轉假名得悅一切衆生智說自在故去遣者轉一切諸難還遣得一切衆生一切難去遣智故如是六種佛法故諸佛法身所攝應知所有此諸佛法身彼為雜為不雜身心業差別故不雜視無量處成正覺故雜如法身報身亦爾心業差別故不雜非身差別以轉無量身故

應身者亦如報身應知法身具幾種功德應知善淨四種無量解脫及諸有退遍淨處無諍願智四無礙六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四種一切相淨十力四無所畏三護四念處滅習不忘法大悲十八不共法及一切相具智故是中說偈

愍念諸衆生	順利及諸心	不利世樂心
歸命彼益事	得離一切障	牟尼退世間
知所知遍處	歸命心解脫	無餘一切衆
滅一切煩惱	不雜滅煩惱	歸命有高處

自然無有障	不退常入定	一切諸難中
歸命能釋者	身及所依處	言智及說者
心常無有退	歸命善說者	往知彼語言
來往知他心	衆生無實中	歸命善教誨
讚取丈夫法	一切生見聖	見已即生敬
歸命分別者	取處及諸勢	應身并願中
三昧智自在	歸命得彼岸	方便皈依淨
令利諸衆生	大乘出世利	皈命魔降伏
智滅及出事	作障并演說	自他及外道
皈命不可退	諸衆善能說	遠離二種染

無護不可忘	皈命將諸衆	修行一切行
無有聖不知	一切時悉知	歸命真實義
衆生所作中	聖視不相違	作事無暫停
歸命不忘者	一日一夜中	六時觀衆生
成就大慈悲	歸命一心者	行至及與得
智慧并諸業	諸聲聞緣覺	歸命最上者
三身大菩提	具得一切相	遍處一切衆
歸命決疑者		
諸佛法身成就	如是諸功德復有餘性因果	
業順行功德是故	諸佛如來法身名為無上	

功德應知是中說偈

成就諸真實

超過一切地

到一切衆生

度脫一切衆

具無量無邊

世間見功德

世界不可見

一切諸人天

然復甚深最甚深諸佛法身彼甚深事云何

知是中說偈

無生生諸佛

不住而善住

一切自然事

食為四種食

不破及無量

無量同一業

不見及見業

諸佛三身成

無有成正覺

非一切非佛

念念不可量

事非事所顯

不染及至染

并染有所依

非染知染已

入真正所體

諸佛過諸陰

住於正陰中

彼非餘非即

彼捨中善滅

一切是雜業

唯離大海水

作事竟復作

益他無有念

不見衆生過

如彼器中月

遍一切世間

隱十

彼法先如日

或時成正覺

或涅槃火滅

無時而彼無

諸佛常住身

諸佛非正法

諸人趣惡道

非梵行法中

真實身處身

彼一切處行

及以無處行

見一切身中

一切根無境

除滅諸煩惱

如呪禁毒藥

卅二

煩惱到惱盡 諸佛一切智 煩惱到道處
 世間寂滅處 是故大方便 諸佛不思議
 然此甚深有十二種應知所謂生成業住甚
 深差別算數業甚深成正覺甚深厭離甚深
 滅陰甚深教化甚深時現甚深成正覺示現
 涅槃甚深行甚深示現已身甚深滅煩惱甚
 深不思議甚深義法身諸菩薩憶念諸佛時
 有何等念所念略說菩薩以七種相隨念諸
 佛一切諸佛是得時法自在故修念諸佛得
 一切世界無障礙神通是中說偈

障中間少因 衆生界中滿 諸佛無自在
 定二隨順者
 諸如來常身者真如無間垢解脫故諸佛如
 來最微惡者遠離一切煩惱智障故諸佛自
 然者自然作一切佛事無休息故諸佛大勢
 者佛世界清淨受大勢樂故諸佛無染者世
 間生而一切世間法不能染故諸佛如來大
 義者示現成正覺及涅槃未化衆生令化已
 化者為得解脫故是中說偈
 唯在於已心 常勢淨所顯 不為而大法

報身故所得 不急而能行 現彼復多生
一切一切佛 智者彼應憶

諸佛世界清淨事復云何如佛十萬偈修多
羅菩薩藏序分中說如來最光明七寶莊嚴
遍無量世界放大光明無量善分別住處中
間住故不可差別界過三界境界過出世間
上善根所生善淨自在識相處如來加持處
大菩薩住處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行處大法
味愛樂所潤處現一切衆生作一切事處離

一切煩惱所惱處離一切魔處過一切莊嚴
如來莊嚴加持處過大念意至處大奢摩他
毗婆舍那乘處入大空無相無願處無量功
德莊嚴大蓮華王處大妙堂中住處爾是此
佛世界清淨中明色世狀勢量施處施因施
果勢諸勢伴勢眷屬勢益勢業作勢潤勢無
畏勢住處勢行勢乘勢持勢門勢及說家勢
然彼佛世界清淨中色勢一向清淨一向樂
一向不惡一向自在然復彼諸佛法界一切
時作五種作事應知防護衆生諸難事見者

離瞽盲瘖聵狂等諸難作事故救濟防護
 諸惡道作事於不善處勸令安住善處故無
 方便防難作事諸外道無方便行解脫處毀
 令住佛法故親同見防難作事過三界助道
 行故乘防難作事諸菩薩住異乘及不定諸
 聲聞令修行住大乘故此諸五種作事第十中一
 切諸佛等作事應知是中說偈
 因身作事差別故 及說諸行差別事
 彼差力故諸世間 非彼無故諸如來
 若是不共聲聞緣覺同諸佛法身成就如是

功德勢者彼以何意故說為一乘是中說偈
 別取有餘者 及持有餘故 為不定者說
 諸佛一乘理 信於法無我 等有性差別
 深心應化故 盡處唯一乘
 以何義故一切諸佛如來等同法身而說多
 佛事故於中說偈
 一界無有二 常同有作事 次行不順故
 釋成多佛事
 法身諸佛云何不永涅槃非不永涅槃應知
 是中說偈

遠離一切障 及作事不盡 諸佛未已滅
亦是不名滅

何故報身不名具真身成有六種相故示現
色身故及無量佛世界中分別現故隨信現
故不定見真實異種種見故現同生事菩薩

隱十

廿五

聲聞天等種種眾雜見故及阿黎耶識等轉
身現故唯成報身不名真身有何義故唯是
應身不名真身有八相故諸菩薩遠時得不
動三昧兜率天中人中生事不成宿命知者
書數算印工巧論受欲行餘事中無知不成

永樂北藏

攝大乘論

不善說及善說法中知已往親近外道處不
成善知三乘行故苦行不成捨百億閻浮提
一閻浮提中成正覺轉法輪不成中間成正
覺示方便餘處應化身作佛事彼唯兜率天
中成正覺何故不一切閻浮提中同時成正
覺事知此知中無阿含證復無餘義可解釋
成復無二佛同時一世界中現有相違故彼
多化故攝取四方世間及如無二轉輪聖王
同時生故是中說偈
諸佛未應化 同至多藏故 一切相成覺

第一〇一册

見故而能行

一切衆生利益事萬行修集大菩提永入涅槃不成願行徒修無報故報身應身無常故云何諸佛常身依常法身故於諸因身應身報不定故復應身者示現功德如常受樂及如常勢故常事應知諸佛法身雖無量無邊卷十時諸佛義處無有假用作事於中說偈諸佛德勝無異無量 衆生因弱彼不失者得已得彼一切無因 有斷彼此不應順成攝大乘論卷下

音釋

煥

乃管切與煥同

瘖

瘖瘖於

瘖瘖於

瘖瘖於

瘖瘖於

瘖瘖於

瘖瘖於

般若燈論序

側一

般若燈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龍樹菩薩之所作也借燈為名者無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詮滯旨執俗迷真顛沛斷常之間造次有無之內守名喪實攀業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果惑業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令慢聳崇山見深滄海

恚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五百論師爭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偽齊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翫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跡怯象愛好如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訶嗜欲而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於閻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起伏位既窮一實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群迷故作斯論文玄旨妙破巧

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分別明菩薩者
大乘法將體道居裏遐覽真言為其釋論開
秘密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師資互顯至若
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計紛然萬緒驢
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龍燭莫不標其
品類顯厥師宗玉石既分玄黃亦判西域染
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為精詣若舍通本
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減之我皇帝神
道邁於羲農陶鑄倅於造化包六合而貫三
才攝四生而弘十善崇本息末無為太平守

母存子不言而治備復留心釋典遐想至真
以為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
猶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
師波頗蜜多羅唐言明友學兼半滿博綜群
詮喪我怡神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為懷
故能附筏傳身舉煙召伴冒冰霜而越葱嶺
犯風熱而度沙河時積五年塗經四萬以大
唐貞觀元年歲次諷觜十一月二十日頂戴
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
摩騰遠勞蕃使詎可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

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其年
有勅安置大興善寺仍請譯出寶星經一部
四年六月移住勝光乃召義學沙門慧乘慧
朗法常曇藏智首慧明道岳僧誓僧珍智解
文順法琳靈佳慧蹟慧淨等傳譯沙門玄謨
僧伽及三藏同學崛多律師等同作證明對
翻此論尚書左僕射邠國公房玄齡太子詹
事杜正倫禮部尚書趙郡王李孝恭等並是
翊聖賢臣佐時匡濟盡忠貞而事主外形骸
以求法自聖君肇慮竟此弘宣利深益厚寔

資開發鑿譯勅使右光祿大夫太府卿蘭陵
蕭璟信根篤始慧力要終寂慮尋真虛心慕
道贊揚影響勸助無輟其諸德僧夙興匪懈
研覈幽旨去華存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
則究其是非文雖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
歲次壽星十月十七日檢勘畢了其爲論也
觀明中道而存中矣觀空顯第一而得一乘
空然則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之鏡爲鑑
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不爲用斯
論破申其由此矣雖復斥內遮外盡妄窮真

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恢焉迎之
 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心神之砥
 礪越冥險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照幽塗之
 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偈大同賓
 頭盧伽為其注解晦其部執學者昧焉此論
 既興可為明鏡庶悟玄若子詳而味之也

般若燈論卷第一

龍樹菩薩偈本〇分
別明菩薩釋論本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緣品第一

普斷諸分別

滅一切戲論

能拔除有根

巧說真實法

於非言語境

善安立文字

破惡慧妄心

是故稽首禮

釋曰如是等偈其義云何我師聖者如自所
 證於深般若波羅蜜中甯驗真理開顯實義
 為斷諸惡邪慧網故彼惡見者雖修梵行以
 迷惑故皆成不善今欲令彼悟解正道依淨

阿舍作此中論宣通佛語論所為者其相云
何謂婆伽婆見彼無明衆生世間起滅斷常
一異來去等諸戲論網稠林所壞起第一悲
發勇猛慧於無量億百千俱胝那由他劫為
利益他捐捨身命無厭倦心能擔無量福慧
聚擔鑽般若境界海斷一切戲論網非他緣
無分別得一切法真實甘露於彼趣壽分齊
性處時等攝受利益不共一切聲聞緣覺及
諸外道唯為進趣第一乘者依彼世諦第一
義諦施設不起等諸名字句此緣起實說中

最勝我阿闍黎亦於不起等文句開示如來
如實道理得如實解生極勇猛如所通達讚
歎婆伽婆故造此論又悲水適心驗已所解
令彼世間同已得解故出此言如偈曰
不滅亦不起 不斷亦不常 非一非種種
不來亦不去 緣起戲論息 說者善滅故
禮彼婆伽婆 諸說中最上
釋曰彼句義次第解無間故解此論義是故
初說如是句義破壞故滅出生故起相續死
故斷一切時住故常無別不異義故一差別

異義故種種向此義故來向彼義故去無此
滅故不滅乃至無此去故不去彼起滅一異
第一義遮彼斷常者世俗中遮彼來去者或
言俱遮或有說言如是一切第一義遮以彼
為故彼者佛婆伽婆緣起者種種因緣和合
得起故名緣起語自性執用永不行故名戲論五
息一切災障無故或時自性空故名善滅說
者開演義故正不顛倒通達人法二種無我
是故名為佛婆伽婆由如此義故我作禮諸
說中最上者此言何謂彼不顛倒緣起開示

天人涅槃信樂道故教授聲聞獨覺菩薩最
勝故如所演說正不顛倒緣起勝故問曰汝
向自言說緣起法若言緣起云何不起若言
不起云何緣起此語自相違又生解退故語
義俱壞如云一切言語皆是妄者答曰若一
切緣起皆不起者彼當作解我得此過我未
曾說一切緣起皆不起故無如上過此義云
何彼世諦中有緣起故非第一義亦有緣起
彼說因者此義不成猶如檀等第一義中不
說為善攝生死故說之為善又如說識為我

第一義中識實非我如此解知是故無過又如化丈夫起丈夫自性實無所起亦如幻焰內入起等世俗故說非第一義是故無咎問曰起後遮滅法相應爾以彼先故如不斷者答曰生死無始故先滅後起此亦同遮非一向因過觀義次第不觀異文若先遮起與滅同過復次曇無德人言汝論初言不起滅等此無為法別緣起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我法中有故汝論初言非聲聞等共緣起者義不相應論者言遮自性故說不起等別緣起法

今汝得解若言有彼無為緣起令他信者是義不然驗無體故若汝意謂緣起決定名緣起無為者此解有過何以故由遮起故彼起無體不應名共以無為無起有因故譬如住復次經部師言不起等義非聲聞不共此義云何彼異起無體名六為不起如不自在彼外道解滅此滅無體名為不滅譬如無我藉因果起故不斷果起因壞故不常彼摩尼珠乾牛糞未日光和合如是起火不可說彼體故不一不可說異體故不種種如是起時壞故

不來不去義正如此汝論初言不共聲聞別緣起者是義不然論者言汝雖有此語違正道理此義云何彼起者不起故我欲令人解不起等別緣起義以是不共別緣起故在初讚歎佛婆伽婆方作此論先令了知起者不起餘不滅等則易可思云何令解彼不起等謂諸分別起者現前知故諸如是說或言自起體或言他起體或言共起體或言無因起體此諸說皆不然由依阿含及正道理如實諦觀起即無義故造論者自在決定說此偈

曰
無時亦無處 隨有一物體 從自他及共無因而起者
釋曰非自者彼聚安立諸起法者竟無體故如一一次第應知自者我義故彼一切體何義故遮所謂遮者最勝義故又無餘分別網遮故無餘分別網者謂無餘所識境界故無境界者欲成立無分別智故復次遮者遮有餘受故彼異方便說諸法不起方便不起令他解故此非大乘悉檀云何知耶如何舍說

色不起行不行般若波羅蜜故復次不自起者謂不自起如是體故此正領解若異此領解而言不從自體起者此義有過有何等過謂他起過故復次汝言不從自體起者非唯有他起過及有自他共起過故此非我欲以違悉檀多故此方便語第一義中諸內入等無自起義世所不行以有故譬如思異部迴轉不令解故有故因者同非因耶以譬喻無體如是彼因迴轉非一切處無譬過故復次僧佉人言汝所立者立何等義爲果名

自耶爲因名自耶此有何過若立果體爲自者我悉檀成若立因體爲自者與義相違以因中體有故如是一切有起應名爲起汝言不起者義豈然耶論者言此語無義汝不知耶起分遮故謂因自性起及他性起此等悉遮汝不正思惟出此言者或故無過有異釋曰諸法無有從自體起彼起無義故又生無窮故彼不相應此義云何以不說因及譬喻故又不能避他說過故此破顯示顛倒成就過云何顛倒謂從他起體過及生有果過

又生有窮過故違悉檀多故復次有異僧法
作如是言諸體不自起者此不應爾何以故
自欲作起還自除故如說三界有兔角起復
欲屏除汝義如此我所成立因果能了無異
體故猶如自我從彼因體果法自起是故義
成論者言邪別一分別說不應道理先遮彼義是
故無過如是諸法體不自起從他起者義亦
不然何以故無時無處隨有一體從他起故
此義云何他者異義此方便語第一義中內
入不從彼諸緣生何以故以他故譬如瓶等

復次第一義中他緣不能起眼等入何以故
以他故譬如經等問曰汝言他者因義不成
何以故立義一分故譬如無常聲聲故答曰
汝不善說無常聲者是韋陀聲聲故者如鼓
聲故以見立義一分出因成故非謂一邊復
次鞞世師人言微塵為因生諸法果彼二微
塵為初次第如是地水火風聚實起成汝言
他者為分別我求那因義耶為分別異義耶
若分別我求那為因者則因義不成何以故
若離我體無別求那故若彼異義分別者即

為世間解所破故論者言彼說不善總說因故以彼法聚集能生他覺如是覺因總說為他非彼我及求那異思惟故世間所解亦不破壞立義別故第一義中地微塵初起不名地實以微塵故譬如火塵如是第一義中火微塵初起不名火實以微塵故譬如水塵如是等次第應說

復次阿毗曇人言汝言他者為以果功能空說為他耶為當彼能不空說為他耶二俱有過何以故若以果功能空說為他者因義不

成故若彼能不空者彼能成法空譬喻壞故論者言總說聚法故物邊觀故生他覺故汝言因義不成及能成法空譬喻壞者無此過失似光影耳復次有自部言若第一義中彼內外入皆不起者法體不成能依止壞汝得因義不成過故論者言世俗言說實故瓶眼入等內外可得故汝說過者此不相應復次佛護論師釋曰他作亦不然何以故徧一切處一切起過故論者言彼若如此說過即所成能成顛倒故謂自俱因起體過故或時有

處隨一物起故先語相違又若異此徧一切處一切起過此語能成他起過者此不相應如偈曰

香附子苦參 菴摩羅除熱 石女無有兒

竹筍重有苦 兔印記月光 陽春時作樂

復次異僧法人言彼別不別地等種子生芽等果由如此義說俱起體彼說不然何以故不共者非自他義無時無處有一物體從共起故彼說有過此復云何若謂俱起令他信者驗無體故此義不成復次此中又遮裸形

部義說不共起此義云何彼謂金與非金人功火等自他力故環釧等起彼如是說為遮彼故說不共起應如此知復次不無因者此義云何無時無處有一物體無因起故何故無因驗無體故若說有驗即為世間所驗解破有此過故世間驗者其相云何世俗欲令內入體生何以故總別有故譬如芽等復次世間所解過者於彼世間若有此物知從因生如絲成絹如篋成筐如泥成瓶等為彼過故復次彼惡因者亦名無因如無婦等何等

惡因所謂自性及自在天丈夫藏時那羅延等不真實故是故此等無因不能起體若謂從彼自性等起令人解者驗不爾故若說有驗此亦有過復次執自性者說如是言我立此義自性有彼內入等生何以故莊嚴我體故如水生華根鬚莖葉好色形相如大青珠因陀羅尼羅阿毗尼羅寶等又如孔雀項邊種種顯目光明可愛皆自性爾論者言彼立此義自性作者不觀業因無有作者若爾彼內入生因緣決定世智所行等共言說成已

復成過若第一義譬喻無體何以故第一義中蓮華寶等本無生故復次汝欲共我立無因義一切法成我今示汝以無因故一切不成又彼立無因若說因者先執破故復次若謂我立無因不能令彼說因者解故須出因令解無因譬如共夷狄人還作彼語十一為此義故方便說因亦非先語破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語邊轉者亦如所得相以此相義令彼得解如語夷狄彼處有煙則知有火今彼了知相覺起故此彼語異是故不成復次有異僧

佉婆胄羅人言彼歌羅羅及以芽等無緣故起若瓶衣等有緣故起非一切體自性起故成我所成論者言彼一切時一切物起皆悉遮故汝所說者此不相應由如是義無自性起復次外人有執自在為因者說如是言眾生無智於苦樂中不得自在善道惡道皆是自在之所使故論者言彼立是義自在全為世間起因於世俗中亦不應爾何以故或有憂喜因故如牧牛者若執自在名一切因作世間者此義不然當如是知由所量故譬如

自在是故當知於彼世俗亦非自在能起諸法若汝定謂自在為因生諸法者是因與果為自性為他性為俱性此異分別先已遮故有起無起後當廣破第一義中自在不能起諸法故或有說言眾生世間及器世間種種業因為自在故彼住起壞苦樂增減通為依止作是說者成我所成世俗言說非第一義以第一義中業不起故復次彼執丈夫為生因者說如是言一切世間丈夫為因故是義云何如絲齊織網如月

珠出水如樹生枝葉等一切衆生以彼爲因亦復如是所謂彼過去未來動不動等遠近內外如是一切皆丈夫爲因論者言前執自在爲因中已遮此計今當復說如調達我不作調達身根聚因何以故由我故譬如耶若達多自我復次耶若達多身根等聚非耶若達多我之所作何以故由彼樂苦智起因故譬如提婆達多身根等聚若謂彼繫縛我爲三界因非一切者此義不然何以故由我故如解脫我彼執不成立義過故問曰汝言我

故因者此自立義中是一分故汝出因者是義不成有過失故答曰無過失義先已說故何故無過如上云無常聲聲故譬如鼓聲若有說言我所立義唯是一我如一虛空瓶等分別皆是其假假故無量爲此義故譬喻無體驗破不成立義無過故論者言彼不善說此義云何以虛空無生故如虛空華體不可得如是而言一虛空者此義不成但有言說世俗法中總說我者示假今識故汝立一我今他信者驗無體故此義不成問曰縛我脫

我更無異體何以故由我故如解脫我答曰
無餘涅槃界中一解脫我此有不成如先說
過不能避故如觀我品當廣解說

復次僧佉人言如我立義彼自性為因謂梵
摩為初下至住持際諸法果生皆因自性如

明一

十三

彼內入為苦樂癡因決定作因彼具有故若
世間物彼具有者我知為因如梅檀札如瓦
器片金莊嚴具如是等總別因故由彼內入
具有樂苦癡等故說內入為彼樂苦癡因如
是應知色想行識諸陰皆是樂苦癡等自性

何以故由陰故譬如受陰是故因又譬喻義
皆得成論者言為此故第一義中梅檀等譬
不成以無體故於世俗中癡者行陰攝故譬
喻不成彼樂苦等二異外諸法非樂苦自性
應如是知何以故所量故譬如覺驗不相應
問曰汝第一義中無譬喻故答曰總說覺故
世間共解取為譬喻亦非譬喻無體以是義
故彼藏不為大等諦因由不了故譬如丈夫
汝若欲說自性為因者自驗破故外人言我
立丈夫與思相應則得明了而言由不了故

者此因不成又能成法不具故亦譬喻過故
論者言彼語無義此復云何總說因故亦別
義故處處不了總一不成或有說言亦不無
因能起諸法彼性時那羅延等為因故者如
遮自在中說應知

復次僧佉人言汝說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
有處有體能起一物者誠如所言彼實不起
雖實無起以了作故論者問言是何等物云
何了作僧佉人言如燈瓶等論者言燈瓶二
物本自不生云何以不生燈欲了作彼不生

瓶等如無馬角豈能了耶以第一義中諸法
不生故依於世諦作如是問彼燈於瓶何所
作用外人言受作故論者言受本先無於後
始有先無後有受即是作若言闇中眼識爾
時無受由有燈明闇障等破者如前已遮是
作法故又闇障破者豈非作耶若汝執言受
見先有若先有者燈復何用復次云何名瓶
如我法中四大及所造和合故名瓶彼燈在
時與明俱起以是義故世諦法中有所作因
一一物體各從自因相續而起所以者何如

明與物體俱起是爲了因第一義中起法皆無亦無有了非大等諸諦不了之物能令其了何以故由不了故譬如空華是故汝言未了者了此語非也復次佛護論師釋此句云亦非無因起彼物體何以故若無因者應於一切處一切物常起有如是過此義不然何以故汝此語義能成所成分明顛倒是義云何謂彼物體從因起故或有時有體起或有處一物起有初起故與先語相違如是不相應者先已說過故若彼有異不相應義者亦

如先說復次此中亦不無因起者一切諸論無如是說有時有處若自宗若他宗無有一物若染若淨從無因起者一一應如是說以是故不共外道等別緣起不起等義得成復次阿毗曇人言有四種緣能生諸法云何而言緣起不起如我偈曰

因緣及緣緣 次第增上緣 四緣生諸法 更無第五緣

釋曰因緣者謂共有自分相應徧報等五因緣緣者謂一切法次第緣者除阿羅漢最後

所起心心數法增上緣者諸所作因無第五者若自宗他宗若天上人間若修多羅若阿毗曇及餘諸論佛未曾說有第五緣復次如大衆部亦作是言先生無有等諸緣皆於四緣中攝以是義故此四種緣能生諸法汝言物體不從他起者是義不然論者偈曰

所有諸物體 及以外衆緣 言說音聲等 是皆無自性

釋曰諸物體者謂彼眼等外衆緣者謂歌羅羅等言說聲者謂和合時無自性者遮彼自

體是義云何彼諸體等皆無自性亦非異處及自在等有也是故說言彼他無體復次何等為自體而言衆緣為他體彼有者如先不起義中已說驗破以是故汝於此中不能破我復次或有自心虛妄分別者作是說言若有能起諸法體者說為他起非是自體若無他緣則不能生有他緣故諸法得起緣決定故我作是解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作是語遮自起者助成我義若諸體未起他能令起是語不善同前遮故復次若言體不從他起

遮彼體外有異起者助成我喻以是義故赤白緣中無有眼等以衆緣中眼法空故所以者何衆緣無自體以無他故復次是中有二種語第一義中彼眼入等不從赤白衆緣而起何以故眼等無故如瓶第一義中赤白衆緣無其功能生眼入等何以故彼眼空故譬如織刀是故佛說第一義中因及衆緣不能生眼如是應知佛為憐愍世間住於亂慧無因惡因諸諍論者於世諦中說有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以是緣故我義不破應如是

知復有異分別者言體從他起論者言彼共於此復應思量是四緣中云何能生眼等諸體復有異名差別如大衆部及犍世師等所分別者彼亦隨相於此中攝是故決定無第五緣如是第一義中眼等及他皆不應爾云何不然如偈曰
自我等諸體 內入等衆緣 一一皆不有 以無自性故
釋曰諸緣中若總若別彼眼等體皆不可得此等聲者別因中無和合中亦無異中亦無

若世諦若第一義諦未曾有時有無自性物
 體先起亦未曾有無自性物諸緣他體未來
 欲起諸他義者云何得成一向無他以他因
 無體故復次若汝自心妄置諸法有體未來
 當起待此體故彼緣為他相待力故說緣為
 他者但有是語何以故彼等眾緣無他性故
 是故不應於此生著於世諦中假說有他第
 一義中彼他不起先已說故僧佉人言如我
 意謂有微細我體彼於後時作今明了即以
 不了果緣而為他義是故得成汝何能破論

者言汝語非也世間愚人不作此解瓶等細
 我其義難成汝言了者先已破故

般若燈論卷第一

音釋

折先的切 鑄朱戎切 筏房越切 誣甫許切
分也 鑄金入範也 筏大船也 誣誣誣
須切 亦作妖兩雅 妖平免切 贖士革切 堀渠
背之口 濫室東壁也 警切 贖切 堀勿
切 邠地卑民切 研研倪堅切 窮窮究也 砥砥礪
砥諸氏切 礪石也 駭下措切 裸赤體也 篋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得莫結切
箋也顯
文胡結切
也胃
切直又
扎
切八

般若燈論卷第二

捌二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緣品第一之餘

復次餘僧佉言若諸果功能緣中空故緣不生果如是義者成我所成何以故汝謂果體不起是則名常汝先立義則為自破論者言汝語非也一切時起悉皆遮故不生之物亦不說常何以故不生之物於世諦中不欲有故復有僧佉說如是言雖彼眾緣不能起果由有眼色空明及作意等諸緣有作故識得

生是故欲令有生有作彼作及生我今當說第一義中有彼生識自果之作何以故以有緣故譬如鬻鬻水米及薪火等諸緣具已作能成飯以是驗故我立義成論者偈曰緣中無作者

釋曰我不欲令第一義中作能熟飯以無作故譬喻不成故譬不成故汝則有過何以故能成立法無故由成立無故緣中定無生識之作若有若無果皆不起如後當遮作者不起故因義不成第一義中應如是說復次若

汝執言總說作者則與義相違彼緣有者世智境界生識之作與彼眾緣體不相離佛護問中復有外人作是釋言若自起若他起者是言何謂此義於我無所用為雖然眼等諸緣作眼識生如鬻鬻等作飯熟故而彼外人作是成立言有體起佛護論師為遮彼故引偈本云作者緣中無何以故已生未生時識有作者是亦不然論者言彼不相應汝等前後二語唯有立義故復有異僧佉言汝將此過安置與我遮我緣中無其作義作不起

故譬喻不成者是義不然今有作在云何驗知有作生彼識等自果由其作故如作能熟飯論者偈曰
離緣亦無作
釋曰緣無故亦不與緣合而獨有作者無也
如先緣中有作次第說其過故復有論師釋別二
此偈言識自體生即是作也論者言如前偈說緣中無有作離緣亦無作若言有彼生識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如識無故彼作亦無若言無其別作但緣是作者是亦不然若言

緣無自體作有自體者佛護論師言彼亦無緣有作過故論者言若謂無緣得有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無彼緣自然有作無此義故佛護言於世諦中云何有作自他眾緣相因待故有作如無間刹那能起果體是名爲作如彼未來欲起法體由作得生於世諦中非無有作不同汝執緣中有作是語無咎論者言汝今不說因緣譬喻但有立義與他過者此釋不成復次經部師言有異法起如眼識等何以故由有作故譬如種子地水火風

因緣和合得有芽出以此答故汝先驗破論者言如先偈說緣中無有作此義云何第一義中遮彼起故彼作無體種子等緣和合有作者此不應爾汝言緣中定有作者是義不成譬喻無故汝先答者不能破我復次有外人言如稻穀等例二真實是有何以故由作有故於世諦中欲令如是隨順世諦如其所欲第一義中亦復如是譬如兔角由譬成故所欲義立論者言汝等如是安立作義如稻穀等於世諦中言有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如偈

曰

若有若無作 諸緣作不成

釋曰於世諦中兔角無故第一義中有亦不成作亦如是以無體故汝言由譬成故所欲義立者翻此二過還在於汝復次僧佉人言兔角無體即具其體云何知耶如毗伽羅論第六門中作如是說有別異故譬如青優鉢羅華異色爲異論者言汝說不善何以故華色等二體別異者第一義中此皆不成無譬喻故若汝意謂如我立色等有體故不能令

汝解如是汝立色等無體亦不能令我解以彼此同過故今當答汝無同過義何以故起法有體如是已遮況不起者欲令有體而當不遮有體無體是汝意欲顯示異相我今遮汝作如此解有體無體墮在二邊我不同汝執有無故不墮二邊此義云何汝立有體無體令他信受驗無體故非我所欲是故汝執無道理故我立義成汝言同過者此語非也復次或有諸說起者應如是問果先未起彼諸緣等爲無作耶爲有作耶若諸緣無作不

能起果者云何名無作起果功能緣中空故說名無作若功能空者則非彼緣能起彼果譬如麥種無稻穀芽此不應爾若有作者驗此作有緣中無故由果起故說彼有作果未起時彼無所作由此驗故因義不成

復次經部師言彼果起時諸緣有作以是緣故互相隨攝資益果起非因不成答驗亦立論者言汝經部師欲令第一義中穀等諸緣和合聚集果得起耶若定爾者是諸因緣乃至未能起果自此已前此稻穀等云何不名

為非緣耶無有此等如是緣故譬如乃至未從他受學云何不名無智人耶此義不成問曰若如是者果先未起則諸緣非緣我欲如此是故無過答曰汝甚有過何以故汝意唯解果先未起諸緣非緣而不知彼果正起時緣亦非緣為此義故云何芽起時彼稻穀等非緣自性以第一義中若一若異不可說故如彼穀等先剎那時若有說言非自非他非俱起體者此是成我所成何以故因果二法不可說一異故雖不可說要待彼緣方能生

果如是說者並同前破謂云何芽起乃至先
刹那時復次說有起者言第一義中彼入等
緣能起內入何以故以緣故如穀等芽若不
能起彼則非緣譬如兔角論者言如汝所說
第一義中彼緣有者此緣於果為有為無為
有無俱皆不應爾如偈曰

非定有定無 諸緣義應爾

釋曰此緣非有如其所執不應爾者今當顯
示此義偈言緣非有者是何等耶此非有者
如空華等何等是彼摩婁多緣故可知如是

彼無一物為虛空華為兔角緣耶此釋非有
緣者是何語義此驗稻穀等緣第一義中非
自性有何以故彼果非有故如空華非有虛
空無體如是芽等非有以稻穀等諸緣非有
故如虛空華或有人言我不欲令彼有法起
意欲令彼可起法起先無體故論者言汝謂
緣非有者是何等耶如彼瓶等先未起時則
無體相既無自體更有何等為彼瓶衣稻穀
等緣欲令可起法起如是則無一緣應知此
義以第一義中驗稻穀等非芽等緣何以故

由先未起無其體故譬如瓶等復次法若已有緣亦無用何以故有自體故如是於世諦中彼稻_以等亦非芽等緣何以故以生作不觀故如彼已生芽者及餘瓶衣等以是驗故因義不成僧佉人言實有物體藉緣了作或時緣中先有細果後時待緣令細為麤汝言已有緣何用者此語不然論者言彼了作者先已遮故復次先細後麤若有非有如前說過汝語非也復次經部師言理實諸緣非有非無言有無者義不應爾此復云何謂第一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義中果起現前諸緣和合互相資攝能得自體以有緣故爾時彼果不得言無以其起故不得言有以未現起故我欲如此以是因緣無如前過論者言此亦自分別耳非有非無緣義應爾有及非有二種無故皆不可說譬如餘物若有不有_{如二}俱非緣論者意爾復次此中但是有及非有俱不可說何以故有非有故非非有故如是物者此是無物謂眼識或芽彼緣即眼等諸種子等不可說實何以故以彼等果有及非有不可說故譬如餘物

第一〇一册

修多羅人不能避過復次有等自性體空於世諦中生義成故復有俱說尼捷子言彼果者亦有非有以緣故我意欲爾是故無前所說過失論者言彼諸尼捷子等有無二語方便俱說者此非安隱處立義不成如是已說總破諸緣今當別破此中總觀因緣故若能生異緣彼名爲因如是和合自在所生法起非一能生故又遮彼起故我欲如此於世諦中建立因義第一義中因非因故應如是說蓋汝意謂此因有物若不有物及有無物能

起果者此義不然偈曰
非有非非有 非有無法起
釋曰第一義中法相如是云何說言因能起耶故彼非因如是彼不能起有故無故猶如自他先已驗破若有無俱則有二過是故因體不成若謂所生法起應說因故者此亦不然以有等相不起故於世諦中由因有果因亦如是果起因成故復次自部人言有因能起彼內入等此緣起義是如來說如如來說不可變異譬如寂滅涅槃此能起因是因緣

義心心數法所緣是緣緣義彼次第滅心心數法除阿羅漢最後心是次第緣義若此法有彼法得起是增上緣義由佛說故有因緣等為緣自體汝言無者此因不成立義破故論者言汝所立義於世諦中可得如是以譬喻過故所說不然云何汝等立此因義為世諦中佛如是說為第一義中佛如是說若世諦中如是說者汝義自壞若第一義中如是說者彼第一義中非有非不有非有無法起故彼有非有亦有非有自性果緣不可得故

因不能起若其如是云何定言彼因能起以是義故汝因不成以相違故復有人言受遮方便此中論中明法無性法無性者二俱遮故二謂名著及所名著所名著者如前已破其名著者今當次遮若總說義非有非不有亦非非有非非不有等世人盡欲因能起果彼因若有非有非有俱自性果生皆不應爾因語轉故識彼因體因如是因故不相應或有人言第一義中有諸體起何以故有因故者如先說破彼因不成復次有異論師言

若有若非有若有無俱自體不起故非是因
相因義不成如是釋者是義不然復次今當
觀察彼緣緣義如其緣緣亦不如彼憶想分
別如偈曰

婆伽婆所說 明二 真實無緣法 此法體如是

何處有緣緣

釋曰彼眼識等不名為緣何以故無緣緣故
但是自心虛妄分別第一義中遮彼法起彼
欲起時亦非能緣何以故由欲起故譬如色
法以是義故緣緣無體但於世諦建立眼等

自相持故名之為法如識因光然後得起故
名緣緣不如財與主俱若爾者無能緣法第
一義中能緣識不成如所分別能緣無故所
緣亦無以所緣無物故其義如是譬如造五
逆者終不見諦是故彼因不成亦與緣義相
違故復有異人言若色陰所攝色不能緣者
是義相應諸部論師亦作是說何等無所緣
法謂色及涅槃若汝意謂心心數法無所緣
者汝先所欲則為自破何等有所緣法謂心
及心數法論者言汝語不善我所立喻今更

明顯外人言心心數法定有所緣非如造色者無譬喻故復次所取者為所緣論者言如彼分別心心數法有所取者後當更破如第一義道理所說我不欲令識有能緣如佛說復次勇猛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色非所緣何以故一切法無所緣無有少法可取故彼若是可取此則是所緣如是勇猛非色行色乃至非識行識勇猛一切法不行故非色見亦非識見乃至非識知亦非可見若色至識非知非見是名般若波羅蜜觀所緣竟復次

如汝分別次第緣者此應諦觀其相云何第一義中彼一切種及一切法皆遮無起以是緣故如偈曰
不起諸法滅 是義則不然 滅法則非緣
及何等次第

釋曰此義云何以無起故如第二頭不可言滅是故第一義中次第緣者此不相應如是彼義不成以相違故順彼說者若汝欲得此次第滅心心數法為次第緣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體滅故如久滅識亦如色法以非緣

故此將欲起心心數法彼物滅故何者為緣以非此緣故以彼滅者及欲起法不能隨攝故此意如是非次第緣亦非總緣故或有如是心起所有決定因緣各各自在與欲起體處故緣欲滅時作饒益故彼餘過去剎那以無間故次第緣成是故無過者此義不然以非色法無住處故六識次第滅此名為意如是滅意為次第緣者不免過故若汝意謂彼欲滅者為次第緣汝立此緣但有是語何以故以其同時非次第緣故復次滅法則非緣

及何等次第者有異釋云此及聲者及未起果應如是知其義云何彼滅未起種子芽等二皆無體俱是無因種子及芽滅起等二墮此過中論者言彼立此義所謂滅者因滅無體及無住當起作起分別以無因故滅起第二得如是過此說不然以無過故所成能成語義顯了以顛倒故得何過失今當立驗彼滅非緣何以故以因有故譬如未滅心心數法又無因起以因有故說此二語彼不相應是義云何先語者因義不成後語者自義相

違以一切法起者遮故此偈亦遮次第緣故
彼得二過謂因義不成過自義相違過如是
分別次第緣已復次增上緣者其相云何若
有此法彼法得起故名增上緣汝義如是今
第一義中緣法不起令他解了諸法如幻自
體本空不可得故如偈曰
諸法無自體 自相非有故
釋曰以是義故自大乘中非獨第一義諦諸
法無起於世諦中因有果起亦不可得偈曰
此有彼法起 是義則不然

釋曰以是義故彼因過失汝不得離復次佛
婆伽婆無分別智善巧安置教化世間不信
深法者為安慰故種種稱揚涅槃寂滅等諸
勝功德世諦法故非第一義以第一義中彼
涅槃等自體空故譬喻無體因不成故或有
欲令於世諦中諸法有體譬如涅槃寂滅故
者此等如先譬喻過失說無常等諸過患者
毀皆有為法不令樂著故誘引彼故為說涅
槃寂滅功德世諦攝故說彼有體第一義中
彼實無體汝竟所欲義不成故如是諸緣遮

已復有外人言第一義中有緣能起眼等內
入何故彼果得起故如穀等芽若是無者果
不得起譬如龜毛不可為衣論者言汝謂有
者為一一緣中有果自體為和合諸緣有果
自體為一一中無和合亦無應如是問外人
言汝何故作此問論者言若是有者如前已
遮果若是有緣復何用若是無者亦先已遮
果若是無緣復何用如偈曰
非一一和合 諸緣中有果 如是則非緣
云何果得起

釋曰第一義中如是如是果等不起諸緣中
無故此義如是如泥中無酪不可生酪以非
因故若稻等中無其芽體如是得生世諦分
中凡夫智慧同行見故欲令第一義中有彼
眼等內入生者此義不然如偈曰
若果緣中無 彼果從緣起 非緣中亦無
云何果不起
釋曰彼如是說過失起故如非緣中無果諸
緣中亦無譬如彼聲作故無常有何所以瓶
是作故而非無常如先已說聲是無常何以

故由作故譬如瓶此義應知若以此方便第一義中芽等現空而從穀等生彼芽等義不應爾何以故以果故譬如酪是故非有以不免先所說過故復有人言第一義中有彼內入我如是受緣轉異故如泥為瓶論者偈曰

例二

十二

緣及果自性

釋曰此謂彼緣轉異故偈曰

諸緣無自體

釋曰此謂緣無自性偈義如是譬如生酥轉為婆羅門心彼緣自體不可得故如先已說

偈曰

若緣無自體 云何轉成果

釋曰此明第一義中緣不轉變為彼果體偈義如是譬如提婆達多童子梵行云何耶若達多為彼兒耶又如幻主化作泥團彼自體空能生瓶等如彼轉變於世諦中一切智者皆不能信是故非緣轉變為果如是譬喻無體所成能成法無故如先因義不成亦相違過故外人言若緣自體不轉為果者緣體可無而果者不失以彼不遮果自體故如我立

義第一義中有諸內入何以故以果故譬如
芽等論者偈曰

非無緣有果

釋曰無緣轉變而有果者於世諦中亦不能

信何況於彼第一義中而可信耶此義不成

外人言若第一義中緣體空者然彼非緣自

體不空而此非緣是我所欲是故非緣義成

論者言但遮緣體則無非緣豈以非緣令汝

解耶復次開合偈曰

何有緣非緣

釋曰諸緣非緣自體不有偈義如是復次我
已先遮有及非有皆無果起以是義故果無

自體果既無體緣則非緣何處有彼緣體可

得如是語義本無所有但彼心聲相因起說

果無自性緣體空故復次從上已來外人所

說四種緣起所謂因緣緣緣次第增上等自

體差別遮彼所立明無起義是故此品觀諸

緣起無起義成如諸大乘經中說偈曰

若諸緣起彼無起

彼起自體不可得

若緣自在說彼空

解空名為不放逸

若人知無一物起 亦復知無一物滅
 彼非有故亦非無 見彼世間悉空寂
 本來寂靜無諸起 自性如是已涅槃
 能為依怙轉法輪 說諸法空開示彼
 有無不起俱亦非 非有非無無起處
 世間因緣悉如是 但彼凡夫妄分別
 常無起法是如來 彼一切法如善逝
 復次如般若波羅蜜經中說文殊師利如是
 應知彼一切法不起不滅名為如來又如梵
 王問經中說彼處一切愛滅盡故彼名無起

般若無起彼即菩提世間顛倒虛妄起者第
 一義中佛不出世亦不涅槃從本已來無起
 滅故又如梵王問經偈曰
 已解彼諸陰 無起亦無滅 雖行彼世間
 世法不能染
 如是等諸修多羅明二此中應廣說十四釋觀緣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二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音釋

佉

丘迦切
子孕切
與同
坎器也

既

徐林切
日歸大上

咎

將此切
毀也

般若燈論卷第三

側三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去來品第二

復次初品已說一切法體無起對治令人信
解今復次明不來不去緣起差別使物識知
遮彼義故第二品起此義云何世間法中言
說自在於所作事深起愛染今欲拔彼執著
箭故遮一行相此外施為即易可破彼所謂
者外人言應有如是內入體起何以故彼境
界差別可言說故若無此起彼境界差別則

不可言說如石女兒不可說彼有來有去若
提婆達多耶若達多則不如是由此譬喻自
他諸法起義得成論者言若施戒禪等多修
習故自性起成或行及住世間所解此成已
復成過如在定者以慧眼觀彼施戒等行及
不行第一義中體不可得彼境界差別可言
說因義不成故如遮行起行亦同破復次若
謂我立因種共汝同解分別俱成者此義不
然何以故彼俱成因驗無體故如是異執有
驗違彼因義故復次若第一義中謂有去者

彼已去未去去處三應可得如偈曰
已去不應受

釋曰謂去法已謝故此義自他俱解不須成
立偈曰
未去亦不受

釋曰由去者故如已去者義意如此復次云
何未去謂彼去者未有起作以彼法未去故
能成所成法自在俱得成以法體法相欲去
者譬喻驗故此復云何以未去亦不受此義
成立何以故以未去故譬如餘欲去者復次

優樓伽弟子言何等未去為如提婆達多未
去為去如是不受耶為如提婆達多去作不
去令他解耶論者言何因緣故作如此問外
人言若汝意欲受先分別則成我義若汝意
欲受後分別則違汝因義是故非先因義不
成復次我立實外別有去法汝言非者是語
不然實外有去云何成立謂自體外句義和
合調達境界有去調達我意如是以緣隨轉
故如杖合調達應如是知論者言若世諦中
有去和合提婆達多顯自體外有句義和合

彼境界故生其去覺令他解者於世諦中成已復成過何以故但有處邊刹那刹那前後差別名為和合調達名者唯是行聚自既無體何有別去與彼合耶如是慧者我意所欲復次去名句義與調達合第一義中無譬喻故體不可得如是彼世諦中亦違道理何況第一義諦中耶此等過失汝不得離復次經部師言因欲起動生彼風界及四大造名為身聚處邊無間前後起滅說名為去若謂別有外去法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隨所起處起

者即滅故譬如火焰惑者謂去其實非也第一義中亦無去時汝於第一義中遮彼去者成所成過論者言以遮起故汝說方便此義不成何以故焰等去迷智同迷故彼去者去異亦欲遮故又世間智人於汝所執不歡喜故復次僧佉人言例三如我法中動塵偏增果則轉了彼未去者說為去故論者言彼執了等先已遮故去義不成此唯分別復次諸說去者聞前過失心生怖畏共立義言去時去故無前過失此義決定論者偈曰

離已去未去 去時亦不受

釋曰此義云何彼去時不可得故若有去時為已去耶為未去耶若半去半未去二俱有過外人言汝言去時亦不受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此應受故云何知耶彼處舉足下足相貌名為去時如偈曰

非已去未去 彼處去時去

釋曰我所欲者去時有故去義得成復次有人言若有去處彼可說有去如是言說音聲有體以作與依止不相離故已去未去者不

說遮去此不相應汝說去時不受義既不成已去未去此亦不破論者偈曰

若去時去者 云何有是義

釋曰如汝所欲去時去者此義不成何以故以去者故如已去者先已破故復次若定分別去時去者為已去中有去為未去中有去為異此二有去處耶如先說過復次第一義中去時去者驗無體故此義云何偈曰

去時去空故 去時去不然

釋曰如問馬樞是誰馬樞答彼有馬者又問

誰馬答彼有樞者如是問何等為去時答彼處去問何處去答彼去時俱不明了或謂無始世諦所解去時於彼第一義中欲成立去是義不然何以故此一去業屬彼去時此外何處更別有去而言於彼去時去耶是故汝說第一義中諸內入起及彼境界差別言說又引提婆達等為喻立義因譬三皆不成第一義中以無體故或謂如是去業不屬去時以不屬故安置去名彼有體故非因不成者如偈曰

說去時去者

釋曰去時兼去此義應爾而言無去者此執有過是故偈曰

去時中無去

釋曰於去時中若無去者則不可說以為去時去時無去者世間不信受是故去業攝屬去時與時和合義必定爾汝言無去有異去者是義不然有過失故若汝欲避如前過答執言去與去時和合復如是行去者此義不然如偈曰

夫和合去時 去者唯分別

釋曰第一義中去和合等皆不可得但憶想

分別故若定如此得何等過偈曰

若去時中去 復及此行去 則墮二去過

此義則不然

釋曰此謂於世諦中義不然故復次偈曰

若有二去法 則有二去者

釋曰何因緣故作如此遮若有二法則有二

者偈曰

離去者有去 是義則不然

釋曰為是義故此不應爾如前過答應清淨
故此復云何如是一去於世諦中觀彼去者
去時得成第一義中與此相違如是彼境界
差別言說及譬喻等驗無體故內入不起無
來無去緣起得成復次毗伽羅論者言我所
立義無前過失何以故唯有一行自體去故
彼處行時即名為去彼行作者名為去者是
故汝言有二去者及二去法此過不然論者
言第一義中遮彼去故時則無體時無體故
去亦不成於世諦中處邊無間行聚續起名

為去者觀察去時實無自體此不相應復有人言決定有去如是應知此義云何彼依止有故若此依止無彼則不有如石女兒倒行等事去依去者相貌云何謂提婆達多是故若依止有彼去則有以因得成故如是諸內入起及去未去等亦皆得成論者偈曰
離去者無去
釋曰汝言去者為去依止以此依止有故為去因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未說因時去則不成此之過失汝不得離如偈曰

離去者有去 是義則不然
釋曰若離去者去則不成如此句義先已分別是故偈曰
若其無彼去 何處有去者
釋曰彼去者因驗無體故此意如何處聲

者謂不信去者語義得成先已廣說去者無體故如是依止因不成過及與彼義相違過故復有人言去有驗故無前執咎汝應諦聽我決定立有如是去此義云何此若有合彼則可指示故此若無合彼則不可指示如兔

無角不可指示言有角也今有去與合可指
示言彼調達去以去有故我立義成論者言
汝若定謂有調達去可指示者為欲令於第
一義中有去者耶無去者耶如偈曰
彼去者不去

釋曰今當安立此義以方便說所謂第一義
中彼去者不去何以故以作有故譬如住者
是故應知去者不去復有人言我今成立未
去者去以此方便不能破我論者言如與去
合於世諦中說去者去義已不成今云何言

未去者去如偈曰
未去者不去

釋曰彼未去者以無去故義意如此復次若
未去者云何是去若或時去云何名未去者
比自相違復次方便說者第一義中彼未去
者不名為去何以故以去空故如彼異者前
來遮句應為自部諸師及食糠外道等作如
是說復次僧佉人言如汝所說彼未去者名
為不去汝立此義成我所成論者云何名未
去者外人言去未了故名未去者若去已了

名爲去者論者言汝所說了有過失故如先已遮復次若汝言先未作去名未去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自破故謂彼去者先未去時去有自體汝義如是復次汝謂住等爲未去者故去者無體如是意欲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自立義還自破故謂未作去聲彼去者體不可得故復有人言有異門故名爲去者有異門故名未去者由此義成無如上過論者言汝謂去者未去者外別有異者與彼去合是義不然何以故如偈曰

異去及未去 無第三去者

釋曰此明何義謂離去者及未去者無彼第三此是去者未去者故有如此人難令他解復次去未去者先已破故汝言有異門故名爲去者有異門故名未去者此義不成若謂去者有作故此作不徧汝立因義不成以彼無作故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汝言去者與去作合如是去作是我所遮譬如功用作聲是其無常作雖不徧而作故無常因義得成如是去者與去作合我遮此故非因不成若有

成立未去義者亦應以此未去因答若謂有去者無去者住者立義譬喻無體以所成之法一分不具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所成分者彼此俱解我引住者爲譬喻故竟有何咎如是一人說爲去者此義不然如先說因有去合故彼可指示明三以此爲因者因義不成亦譬喻無體以所成之法具故違於因義故外人言世間眼見彼去者去見已起說雖有聞等不勝眼見以是義故非因等不成論者言彼如是見世諦中慧以此爲實第一義中如理

諦觀何等名見若以世諦所見爲第一義者彼不可信此云何知如偈曰
若謂去者去 此義云何成
釋曰彼去者去去義不成譬如有人自言勇健將臨戰陣望風退走此勇若成汝義則立云何不成如偈曰
去者無去故 不成義如是
釋曰如去無體我先已說今他解故何處令解如上偈言已去者不去故及彼去起亦先已遮已去不去者此是立義令他得解云何

令解如上偈言若謂去者去此義云何成等如先分別如是第一義中無去無去者以去不實故但彼妄置去者名去彼評論者如是立義得此過失云何過失偈曰

去者去既空 何有去者去

釋曰若謂去成去者與彼去合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汝欲避如前過失第一義中成立一去與去者合彼名為去此執則墮二去過中如偈曰
去者與去合 則墮二去咎

云何如此偈曰

一去了去者 二謂去者去

釋曰以是義故別有過失謂墮二去者此復

云何偈曰

離去者有去 是義則不然

釋曰所依若無能依不有義意如此必欲無云有去者故及有二去二去者故理應有去名為去者又欲去與去者一故世諦成立非第一義以第一義中譬喻無體如彼所說驗不成故外人言定有去何以故彼初發足有

故若世間無物則無初起如虛空華由世間
 有物彼處轉離即名初發說為行相是故有
 去論者言譬如染雞後色雖異雞體是一汝
 亦如此語雖異前義更無別如先所問今還
 問汝為已行名初發為未行名初發為行時
 名初發耶三皆不然如偈曰
 已去中無發 未去亦無發 去時中無發
 何處當有發
 釋曰已去中無發者謂去作用於彼已謝故
 未去亦無發者謂未行無去去則不然去時

中無發者謂已去未去等皆無去義云何可
 說去時有去如是三種俱無初發是故偈言
 何處當有發以是義故汝因不成立義亦壞
 如是已去未去去時初發不成令人信解語
 義如此云何驗耶所謂已去無初發以去者
 故譬如去者去已未去亦無發以未去故譬
 如欲去者未去去時中無發以去者故譬如
 已去未去者如是初發無體因義不成自謂
 為因有過失故外人言我有異義所謂有彼
 去言說故以此方便去有自體自位別故又

和合句義起別語言因故此若無者彼自位
差別和合句義起別語因則不得有如生盲
人眼識畢竟無和合故不可說言彼生盲者
已見現見及以當見今有去法及自位等和
合句義起別語因故得說言彼行止息名為
已去行法正起名為去時行作未發名為未
去是故我說因有力故去法不空所欲義成
無前過失論者言若有去法可說去時已去
未去是義應爾彼去無體先已廣說汝復執
有今當更破如偈曰

未發無去時 亦復無已去 彼初起去空
未去何處發

釋曰前無去合彼去不起故偈意如此先說
去空令他得解驗破外人所立義故復次未
去何處發者此明去無故如是第一義中分

別不起此義云何偈曰

例三

十一

無已去未去 亦無彼去時 於無去法中
何故妄分別

釋曰妄分別者如翳目人於虛空中或見毛
髮蚊蚋蠅等皆無體故如偈曰

如是一切時 未曾見初發 而言有去等
過失則甚多

釋曰譬如那羅延積逐彼竭株唄羯遮阿修
羅王彼亦如是去等過失常隨逐汝復次有
人言第一義中去法是有何以故以相違故
謂處處相違相待可得譬如明闇如是與住
相違有去可得而言無去者是義不然論者
言立此義者是亦應問汝意為欲令誰住耶
為是去者為未去者若去者住義不應然如
偈曰

去者則不住

釋曰此謂第一義中立去者住驗不可得何
以故以去者動作故譬如調達正行未息若
謂未去者住是亦不然如偈曰
未去者不住

釋曰彼未去者以無去故於世諦中彼去息
故名之為住此義不成以去無體故復次惡
見所持邪執自在作如是說欲得異住如偈
曰
異去未去者 誰為第三住

釋曰無一住者說之為住此義可得偈意如是復次偈曰

去者若當住 此義云何成 去者去空故 去住不可得

釋曰去住相違於一時中不得並故偈意如

此彼去空者令人得解以去者住無體可示十三故外人言譬如窯師於三時中能位不失故如是去者雖復不去亦名去者此義成故無過論者言汝受假法先所成立第一義者今並失壞由如此義前所出因及譬喻者有過

失故復次有別道理顯彼過失汝立此住其義云何為當去者已去止息名為住耶為彼去者未去若去時息名為住耶三皆不然何以故偈曰

去時則無住

釋曰若去與去者合名此為住義則不然外人言我先所談已去名住此義得成可信驗故論者偈曰 無彼已去故

釋曰已去住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已去者

去已謝故言其住者無所除故若汝意謂彼未去時名之為住是亦不然何以故未去而息義不然故以是因緣彼未去者亦不名住如是因義不成驗亦無體此義云何彼明闇等第一義中不可成立以相違故亦乖汝立義故復有人言我立住義以相違故有初發故又彼可除體有起故是義不然彼有過失如偈曰

去起作及息 其過同去說

釋曰如去者去未去者去異彼二去義皆不

然及已去未去去時去初發者是亦不然如是已去未去去時及彼去息皆不成故如是住者未住者及異彼二住皆不然住不然故已住未住住時及住初發亦不可得初發無故已住未住住時住息義皆不成如上廣說以文煩故今略顯示此義云何彼住者不住何以故以去空故如彼已住住未謝者久已住者無住初發何以故彼已住故譬如已久住者又已住者無住可除何以故去無體故譬如住未謝者如已住中三句顯示未住住

時亦復如是以前方便應當驗破如是任義不成有過失故外人言汝言無去及無去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破壞世法故世人咸謂彼從婆達多去或耶若達多去汝言不爾與世相違如世皆知彼月是月復有人云是兔非月汝亦如是論者言汝立此因復有何義為與世間所解相違為與自論所解相違若爾有何過若世間所解相違者因義不成何以故彼去去者第一義中不可得故如是世間所解有去去者於世諦中我不遮故若言與

自論所解相違者即所解破如是意耶汝作此說不解義理應如是說汝所受破得此過失是義不然何以故自論所解我亦不著以第一義中去及去者此二自體皆不受故如先已遮復次若第一義中去及去者此二定有或一或異求應可得如是觀察二俱不然如偈曰
去法即去者 如是則不然 去法異去者 是義亦不然
此二種義云何不然偈曰

若謂彼去法 即是於去者 作者及作業 則為一體過

釋曰如是語義顛倒過各如聲是常瓶亦是常以其作故此義不成何以故若瓶是作則不名常以是義故聲是無常以其作故譬如彼瓶此言可信如是第一義中去及去者此二不一何以故以作者作業故如能斫所斫此二顯現亦不得異何以故以去去者更互俱空故譬如餘物或有難言若去及去者更互俱空空無異相體不可得汝引能斫所斫

為譬喻者此義不成論者言汝不善說唯遮一故彼二相差別世間悉解如是能斫所斫更互俱空此義成立如能覺所覺二更互空於世諦中二相異故引為譬喻非喻不成若謂能斫所斫第一義中二體無異何以故以其量故譬如所斫自體彼立一者十五是義不然何以故所斫自體不異者不成故何故不成以第一義中一異二邊不取受故於世諦中能所各異而言一者破世間解復次若汝是謂我遮去者及去不一故而受異邊者是亦

不然如先已說第一義中一異二邊我皆不
取故無受異過復有人言如我立義無前過
失謂無始已來名言戲論熏習種子以為因
故決定因緣各各果起虛妄分別自在力故
此執欲令去及去者決定有異為遮彼故如
偈曰

若謂彼去法 定異於去者

釋曰世俗分別無有遮者如實觀察義則不
然云何不然如偈曰

離去有去者 離去者有去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釋曰此二云何相離而有以其異故如瓶衣
等彼說異者亦不欲令離去有去者離去者
有去以能依所依相觀有故方便說者第一
義中不欲令彼去及去者有差別故以差別
語起有待對故如去自體如是第一義中不
欲分別離去者外別有去法何以故以差別
語起有待對故譬如去者自體外人言異部
迴轉不令他解汝得此過論者言彼異部無
體迴轉義成外人言世間自有能依所依未
必和合汝言有待對者此因義不成何以故

於所驗中一分不徧故論者言彼諸物等亦有此彼相觀異故待對無過非因不成汝說驗者終是立異異先遮故不異得成異部無體亦非二邊世間所解亦不破壞云何不破今此論中真實觀察能依所依相應和合者非無漏慧所觀境界如先所說復次或有人言我異於去有彼去者可指示故譬如提婆達多及彼馬等能依所依二相異故論者言汝不善說去者自體義不成故提婆達多馬等異故此義不成以第一義中譬喻無體故

若有邪慧分別諸因差別等相亦以此義答復次鞞世師言聰明智人作如是解謂去者之聲此自體外有去句義相應和合如提婆達多為所知境界轉不轉故如言青衣餘則非分若不如是彼去者聲應無轉不轉異譬如大有論者言汝立此異以為驗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所依能依相應無體去與去者此二和合先已遮故驗亦不成云何知耶謂多同名入彼自體外句義不合謂若二若三乃至無量調達等也以此驗知轉不轉聲因非

一向故外人言有簡別故雖同一名而彼黑
長調達者去聲於此轉餘則不轉以是義故
我因得成非非一向論者言如汝所言黑長
調達第一義中以無體故因義不成如青衣
喻及境界者第一義中皆不可得若有說言
去異去者覺差別故如此立驗者同前因喻
破復次若汝謂我立一遮異立異遮一終不
離異故遮異不成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異
俱遮先已說故以此驗力破著二邊彼境界
覺何因得起智人已解故我無過是故汝言

我遮去者與去不異立義分別受不異者我
無此過復次汝若細心觀察取我上言譬如
去者自體不異故立義不成以譬喻無體與
我過失者是說不然何以故去者體外更無
異法無異法故去者體成以體成故譬喻無
過如是鞞世師人諸食糠等覆藏已過欲壞
正理如先所說驗皆不成復有人云汝先遮
去今則棄捨乃更論餘若一若異去及去者
二皆不成此非善說者不然如偈曰
去者及去二 為一異故成

釋曰去者去二為一為異有彼二故可領受
耶若方便說或一或異者如偈曰

彼二無有成 云何當有去

釋曰彼去已遮非欲捨故由如此義一等分
別亦如是遮於世諦中彼二有故應知如汝

意謂第一義中若一若異去者去成無如此
義一異體無而執為有令人解者是義不然
或有聰明慢人作如是說汝言第一義中無
去者去以作動故如彼餘物如是住者無住
以作動故如彼調達去未謝者此前二驗為

何所顯作動故者為當外動作者此作不作
耶為當身動作者此作不作耶若言外作不
作者則譬喻不成以彼異作作故若言身作
不作者則與義相違以語者語故斫者斫故
彼去亦然身既動作何名不作如是先所說
驗此義不成有過失故論者言彼異作者不
作去作以是義故彼住者等譬喻得成如所
說過今還在汝譬喻既成亦不違義云何不
違如偈曰
因去了去者 彼去則不去

釋曰彼去不去者謂第一義中不作彼去何以故以無異故如去自體此謂說無異者自驗破故亦破世間所共解故何以故如偈曰如見有是人 徃村等去故

釋曰彼人體外別有村等世間悉解復次因去了去者彼去則不去此義云何為此故如偈曰

先無有去法 故無去者去

釋曰如住者自體得為去因而作於去無此去者故雖無去者而世諦中意欲為因次生

功用風界自在處邊無間諸行聚起時節差別刹那刹那前後相異此等起故名為去者於世諦中實不欲令如是作者為作者因是故偈言如見有是人徃村等去故非以自體為自體因如是諸自部輩因去了去者彼去則不去此義應知復次僧佉人言由地等聚集別名身種彼塵增長故稱為去如是去果依止聚因去和合人名為去者此執不然何以故彼未去時無去者故若未去時名為去者如是住者亦應名去而實不然若謂彼已

去者為彼去因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先偈言
如見有是人往彼村等故此義云何如是彼
去不能作去應如此知有外人言有生作故
說為牙生猶如智人自生智慧此執不然但
妄分別以牙未生時生無所作而言生作此
義不然如是去者自體去說者自言說斫者
自斫作此皆不然何以故自體自作義不然
故由彼意欲為因次起功用處作等因生彼
字句音聲行聚名為語者而執有別語言自
體者此則不然如是語先名為語者無如此

義復次轉世師言如先所說因去知去者彼
去則不去汝雖已破義又不然何以故彼去
者外別有去法以是義故無前過失別義云
何謂實覺業覺此二不同境界別故譬如牛
與水牛二角相異若不異者彼二境界則無
差別譬如牛角自體論者言因去了去者彼
去則不去此過如前說今遮彼異如偈曰
因去了去者 異去亦不去
釋曰彼立異者令他得解驗無體故如偈曰
此物與彼物 有異者不成

釋曰第一義中法性如是故我譬喻得成復次因去了去者異去亦不去此義云何偈曰去者是一故 去有二不然

釋曰何故不然立驗知故以第一義中去者體外無異去何以故以不合二去故譬如任者復次食糠者言如我立義唯有一去去與者合名為去者由此異故能為去因以作彼去故如有人言彼調達去又如彼燈與明為因名曰燈明如汝先說去者一故去二不然義不應爾論者言汝非善說如前所說諸

因力等第一義中去及未起皆已遮故復次去者不為去和合因以起聲覺別因故譬如彼業以此驗知汝言去與去者和合虛妄說耳何以故若人未與去和合時則非去者譬如住者而言與彼去者和合是義不然復次如理論觀去及去者不可得故如偈曰有實無有實 亦有實無實 如是三去者各不用三去

釋曰有實去者謂與去和合故名為有去此義云何若有實去者不用三去謂有實去不

去無實去不去亦俱去不去以作動故譬如
 餘物若無實去者亦無三去以去空故譬如
 住者彼俱去去者同前驗破如破去者去法
 亦然立義出因引譬方便應如此知由依道
 理阿含二種觀察於一切時三去不成故如

偈曰

是故去無性 去者亦復然 去時及諸法

一切無所有

釋曰如先立驗破去去者諸餘作法亦應例
 遮此品中明去無自性者欲令信解無來無

云別緣起義是故得成如無盡慧經中說無
 去無來者名為聖去來又如金剛般若經說
 善男子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
 來又如無言說經曰來去無有實諸法如虛
 空又如般若波羅蜜經說彼微塵等亦無所
 從來亦無所去以彼去來不可見故又如佛
 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法去來不可見
 故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五陰去來不可見者
 是名般若波羅蜜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

廣說 釋觀去
來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三

音釋

樞

馬郎狄切
也

糠

丘剛切
皮也

蚰

而哉切
也

積

七丸切
也

盟

烏骨切

窠

餘招切
也

斫

之若切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般若燈論卷第四

測四

唐天竺三藏法師旃羅頰迦羅塞多羅譯

釋觀六根品第三

復次成立此品其相云何為遮起故令人識知內六入等無自性義故說此品又遮去執欲令通達入等空義此品次生初分別者外人言有內入起第一義中如是應受何以故境界定故此起若無彼定境界則不得有如石女兒以是故知有內入起彼境定故如偈曰

眼耳及鼻舌 身意等六根 彼色等六塵 如其數境界

釋曰以是義故所說因成入起義立次分別者外人定說有如是去何以故以作果故如見色等論者言此二分別今次第遮彼眼等根各各增上聚集有作能取色等是故名根於世諦中根外亦有色等可得以作者自體可顯示故謂見故名眼乃至知故名意復次此諸根等顯示可見可聞嗅嘗觸知諸境界故境界義云何謂根於塵有能取力故名境

界有境及境世諦中有第一義中根塵定有者此執不然以違義故云何開示令彼解耶如觀眼根偈曰

如是彼眼根 不能見自體 自體既不見 云何得見他

釋曰何故不見如是眼根第一義中能取不成何以故偈言不見自體故又有礙故亦造色故譬如耳等又第一義中眼不見色何以故以彼色法從因起故譬如鼻等又色陰所攝故譬如舌等如是第一義中色非眼境何

以故以積聚故如眼自體又第一義中色非眼境何以故以有礙故亦造色故譬如耳等又第一義中色非眼境何以故從因起故譬如鼻等又色陰所攝故譬如舌等復有人言眼不見者謂不見自體以色可見是故眼能見色論者言如汝所說眼不見者助成出因及譬喻力豈能破我所立義耶復次阿毗曇人言若無簡別如是說言眼不見色者此成我義何以故得一門故我立義中彼無分眼不見色故若有分眼不見色者汝之所受阿

含義破如我俱舍論偈曰

有分眼見色 非彼能依識

阿毗曇中作如此說豈非所受阿含義破耶

論者言如汝立義此有分眼欲令見色者是

義不然何以故無二過故謂非成已復成及

非所欲義破云何不破如經偈曰

眼不見色塵 意不知諸法 此名最上實

世人不能度

釋曰第一義中不欲令彼眼見色故如先廣

破此義得成又第一義中彼有分眼不能見

色何以故以眼根故如無分眼又第一義中

彼有分眼不能見色何以故以色根故譬如

耳等又亦不破世間所解何以故立義別故

謂第一義中無與過者復次迦葉彌羅毗婆

沙中如是立義謂彼眼見諸色以能作見業

故論者言汝出因者立義一分故驗無體故

已說遮故此義不成復次若有作者則與立

刹那者義相違故又與無刹那者異故此皆

不然是故迦葉彌所執義不相應復次經部

師言諸行無作故眼不能見異亦不見而彼

眼色為緣眼識得起修多羅中作如此說汝
言眼不見者是為成已復成過論者言先已
遮起故眼識不可得無成已復成過又所受
義亦不破故謂如是領受修多羅義隨順世
諦故第一義中驗則無體已遮眼色二見可
見等彼差別者義皆不然如是欲令學人生
諸覺意作少分說如先偈言如是彼眼根不
能見自體若不見自體云何得見他以第一
義中眼不見色何以故不見自體故譬如耳
等或有人言眼不到境而能取色何以故以

彼眼根可得義故譬如使人見事名為王見
論者言第一義中眼不到境能取色塵無如
此義何以故以眼不能取自體故譬如耳等
如是第一義中所取色塵非彼不到眼根境
界何以故以所造色故譬如香等如有礙
故從因起故色陰所攝故又積聚故此等諸
因並遮眼不到境色非所取立義舉喻如前
廣說二門僻執應當驗知復次第一義中眼
非不到境界何以故現在境界故譬如鼻等
或有人言眼不到境何以故有間取色故譬

如意也又無功用時節差別能取色故又過
量取故立義譬喻如前應知論者言此說不
爾汝言不到境者即是有間取色有間取色
者即是立義一分更無別義故此說不然又
時無差別取者義壞縱實因成驗無體故彼
第一義中意亦不到而能取者此執不成以
違義故復次僧佉人言汝言眼非不到境取
者此成我所成何以故我欲令眼到境取故
論者言不到取者欲令信知眼法空故眼法
既空豈復成立到境取耶汝於非處妄生歡

喜復次眼到境取云何不然以根故譬如意
亦不取鼻等諸根非一向過何故不非一向
過耶彼鼻根等亦如是破如後當說復次眼
到境者此有何義為當依止所取境界如是
意耶是義不然何以故彼眼識依止實不外
去何以故以識故如鼻等識第一義中眼識
不能取彼境界何以故以因有故譬如聲等
外人言汝依二門更互相破依此遮彼二俱
不成論者言二俱無體故我不取以不取故
所欲義成復次僧佉人言眼光到境故能取

色如是意者此亦不然彼眼根光於世諦中亦不得有何以故色識因故譬如彼色復次僧佉人言眼根有光以眼根故譬如伏翼猫狸等眼論者言眼根色者不可見故縱彼依止實有光者則譬喻不成復有人言如前所說如是彼眼根不能見自體者此有何義諸法若有自體可見彼和合時他亦可見譬如華香由如此義眼不自見亦不見他如提婆菩薩百論偈曰

彼一切諸法 若先有自體 如有眼根

云何不自見
論者言見者何義謂色可得彼色可得若如眼不有色亦無者成已復成過如偈曰
識不在眼色 不住二中間 非有亦非無 彼識住何處

復次若言彼眼根中無見種子是故不見者須曼那華譬喻不然何故不然彼華因緣和合自在故有香起如俱蘇摩和合麻故油則有香無人立色有見作義彼遮不成復次若謂自不見故亦不見他者火華譬喻二皆無

力以火華等自他不取故此不相應如是眼見義不成故彼起及去亦皆不成以譬喻無體故亦違因義故外人言汝言眼不見色者由不見自體故此義所明若於自體無力於他亦然如是義者非一向故如火自體無其

燒力於他則能眼亦如是論者偈曰

火喻則不能 成彼眼見義

釋曰第一義中燒者不成於世諦中火非見性又彼火自體於世諦中燒義不成云何名燒謂薪火變異是故知火自體非燒復次火

喻不成眼見義者彼眼見火喻如前已說云何已說偈曰

去未去去時 已總說遮故

釋曰第一義中已去未去去時無去如先已說如是第一義中已燒未燒燒時無燒何以故燒時故已燒故未燒故譬如燒時已燒未燒彼燒時者有二過故彼已燒者如久已燒訖彼未燒者本無燒故如是已見未見見時不見何以故已見故未見故見時故譬如已見未見見時隨其次第應當驗破有人言眼

有見作何以故諸部論中皆作此說故譬如
眼見諸色論者言此眼見者於世諦中以方
便說非第一義云何知耶今此論中遮眼見
故亦遮起故彼眼則空如偈曰

眼若未見時 不得說為見 而言眼能見

是義則不然

釋曰見義不然偈意如此以是義故如偈曰

見則無彼見 非見亦無見

釋曰能見空故如土石等偈意如此如是二

種有見作者此義不然是故偈言見則無彼

見非見亦無見二種俱遮譬如若有非有緣

皆無用如是若有非有因亦類遮復次僧佉

鞞世師等言以此眼見所作具故彼所有眼

彼名見者以彼見者自眼見故如所斫木斫

者能斫非斧能斫是故非眼見者此則成我

所成謂彼作者有諸作具以作具故譬如斧

等必有斫者論者言彼邪分別謂有見者此

執不然如偈曰

若已遮於見 應知遮見者

釋曰如眼不自見彼亦復爾丈夫自體見丈

天者此義不然以與世間所作相違故如刀不自割等云何驗知謂第一義中彼丈夫者無能見義何以故不見自體故譬言如耳等亦非因義不成彼經中說我還見我者但於心上施設我名世諦故說非第一義如是物故所識境故量故如聲及耳是等諸因及彼譬喻應當廣說復次第一義中色非我見何以故以物故如我自體不能自見如是所識境等應當廣說外人言佛法無我汝言如我自體不能見者與教相違論者言於世諦中假

說我喻不違於教第一義中斧等及譬皆無體故非成已復成有人言汝說見者不見語自相違何以故若言見者云何言不見若言不見云何名見者此是立義過論者言緣起法不起如先已答不復更說復次汝言見者為是見自體耶為不見耶若見自體者如僧佉言思是丈夫自體若彼見者是見自體自體非作離彼眼根亦應得見復次斫者離斧則不能斫丈夫離眼豈能見耶我為見者及彼斫者世諦中說非第一義為此分別故偈

曰
離眼不離眼 見者不可得

釋曰眼等諸具先未有時及彼捨時即是無
眼若無眼者則能所見空離能所見執有見
者此則不然見無自體見者亦無義意如此
復次若言如火自性見者亦爾此義不然何
以故若無薪時火無體故復次僧佉人言若
不離眼此色可得驗知有彼見者能見此執
不然何以故無見者故彼色可得者謂眼色
空眼及以作意此等_六故有色可得又此等

諸緣具足聚集說彼調達名為見者無如僧
佉所計丈夫名為見者何以故無有盲人能
見色故彼眼能見說為見者如燈無思亦為
明因眼見亦爾以是義故於世諦中亦無見
者復次鞞世師言見者無體由四種和合色
識起故名見者見論者言彼同前過四種和
合別有見者世皆不知而言有者此義不然
是故偈言離眼無見者無彼自體故以離眼
見則無見能總名見者此是隨汝意說復次
鞞世師所立第一義中見者見色是義不然

何以故異眼故如瓶等以前二門見者不成
故復次分別丈夫以為見者無自體故如偈
言離眼不離眼見者不可得彼見者自體有
眼無眼不可見故若謂見者有眼能見此亦
不然何以故由眼有體見色得成如火能燒
眼見亦爾世諦中說如此應知若離彼眼別
有見者盲人無眼亦應能見此義不然復次
鞞世師云見者合作能見於色如是應知彼
具業有故此若無作彼業具則無譬如虛空
由有眼具見色為業知有見者及彼見作論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者言第一義中於一切時眼無有故而立見
者是則不然如偈曰
見者無有故 能所二皆空
釋曰見者無體則無所取而言眼為彼具以
此眼見者是義不然是故汝言具業有故者
彼因不成亦違義故過失如是復次自乘人
言諸行因緣依他故空眼及彼我俱不能見
是義應爾而言所見能見都無體者此義不
然何以故彼識等果四種有故此若無者彼
識觸受愛不名為果如生盲人論者言所見

第一〇一册

及見此義不成如先已破今所謂者如偈曰
見所見無故 識等四種無

釋曰何故無緣無故以是義故識等不成能
所既不成譬喻亦無體有人言第一義中有
是識等以彼取等果有體故論者言此應如

是答偈曰

彼取緣等果 何處當可得

釋曰識等無故取亦不成偈義如此攝受是
取義彼有幾種謂欲取戒取我語取見取彼
取緣有及生老死如是過失常隨逐汝外人

品初舉譬喻等成立眼見如先已遮彼耳聲
等例同前破如偈曰

耳鼻舌身意 聞者所聞等 應知如是義
皆同眼見遮

復次外人品初說有是去以作果者是亦不

然如先偈說是故去無性去者亦復然去時

及諸法一切無所有以是義故外人分別有

彼入起及去義者此皆不成如先說過以入

等體空令生信解品義如此是故得成如無

言說經偈曰

內外地界無二義 如來智慧能覺了

彼無二相及不二 一相無相如是知

又如金光女經言文殊師利語彼童女應觀

諸界童女答言文殊師利譬如劫燒時三界

等亦爾又說偈曰

眼不能見色 意不知諸法 此是無上諦

世間不能了

又如般若波羅蜜經說彼一切法無知者無

見者彼說法師亦不可得不可以心分別不

可以意能知又如佛母經說阿姊眼不見色

乃至意不知法如是菩提離故眼色離乃至

菩提離故意法離等又如佛告極勇猛菩薩

言善男子色不為色境界受想行識不為識

等境以境界無故極勇猛色不知色色不見

色若色不知不見是為般若波羅蜜乃至受

想行識不知不見亦復如是釋觀六十一根品竟

釋觀五陰品第四

復次欲令識知陰無性義故有此品有人言

第一義中有諸入等何以故以陰攝故若其

無者彼色入等則非陰攝如虛空華由有諸

入彼陰攝故如十種色入一色陰攝法入三陰謂受想行識及彼一分色陰所攝彼意入識陰攝以是因故第一義中有諸入等論者言謂色陰者略說二種四大及所造若三世等一切差別總說色陰彼眼等陰攝外人欲爲因者色麤易解先分別說如偈曰

若離於色因 色則不可得

釋曰何等是彼色因謂地等四種大第一義中若離此等色不可得而於世諦依四大因假施設色第一義中驗色無實自因不受故

彼覺無體故若自因不受覺無體者彼實非有如軍衆等色因不可取色覺無自體亦復如是復次第一義中色覺境界體非實有何以故以覺故譬如林等覺復次第一義中色聲句義境界無實何以故以聞故譬如軍等聲若言受等諸陰非一向者此義不然何以故識等心數亦同遮故非非一向或謂第一義中有彼實色何以故彼色變異覺無別故若物變異覺亦別者此世俗有譬如瓶等如青色別時彼覺無異以是義故知有實色論

者言第一義中驗無體故已觀因色次遮四

大如偈曰

若當離於色 色因亦不見

釋曰色聲香味觸等此諸因色皆相離故彼色因地等不可見取為此義故今造論者初

遮彼地遮彼地等有何所以有大義故云何

大義如世諦中從因起者第一義中體實無

性此無自體如楞伽經偈曰

離積聚無體 彼覺無可取 故知緣起空

我說無自性 無物從緣起 無物從緣滅

起唯諸緣起 滅唯諸緣滅

釋曰以此方便第一義中地非實有如是決定彼因不可見不見彼故若不可見故不見彼者第一義中彼不實有如軍眾等復次第一義中地覺境界體非實有何以故以覺故如林等覺復次第一義中地聲句義境界無實何以故以聞故譬如軍眾等聲復次第一義中自和合分無彼異色何以故彼不可取彼覺無體故譬如地等自體復次僧法人言汝言色等不異地等者此成我所成論者言

遮異故非以不異令汝得解汝邪分別言不
 異者我不受故復次鞞世師言汝出因者非
 一向過何以故如不取燈則無瓶覺彼亦異
 故論者言汝不善說我但遮彼自和合支不
 可取故彼覺無體不論餘事燈雖無體而有
 寶珠藥草日月等光彼瓶覺起自和合支已
 外更無異色^{十四}可得以是義故汝喻非也燈非
 彼瓶自和合支故異門無體非非一向過如
 偈曰
 此物與彼物 異者則不然

釋曰此義如後當說復次第一義中燈與瓶
 異此亦不成以是義故非非一向過復次鞞
 世師言彼軍衆等總實以初起有故汝言地
 等無實立驗令解者譬喻不成論者言軍衆
 諸枝非彼軍衆總實初起之因何以故以總
 故如樹根莖枝葉等諸分彼軍衆象等諸分
 非彼軍衆初起之因何以故彼非分故譬如
 經等亦非譬喻無體如偈言若當離於色色
 因亦不見如前立義出因譬喻驗彼色等無
 異地等及彼地等無異色等異如前遮不異

後破若不異者乳即是酪酪亦為乳以不異故以是義故此證得成如楞伽經偈曰

不異無有體 東蘆及別處 若一若異等

凡夫妄分別

釋曰如色入等彼欲成立說因有故以為因

者此因不成亦違義故復次若汝分別離彼色因而有色者此亦不然何以故有過失故

如偈曰

離色因有色 色則墮無因

釋曰諸說無因者言欲令無因有色彼應如

是問縱令汝說與理相應隨何等物是汝所說無因種耶不欲令爾如偈曰

無因而有物 終無有是處

釋曰此義云何以無譬喻顯彼體故若撥無因有大過失此執不成如觀緣品中已破十四

法言第一義中實有地等色等無異故如色

自體論者言汝因不成喻亦無體色等無異

及色自體前已遮故復有人言第一義中有

彼地等何以故彼果有故此若無者彼果不

有如虛空華今有果色故地等不無此執不

然如偈曰

若離色有因 此因則無果 無果而有因

云何有是義

釋曰若離色等果有色因者即是無果有因

何以故以其異故如竹篾等又彼因者亦色

等聚故由如此義因果不成如汝所說果有

故為因違於義故此執不成復次分別此色

若有若無二俱不然因無用故如偈曰

色若已有者 則不待色因 色若先無者

亦不待色因

釋曰色若先有則不須因何以故以其有故

如彼瓶衣色若先無即是未有如彼餘物義

意如是復次執無因者謂因無體是義不然

如偈曰

無因而有色 是義則不然

釋曰於世諦中色無因者義亦不爾復次毗

婆沙師言未來色有者同前偈答復次於世

諦中因未取果色則無體而言有者是義不

然以是因故於一切時執有四大及造色者

與義相違如偈曰

是故於色境 不應生分別

釋曰云何分別謂有實色或因不異及果不異地等色因如是色等形相差別於此境界不應分別以免前所說過故欲得真實無分別智聰慧眼者應善諦觀如夢所見覺則不然彼智亦爾復有人言先因功能次第相續後果起時彼因功力相亦可見如紫礦汁染白氈了以薰習故次第相續至後果時彼色可得為遮此執故如偈曰
若果似因者 此義則不然

釋曰此驗彼非果因語義如是何以故第一義中不欲令彼青等色經為青等氈因以相似故如餘青氈等僧佉人言汝說彼餘青氈因亦無者不然何以故汝立譬喻以無體故論者言汝不善說彼氈起時此因非分以不成彼氈故如是譬喻得成復次自部人言有相似因果不相似因果彼前後剎那世雖有異於物類中如風燈焰剎那起滅此名相似因果如燒木成灰變乳為酪等此名不相似因果論者言彼相似因果如先已遮不相似

者此如今破偈曰

若果不似因 義亦不應爾

釋曰第一義中驗此穀子不為芽因何以故
不相似故譬如碎瓦或謂稻穀是彼芽因以
穀有體彼芽得有可指示故如大鼓聲及麥
芽等論者言汝不善說諸有起者一切遮故
以譬喻無體能成不足有此過故若謂彼眼
等根生識等果此不相似非一向故者是亦
不然何以故如破諸法彼眼識等亦如是遮
更無異門故非非一向過如前所說有實地

等彼果有故者二皆不成以違義故復次毗
婆沙者言所作因有故謂有為法起時一切
相似不相似法為彼因故譬喻無體論者言
汝不善說有簡別故彼自分生不共等所作
因能起者已遮故品初已來此諸文句已遮
四大及彼因色令他解知色陰無體餘受陰
等者如偈曰
受陰及心陰 想行一切種 如是等諸法
皆同色陰遮
釋曰如遮色陰受等亦爾已說第一義中色

非實有自因不取故彼覺無體故如軍衆等如是第一義中受心想觸及作意等皆非實有自因不取故彼亦不取如軍衆等一切亦應如此類知復次受等諸因所謂觸也及色明虛空作意等如其所應當如是遮復次如色等諸因不別已今他解如是第一義中受等諸因亦無別異自和合支不可取故彼不應取如自因自體此亦與過應如先說若外人與過者應如先避復次如是等諸法者謂彼陰外有為諸法所有分別如瓶衣等實有

故異故者如其所應同彼色遮如色等陰攝故為因者此因不成譬亦無體陰義壞故彼陰攝者世諦中攝非第一義以違因義故此諸道理應如是知或復有人妄想分別第一義中隨何等物自體不空及起滅等此諸諍論義皆不然何以故如實諦觀彼相空故以第一義中諸入不起體非實有如是觀察令人識知若執不空與空作過者此亦不然何以故同前遮故一切不能與空作過如偈曰若觀一物體 則見一切體 如是一物空

一切皆空故

釋曰自前文句遮諸入起以陰無自性曉示
 行人品義如此是故得成如佛告極勇猛菩
 薩言善男子色無起滅故受想行識亦無起
 滅若彼五陰無起無滅此是般若波羅蜜善
 男子色離色自性如是受想行識離識自性
 若色至識諸性離者此是般若波羅蜜善里
 子色無自性故受想行識亦無自性若色至
 識無自性者是為般若波羅蜜又如勝思惟
 梵天所問經偈曰

我為世間說諸陰 彼陰為彼世間依
 能於彼陰不作依 世間諸法得解脫
 世間如彼虛空相 彼虛空相亦自無
 由如是解無所依 世間八法不能染
 又如金剛般若經中說須菩提菩薩不住色
 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又如楞伽
 經偈曰
 三有假施設 物無自體故 但於假設中
 妄想作分別 以覺分別時 自體不可得
 以無自體故 彼言說亦無

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

釋觀六界品第五

釋觀六界品第五

復次諸法無體由空所對治故今復欲明地等諸界無自性義有此品起此義云何觀陰中說若離於色則無色因此中自部復引佛語為證如經言佛告大王界有六種地水火風及空識等彼各有相謂堅濕暖動容受了別此六種界說名丈夫如無空華施設為有取名丈夫者此義不然是故論者先所立義地等色因體非有者彼所立義則為破壞亦

與阿舍相違故論者言為世諦故如來說此地等六界以為丈夫非第一義復次毗婆沙師言第一義中有地等界何以故彼相有故此地等界若實無者如來不應說有彼相如虛空華今有堅等為地等相以相有故地等非無論者言虛空無自體少功用生他解彼無物故解空界已自餘諸界即易可遮如偈曰
先虛空無有 毫末虛空相
釋曰虛空與彼無障礙相此二無別偏意如

是復次毗婆沙師言我立此義無障礙者是
 虛空相彼相有故論者言此無障礙立為有
 者他不能解此義云何如無常聲是其立義
 以無常故將為出因如有此虛空以虛空
 有故此則唯有立義無因及喻義則不成若
 汝意謂無障礙相為虛空者於世諦中隨人
 悉解不須說彼令他解因者以於第一義中
 此不成故決須說彼令他解因彼若說者則
 有因及譬喻過失以唯有立義故復次毗婆
 沙師言實有虛空是無為法為答彼故如偈

曰
 此中驗虛空 無毫釐實體
 釋曰第一義中虛空無實何以故以無生故
 譬如兔角如是因無體故無果故無有故等
 諸因應如是廣說復次鞞世師言所相能相
 二法異故論者言若爾彼等則有先後如瓶
 衣等為答彼故如偈曰
 若先有虛空 空則是無相
 釋曰虛空無相偈意如是此中說驗虛空非
 彼相之所相何以故先已有故如隨一物復

次無障礙者非虛空相何以故以彼異故如
隨一物復次若謂所相能相無相者是亦不
然何以故異分別者我亦捨故復次若汝言
世諦說因非因不成者違義過失汝不能避
是故別不別相二皆不成故知虛空定是無
相若言無相有體者人不能知為是故如偈
曰
無處有一物 無相而有體
釋曰第一義中若自分若他分此體成者義
則不然或有人言所相虛空如有體於彼

有能相轉者此亦不然如偈曰
無相體既無 相於何處轉
釋曰所依無體故能依亦無體義不成故復
是因過復次所相能相若不異者豈以所相
還相所相彼異相無體故以是義故無異門
中虛空無相若異門說相者彼亦非相所相
異故譬如隨一物等如是相既無體空亦無
相故偈言無有無相體者謂虛空也相於何
處轉者以不於彼轉故此義應知復次偈曰
無相相不轉 有相相不轉

釋曰如汝所說能相所相義皆不然何以故無彼物體而有相者此則不成有體亦爾偈

曰

離有相無相 異處亦不轉

釋曰第一義中有一物體相於中轉此皆不

然何以故以譬喻無體外人所欲義不成故

復次如虛空華等以無相故彼相亦爾以無

體故不可說轉世間悉解是故偈言有相相

不轉以第一義中如實驗彼無障礙者非虛

空相何以故以相故如堅等相復次有人言

有相無相物相於中轉此無過咎為遮彼故

如偈言離有相無相異處亦不轉此二俱不

然彼定觀者然可然品後當廣遮先令他解

二分過者今還屬汝此不相應以有二過故

復次有人言第一義中虛空是有以彼相故

此若無者不說彼相如虛空華如經言佛告

大王此六種界名為丈夫是故彼有及為相

故論者言所相不成我先已破如偈曰

所相不成故 能相亦不成

釋曰能相亦墮所相中故相亦不成譬喻無

體為是義故以慧諦觀所相能相二皆不立
如偈曰

是故無所相 亦無有能相

釋曰彼今他解無體可驗故以是驗知彼實
無體此義得成復次毗婆沙師言如我立義
虛空有體何以故彼為境界欲染斷故譬如
色又三摩鉢提所緣故譬如識亦無為故譬
如涅槃論者言汝若欲令第一義中有此虛
空者為是所相為是能相二皆不然如先已
說令人得解是故偈曰

離所相能相 是體亦不有

釋曰自部義如是餘涅槃等隨一物體能成
譬喻皆不成故復次別部人言虛空是有領
受自體故亦有為故此義及因二皆不成如
前驗過應如是說復次經部人言如我立義
實礙無處說為虛空則四虛空無體唯是假名我
義如此論者言如毗婆沙師所說三摩鉢提
所緣故彼為境界欲染斷故立空有體欲令
人解今經部執言實礙無處說為虛空唯是
假名遮前有體如是計者令我譬喻轉更明

顯今說此義如偈曰

離色因有色 是義則不然 色本無體故

無體云何成

釋曰如先觀陰品說第一義中有礙名色者

無此道理如經部分別虛空無體驗今解者

此義不成有人言虛空有體不令人解無譬

喻者我今立義令人易解應如是說色等有

體觀彼無體有故此若是有觀彼體無譬如

色味二無體故法若無體無則不觀譬如馬

角論者言色法有體我先已遮不欲令汝受

彼無體如偈曰

無有體

釋曰色名偈曰

何處

釋曰味故偈曰

無體當可得

例四

十三

釋曰彼色無故譬喻無體所欲義壞應知外

人言有體無體二皆是有彼解者有故若解

者有彼物則有論者言汝謂解者解體無體

此之解者為是有體為是無體俱亦已遮解

者有體此義不成又與有體無體不相似故
異此之外分別解者此義不然如偈曰
與體無體異 何處有解者

釋曰解者無體偈義如是外人復言我有異
門作此分別如是解者與彼有體無體不相
似故論者言彼不相似體是一物有二分者
是義不然以相違故觀亦不立彼無可驗今
人信知如是虛空諦觀察時不應道理如偈
曰
是故知虛空 非體非無體 非所相能相

餘五同虛空

釋曰如遮虛空無有毫末令人信受餘五亦
然如偈曰

先地等無有 微毫相可得

釋曰彼地水等亦應如是廣分別說乃至偈
言非體非無體非所相能相應當同作如虛
空遮云何名界藏義是界義如彼金界彼虛
空等能為憂苦等藏義故復次無功用自相
持義是界義說彼界者為教化衆生憐愍故
說彼佛語者世諦所攝第一義中界無體也

入亦不成以界有故所欲不破復有人言若
 第一義中一切句義皆撥無者此是路伽耶
 陀法邪見所說與佛語相似此應棄捨以非
 佛語故論者言汝起過增翳不真髮毛蚊蚋
 蠅等妄作遮故是義云何我說遮入有者遮
 有自體不說無體如楞伽經中偈曰俱四
 有無俱是邊 乃至心所行 彼心行滅已
 名為正心滅
 釋曰如是不著有體不著無體若法無體則
 無一可作故又如偈曰

遮有言非有 不取非有故 如遮青非青
 不欲說為白
 釋曰此二種見名為不善是故有智慧者欲
 息戲論得無餘樂者應須遮此二種惡見此
 復云何若三界所攝若出世間若善不善及
 無記等如世諦種諸所營作彼於第一義中
 若有自體者起勤方便作善不善此諸作業
 應空無果何以故以先有故譬如先有若瓶
 衣等如是樂者常樂苦者常苦如壁上彩畫
 形量威儀相貌不變一切衆生亦應如是復

次若無自體者彼三界所攝若出世間善不善法起勤方便則空無果以無有故如是世間則墮斷滅譬如磨瑩兔角令其銛利終不可得是故偈曰

少慧見諸法 若有若無等 彼人則不見

滅見第一義

復次如實聚經中佛告迦葉有者是一邊無者是一邊如是等彼內地界及外地界皆無二義諸佛如來實慧證知得成正覺無二一相所謂無相又如上金光明女經文殊師利

問善女人言姪云何觀界女人答言文殊師利如劫燒時世界空虛無一可見又如偈曰世間如空相 虛空亦無相 若能如是知於世得解脫

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 釋觀六界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四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音釋

礦

邦

古猛樹切
收迦切

紫礦

也

蠶

毛達

協切

熯

乃管切

整

蒼蠶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般若燈論卷第五

例五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染者品第六

復次一切法空何以故彼染者瞋瞋者等
本無自性欲使了知無自性義有此品起有
人言第一義中有陰入界何以故婆伽婆說
彼為染汙過惡因故若此非有佛則不說彼
為染因譬如龜毛云何驗知經中偈曰
染者不知法 染者不見法 若人安受此
名為極盲暗

釋曰如染染者乃至癡等盲闇亦是故當
知有彼陰等論者言彼陰等行聚增長染因
過惡顯現如是染者及彼染等於世諦中如
幻焰夢乾闥婆城非第一義如是諦觀汝此
分別為欲染先有染者為染者先有染為染
及染者此二俱時三皆不然如偈曰
若先有染者 離染染者成
釋曰染是愛著異名若染者離染彼名染者
此則不然何以故如熟無果云何名熟如偈
曰

因染得染者 染者染不然

釋曰若各別異此是染法此是染者是則離染亦名染者又染者起染終無得義云何驗知非無染體得名染者以有觀故如染自體復次阿毗曇人言如我偈曰染汙名徧因自地中先起是故染者得爲染因阿毗達磨相義如是論者偈曰

染者先有故 何處復起染

釋曰如無染人後時起染乃名染者若彼染者先已得名說此染者復起於染無如此義

驗無體故義意如是復次猶如調達相續中染彼調達染者不作證因何以故以染者故譬如耶若達多外人言別不別相續染非因故染者門作成已復成過亦譬喻無體及違義故論者言彼說不善不別相續染非因故染者門作非成已復成過彼別相續染及染者亦應同遮亦非譬喻無體所成相似及遮異門非違義故外人言有所作因謂他相續染者亦爲染因故譬喻無體論者言此不相應遮不共因故此過非實復次若汝定謂染

者之先有染法者是亦不然如偈曰

若有若無染 染者亦同過 染者先有染

離染者染成

釋曰此復云何若染者先有彼染法此則有

過謂此是染此是染者故有所染故名之為

染非所依先有譬如飯熟故若汝欲得不觀

染者而有染法此亦不然如偈曰

離染者染成 不欲得如是

釋曰如熟不觀熟物起故此云何驗非染者

無體而有染法何以故以有觀故如染者自

體外人言如父子二體非一向故此義得成

論者言彼亦如是遮故無過外人言如先刹

那起染已離而為當起染刹那因是故無過

論者偈曰

有染復染者 何處當可得

釋曰如是別時起染刹那無間次生染者刹

那此不可得以染者不成故如彼異熟是異

熟是異熟者事則不然如是過去起染刹那

立為現在染者之因義亦不爾云何不爾如

調達染不為調達染者之因何以故以其染

故譬如別相續染復次鞞婆沙師言我所立義無如上過所以者何彼染及染者同時起故無咎論者言此亦有過汝今當聽如偈曰染及染者二 同時起不然 如是染染者則不相觀故

釋曰何因緣故起此分別以觀無故而可分別此是染者彼為染法此是染法彼為染者而不欲爾此復云何欲有觀故此中立驗彼染與染者無同起義何以故以有觀故譬如子牙復次鞞婆沙師言汝出此因有何等義

為觀生故名為有觀為觀別語名為有觀若觀生故名有觀者心心數法此恒相隨亦同時起共有因故又如燈炷光明亦同時起非一向故若觀別語名有觀者如牛二角亦同時起一左一右有別語故現見如此亦非一向論者言是心心數及燈光等和合自在同時共起彼二牛角觀別語等於世諦中欲令如此第一義中皆不成故汝所說過我無此咎復次染及染者若一若異同時分別二皆不然如偈曰

染及染者一 一則無同時

釋曰若言同時即有二體偈意如是此中立
驗染及染者不同時起何以故以一體故如
染者自體若汝意欲染及染者一體同時義
則不可以相違故我今染與染者別體同時
無如上過者此亦不然如偈曰

染及染者異 同時亦叵得

釋曰別體同時無有此義以驗破故復次彼
立別體而欲同時令他解者驗無體故此中
立驗染染者二不得同時何以故以有觀故

如染自體復次今當更破別體同時如偈曰
若別同時者 離伴亦應同

釋曰若汝意謂染及染者此二同時而不欲
令隨一離伴者此中立驗第一義中不欲令
彼染及染者別體同時以有觀故如因果二
復次餘論師言若汝別體欲得同時今處處
別體彼彼同時如馬邊有牛說為同時如是
獨牛無伴亦得同時此如先答義無少異復
次偈曰
若別同時起 何用染染者

釋曰染及染者若同時起是義不然以其別

故譬如染及離染復次偈曰

若染及染者 各各自體成 何義強分別

此二同時起

釋曰若染及染者我體各別以體別故則不

相觀復次若有所用此是染者染此是染染

者有觀相貌說同時起汝意爾耶此說有過

何以故如偈言染及染者二同時起不然如

是等同時起不應爾有觀故不即此法說同

時起以不異故若欲別體同時起者此亦不

然如偈曰

如是別不成 求欲同時起 成立同時起

復欲別體耶

釋曰如是義者長老應說如偈曰

有何等別體 欲同時起耶

釋曰同時起者有何等義為有別體次第起

故說同時起為無別體同時起耶若言次第

同時起者是則不然如染及離染先已說過

若同時起者此亦不然以有觀故如因果二

亦先已說是故偈曰

由染者二 同不同不成 諸法亦如染
同不同不成

釋曰彼瞋癡等若內若外同以不同亦皆不
成如是第一義中彼染等不成故如外人品
初作如是說陰等是有以染汙過患故者彼
因不成又世諦說因及違義故如先所說因
過失故品內所明染及染者無其自體今他
得解此義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佛告極勇
猛菩薩言善男子色非染體非離染體如是
受想行識非染體非離染體復次色受想行

識非染體空非離染體空此是般若波羅蜜
如是色非瞋體非非瞋體亦非癡體非非癡
體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此名般若波羅蜜極
勇猛色非染非淨受想行識非染非淨復次
色非染法性非淨法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此名般若波羅蜜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
廣說釋觀染染者品竟
釋觀有為相品第七
復次成立此品其相云何陰等諸法本無自
性惑者未知取相分別今欲顯示令彼識知

無自性義有此品起外人言第一義中有是
 陰等有為自體何以故以彼起等諸有為相
 共相扶故此若無者彼有為相無相扶義譬
 如兔角由起等諸相與陰等相扶因有力故
 彼法不無所謂有為諸陰等也論者言汝說
 起等有為相者彼起等相為是有為為是無
 為外人言是有為也論者言今當次第分別
 此義先驗起者如偈曰
 若起是有為 亦應有三相
 釋曰第一義中不欲令彼起等諸相是有為

相何以故以有為故譬如法體外人言起住
 滅體各有作用是故欲令起等諸相是有為
 相論者言此驗無體唯有立義故外人言起
 住滅等各有功能汝撥無者義則不然論者
 言起等作相不可得故又世諦中起亦非彼
 有為法相何以故以起作故如父生子住亦
 非彼有為法相何以故以住作故如食持身
 又有為相非彼住作何以故以住作故譬如
 女人置瓶於地滅亦非彼有為法相何以故
 以破壞故如棒破物如是彼立起等有為相

者此義不成以因不成及與義相違有此過故起非有爲是故說起有爲相者義則不然復次若汝欲避先所說過成立起等是無爲者義亦不然如偈曰

若起是無爲 何名有爲相

釋曰若起是無爲而爲有爲相者無如此義以無爲自體無所有故義意如此復次第一義中起是無爲而作有爲諸法相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無爲故譬如虛空住滅亦爾不復廣遮復次若汝分別起住滅等是有爲相

有所作者爲是次第爲復同時二俱有過何以故若次第者如偈曰

起等三次第 無力作業相

釋曰於誰無力謂於有爲復次欲得起等隨次第者如法體未起住滅二種則無力爲相

以法體無故又已滅之法滅則無體起住二種則於滅無力又已起之法起則無力又法體若住滅復無力若謂住時無常隨逐者是義不然如百論偈曰

離住無法體 無常何有住 若初有住者

後時不應故 若常有無常 一切時無住
 若先是常者 復不得無常 若無常與住
 共法體同時 有住無無常 有無常無住
 復次若謂起等諸有為相同時有者是亦不
 然如偈曰

云何於一物

別五

同時有三相

八

釋曰此相如是不同時有語義如此云何不
 有謂彼一物於一時中有起住滅義則不然
 以畢竟相違故復次經部師言諸法各別有
 定因緣自在相續於一時中當可起者得自

體時此名為起初刹那相續位此名為住先
 刹那不相似此名為老已起者壞此名為滅
 如是等決定有觀於一刹那同時有故汝作
 方便與我作過者我無此各論者言是相續
 者亦非實有又有觀故住分別者是世諦三
 相非第一義汝言住時違住滅者此不應然
 以免免先所說過故復次毗婆沙師言如先
 體未起者於後得自體時此名為起起者樹
 立此名為住住者朽故此名為老老者滅故
 此名為壞由起等次第得不離有為體以是

義故彼相體成如先所說起等三次第無力
作業相者此為不善論者言汝語非也云何
名相謂與所相未曾相離譬如堅相不離於
地及大人諸相不離大人若言起等第一義
中是彼有為諸法相者此義不然何以故有
次第故次第云何如以泥團置於輪上運手
旋已如小塔形次拍令平次轉如蓋後攏如
需此諸位別非彼瓶家有為體相起等諸相
亦不離彼有為法者假施設耳真實起者此
中遮故此云何遮彼未起者住滅無體故若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謂當來起時應有住滅作此分別者唯世諦
言說不免如先所說過咎如是起等諸有為
相次第同時彼體不成因有過故復次偈曰
若諸起住壞 有異有為相 有則為無窮
釋曰若彼有異彼亦有異者如是則無窮而
不欲爾復次若起等諸相更無相者復得如
先所說過失如偈曰
無則非有為
釋曰此義云何如汝意欲有為諸法非有為
相以有為故如是起等亦非有為相以是義

第一〇一册

故第一義中不應分別起等諸相若是有為
 若是無為如所說過今還屬汝復次犢子部
 言起是有為而非無窮云何知耶由此自體
 和合有十五法總共起故何等十五一此法
 體二謂彼起三住異四滅相五若是白法則

有正解脫起六若是黑法則有邪解脫起七
 若是出離法則有出離體起八若非出離法
 則有非出離體起此前七種是法體眷屬七
 眷屬中皆有一隨眷屬謂有起起乃至非出
 離非出離體此是眷屬眷屬法如是法體和

合總有十五法起彼根本起除其自體能起
 作十四法起起能起彼根本起住等亦然以
 是義故無無窮過如我偈曰
 彼起起起時 獨起根本起 根本起起時
 還起於起起

阿闍黎言汝雖種種多語而於義不然云何
 不然如偈曰
 若謂起起時 能起根本起 汝從本起生
 何能起本起
 釋曰不如是生以未起故如前都未起時外

人言根本起者能起起如是起起能起本起
義正如此論者偈曰

若謂根本起 能起彼起起 彼從起起生
何能起起起

釋曰不如是生以未起故義意如是外人言

彼根本起及以起起此二起時各自作業是
故無過論者偈曰

汝謂此起時 隨所欲作起 若此起未生
未生何能起

釋曰第一句謂根本起第二句謂起起第三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句謂起時未起第四句謂根本起無起功能
何以故以未生故亦起時故譬如前未生時
又以當起法體外人言如共有因於法起時
及已起者共起諸法有起功能故非謂一向
汝言起時故因及未生故因者此義不成論
者言前染染者中已遮共起亦遮彼因汝言
非一向者說我有過又言無有無窮過者此
不能避復有人言有別道理避無窮過道理
云何如偈曰

如燈照自體 亦能照於他 起法亦復然

第一〇一册

自起亦起彼

釋曰以是義故無無窮過論者偈曰

燈中自無闇 住處亦無闇 彼燈何所照

而言照自他

釋曰如是燈無毫末照用因語意爾復次此

中立驗燈體於彼第一義中不能自照亦不

照他何以故以闇無故譬如猛熾日光復次

第一義中燈不破闇何以故以其大故譬如

彼地以是義故譬喻無體外人言燈初起時

即能破闇如偈言如燈能破闇謂自體作明

能除外闇義意如是如先所說闇無故者此
因不成亦譬喻無體以燈及光義可得故論
者偈曰

云何燈起時 而能破於闇

釋曰云何破者謂不能破故語義如是偈曰

此燈初起時 不到彼闇故

釋曰以起時故譬如闇燈外人言智非智等

非一向故論者言汝執此義墮前成立分中

攝故如是亦遮非非一向也復次起時未生

故如未生子無所作業燈亦如是不能作明

復次如前偈說云何燈起時而能破於闇此
燈初起時不到彼闇故者此中立驗第一義
中彼燈起時不能破闇何以故以不到故譬
如無明世界中間黑闇復次第一義中燈不
破闇何以故以不得所對治故譬如彼闇外
人言現見燈不到闇而能作明故論者言汝
四五
立此門增我破力令我譬喻轉更明顯故我
無過彼若如是今當觀察為如所見為復異
耶我亦不見燈不到闇而能除闇若燈不到
闇而能除闇者是義不然如偈曰

若燈不到闇 而破彼闇者 燈住於此中
應破一切闇

釋曰燈破遠闇汝既不許近亦如是云何能
破復次如偈曰

若燈能自照 亦能照他者 闇亦應如是

目障亦障他

釋曰闇自他二不欲爾者燈自他二豈欲得
耶復次此中立驗第一義中燈於自他不壞
所治何以故有能治故譬如彼闇如是燈體
自照照他先已遮故譬喻無體是故外人引

彼燈喻成立起義能起自他者是則不然以不免前無窮過故復次若謂自起亦起他者云何能起為已起起為未起起若爾有何過若未起起者如偈曰

此起若未起 云何生自他

釋曰未起無生以未生故如前未生時如是

意者先已分別復次偈曰

此起若已起 起復何所起

釋曰由已起故生於彼起則無功用如是觀察汝言起者能起自他義則不爾以不免前

無窮過故又彼起等成其無為以無為故彼諸起等非有為相汝言相故者因義不成又復當問說有起者云何起耶為起時起為已起起是皆不然如偈曰

起時及已起 未起皆無起 去未去去時

於彼已解釋

釋曰如彼已驗此中亦應如是廣說以第一義中起時不起何以故異世向前故如欲滅時復次若謂彼法少起少未起說為起時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若少起者彼更不起起無

用故若未起者起亦不起以未起故譬如未
來外人言決定起者來向現在此名起時論
者如是義者亦應觀察如偈曰

由起時名起 此義則不然 云何彼起時
而說為緣起

釋曰彼起時者為有為無為亦有亦無此等
過失如上已遮外人言譬如有人善解劍術
起不善心行惡逆行自害其母以為隨順汝
亦如是何以故大仙為彼聲聞獨覺說深緣
起以汝久習妄想行非法行自破所欲害正

道理此執不然論者言汝不知耶有惡見人
撈無因果破壞白法不肯信受為欲教化彼
惡見人洗濯不善垢穢義故佛婆伽婆作如
此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無明緣
行諸如是等為世諦故非第一義如是意者
是我所欲汝言自破所欲害正理者此語不
然如偈曰
由諸法無性 自體非有故 此有彼得者
如是則不然
復次如佛說偈若從緣生則不生彼緣起者

體非有若屬因緣此則空解空者名不放逸如是等諸經此中應廣說由如是觀若生未生悉皆如幻是故起時寂滅則無起相如彼外人所說起時以為緣起者第一義中驗不成故彼為不善復有人言世間現見種種因緣各各果起謂瓶衣等更無異驗勝現見者如前偈說起時及已起未起皆無起者此不相應以戒等起故論者言彼戒等聚隨順功德誰能違者而是世諦非第一義彼如是等為捨執著為實義故有此論起是故無過若

汝意謂瓶衣有起者亦是世諦非第一義我所欲者若瓶若衣現起可得非彼未起若已起者有起不然瓶衣等起未起起故如此執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瓶未起安立妄覺緣彼瓶名謂有瓶起如是意者此但世諦安置妄覺以瓶未生不可得故復次毗婆沙師言十五三世有故彼瓶等起我義如此論者言此亦不然如偈曰
隨處若一物 未起而有體
釋曰一物者或瓶衣等若於諸緣若和合中

及於餘處體先有者偈曰

已有何須起

釋曰彼若已有起則無用故為是因緣偈曰
體有起無故

釋曰以此義故先起有體者驗起則無有體
起者立義有過復次執時異者說如是言諸
法有體云何驗知來現世故此執不然何以
故若來現在則破現在如是體異相異及位
異者如先過失皆以此答復次僧佉人言諸
法體有可顯了故我無過失論者言可顯了

者先已遮故此不相應復次未起有體云何
可信僧佉復言以世攝故如現在物論者言
現在物者第一義中無自體故汝譬不成所
欲義壞復次雖無自體亦不壞世諦以現在
時色等諸法猶如幻等亦可得故彼世諦中
色等諸法但假施設應如是知偈言起時及
已起未起皆無起如是等先雖已答今當說
如偈曰

若謂起起時 此起有所起

釋曰彼意若謂起於起時能有所起此執不

然有過失故如偈曰

彼起能起作 何等復起是

釋曰彼起不然以起作故譬言如父子起無自

體偈義如是復次若如是說更有異起能起

此起是亦有過得何等過偈曰

若起更有起 例五 此起無窮過

外人言不起起故無無窮過我欲如是論者

偈曰

若起無起起 法皆如是起

釋曰法既不爾起亦應然是故不應強作分

別復次此有起者若有體若無體若有無體
起悉有過如偈曰

有體起無用 無體起無依 有無體亦然

此義先已說

釋曰何處先說如觀緣品中偈說非有亦非

無諸緣義應爾又如偈言非有非不有非有

無法起如先已遮不復更釋復次偈曰

若滅時有起 此義則不然

釋曰以滅時故譬如死時外人言未滅時起

是故無過論者偈曰

法若無滅時 彼體不可得

釋曰以彼體不相應故如虛空華偈意如是外人言住非一向故論者言彼亦無常隨故未滅時不成我無過咎如前廣說外人言有如是起彼所起法有故此若無者彼所起例五法則不得有十七如用龜毛為衣二皆無體以起成故住法則有是故如所說因起非無體論者言起無體故所起不成雖世諦中說有此起第一義中則無住相今問此體為未住體住為已住體住為住時體住第一義中三皆

不然如偈曰

未住體不住 住體亦不住 住時亦不住

無起誰當住

釋曰第一句者由非住故譬如滅第二句者以現在世及過去世二世一時不可得故住義則空第三句者離住未住更無住時有者不然廣如前破第四句者無一物起無一物住偈意如是復次第一義中無一物體起相可得從前已來廣引道理令人解了起既不成立誰為住者由此義故汝先說言所起之法

起有因者此皆不成復次如偈曰

滅時有住者 是義則不然

釋曰以相違故若相違法則不同時如烈日

光不與闇並偈意如是外人言彼未滅時體

可得故論者偈曰

若法無滅時 彼體不可得

釋曰以諸有為法無常隨逐故復次彼體不

可得何以故無滅時故如虛空華偈意如是

復次若汝意謂已起刹那住相有力當於爾

時法體不滅亦不是常以住無間次即有老

無常隨逐故此執不然何以故若此色等住

相用時無無常者後時亦無無常隨逐如火

處無水火於後時亦不作水住義亦然外人

言世間現見法體滅盡云何言無論者言此

應觀察汝見滅者是滅與體為恒相隨為各

別處若與相隨例五即無住義若在別處體無滅

時既無滅時體不可得二俱不然復次有聰

慢者或如是言譬如有人先無佛體後時得

佛住亦如是先雖無滅後時滅者竟有何咎

此執不然何以故無佛體者謂無一切智相

用凡夫智後時得佛者無如此義於世諦中此方便語亦不成立如是斷煩惱障及彼境界最後刹那智相起時說名得佛彼智與佛體無差別如汝所言無實道理如是老住若一若異者亦同此過由此不成故阿闍黎偈

曰
彼一切諸法 恒時有老死 何等是法住而無老死相

釋曰若有起者隨是體處有住可見起可得成今則不爾是故彼立因義不成復次汝等

欲得彼住住者為住能自住為假異住住二俱不然如偈曰

住異住來住 此義則不然 如起不自起亦不從他起

釋曰云何起者自起不然如前說偈此起若

未起云何得自生若已起能生生復何所起十九故云何不從他生如先偈言若起更有起此起無窮過故住亦如此偈曰

此住若未住 自體云何住 此住若已住住已何須住 住若異住住 此住則無窮

住若無住住 法皆如是住

釋曰此二偈是釋義偈非論本偈前遮自住
住如遮自體起後遮他住住如遮從他起應
如此知是故當知住無自體如汝先說有如
是起彼有體故法有體者此因不成外人言
第一義中有此起住何以故共行諸法彼體
有故此若無者彼共行法體應不有譬如馬
角由起住有故彼共行滅有是故第一義中
說因力故起住是有論者言滅亦如是謂此
體已滅未滅滅時欲令有滅者一切不然如

偈曰

未滅法不滅 已滅法不滅 滅時亦不滅
無生何等滅

釋曰第一句者以滅空故譬如住第二句者
如人已死不復更死第三句者離彼已滅及
未滅法更無滅時有俱過故是故定知滅時
不滅復次第一義中滅時不滅以世傳流故
如當起法來現在者第四句者其義云何一
切諸法皆不生故言無生者生相無故無生
有滅義則不然如石女兒如是彼欲起者及

不起者於一切時有滅不然復次法住無住
彼分別滅二俱不然如偈曰

法體若住者 滅相不可得

釋曰以住故無滅世間悉解若汝言無住有
滅無過失者是亦不然如偈曰

則五

二十

法體若無住 滅亦不可得

釋曰以無住故如彼滅相復次此法為當即
住此位滅耶為住異位滅耶外人言此言何
謂論者偈曰
彼於此位時 不即此位滅 彼於異位時

亦非異位滅

釋曰不即此位滅者以不捨自體故譬如乳
住乳位亦不於彼異位時滅何以故此中說
驗第一義中乳不於彼酪位時滅以彼異故
如異瓶等復有人言有如是滅依止體故譬
如彼熟論者偈曰

若一切諸法 起相不可得 以無起相故
有滅亦不然

釋曰諸法不起如前已說未熟已熟此執不
成譬喻無體復次汝言滅者為有體滅耶為

無體滅耶二俱不然如偈曰

法若有體者 有則無滅相

釋曰以相違故譬如水火由如是故偈曰

一法有有無 於義不應爾

復次偈曰

法若無體者

例五

有滅亦不然

十一

如無第二頭

不可言其斷

釋曰偈譬喻者以其無故以此無體驗有滅

者是義不然法體壞故復次汝等若言第一

義中有彼滅相及隨滅者為是自滅為是他

滅二俱不然如偈曰

法不自體滅 他體亦不滅 如自體不起

他體亦不起

釋曰自體起者此不相應如前已談此起若

未起云何能自生此起若已生生復何所起

他體起者如偈言此起若異起則無窮過

故起既如此滅亦類然滅類偈者此滅若未

滅云何能自滅此滅若已壞滅復何所壞此

滅若異滅滅則無窮過滅若無滅滅法皆如

是壞此釋義偈應知如自他起前已廣遮自

他滅者類同起破有人言得壞因時壞法方壞者應如是答汝立壞因是義不然何以故彼法非是此法壞因以彼異故譬如餘物品初已來廣遮彼說如是起住以第一義中起因不成譬亦無體若世諦中說因譬喻者違汝義故如前立驗已廣分別道理自在故如偈曰

起住壞不成 故無有有為

釋曰如外人所說有彼陰等諸有為法以有為相和合故者彼為已破復有人言第一義

中有彼牛等諸有為法何以故以角犂垂胡等相有故此亦應遮汝立此等有為相者為更有相為更無相若更有相此角犂等則非牛體有為相也何以故以有相故譬如牛實廣如前破若更無相者以無相故此等諸相自然不成以能相無力故所相亦無又有相者相無窮過此等一切如先廣遮復有人言第一義中有是有為何以故有待對故此若無者應無待對如石女兒以彼有為無為二法相待由此因故第一義中有是有為論者

言若有為法得成立者除有為故可說無為
彼有為法如理諦觀體不可得是故偈曰
有為不成故 云何有無為

釋曰如兔角無生於世諦中亦不作實解應
知此意以是義故因等無體若爾云何分別
有諸相等為世諦故如偈曰

如夢亦如幻 如乾闥婆城 說有起住壞
其相亦如是

釋曰諸仙知彼有為起等能生覺因開實知
見如彼智人所說起等是我所欲由無智者

覆慧眼故於無實境起增上慢如夢中語說
彼諸法起住滅等此由染汗熏習各執異因
分別三種謂有實義為示彼故說夢幻等三
種譬喻應知有人言起等是有何以故現前
覺取故譬如色又作者有故亦相續同取故
如是說者此執不然何以故非一向故為開
示彼如其數量說夢等譬喻應知復次佛婆
伽婆見真實者為聲聞乘對治惑障故作如
是說色如聚沫受喻水泡想同陽焰行似芭
蕉識譬幻事此意欲令知我我所本無自性

猶如光影亦為大乘對治惑障及智障故說
 有為法本無自體如金剛般若經說一切有
 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
 欲令他解有為無體是此品義是故得成如
 般若波羅蜜經中說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
 男子色非有為非無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若色受想行識非有為非無為者此是般若
 波羅蜜又如楞伽經說有為無為無自體相
 恒彼凡夫愚癡妄執分別有異猶如石女夢
 見抱兒又如金剛般若經說須菩提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如是
 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釋觀有為
相品竟

音釋

攏力董切篋市綠切濯直角切犁方容切
掠攏也篋米囤也濯澆也犁牛名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般若燈論卷第六

側六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作者業品第八

復次空所對治欲令驗知陰無體義有此品起有人言第一義中有陰入界婆伽婆說以此為因起作者作業故此若無者佛不應說與彼為因有作者及業譬如馬角由不作者及作業故修多羅中說是偈曰
應行善法行 惡法不應行 此世及後生
行者得安樂

釋曰如此經中說有作者及以作業彼業有三種善不善無記彼善業者分別有四一自性二相應三發起四第一義不善亦爾無記四種謂報生威儀工巧變化是故如所記因有勢力故第一義中陰等是有論者言若汝欲得第一義中則六以彼為因知有作者及以作業說此為因者此義不成若世諦中欲得爾者則譬喻無體如此無體第一義中婆伽婆說以彼為因有實作者及有作業如此解者於義不然如其不然應如是觀今此作者為

有實無實亦有無實能作業耶業亦如是有
實無實亦有無實為作者所作耶此皆不然
如偈曰

若有實作者 不作有實業

釋曰若彼作有則作者有實與作相應業亦

有實由翻此義二皆無實彼無實者亦不能

作如偈曰

若無實作者 不作無實業

釋曰所作名業能作者此中先觀立有實

者如偈曰

有實者無作

釋曰若汝意欲不觀作業有作者體若定如
此則無作業作既無體則作者不成復次有
實無作者此言何謂立喻驗釋有實作者彼
五取陰但假施設又如外道所計提婆達多
名若善業若不善業復次第一義中調達相
續不能作業何以故以作者故譬如耶若達
多復次若有實作者非假施設如食糠外道
我為作者如彼意欲此義不然為彼執故此
中立驗第一義中彼調達我不能作業何以

故以物故譬如業復次第一義中彼業亦非
提婆達多相續我作何以故以業故譬如餘
物復次若彼外人作如是意汝此立義有何
所以如提婆達多彼相續業為是他作耶為
當無作耶二俱不然何以故若他作者汝立
義破若無作者則譬喻無體論者言彼執不
然何以故耶若達多彼相續業提婆達多我
不作故由如是義立譬得成彼如是說不觀
作業有實作者虛妄分別於義不然以作者
無體故如偈曰

業是無作者

釋曰業亦如是不觀作者自然而有由無作
者作是業故若彼分別業有實者業即無作
有此過失又作者及業互不相觀世無能信
是故彼二必相因待應如是知此中立驗第
一義中提婆達多相續作者不作提婆達多
定業何以故以有觀故譬如耶若達多復次
第一義中提婆達多相續作者不作調達定
受報業何以故觀作者故譬如耶若達多相
續作業復次今更立義遮前所說如偈曰

業及彼作者 則墮於無因

釋曰此後半偈欲顯業及作者墮無因過此義云何謂業離作者故作者離業故互不相待故墮無因以無因義開示他者一切世間所不能信復次第一義中提婆達多相續不作提婆達多業因何以故以有觀故譬如耶若達多復次第一義中調達相續不作調達定報業因何以故觀作者故譬如耶若達多相續作業是故偈曰
無因義不然 無因無果故

釋曰云何名果謂為各各決定因緣力起故名為果云何名因謂近遠和合同有所作由此有故彼法得起是名為因如汝分別因則無因果亦無果觀無體故是義不然應知此意復次若不相觀則無彼體此執不然無何等體如偈曰

作及彼作者 作用具皆無

釋曰於世間中瓶衣等物亦有作者欲作彼業若謂作者不觀業業不觀作者彼瓶衣等則不藉人工善巧方便自然成就又彼瓶等

種種技因之所成就彼勝分具若不觀者具等亦無如是一切斫者斫具及所斫物亦皆無體又如偈曰

法非法亦無 作等無體故

釋曰何故無有法非法二彼法非法作者作

則六

四

具所成就故又彼作者作具了故法與非法二亦無體復次或有自部生如是心諸行空故作者無體彼作者空於我無咎何以故勝身口意自體能作法與非法由如此義故我無咎論者言汝立因者但有聚集饒益於世

諦中彼名作者以觀法非法故若無作者則無所觀業不成故法等無體汝不免過以無相觀道理故道理云何如偈曰

若無法非法 從生果亦無

釋曰彼二為因從生為果人天等善道為可

愛地獄等惡道為不可愛彼身根受用皆無自體復次於善道中彼修行者受戒習禪三摩鉢底八聖道支正見為首離諸煩惱此義悉空如是分別無實作者無實作業此諸過聚皆屬於汝難可療治知過失已應信作者

及彼作業相觀道理以是義故所說無過以
因有故無實作者無實作業此執不然此不
然義如先已說復次或有人言我立異門如
是作者亦有非有彼所作業亦有非有由此
異門無如上過論者偈曰

有無互相違 例六 一法處無二

釋曰於一切體一剎那中有及非有互相違
故二不可得云何相違法若是有云何非有
法若非有云何言有猶如一火冷暖同時世
所不信若汝意謂有實體故名之爲實無所

作故名爲不實一物一時觀自在故二義俱
立無過失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二門者前
已遮故無過相觀道理如後當遮外人言如
耶若達多亦有作者亦無作者汝立譬喻無
體驗不能破論者言彼耶若達多自相續中
無提婆達多作者作業分故我意欲爾非譬
不成是故無過廣如前說如是等分別依止
第一義中作者及業建立不成復次有人言
我有作者無彼作業是故無過論者偈曰
有者不作無 無者不作有

釋曰此誰不作謂作者業何故不作偈曰
此由著有過 彼過如先說

釋曰如上所說實不實門第一義中無實作
者作不實業亦無實作者能作實業此二句
立義有別因及譬喻廣如前說復次偈曰

作者實不實 亦實亦不實 不作三種業
是過先已說 作業實不實 亦實亦不實
非俱作者作 過亦如先說

釋曰此諸過失如前廣明唯有立義為差別
耳由如是觀偈曰

緣作者有業 緣業有作者 由此業義成
不見異因故

釋曰於世諦中作者作業更互相觀離此之
外更無異因能成業義如是外人品初已來
說因立譬義皆不成及違義故不免過失復
次或有人言第一義中有陰入界六以彼取故
佛婆伽婆作如是說為遮彼故偈曰
如業作者離 應知取亦爾

釋曰如先已遮作者緣業業緣作者如是取
緣取者取者緣取第一義中不可得故此義

云何由作者業二俱離故彼取者亦如是
 離復次此中分別第一義中無實調達取有
 實取何以故以觀取故譬如耶若達多如是
 第一義中亦無實取者取無實取亦實不實
 取立義應知復次第一義中無實可取為實
 提婆達多取觀彼取者故譬如耶若達多取
 如是第一義中亦無不實取為不實取者取
 亦實不實取為亦實不實取者取立義差別
 因及譬喻如先已說如是不等分別亦應類
 遮復次由業作者及取取者第一義中以性

離故如偈曰
 及餘一切法 亦應如是觀
 釋曰何等餘法謂自他所解若果若因能依
 所依能相所相或總別等如是諸法亦應觀
 察果緣於因因緣於果此義得成是世俗法
 非第一義何以故或有人謂第一義中因果
 等法皆有自體今欲拔彼執著箭故少分開
 示非第一義中乳實作酪何以故以觀果故
 譬如經等若言世間悉見乳作於酪汝說無
 者即為破壞世間所見此執不然何以故我

立義言非第一義故我無過或有人言第一義中乳不作酪而世諦中作由此義故汝譬不成立義亦壞若言諸法不作自果者譬亦不成何以故彼一切法各有定因果故論者言汝語不善何以故初分別者非我所受次分別者譬喻亦成何以故以此經等非彼酪因前立義中已簡別故非譬喻無體復次僧佉人言如我立義因中有果因能起作無不作故此若無者彼因則無如龜毛衣是何等因謂酪瓶等是故有果復次若無果者是義

不然何以故如乳中無酪草中亦無彼求酪者何故取乳而不取草由彼取故知因有果又如乳中無酪亦無三界等是無者何因緣故從乳因緣而生於酪不生三界由彼乳中不生三界非一切物從一因起是故定知因中有果又若無者何故決定如窣師見土堪作瓶者取以為瓶非取一切由此功能能有起作知因有果若無果者因亦無體終無一物無果有因而無此事是故當知因有體故彼果亦有論者言如汝立因無不作者非立

義法以是異故因義不成汝言無果有因義則不爾由有此故彼得成者此於世諦中成非第一義以第一義中因及譬喻二皆無體若物彼處有者彼物不於彼處起故如因自體由此法體二種差別彼義不成有過失故如破初因彼取乳等諸因亦應以此道理答遣復次如毗婆沙師所執因中無果而因能起果者此因無力亦不能起作彼無體故譬如兔角又如犢子兒執果有非有皆不可說而因能起作如此意者於世諦中作者因成

第一義中若因若果有及非有皆不可得故我無過復次異僧法人言因中果體不可得者由果細故此執不然何以故因中無麤故麤先無體後時可得者即是因中無果汝立義破若汝意欲細者為麤是亦不然何以故不見細者轉為麤故後時麤果與細相違法體顛倒立義過故復次異僧法人言因作果者是義不然由了作故應如是問此了作者其相云何彼答如燈了作瓶等此執已如觀緣品破復次第一義中燈不了作彼瓶衣等

何以故以眼取故有礙故色故觸故說故因
等譬如土塊復次異僧佉言果若未起及已
滅功能自體有不名為了是故我說有如是
果而言因能作果者此云何作謂因自體轉
為果體語意如此論者言若汝過去未來受
為因者依止不成例六若謂現在受為因者則無九
譬喻彼果不成有此等過又汝因果不異若
不異者則此非彼因以不異故如因自體以
非因故因義不成因不成故法自性壞立義
過故現在果者亦無實體以無起故彼有不

成譬喻無體如是諸不異門亦應隨所執破
已說實因不能作果於世諦中若無因者亦
不作果以彼無故如無龜毛不可為衣如是
若無果者因亦不依此立義有異因喻同前
彼半有半無執者二俱過故亦如先說復次
自部及鞞世師等言因有果無此因能作以
未起無果我不受故如虛空華已生果者因
無力用未生果者因有功能由如此義因中
無果論者言如汝立因未起無果我不受者
此意云何汝為現見故不受耶為立驗故不

受耶為一切量不受耶如是分別因義不成
 立因有過非一向故彼未起果有故者此驗
 不能令他信解汝言無果起者此無果起無
 譬喻故云何可知復次第一義中乳不生酪
 何以故以觀因故譬言如絹起復次泥實名求
 那假瓶名求泥第一義中泥不成瓶何以故
 觀求泥故譬言如餘物復次第一義中垂壺等
 相非牛體相何以故以觀體故譬言如馬相復
 次別名阿婆也婆總名阿婆也毗第一義中
 無實經等成絹何以故以觀阿婆也毗故譬

如餘物如是作者及業無自體性品義如此
 是故得成如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
 非作者使作者如是受想行識亦非作者使
 作者若色至識非作者使作者此是般若波
 羅蜜又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舍利弗言
 譬如婆無作例六是般若波羅蜜佛言作者不可
 得故又如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非
 善非不善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色至識非
 善非不善是名般若波羅蜜如是等諸修多
 羅此中應廣說釋觀作者
業品竟

釋觀取者品第九

復次為令諦觀取者無體有此品起如偈曰
眼耳等諸根 受等諸心法 此先有人住
一部如是說

釋曰一切自部皆無此執唯有婆私弗多羅
立如是義眼等諸根受等心法此若有者則
有先住道理如是若不爾者偈曰

若取者無體 眼等不可得 以是故當知
先有此住體

釋曰我見有是取者先住何以故以取者故

由此取者可得故在諸取先住譬如織者在
經緯前復次取者之先有眼等取何以故以
有取故如竹篾等如是取及取者二俱得成
以是義故我先說言第一義中有是陰等取
及取者婆伽婆說不可破壞論者偈曰

若眼等諸根 卅六 受等諸心法 十一 彼先有取者
因何而施設

釋曰眼及受等以無體故異取更無一物可
得有何取者而施設耶如是彼於爾時不有
以取無體故此中立驗眼等取前無彼取者

何以故以施設故如經絹等是故取者不成
田取者不成故因義則壞由因壞故彼經絹
等譬喻無體以第一義中取及取者體不成
故復次有異婆私弗多羅言如先生天上生
天業盡天上取者得如是住後取人等諸陰
故彼取者阿舍得成論者言彼生天者天上
取體天施設故又汝總說阿舍無別驗故令
生疑惑不應定信如偈曰
若無眼等根 先有彼住者 亦應無取者
眼等有無疑

釋曰汝意如是義則不然何以故若不觀取
者眼等諸取體則不成此意如是若此二法
互不相觀如此次第義不應爾所謂此是眼
等諸法取此是調達名取者此是調達名取
者此是眼等諸法取由此偈曰
或有取了人 或有人了取 無取何有人
無人何有取
釋曰或有取了人者謂眼等諸法或有人了
取者謂見者聞者由取取者更互相觀世諦
中成非第一義後半偈者由彼無體彼因過

失汝不得離復次婆私弗多羅言汝今何故
自生分別言有先住在彼眼等諸根之前後
遂自破我等法中亦作此說如偈曰

一切眼等根 先無一人住

釋曰無一人住者謂彼眼等一一根先各有

人住何以故偈曰

例六

十二

由彼眼等根 異異了彼異

釋曰眼等者諸耳鼻舌身受等由眼至受各
各有異故得說言此是見者此是觸者由觀
異取故彼取者得成汝言因不成者無如此

義論者偈曰

若眼等諸根 先無一人住者 眼等一一先

彼別云何有

釋曰由諸外道一一取先立有取者謂眼耳
等先各有人住是義不然何以故若不觀眼
等取者無體故此意如是由前立驗眼等取
先一一取者義亦不成復次汝若定執有彼
取者今當問汝為此見者即是聞者乃至受
者為見聞者乃至受者各各異耶若受先說
者是義不然如偈曰

見者即聞者 聞者即受者 一一若先有是義則不然

釋曰彼如是說則同外道此義云何外道所說彼身根處積聚法者如草土成舍而有別人於中受用如是人者不可識知謂見者等此義不然何以故彼一體故立義有過復次非第一義中彼見者體不異聞者何以故聞者故如別體聞者由相續異故見聞不同汝言體不異者此立義過復次見者欲見不觀於眼色應可得何以故不異聞者故譬言如聞

者由與聞者不異驗故不觀於眼彼色可得若其不爾見者異法此皆不成立義過故復有異僧佉言我若是一丈夫則墮餘根去過如歷諸窻牖由彼處處眼等為因起色等覺以我既不徧則有別方所若不依彼眼等諸根則見聞者等皆不得成由我徧故則不至餘根是故無過論者言汝立因者有大過失由一一根中皆先有我義不然何以故道理無有如此我故若人欲得異陰入界有一丈夫為見者等論主教彼如先觀入品遮當

如此解不復廣釋或有欲避如先過失說有取者其相云何彼謂見者聞者各各差別而是一我如此執者是亦有過如偈曰

若見聞者異 受者亦差別

釋曰如汝分別得何等過今當示汝如偈曰

見聞者不同 是我則多體

釋曰若世間物異彼物者則彼此俱有以其異故如瓶鉢等見聞者異亦復如是由見聞者異故躡嘗觸者亦各差別以是義故於一相續中有無量我而不欲爾是故第一義中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見者聞者有別相續此異不然此中說驗見者取者不異聞者以彼取者因果合有故如見者自體復次如前偈言見者聞者異此言見者為緣則聞者可得以如是義我成多體又過去時等各差別故復次此中說驗第一義中取者無體何以故以緣起故如取自體復次第一義中調達眼等不名調達取者之取何以故以眼等故譬如耶若達多眼等自體是故取者及取二皆不成以免前過故婆私弗多羅言取及取者若一若異俱不可

說是故無過論者言可說有故豈非過耶復
 次於一身根聚若果若因諸聚食者我則無
 量而不欲爾以是故我則不一此義得成以
 識別故如多相續見者不一多我得成復次
 有異人言有如是取如佛所說名色緣六入
 彼色是四大為取者取是故有實取者由六
 入具足次生受等非眼等先有彼取者因施
 設故譬如瓶等此是如來所說道理汝違此
 理是故汝先所立義破論者偈曰
 眼耳及受等 所從生諸大 於彼諸大中

取者不可得

釋曰由彼取者無實體故依第一義名色位
 中取者無體然世諦中名色為因施設取者
 是故不違阿含所說以彼眼等及大唯是聚
 故汝立取者為因此義不成有過失故如理
 諦觀彼無實體如偈曰
 眼先無取者 今後亦復無 以無取者故
 無有彼分別
 釋曰眼等諸取取者不然彼異取故如別相
 續四大取者如是驗知前不可得以實體不

附六

十五

成故譬如四大實體由第一義無故取及取者一異俱壞一異不成故彼分別滅云何滅耶以無實有故有分別滅因施設故無分別滅復次汝立有故欲令我解我於第一義中驗無體故有分別滅有既滅故無亦隨滅如婆伽婆楞伽經中偈曰
以覺觀察時 物體不可得 以無自體故
彼法不可說
如前人言有取取者彼皆不成取為因過已
如上說取及取者皆無自性故有此品以是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義故此證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中說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無見者使見者受想行識無見者使見者若色至識無見者使見者此是般若波羅蜜復次色無知者見者受想行識無知者見者若色至識無知者見者此是般若波羅蜜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

釋觀取者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六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般若燈論卷第七

例七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薪火品第十

復次前品已遮取及取者除其執見今復令解不一不異緣起法故有此品起外人言第一義中有取取者何以故由此二法互相觀故譬如火薪云何知耶如佛所說第一義中有陰等取及以取者此因成故我義得立論者言總遮起故薪火亦遮汝今未悟猶言有實如觀陰品說若離色因色不可得因亦如

此雖先已破今當復遮汝應諦聽此遮方便火薪二種欲令有者為是一耶為是異耶若爾有何過薪火一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偈曰

若火即是薪 作者作業一

例七

釋曰由彼地等譬喻無故此不相應有人言四大是新暖界是火復有人言彼諸大中暖界增起故名為火論者此中更方便說第一義中薪火二事不為一體何以故作者作業故譬如斫者所斫有異火為作者然為作業

以作者業異故薪火不為一復次若火即是薪作者作業一若定爾者汝不應言是薪是火薪外有火者一體義壞以不暖不燒火即無用法體無別故立義有過汝言薪火一者是義不然復次薪火異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如偈曰

若火異於薪 離薪應有火

釋曰以其異故譬如餘物而不欲爾此中說驗第一義中火薪不異何以故以有觀故如薪自體如是第一義中火薪不異何以故以

有觀故如火自體若言火薪別物皆有相觀一切有觀故因非一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彼一切等觀義相似亦同遮故無過若定欲得火薪異者有過失故如偈曰如是常應然 以不因薪故

釋曰不觀薪故彼應常然縱無薪時火亦不滅以其異故又乾薪投火亦無焰起義皆不然如偈曰

復無然火功 火亦無燒業

釋曰無可燒相業無體故而不欲爾何以故

幼男小女盡知有因皆欲有業故此中立驗
第一義中火薪不異何以故以有因故有起
作故有業故如薪自體廣如前說薪門亦爾
以薪為然因有起有業皆同火說是故非因
譬喻不成若汝意謂火正然時名為薪者是
亦不然如偈曰

若火正然時 汝謂為薪者 彼時唯有火
誰是可燃薪

釋曰於世諦中未然時名薪正然時名火以
薪是火緣於正然時唯說火故此起亦唯聚

唯是獨自故能為燒者照明果因故說為火
第一義中起不可得先已遮故復次若汝意
謂四大齊等火界不增說名為薪或說三大
名之為薪彼三或四是其所燒火亦如是大
聚和合故說為火如是說者今當立驗第一
義中火不燒薪何以故以其大故譬如水大
如是色故有故麤故色陰所攝故外故有生
故有因故如是因驗此應廣說如彼意謂第
一義中火能燒者是則不然復次如前偈說
彼時唯有火誰是可燃薪者唯是何義謂唯

大積聚故起別觀故於世諦中說為薪火汝
 謂於正然時說為薪等者是義不然問曰地
 等和合中有火能燒故汝立喻者此喻不成
 答曰成立相似者彼亦同破地等自相我引
 為喻汝言喻不成者我無此過以第一義中
 遮故不壞世間所解故復次鞞世師言火薪
 微塵我之一分此一分塵與後塵合此業作
 和合依止二塵彼二微塵和合起作名陀臘
 脾此言如是三塵已去漸次起已作光明故
 名為火陀臘脾如是薪塵與薪塵合彼薪火

二更互相觀以相觀故得成因果論者言彼
 亦如前偈說若火異於薪離薪應有火如是
 等執前已廣遮此中應說復次非第一義中
 火作光明何以故以其大故譬如餘大及遮
 彼起第一義中火大微塵不能起作火陀臘
 脾何以故以微塵故如餘微塵問曰汝前立
 義有何所以為起餘塵為都無起若起餘塵
 立義則壞若都不起則譬喻無體答曰汝語
 不善如先分別非我所欲後分別者譬喻亦
 成何以故如火微塵不能起火地等諸塵一

一皆爾復次第一義中彼火微塵不能起火何以故以異故譬如水如是作故壞故起故等諸因此應廣說復次僧佉人言如我立義彼薩埵明此言過羅闍此言諸觸色增時說名為火若多摸此言增時說名為薪是故定以薪為火因以薪為因故觀薪說火論者言彼亦有過以第一義中暖非火體何以故以大故如前譬遮復次偈曰

若異則不到

釋曰若火異薪者異故則不到譬如未到火

薪由作者喻火作業喻薪此二和合名為作相義正如是復次偈曰

不到故不燒 不燒故不滅 不滅住自相

釋曰由此火無因離薪得成故則住自相住自相故名之為常既無此義故知火薪不異若立異者如先已遮此應廣說如後偈曰

此物共彼物 異者則不然

外人言若異不到者得如是過如前偈言異則不到不到不燒等由異有到無如上過云何驗耶如女人丈夫異故相到世間所解無

能破者如偈曰

然異於可然 此二能相至

如女至丈夫

如丈夫至女

論者偈曰

若然異可然 此二相到者

釋曰汝意立異譬彼男女縱如是者則互不

相觀以薪火處同而起到相復是異故不相

觀者可言我得因非一向如偈曰

火薪既有異 則不互相觀

釋曰互不相觀者此義云何謂作者作業和

合則空如薪火異意不欲爾何以故彼二無

到故汝說作者作業和合相異者是義不然

執法別故立義有過何等過耶汝說異故而

能相到如男女者二不可得以異門不成故

非非一向因過但彼外人自迷於義智慧輕

薄作如是說品初成立薪火一異譬喻無故

二皆不成外人言第一義中有薪有火何以

故互相觀故此若無者彼二相觀則不得有

譬如兔角由有薪火更互相觀故得說言此

是火薪此是薪火以是義故譬喻得成論者

偈曰

若火觀於薪 若薪觀於火 何等體先成 而說相觀有

釋曰若相觀者為薪先成為火先成汝應分別如是此二無一先成別相觀者以第一義中觀不成故因義不成亦譬喻過若汝言於世諦中立此因者與義相違又無譬喻成立有過若汝意謂彼薪先成故無過者是義不然如偈曰
若火觀薪者 火成已復成 薪亦當如是

無火可得故

釋曰汝若定作如此分別者火已先成後觀薪故此義云何由薪不觀火薪先成故語意如是而不欲然此中說驗第一義中薪在火先無如此義何以故以有觀故如火自體前已廣說外人言若薪與火無一先成者今薪火相觀一時而有如牛左右角同時起故此義得成論者偈曰
若此待得成 彼亦如是待 今無一物待 云何二體成

釋曰此謂火體相彼謂薪體相外人意欲薪火俱成一有故此義不然何以故由彼自因更互相觀生不成故語義如此復次牛角喻者亦如是問彼二角中何等是左何等是右世人所解由相觀故第二得成無如此義復次如偈曰
若體待得成 不成云何待 不成而有待 此待則不然
釋曰謂彼物不成此無所待語義如是此中說驗第一義中薪不觀火何以故火體不成

故如地水等復次偈言不成而有待者外人若作如此說者有過失故云何過失偈言此待則不然以無待故如虛空華復次此待不然何以故薪體無故譬如餘物火門亦應作如是說復次觀察彼者如偈曰
無火可觀薪 薪非不觀火
釋曰薪不觀火薪體不成如此道理如先已說亦遮異體彼別相續異不成故偈曰
無薪可觀火 火非不觀薪
釋曰遮相待故及遮異體應知復次偈曰

火不餘處來 薪中亦無火

釋曰遮異體故及遮去實并薪火故或有人言無薪有火或言有待或言無待二俱不成何以故若無薪體火無所依依止無故去則不成薪中亦無火者是義云何由有起故譬

如識復次已破薪火餘亦同遮偈曰

如薪餘亦遮 去來中已說

釋曰如第一義中已去未去去時無去已燒未燒燒時無燒義亦如是以故以燒故如火自體諸如是等此中應說復次如去者不

去未去者不去離亦無去今亦第一義中燒

者不燒未燒者不燒離亦無燒如是等驗先已廣說何以故二作空故無燒者故二俱過故譬如土塊應如是說復次如偈曰

即薪非是火 異薪亦無火

釋曰遮一體故遮異體故如其次第先已解說偈曰

火亦不有薪 火中亦無薪 薪中亦無火

釋曰如有牛者如水中華如器中果彼如是故火薪不成譬喻無體如品初立義有取取

者互相觀故如火薪者此譬無故不免過失
薪火一異遮無體故由如此義根本不成如
偈曰

已遮火及薪 自取如次第 一切淨無餘

瓶衣等亦爾

釋曰云何方便遮十自取耶此中立驗第一義
中彼自取二不得一體何以故作者作業故
如斫者所斫彼自及取亦不異體何以故以
有觀故亦餘物故如取自體取門亦應如是
廣說此復云何第一義中取與自我不得異

體何以故以有觀故亦餘物故譬如自我如
是第一義中調達之取若成不成不為調達
我之所取何以故以有觀故亦以我故譬如
餘調達我復次第一義中調達之我不取調
達之取何以故以取故如耶若取如是調達
之取若成不成不觀調達我何以故以取故
如耶若取如是火薪我取次第已說一切無
餘者法喻不成故瓶衣等者彼瓶等物若果
若因總實別實應如是知云何驗耶如瓶土
二第一義中不得一體何以故作者及業故

如斫者所斫亦不異體何以故有觀故亦果
 故如土自體如遮薪火色非色法亦應類遮
 此復云何如法陀羅樹根莖枝葉與法陀羅
 樹不得一體何以故斫一枝時非斫一切故
 譬如棗樹復次第一義中法陀羅樹與法陀
 羅根莖枝葉不得異體何以故根等壞時樹
 亦壞故如根等自體復次第一義中彼經緯
 等與綃體不異何以故以有觀故此等壞時
 彼亦壞故如經自體如一體異體及一異俱
 如前過失此應廣說由如是故第一義中如

附七

九

理諦觀若一若異此體不成於世諦中自在
 說者不違世所解隨順戒定慧世諦中說世
 人執為第一義諦為遮此故如偈曰
 若計我真實 諸法各各異 應知彼說人
 不解聖教義

釋曰云何不解聖教義耶現見及驗義皆不
 成而執為實故名不解此意如是以是義故
 此品中明不一不異別緣起義開示行者是
 故得成如梵天王問經中偈曰
 離身不見法 離法不見身 不一亦不異

應當如是見

釋曰如是見者謂不見彼見如是等諸修多

羅此中應廣說

釋觀薪
火品竟

釋觀生死品第十一

復次前品已遮諸法無性空所對治自性無

故今欲令他解悟生死無自體性有此品起

外人言第一義中有是五陰何以故由婆伽

婆作別名說及為盡彼故勤方便說此若無

者如來不應作別名說亦不為盡彼故作如

是說如無第二頭不可言眼病由此有故作

別名說及為盡彼故說如是言諸比丘生死

長遠有來無際諸凡夫人不解正法不知出

要是故汝等為盡生死故應隨順行應如是

學由如是義說因有力是故當知有彼陰等

論者言汝雖引聖言而未詳聖旨是義云何

由佛世尊見諸凡夫無始已來於生死中未

起對治無對治故流轉不息從煩惱生業從

業生生由生相續感受諸苦如世庫藏佛見

此已故說是言生死長遠猶如幻焰又生死

苦種種無量如來為欲盡生死故建立衆生

於勤精進若諦觀察生死涅槃於第一義中
無毫釐差別若汝欲令第一義中生死涅槃
有差別者因義不成若世諦中分別因者譬
喻無體如佛先說生死無際者為對破彼說
無因輩明有因為初能生諸法言有起者如
來為彼一分衆生作如是說有諸外道欲求
過失問佛世尊如偈曰
生死有際不 佛言畢竟無 此生死無際
前後不可量
釋曰未起聖道對治已來由生老死相續不

息展轉為因初起無定是故無際無邊成立
世諦中說非第一義有信心人信婆伽婆不
顛倒語非不信者何以故顛倒心人說相似
驗為對彼故作如是說彼劫初衆生身根覺
聚皆由前世善不善業集因所成何以故能
為苦樂法等起因故則七如今現在身根聚等如
是不共取境因故可饒益長養故能為他作
饒益故作他顛倒因故可散壞法故為共取
境界因故如此等因立義譬喻如前廣說應
如此知外人言生死有初何以故以有邊故

法若有邊非謂無始譬如瓶等由正智起時見生死邊如我所說因有力故是故定知生死有初論者偈言

非獨於生死 初際不可得 一切法亦然 悉無有初際

釋曰瓶等無初何以故展轉因起故初既不成譬喻則壞立義過故汝言有邊爲因者義亦不然何以故虛妄分別生死有因佛不記故此義如後當說外人言若汝欲得生死無始者如是生死亦應無終何以故以無始故

譬如丈夫及彼虛空論者言汝言丈夫及餘法無起者於世諦中亦不應爾何以故法體不成譬喻無故彼稻穀等世諦門中雖復無始而見滅壞汝立難者與義相違復次有異聰慢者言汝婆伽婆無一切智何以故彼說生死無初際自欲顯已無智故譬如死屍無所覺了論者言遣執著故作如是說此義云何諸外道等分別生死謂有初際是故佛言無有初際無初際者即說生死無始云何無始以其無故如是生死無始故初際不可見

非婆伽婆於彼無智復次生死無際者此中立驗第一義中諸陰似先不如是有何以故無前際故譬如幻主作幻丈夫外人言由無分別識取彼幻主所作幻人色等為境彼諸色等於後時中亦如是有故譬喻無體論者言幻主所作幻丈夫者自無實體見亦如是由無分別識色境界中幻作丈夫自體空故譬喻得成無無體過是故汝言生死是有及為盡彼故引佛說為因者此皆不成外人言第一義中有陰相續是名生死何以故彼中

例七

十二

有故此若無者彼中亦無譬如兔角由生死中有染有淨故生死是有我所欲義既成立故汝言為因不成及違義者是則不然論者偈曰

此既無前後 彼中何可得

釋曰如彼中體不可得故語義如是譬如幻師幻作丈夫於彼相續求中體者無如此義何以故以前後不成中無體故汝喻非也如所說過今還在汝如是諦觀生死無體偈曰是故前後中 次第此不然

釋曰前中後者謂生老死外人若言生死有自體何以故生老死有故如石女無兒不可說有生老死者此執不然何以故彼石女兒生老死初中後不成故因義不成譬喻無體以第一義中一物生等自體不成故復次云何生等初中後次第不成應審觀察如偈曰若謂生是先老死是其後生則無老死不死而有生

釋曰若汝意謂生為先者應離老死獨自而生若定有物離彼生者如此物體終不可得

譬如火馬自體無起何以故馬非火故語意如此先無今起名生新新變異名老命根斷壞名死復次不死而有生者謂前世不死如是而生故然非所欲復次此中立驗老死之先不得有生何以故彼自體故譬如火在暖先復次若汝欲避如此過失作如是言先有老死後有生者是亦不然如偈曰若先有老死而後有生者未生則無因云何有老死

釋曰無法未生而有老死以依止無體故語

意如是復次此中立驗先生老死是則不然
何以故以彼為體故譬如住外人言老死隨
著生故無如是過論者偈曰
生及於老死 俱時則不然 生時即死故
二俱得無因

釋曰何故不然生時即死無如此義何以故
生無體故此義世間所無生無體者得何過
失二俱得無因過二謂老死同時故以共生
故如老死非生因今生亦非老死因是故老
死同時起者此義不然由此觀察故偈曰

若彼先後共 次第皆不然 何故生戲論
謂有生老死

釋曰以是義故第一義中不應起戲論如品
初所說以生老死為因成立生死者此義不
成以不免前所說過失如生老等約前後中
觀察不成自餘諸法皆亦類破此復云何今
當顯示如偈曰
如是諸因果 及與彼體相 受及受者等
所有一切法 不但於生死 前際不可得
如是一切法 悉亦無前際

釋曰一切法者謂能量所量智及所知得解脫者解脫行等如彼所立因果體相是皆不然其義云何今說少分謂第一義中彼稻穀等芽先不有何以故以其果故如芽自體若汝欲得因先果者是亦不然何以故第一義中因先無果以無因故僧佉人言有如是因能了彼果論者言汝謂有因能了果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彼因種種果亦別故譬如泥團作彼瓶等復次能了之物及所了物彼有別異此無別異如日寶珠燈及藥草光有差別

瓶等無別故若謂因果同時者是亦不然以第一義中稻芽二種不得同時何以故一時起故如牛二角復次垂空等相在牛體先無如此義何以故依止無體故如壁與畫如是相先有體是亦不然何以故以其體故譬如大丈夫體不在丈夫相先又如地不先堅復次體相二法同時起者是亦不然何以故同時起故譬如香味如前廣破如品初成立及與彼過所說苦空令人了達是品所明以是義故此證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中說

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不生不死如是受想行識不生不死若色受想行識無生無死是名般若波羅蜜復次極勇猛如涅槃無際一切法亦無際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

釋觀生死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七

音釋

臍力盍切 脾皆佉切 埵丁果切 遏烏葛切 闍時遮切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般若燈論卷第八

側八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苦品第十二

復次苦無自性所對治空遮定執故有此品
起外人言第一義中有是諸陰何以故由苦

故此若無者則無彼苦如第二頭陰是苦者
如經偈曰

苦集亦世間 見處及彼有

以是義故第一義中有是諸陰論者言虛妄
分別於苦不然如偈曰

有人欲得苦 自作及他作 共作無因作
彼果皆不然

釋曰第一義中種種無量如理觀察彼皆不
然云何觀察苦非自作如偈曰

苦若自作則不從緣生

釋曰由自作故則不藉因緣是故苦從緣起

即無此義而彼不然復欲得故此義云何謂

從緣起如偈曰

由現陰為因 未來陰得起

釋曰第一義中諸陰相續名調達者非調達

作何以故藉緣起故譬如一有由現陰爲因牽後陰起義正如此復次鞞世師言身等諸根覺聚雖別而我無異彼一徧住亦是作者彼作此苦故是自作若言諸行剎那剎那生滅無常者此說有過得何等過此心剎那俱生之苦不即此苦剎那心作故非自作亦非他作何以故他所作業自受果者此義不然汝意若欲令他作者則違自悉檀論者言此中立驗汝言丈夫即是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其常故譬如虛空以常驗故知非作者

丈夫作者法自體破立義過故復次若汝定謂我作此苦即不從緣起有如是過此義云何以我法中名苦爲我義意如是復次若言丈夫作業即是自作非不藉餘因緣共作後得起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由無量因共我作苦應如是知如彼乾草及牛糞等爲火作緣義意正爾復次調達之苦非調達我作何以故由苦故如耶若苦汝前說言若剎那諸行等無別作者彼業所作即是自作者今當答汝第一義中苦不可說故我無過彼世諦中

相似相續因果不別世間咸見作如是說如
言彼處燈來此菴羅樹是我所種此亦如是
後時有相與彼前思相續因果不別前有相
思此刹那作名為自作由前刹那思所積集
善不善業彼業滅時與後為因如彼燈焰前
為後因如是展轉相續乃至得果故非不作
而得亦非作已失滅若汝意謂諸行刹那先
所集業不受後果何以故以其異故如別相
續者是義不然如偈曰
處處緣起法 不即是彼緣 亦不異彼緣

不常亦不斷

釋曰我悉檀如是汝立異故為因者此義不
成何以故由先心刹那所傳來業對治未生
相續與果以功能勝異故譬如以紫鑛汁浸
摩多林伽子種之後時華中有紫鑛色不違
世諦復次說有丈夫者言一邊作業一邊受
果無如上過論者言彼一邊者不作而得此
一邊者已作失壞以作業邊永不得果有此
過失外人言我是一故無過云何知一與一
數相應故論者言我與一數相應無如此義

何以故由有故譬如一數以是義故苦非自作亦不他作此義云何如偈曰

若前陰異後 後陰異前者 此陰從彼生 可言他作苦

釋曰若人欲得他作苦者法體不成立義有過而實不然云何不然此中立驗第一義中調達後陰於先陰非他何以故調達陰故譬如後自陰體又彼苦體相續不別故立義譬喻如前應知復次執有人者說如是言他所造業自受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位差別

皆人作故名自作苦亦名他作二家所立者我無此過論者言汝但有此語是亦不然如

偈曰
若人自作苦 離苦無別人 何等是彼人 言人自作苦

釋曰何等是苦謂五陰相離彼苦陰無別人云何而言人作於苦復次若汝執言人與五陰不一不異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但於五陰施調達名無人可得以緣起故譬如瓶等如是第一義中彼人不成人既不成無作苦

者復次他人作苦是義不然如偈曰

若他人作苦 持與此人者 離苦何有他

而言他作苦

釋曰離苦無人前已遮故人有別體今證知

者以無驗故如是自作苦不可得先已立驗

曉諸未解是故偈曰

自作苦不成 何處有他作 若他人作苦

彼還是自作

釋曰無自作苦而指示言他作苦者此語不

然如別相續決定報業言他作者無如此義

是故偈言何處有他作語意如是汝言位有

差別人無異者此為妄語以是義故若自作

苦若他作者此皆不然復次異尼捷子作如

是言人自作苦故苦是自作而苦不即人名

為他作是故自作他作二門得成論者偈曰

自作苦不然

釋曰無人作苦此義如是由苦無自體人無

體故若謂苦體是人者義亦不然何以故偈

曰

苦不還作苦

釋曰如先偈言苦若自作者則不從緣起此之二句如彼已遮語意如是復次若苦還作苦者即是果還作果又苦自起不待因緣此之二種世所不見汝前說言苦不即人此人作苦名他作者此說不善如偈曰

例八

五

若他作苦者

釋曰外人意欲以人為他此人無體不能作苦何故不作以其空故空則無物云何起作無起有體者智人所不欲是故偈曰
無他誰作苦

釋曰無此他義語意如是以是義故自作他作此皆不然俱作者言二作苦故為過無遮此故阿闍黎偈曰

若一一作成 可言二作苦

釋曰一一不作如先已遮苦非自作亦非他作是故汝言二作苦者此義不然亦不無因何以故此無因執如無起品已遮此中偈曰
自他二不作 無因何有苦

釋曰此品前來所說遮苦若無因者則亦無苦無因有苦無如是義由第一義中苦不可

得語意如此如是種種觀察彼苦無體外人
品初言有諸陰以苦故為因者第一義中此
執不成如偈曰

不獨觀於苦 四種義不成 外所有諸法
四種亦皆無

釋曰如前所說道理彼外色等觀察亦無此
義云何色不自作何以故若有若無因不然
故如前已說又從緣起故如芽自體不名自
作若言從諸大作名他作者是義不然云何
不然諸大於色不名為他何以故以其外故

如色自體又遮實有故色無自體他義不成
亦非共作以一一不成故亦不無因何以故
此無因執前已遮故如是聲等亦應類破是
故品初說因由苦故者有過失故此義不成
今此品中為欲顯示苦是空義是故得成如
般若波羅蜜經中說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
男子色非苦非樂如是受想行識非苦非樂
若色受想行識非苦非樂是名般若波羅蜜
又如梵王問經中說云何名聖諦若苦若集
若滅若道不名聖諦彼苦等不起乃名聖諦

如是等復次聲聞乘中婆伽婆說有比丘問
佛言瞿曇苦自作耶佛言不他作耶佛言不
俱作耶佛言不無因作耶佛言不如是等諸
修多羅此中應廣說

釋觀苦
品竟

釋觀行品第十三

復次為令他解一切諸行種種差別皆無自
性有此品起此中外人引經立義如偈曰

婆伽婆說彼 虛妄劫奪法

釋曰云何知彼諸行等法是虛妄耶彼諸行
等自體無故誑凡夫故邪智分別謂為可得

故是虛妄又能為彼第一義諦境界念等妄
失因故是虛妄法婆伽婆說者謂於諸經中
告諸比丘作如是說彼虛妄劫奪法者謂一
切有為法最上實者謂涅槃真法如是諸行
是劫奪法是滅壞法聲聞法中作如是說大
乘經中亦作是說諸有為法皆是虛妄諸無
為法皆非虛妄此二阿舍皆明諸行是虛妄
法此義得成論者言此中立驗第一義中內
諸法空何以故劫奪法故如幻化人外人言
立義出因無差別故汝言第一義中諸法空

者是無所有劫奪法者亦無所有出因闕故
立義不成有過失故論者偈曰

若妄奪法無 有何名劫奪

釋曰汝謂立義出因皆無所有若爾此既是
無竟有何物可名劫奪以無體故譬如兔角
是故虛妄劫奪此之二語非是無義復有何
義分別境界彼自體空是虛妄義不如實有
喻若光影是劫奪義因與立義此二不同是
故我無立義闕因過失無二過故所欲義成
復次劫奪語者佛婆伽婆拔煩惱障及智障

根永盡無餘故作此說如偈曰

婆伽婆說此 為顯示空義

釋曰劫奪語者與空無別體如言彼處有煙
此說彼處有火外人言虛妄語者非是無義
此有何義謂如來不說諸法無我若爾云何
說虛妄語如偈曰

見法變異故 諸法無自體

釋曰此偈說何義謂見諸法變異故知諸法
無體云何無體以非常住故婆伽婆說虛妄
語者道理如是又如偈曰

有體非無體

釋曰云何名有自體有故如汝道理者諸法則無體而此不然偈曰

由諸法空故

釋曰諸法無我我所故汝義如是是故應言

諸法有體若不如此者偈曰

自體若非有 何法為變異

釋曰現見此體有變異故是故定知有變異法此中立驗第一義中諸法有體何以故體變異故此若無體則無變異如石女兒由有

體變異謂內入等是故第一義中法有自體論者偈曰

若法有自體 云何有變異

釋曰法有自體而變異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自體者不可壞故而今現見彼體變異是故當知彼變異體與無自體不得相離汝所立因則自相違有人言虛妄法義者謂不如實見法無自體者此謂說無我義何以故言自體者即是我名見法變異者此謂諸法轉變滅壞是故虛妄語者與其無我不得相離

此虛妄語即說無我非謂說空是故聖道未起我見山未崩內外諸法我及我所光影顯現聖道起時於此諸法不復分別我及我所若言諸法無自體者如外道所執我此我無體成立此義者則成我所成如是因者成立無我不成立空及無自體論者言汝等分別法無體者謂如兔角無體如是故生怖畏譬如小兒夜見自影謂是非人失聲驚怖汝亦如是如汝所言外道執我立此無我則成我所成者汝今諦聽若以虛妄之言為成立無

我及外道執我亦無自體作此解者如是如是我今成立法空為因開示汝者此亦成立人無我義何以故此人無我與彼法空不相離故如是此因令人信解如立義者聲是無常云何出因謂彼作故言作故者苦空無我亦得成立如是成立虛妄法者無其自體即亦成立人無我義以不相離故如外人言虛妄義者此明諸法自體不住今答此義若法可取者偈曰
彼體不變異 餘亦不變異 如少不作老

老亦不作少

釋曰此二譬喻如數次第相似相對此中立
 驗法住自體變異者不然何以故不捨自體
 故譬如少老若言彼前刹那異相老住名變
 異者此亦不然何以故異相已去故譬如老
 若外人言如乳不捨自體而轉成酪以是義
 故因非一向者是義不然今當問汝何者是
 酪彼言乳是若乳是酪不捨自體云何分別
 此名為酪若定分別者偈曰
 若此體即異乳應即是酪

釋曰由乳不捨色味力用利益等故乳不為
 酪異亦不然何以故如偈曰

異乳有何物 能生於彼酪

釋曰無酪可起故餘體亦無變異汝言因非
 一向者是義不然有異人言我亦不說乳不

生酪酪相異乳然以和合自在力故乳生於

酪論者言汝言和合自在力者此乳為捨自

體能生於酪為不捨自體而生酪耶若爾有

何過若捨自體則不得言乳生於酪若不捨

自體此則相違云何相違若是乳者云何名

酪若是酪者云何是乳於彼世間悉如是解
若有人言乳不生酪但變為酪如此義者亦
同前遮如是觀察第一義中諸法異者此皆
不成汝言諸法有體以此為因者此因不成
外人言第一義中諸法不空何以故此相違
法有故如顛倒智及不顛倒智此若無者則
無違法如虛空華由違不空故有空法以是
義故如所說因諸法不空論者言若第一義
中有陰等者除此有物立於空法而第一義
中實無一法是不空者如偈曰

若一法不空 觀此故有空 無一法不空
何處空可得

釋曰空不空者於世諦中依止法體如是分
別此義云何如有舍宅有人住故名舍不空
人不住故則名舍空今第一義中無一法不
空何處得有空法可得如汝向言有相違法
分別為因者此因不成但為遮執著故假言
空耳復次十七地論者言如所分別自體無
故分別體空此諸法空真實是有云何真實
不觀作者故論者言汝此見者名著空見外

人言何故名我以為著空論者言由一切法無體故空空非實法不應執著為遮此故如前偈中若有一法是不空者此是有分別智境界此是無分別智境界若有一物是空此名空智境界而無此物以無一物是不空者此謂一切法皆空是故偈言何處空可得復次無一法不空者此言何謂不空見者空火所燒分別空者此亦燒故是故偈言何處空可得復次行二行者作此分別如幻馬等無體故空如實馬等有體不空此覺差別無二

行者以無分別行般若波羅蜜時第一義諦境界真實觀一切法猶如虛空一相無相見無所見偈言無一法不空何處空可得以是義故彼因不成外人言縱令不成及與相違汝一切時恒遮於空我意亦爾以是義故所欲得成論者言非空智起諸法乃空法體自空智了空故如燈照知無瓶非作何以故彼瓶無體不可令有故是故汝說不善思量復有人言汝說空者與他作過而依止空見空無力復言無空是故汝等所欲義破亦違自

悉檀云何自違如梵天王問經偈曰

若有解空者 皆是見法性

又如楞伽經偈曰

若離於和合 無有如是體 是故空無起

我說無自性

附八

如是違汝阿含論者言汝不聞耶如金剛般

十二

若波羅蜜經中說解我法門如棧喻者是法

尚應捨何況於非法又如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中說不觀色空不觀色不空此謂空見亦

是執著故須遮止若復有作不空分別者此

亦應捨以此二執大過失故非捨空者有過

如是種種諸見過患壞亂於心如來為彼未

離苦衆生斷苦種子故起第一大悲如偈言

如來說空法 為出離諸見

釋曰見謂身見等空謂對治內入空等若有

衆生善根未熟未得無生深法忍者不解正

道如偈曰

諸有見空者

釋曰云何名見空者謂執著於空言有此空

此執著空有何過失如偈曰

此執著空有何過失如偈曰

說彼不可治

釋曰如來說彼空見衆生不可療治此義云何如服下藥動作諸病而復不泄反成重病如是說空法為捨諸惡見若還執空者說彼不可治以是義故捨空無過又如有人車沒泥中為出車故語異人言與無所有則八為我出車而彼異人為出車已從其車主索無所有田彼不解此語意故為諸智人之所輕笑是故汝等不應執空以之為有以是義故彼因不成過不離汝由汝所說因義不成我立自

因無前過失及有力故云何有力說諸行空令人信解品義如此是故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中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彼一切法從顛倒起不實無所有虛妄不如實極勇猛若有人行一法者此顛倒行不如實行又如梵王所問經說世間愚人執著諸諦此法非實亦非虛妄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釋觀行品竟

釋觀合品第十四

復次為令信解空所對治諸有合法皆無自

性有此品起外人言汝說一切法自性皆空如是說者違正道理何等道理如佛所說有根塵識三種和合名之為觸以是義故汝先所說則為相違如我所立第一義中諸法有體何以故以此為因說名為合故此若無者如來不說此因名合譬如不因龜毛說為衣服由佛說有貪瞋癡等如是三結名之為合由我說因符正道理是故諸法非無自體論者言汝雖有此說義則不然如偈曰
見可見見者 此三各異方 二二互相望

一切皆不合

釋曰見與可見及彼見者二二相望更互不合又一切不合由如是故偈曰

應知染染者 及彼所染法 餘煩惱餘入三種皆無合

釋曰染謂欲相煩惱者謂能染汙眾生相續十四

故說染等為煩惱餘謂瞋等此亦三種謂瞋瞋者及所瞋等餘入者眼前已說此中餘者謂耳鼻舌身意云何名入謂心心數法所起處門故名為入此亦三種謂聞可聞聞者乃

至知可知者彼染煩惱等及以餘入二二
相望更互不合又一切不合如可見等無合
應知今為令他解無疑故偈曰

異共異有合 此異不可得 及諸可見等
異相皆不合

釋曰可見等者謂見可見見者如是染染者
可染皆不相合此中說驗第一義中見者不
與可見及見相合何以故彼不異故若物不
異者終不相合譬如自體有人言異共異合
者此中染等相續若在別處則不相合由彼

別處又別相續無間隨轉故名為和合此因
得成論者言若可見等先在別處後在一處
名為合者此因不成亦無驗故汝語不善彼
如是故偈曰

非獨可見等 異相不可得 及餘一切法
異亦不可得

釋曰如前所說道理彼聞可聞聞者瞋可瞋
瞋者等皆無合義外人言汝言我及可見眼
等無異者此義不成因不成故論者言非因
不成何以故如偈曰

異與異為緣

釋曰待異故名為異偈曰

離異無有異

釋曰以種為緣起者待此種子故名芽為異偈曰

若從緣起者 此不異彼緣

釋曰非第一義中可見異眼何以故差別語有觀故譬如可見自體若法從緣起者不異彼緣若言異者應離此種芽從餘出如火不觀異體自性是暖如是見者不觀可見聞者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不觀可聞染者不觀染如如火不待於冷而自體是暖者此異不成何以故於世諦中無此義故外人言見者與眼等異不須相觀何以故以相別故譬如牛馬此中境界顯現者名為識相此是見者此見者所有行聚眼識所依清淨色以為境此名為眼形色及顯色此名可見如我所說因有力故見者眼等異義得成論者言此語不然第一義中牛馬二體不可得故復有人言想差別故果因別故見者眼等異義成者還同前答復次鞞世師

第一〇一册

人言有異法體與物和合故論者言若汝欲
 令有異法體與物合者亦應無第二物自然
 有異以彼立異有別體故此中作驗無有異
 法與物和合何以故物體故譬如未有言說
 已前物體復次第一義中異無自體何以故
 由總別故譬如色體復次第一義中異非起
 說及覺智因何以故由是差別覺智言說因
 故譬如色體復次此異為在異中為在不異
 中此有何過若在異中者如偈曰
 異中無有異

釋曰若彼異法先已是異而言此異向彼異
 中是則無義異法空故鞞世師所立異義不
 成若於不異中有者此亦不然如偈曰
 不異中亦無
 釋曰此謂自體而有異過如彼所說因義破
 故異法不成外人言一異者是二邊汝今遮
 異異法則無此異若無應受不異是故汝得
 違悉檀過論者言如異法無已令他解不異
 無者如偈曰
 由無異法故 不異法亦無

釋曰觀異故有不異已遮異故不異亦無云
何遮今說驗第一義中見者可見不得為異
何以故差別言語觀故譬如可見自體如是
有故果故因故疑智境界故是等諸因此應
廣說彼如是一異俱遮由一等不成故如偈

懶个

十七

曰

一法則不合 異法亦不合

若有人言有如是染與染者合何以故由合
時故如水乳二復次第一義中有染者合何
以故差別言說觀故譬如食者與食相合論

者偈曰

合時及已合 合者亦皆無

釋曰如前所說方便異法相合無如是義由
彼外人品初說因已與其過為令他解合無
自體是品中義是故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
中說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不合不
散如是受想行識不合不散若色至識不合
不散此是般若波羅蜜如是等諸修多羅此
中應廣說

釋觀合
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八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音釋

鑽古猛切
 與同切
 林皮變切
 棧齊起切
 與同切
 療力照切
 泄治也切

私列切
 猶也切

般若燈論卷第九

側九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有無品第十五

復次空所對治若有若無為令他解緣起諸法不斷不常故有此品起外人言汝說諸法無自體者是義不然何以故違汝自言亦立義過故云何違言如有人說我母是石女我父修梵行他人難曰若汝父母審如是者云何有汝汝若從生則石女梵行義皆不立汝亦如是若無自體云何名諸法既云諸法云

何無自體故是違言亦立義過論者言汝謂諸法有自體者第一義中如何等物以無譬故汝語非也復次若我先於第一義中忍有諸法後立無者可違自言而實不爾故不違又世諦中安立諸法如幻等者我所不遮無立義過或有聰明邪慢者言何等諸法無自體者如虛妄分別諸法有體汝言此法無自體者此則成我所成若此諸法從因緣起而汝意欲此無體者則違現見及與世間所解相違論者言於真實中無分別識緣色

側九

起者不可得故此物有故者如前已遮世諦
 所說者我不遮故不違現見及世間所解是
 故汝所說者義則不然復次第一義中若有
 一法有自體者則無起義如偈曰
 法若有自性 從緣起不然

釋曰若謂諸法有自性者得如是過若汝定
 謂見法有起不能破我者此中應問汝言見
 法有起者是依他因緣耶如偈曰
 若從因緣起 自性是作法
 釋曰若是作法者此則無自體因緣相云何

若法不共無間自分生唯一能起自果者此
 是因相翻此名緣云何名作若法有自體者
 則不須作然今有作故知無體此中立驗第
 一義中內入無體何以故因緣起故譬如幻
 師幻作牛等法若有自體則不從因緣起復
 次有人不解此中譬喻作如是言幻呪藥力
 泥草木等是有非無由此有故彼象馬等形
 像顯現以是義故汝譬喻中無成立法論者
 言汝不善說我引喻者以象馬等無體為喻
 不取草木有體為喻復次若謂草木地等有

起有實者前已遮故有人言所有諸法從緣生者皆有自體如虛空等不從緣起而是有法汝所出因此非一向論者言汝不善說因緣生法如幻夢焰世諦中有非第一義此義云何如偈曰

若有自性者 云何當可作

釋曰若是作法者不離無自性由所對治自體無故是故出因非非一向於世諦中虛空等者亦是無生猶如兔角豈是有耶諸有爲法皆無自性前已觀察今復立驗

第一義中諸法無體何以故由作故又是差別言說觀故如幻人等若是一物有自性者則與上相違復次此中外人立驗第一義中彼內入等皆有自體何以故由起自他差別言說因故譬如因長有短長爲短因今言自

測九

三

者與他差別言說爲因論者言諸法無體先已立驗由汝執故今當復說如偈曰

法既無自性 云何有他性

釋曰若法有自性者觀自性故得說他性自性既無觀何說他汝言自性與他爲因者此

因不成及違義故又第一義中短長無故譬
喻不成外人言第一義中眼等有體何以故
由體故譬如火暖論者言火無自體如觀陰
品已破有及起滅第一義中亦前已遮火不
成故譬喻無體又如偈曰

自他性已遣 何處復有法

釋曰體義已遮故諸法無性由法無故因義
不成語意如是外人偈曰

若人見自他 及有體無體 彼則不能見
如來真實法

如汝所言自他性已遣何處復有法如偈所
說此語則違復次有如是體由相違故如烏
角鷄論者言第一義中已遮起故如偈曰
有體既不立 無法云何成

釋曰為遮有執是故言無無更無體雖不言
無無非我欲何以故以無別法可執取故是
故亦非因義不成復次偈曰

此法體異故 世人名無體

釋曰法無體故名之為無更無一法名為無
體是故汝立因義不成及違義故云何違義

汝立相違法為因由相違破故所立有法此亦不成故是相違又第一義中烏鷄無體故譬喻不成由此觀察自他無體三皆不成菩薩摩訶薩以無著慧不見諸法若自若他及有無等云何不見以昇無分別智車故復次諸淺智人前世未起深大法忍於彼自他則九無等法言說熏習故覆障實慧如前偈言若人見自他及有體無體彼則不能見如來真實法此義云何見自他等違正道理及阿含故偈意如是違道理者如先已說違阿含者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汝今當聽如偈曰
佛能如實觀 不著有無法 教授迦旃延
令離有無二
釋曰云何教授如佛告迦旃延世間多有依止二邊謂若有若無有深智者不著有無如是等又如佛告阿難若言有者是執常邊若言無者是執斷邊復次或有人言若第一義中諸法悉無者云何得有見諦法由世諦中法從緣起故以智觀察從緣起法無自無他無有無無遮如是見名為見諦云何見諦此

第一〇一册

緣起法是見實因故何人見實謂諸佛子得緣起智日光所照以此爲因故論者言怖畏空者作如是說猶如世人怖畏虛空執著有對實物依止故生心欲得遠離虛空遠離空者由彼依止自他等見如偈言若人見自他五及有體無體彼則不能見如來真實法此義云何如是見者名爲邪見是故佛教迦旃延中若有若無二邊俱遮是正道理由此道理不應見彼自他等法此復云何如偈曰法若有自體 則不得言無

釋曰先未起時及後壞時皆無體故又若諸法有自性者偈曰法有自性者 後異則不然釋曰如火以暖爲相後時冷者不然爲此故說不相似喻如法是常而是起作者義則不然此中立驗如證得實法內入等體則不顯現何以故由內入等後時異故如水得火故暖非暖爲水自性復次經部師言如我阿舍木中有種種界由如是義水亦有暖汝云暖非水自性者此譬不成論者言彼阿舍中作

此說者謂有比丘獲得神通及心自在隨其所緣草木等物欲變爲金若水火等如意則成故言木中有種種界種種界者此謂木中有多界功能若彼物中有功能者彼物功能非彼物體若諸功能是彼體者如地大中有四功能亦應具以濕暖動等爲地大體不唯取堅復次毗婆沙師言世位雖別而體有不異應如是知何以故由是識境界故如現在者以是義故汝先出因言體異者非我所受若汝欲不異者則自義不成論者言第一義

中現在物者有亦不成汝喻非也若謂有法經歷於世及諸位中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已遮起故復次於去來中無現在法非現在故如虛空華又世諦中過去未來體亦不成若僧法人作如是言汝先出因言異體者此義不然何以故我立諸法有二種義一爲覆蔽二入自性藏中爲成此義更須立驗定有如是而不滅諸法何以故由覆蔽故譬如日焰翳彼星光又是識境界故時節說故如現在世是故汝立因義不成應如是答現在物者第

一義中有亦不成何以故無譬喻故汝立覆
 蔽以為因者義亦不成此中應說云何驗耶
 彼未了者終是不了何以故以不了故如虛
 空華復次不入自性藏者終無入義何以故
 以不入故譬如思又如自性藏由此執法有
 過失故如偈
 若有是自性 則不得言無 自性有異者
 畢竟不應然
 釋曰由是自性不變異故譬喻則無若是無
 法則無變異如石女兒從小至大以此變異

令人信者終不可得如偈曰
 若無自性者 云何而可異
 釋曰二邊有過智者不受外人言汝說自性
 有體無體皆無變異意欲爾耶是故汝先所
 立義破因亦不成云何不成若有自性而變
 異者此不然故論者言此說不然何以故我
 言無者明自性空非欲說有彼自性法如偈
 曰
 實無有一法 自性可得者
 釋曰有自性者不然而汝為彼煩惱習氣自

在力故作此分別如先偈說若無自性者云何而可異此變異過如先已說遮止二邊及成立者皆是世諦非第一義是故我先立義不破於世諦中有變異故亦非所出因義不成復次鞞世師言第一義中眼等諸入定有自體何以故此等能為有覺因故譬如涅槃論者言汝說有覺因者此因不成何以故如焰中水亦為覺因是故因非一向今當更說如偈曰

有者是常執 無者是斷見 是故有智者

不應依有無

釋曰彼斷常執有何過失法若常者樂應常樂苦應常苦亦無厭苦求樂起於聖道先已有者不須因故法若斷者則無染淨及苦樂等雖復受持禁戒空無果故是皆不然有無俱者名為惡見由此惡見能閉天人趣涅槃門是故欲出生死曠野者欲共諸天姝女遊戲受樂者欲斷一切受樂欲受一切戲論息樂者不應依止有無二見何以故依止彼者得斷常過故云何二見是斷常過如偈曰

若法有自性 非無即是常 先有而今無 此即是斷過

釋曰由如是等斷常過故說中道者應正思惟依世諦故色等法起是有覺因色若未起及已滅者是無覺因第一義中覺自體空以無起故非是有見如幻所作故不著無見由如是故不墮二邊此中為遮諸法自性令人信解從緣起法不斷不常品義如此是故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中佛告極勇猛菩薩言善男子色不斷不常如是受想行識不斷不

常若色至識不斷不常此是般若波羅蜜又如月燈三昧經偈曰

有無是二邊 淨不淨亦爾 是故有智者 離邊不住中

如是等諸修多羅此中應廣說釋迦有無品竟

釋觀縛解品第十六

復次已遮有無離斷常過此中為明空所對治繫縛解脫無自性義此品次生有人言第一義中諸內入等定有自體何以故由彼入等有縛解故此若無者則無縛解如石女兒

不可言說是故定知第一義中諸入有體論者言諸行相續如幻焰夢而彼無智極盲暗者無始已來為我所執之所吞食貪等煩惱桎械所拘是故如來為令出離生死因圖愛見關鑰故於世諦中假名相說正智起時例九於彼極重貪等結使得遠離故名為解脫非第一義作此施設何以故第一義中有縛解者義不然故如來所說有生死者但假施設而無於中實流轉者涅槃亦爾但假施設而無於中般涅槃者見是經故阿闍黎言若定

分別有縛解者今此繫縛為是諸行為是眾生若是諸行者為是常耶是無常乎二皆不然何以故若是常者如偈曰
若諸行是常 彼則無流轉
釋曰諸行是常令人信者驗則無體若立常者則無縛無解縛解無故法體顛倒立義有咎復次諸行是常無流轉者是義云何諸趣往來先後相續名為生死若是常者諸行則無先後差別而言流轉者義則不然復次鞞世師及自部人言若諸行常則無起滅先後

差別無流轉者今諸行無常應有流轉此亦不然何以故如偈曰

無常無流轉

釋曰若無常者滅不復起是故諸行五種往來者是則不然復次無常不流轉者如外諸行此中立驗第一義中內諸行等流轉者不然何以故由無常故如外瓶等如諸行二種若常若無常流轉者俱不然若汝分別有衆生流轉者亦如前答爲此衆生常而流轉爲無常流轉若俱立者亦如先說過是義云何

衆生常者則無流轉何以故不變異故亦無先後差別故衆生無常亦無流轉何以故彼已滅者無起法故如偈曰

衆生亦同過

釋曰是故衆生若常無常有流轉者亦如前所立諸行驗過復次佛法中人欲令諸行及人是無常者作如是言未起對治道者前滅諸行以此爲因後起諸行相續爲果衆生亦然如是諸行流轉義成故我無過論者言彼語不善已滅諸行及與衆生爲後刹那作其

緣者如先次第緣中已遮立義及譬有過失
故此亦如是故我無咎復次路伽耶陀者言
汝說諸行若常無常皆無流轉者此成我義
云何知耶如我論中偈曰

舍摩唯眼見 一種名丈夫 多聞說後世

如人言獸跡 汝今極端正 恣食任所之
過去業皆無 此身唯行聚 死者竟不還

此事汝應信

是故當知無一人從此世至後世亦無人從
後世來入胎若有人言此胎已前更有前世

云何驗知謂此入胎初覺次前滅心為次第
緣何以故由覺故如後起覺此譬不然何以
故唯有一覺故由此一覺乃至未終常如是
住故無先世復次亦無後世以何道理作是
說耶如調達命終心不作後世初入胎心何
以故命終心故如阿羅漢命終之心論者言
諸行流轉者世諦中不遮諸行是常計流轉
者此亦俱遮故非成汝所成復次調達色覺
與調達聲覺此非不異何以故境界別故譬
如他人身相續覺由如是驗有譬喻故非世

眼人見毛輪等復次偈曰

若從取至取 則招無有過 無取復無有

其誰當往來

釋曰若從此取向後取者取體則空本由取

故施設於有取體既空有無所寄無取無有

則無質礙無質礙故無可流轉而汝定謂有

往來者是則不然外人言我中有中有取陰

故取義得成無前過失異部破言汝捨中有

趣生有時此二中間無取無有如前過失汝

不得離復次經部等人言汝此言者不解我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義何以故此捨及取先後刹那同一時故而
言無取無有者是義不然如汝前言五求盡
無誰流轉者今當答汝有如是人何以故向
後取住故此若無者不可說向後取中住如
石女兒由有此人從於前取向後取住云何
驗知如佛言曰我於往昔作頂生王及善見
王故知有人從此至彼論者言如先偈說若
從取至取則招無有過此義云何初有之取
不作後有依止之因何以故離有自性有無
體故譬如調達從此一房到彼一房如汝所

言有彼諸取能成人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由取故如餘人取是故偈言無取復無有其誰當往來如是諸行及以衆生第一義中有流

轉者是皆不然復次執有解脫者亦應觀察

此解脫者為是諸行為是衆生為當是人若

言諸行得解脫者今此諸行為是常耶是無

常乎若汝欲令第一義中諸行常者是則不

然如偈曰

諸行涅槃者 是事終不然

釋曰第一義中以無起故諸行常者於世諦

中亦不成故若第一義中諸行無常得涅槃者是亦不然何以故由無常故如外地等若謂衆生得解脫者是亦不然如偈曰

衆生涅槃者 是事亦不然

釋曰若常無常若有分別若無分別得涅槃

者是皆不然云何衆生是常不得涅槃無視

聽等諸根具故譬如虛空若非質礙又無視

聽而是有者世所不信如石女兒若謂無常

得涅槃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若無常者無解

脫義如外地等已驗無常不得解脫外人所

立法體差別得解脫者是皆不成立義過故
復次婆私弗多羅言如我立義言有人者不
可說常亦非無常由如是故解脫義成無如
上過論者言汝謂第一義中人是實有不可
說常及以無常得解脫者是亦不然何以故
藉因施設故譬如瓶等如是則破若實法者
亦是無常譬如色等由此驗故汝立實人者
則為可說體是無常汝言法體差別不可說
者此言則壞立義過故復次無餘涅槃一刹
那時人若有體即是常過人若無體即是斷

過若言無餘涅槃彼刹那時不可說人有體
無體者此則與我中論義同如經偈說
解脫若有我 有我即是常 解脫若無我
無我即無常

復次此中立驗第一義中緣人之覺無實境
界何以故由覺故譬如緣瓶等覺由驗彼人
無一物故第一義中則無解脫若汝定言人
是實法何以故由可識故譬如色等者此義
不然無常等物同是可識無別體故如兔角
等因非一向復次自部人言由因緣故展轉

相續諸行增長若與貪等煩惱共起障礙善趣貪等有故縛義得成若被縛者聽聞正法正念思惟發生明慧除無智暗得離貪等名爲解脫以是義故縛脫得成汝云何言無縛無解論者偈曰

諸行生滅相 不縛亦不解 衆生如前說
不縛亦不解

釋曰如先已說諸行是常諸行無常皆無流轉如外地等今亦如是諸行衆生若常無常有縛解者此皆不然如外地等是故諸部如

所分別第一義中一切諸行流轉涅槃者此皆不然其執云何彼謂諸行新新滅壞或初如是佳乃至後時方有壞者或謂不可說常及無常者此諸行等皆無流轉及般涅槃何以故是起滅故譬如瓶等如先偈言諸行起滅者不縛亦不解衆生如前說不縛亦不解諸行無住何以故刹那刹那別時而起此相住中有縛解者此義不然如前已說汝言諸行與貪俱起者此已滅故性滅之法得解脫者是則不然未來當起諸行刹那得解脫者

則九

十五

此亦不然以相違故偈言諸行起滅者無縛
解故復次阿毗曇人言如我俱舍論偈曰無
學心生時諸障得解脫汝云何言都無縛解
論者言彼生時者若有染汙若無染汙俱無
解脫有過失故不可說者彼染汙時亦如上
生時若有染汙若無染汙俱無解脫不可說
故復次經部人言相續道中有縛解故無過
論者言彼相續者無實體故相續道中若有
染汙若無染汙亦無解脫如前已破於世諦
中縛解成故無斷滅過若執衆生有縛解者

今答此義如前偈說衆生無體故縛解法亦
無又如偈說諸行常無常皆無縛無解衆生
常無常亦無縛無解此意正爾復有人言有
彼衆生沒在諸取故名爲縛此縛息故名得
解脫然此衆生常以無常皆不可說先言諸
行若常無常皆有過者我無此答論者偈曰
若爲諸取縛 縛者無解脫
釋曰因諸取故說爲取者此人正爲諸取縛
故名解脫者義則不然縛解二法性相違故
復次第一義中調達之取此取不作彼調達

者何以故由取故如耶若取若定如此先無其取而有彼者義則不然如偈曰

無取故無縛 何位人可縛

釋曰若離取位無別人位以是義故無人可縛偈意如此復有人言定有衆生是其可縛

何以故由有縛故如有^樹杻械枷鎖等具幽禁

彼人由此諸取為能縛故知有衆生是其可縛論者偈曰

若縛者先縛 可言縛能縛 而先實無縛

去來中已遮

釋曰汝謂先有縛具故有可縛衆生而縛者之先實無縛具云何驗耶由調達無縛何以故以同時故如調達體復次已縛者不縛何以故已被縛故已被縛者不復更縛如不解脫未縛者亦不縛何以故以無縛故如解脫者縛時亦不縛何以故彼縛時者一分已縛一分未縛有二過故復次不可說者亦無縛義何以故不可說故如解脫時是已脫者此則不然復次去來品中已廣分別已去未去及以去時有初發者三皆不然此亦如是已

及以去時有初發者三皆不然此亦如是已

及以去時有初發者三皆不然此亦如是已

縛未縛及以縛時有縛初起者三皆不然云
何不然彼已縛者有反縛初起義則不然何
以故由已縛故譬如久已縛者彼未縛者有
縛初起是亦不然何以故由未縛故譬如久
解脫者若謂縛時有縛初起者是亦不然何
以故二俱過故及不可說故如解脫時問曰
我意定謂有如是縛何以故有相違故譬如
智慧對治無知縛對治者所謂解脫由解脫
故縛則非無答曰若汝定謂有解脫者為已
縛者為未縛者為正縛時有解脫耶三皆不

附九

十七

然如偈曰

縛者則無脫

釋曰縛對治道未起之時此名為縛不得名

脫何以故無對治故如具縛者偈曰

未縛者無脫

釋曰由縛空故縛空者於世諦中縛無體故

如久解脫者若解脫時名解脫者誰是脫時

汝應定說若已縛者名為脫時是亦不然偈

曰

縛時有脫者 縛脫則一時

釋曰縛脫同時不欲如此是故彼人復欲取
 縛復欲取解若如此者有縛解過不能避故
 由如是故第一義中有解脫者此義不然如
 汝上言有相違故及對治者此因譬喻二皆
 不成立義有過外人言第一義中解脫是有
 何以故求解脫者有希望故果若無者終不
 為彼起希望心譬如屯度婆蛇頂珠由定有
 故求解脫者起希望心如偈曰
 我滅無諸取 我當得涅槃
 釋曰云何當知有涅槃耶譬如薪上火滅是

故定有涅槃可得論者言汝謂我滅無諸取
 我當得涅槃者此執不然如偈曰
 受如是執者 此執為不善
 釋曰若起如是緣取我當得涅槃者此非善
 執何以故此不善執障解脫故偈意正爾復
 次取無自體而計取為境緣此所起邪分別十八
 智名不善執是故汝言求解脫者有希望故
 以此為因者此因不成如是諦觀諸行衆生
 及彼人等有縛脫者此皆不然如阿闍黎教
 諸學者說此偈曰

不應捨生死 不應立涅槃 生死及涅槃
無二無分別

釋曰第一義中生死涅槃一相無差別如虛
空相故無分別智境故不集不散非實法故
是故不應作是分別捨離生死安置涅槃若
立若謗者皆分別智自在可得物境界故若
是可得物境界者此等皆是集散法故復次
或有衆生堪以涅槃而教化者誘引彼故說
有涅槃云何安立但於未來不善諸行分別
不起煩惱息相是則名為寂滅涅槃故名安

立又為令彼厭離生死作如是言生死苦多
汝應捨離何以故諸行展轉從緣起者自體
無實如幻夢焰即說此等名為生死捨離此
故名為涅槃世諦門中作如是說非第一義
何以故第一義中諸行空故煩惱息相名涅
槃者此等亦無不應置立別有涅槃由彼諸
行自體無起本來寂滅如涅槃故而欲安立
為涅槃者此義不然捨生死者亦不應爾如
前偈言不應捨生死不應立涅槃生死及涅
槃無二無分別應如是解生死涅槃第一義

中無差別故若謂此二境界差別由境別故
 慧亦別者二俱不然如彼外人品初所說第
 一義中有是生死有縛解故以為因者此義
 不成由彼說驗成立法者論者前來已與彼
 過令他解悟生死涅槃空無所有是此品義
 是故得成如般若波羅蜜經中佛告極勇猛
 菩薩言善男子色無縛無脫受想行識無縛
 無脫若色至識無縛無脫是名般若波羅蜜
 又如梵王所問經說佛言梵王我不得生死
 不得涅槃何以故言生死者但是如來假施

設故而無一人於中流轉說涅槃者亦假施
 設而無一人般涅槃者如是等諸修多羅此
 中應廣說釋觀縛
解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九

音釋

鷄尺脂切 杻杻救九切 圉圉虛切
怪鳥也 杻杻救九切 圉圉虛切
圓偶許切 鈞鈞下切 圉圉虛切
圓狀名 鈞鈞下切 圉圉虛切

般若燈論卷第十

例十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業品第十七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令解業果無自體義故說阿毗曇人言彼於前品中說諸行流轉衆生及人等亦皆流轉者不然而彼驗中立義言諸行若常若無常者是斷常過故有流轉者不然而說諸行畢竟無有流轉彼先作此說故我今此中說常無常無如是過而有諸行流轉作是說者欲令物解第

一義中定有如是內諸入諸行生死與業果合故此若無者不見諸行與業果有合譬如石女兒今有諸行與業果合故而有生死是故我今觀察業果其義如阿毗曇中廣說故彼偈言自護身口思及彼攝他者慈法為種子能得現未果所言思者謂能自調伏遠離非法與此心相應思故名為思攝他者謂布施愛語救護怖畏者以如是等能攝他故名為攝他慈者謂心心即名法亦是種子種子者亦名因為誰因耶謂果之因是何等果謂

例十

是現在未來之果云何名心為種子耶謂能起身口業故名為種子云何名非法違法故名為非法非法者謂惡及不善等云何名無記謂違法非法名為無記無記者有四種業一者報生二者威儀三者工巧四者變化又無記者不記善不善故名為無記又無記者不起善不善果亦名無記有如是等差別俱舍論中亦有二種其義云何故論偈言
大仙所說業 思及思所起 於是二業中無量差別說

釋曰云何名大仙聲聞辟支佛諸菩薩等亦名為仙佛於其中最尊上故名為大仙已到一切諸波羅蜜功德善根彼岸故名為大仙復次前偈列名今當別釋其義云何故論偈言
如前所說思則十 但名為意業二 從思所起者即是身口業
釋曰云何說思但是意業謂思與意相應名為意業復次此思於意門中得究竟故名為意業非身口業云何名從思所起謂知已知

已作作者名思所起業此業有二種謂身及口若於身門究竟口門究竟者名身業口業說二業已次說無量種差別云何名無量種差別耶故論偈言

身業及口業 作與無作四 語起遠離等

皆有善不善

釋曰語起者謂以文字了了出言名為語起云何名遠離謂運動身手等運動者謂起念言我當作此善業從初受善業思後受善業思所起之人若作善業若不作業遠離無作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色體恒生不遠離者亦如是念言我當作此不善業若身若口若意從初不善業刹那所起之人若作惡業若不作從不善因名不遠離無作色體恒生云何名作無作色以身口色令他解者名為作色不以身口色令他解者名無作色故論偈言

受用自體福 罪生亦如是 及思為七業

能了諸業相

釋曰云何名受用自體謂檀越所捨房舍園林衣服飲食卧具湯藥資身具等云何名福

謂撈漉義見諸衆生沒溺煩惱河中起大悲心漉出衆生置涅槃岸故名爲福非福者謂作種種不善之事能令衆生入諸惡道云何亦是受用自體謂違背福故名爲非福解福非福已次解思義以何法故名之爲思謂功德與過惡及非功德與過惡起心所作意業者名思彼論如是以七種業說爲業相乃至坐禪誦經聽聞記念等亦名爲業皆攝在七種中故而不別說有此業故見業與果合與果合者謂於五趣中有五陰起相是故品初

說業與果合爲出因者第一義中有生死義得成以有縛有解故有生死體論者言今此業者爲一起已乃至受果已來恒住耶爲一刹那起已即滅耶是皆不然其過如論偈說若住至受果 此業即爲常 業若滅去者滅已誰生果

釋曰若業自體起已無間不壞後方有壞者不然墮常過故阿毗曇人言如芭蕉竹葦等於後與果已即壞是故無過論者言竹葦等一一刹那隨壞不住後時相似相續斷者於

世諦中說壞耳若第一義中說業如竹葦等相續至受果者不然若言有業法自體先後俱不壞者難令物解汝非無過阿毗曇人言初未得壞因故不壞後時得壞因來方壞有何過耶論者言此義不然汝立有壞因者而彼物不是壞因例十與此物異故是因故譬如餘物如阿舍中說身及諸根等一剎那起已不住汝義與經相違若汝欲避此過而受起已無間即壞者是亦有過業若滅者即無自體若汝意謂業正滅時能與果者而此滅時名

半滅半未滅能與果者不然同前所答過若汝言不可說滅已與果不滅與果者此名不可說業若不可說業於第一義中能與果者不然不可說故譬如欲生時汝所見者不能堅固出因不成亦違汝義阿毗曇人言有相續故我義無違云何知耶故論偈言如芽等相續而從種子生由是而生果離種無相續釋曰此謂從芽生莖乃至枝葉華果等各有其相種子雖滅由起相續展轉至果若離種

子芽等相續則無流轉以是故其義云何故
論偈言

種子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先種而後果
不斷亦不常

釋曰云何不斷謂有種子相續住故云何不
常謂芽起已例十種子壞故五內法亦爾如論偈說

如是從初心 心法相續起 從是而起果
離心無相續

釋曰此謂慈心不慈心名為業此心雖滅而
相續起此相續果起者謂愛非愛有受想故

若離心者果則不起今當說相續法其義云
何故論偈言

從心有相續 從相續有果 故業在果先
不斷亦不常

釋曰云何不斷謂相續能起果故云何不常
不至第二刹那住故此中作驗第一義中有

如是業果與衆生名字諸行合諸有欲得勝
果衆生如來為說得果方便故此若無如來

不說得樂果方便譬如虛空華鬘今說有方
便者其義云何故論偈言

求法方便者 謂十白業道 勝欲樂五種
現未二世得

釋曰法者謂果法方便者謂得果法因因者
謂白業果者謂現在未來得五欲樂得何等
果謂得報果依果白謂善淨能成就福德因
緣者從是十白業道生十者謂不殺不盜不
邪行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無益語不嫉
不恚不邪見等名十白業亦名十善業道皆
從身口意生云何名勝果謂於人天趣中得
最勝人天其義云何故論偈言

人能降伏心 利益於衆生 是名為慈善
得二世果報

釋曰以是故佛說有此得果方便如所說者
其義得成論者言汝說業果有相續故而以
種子為喻者則有大過其過如論偈說

作此分別者 則十 得大及多過 六 是如汝所說
於義則不然

釋曰云何不然此謂如汝向分別有種子相
續相似法體者不然何以故種子有形有色
有對是可見法得有相續今思惟是事尚不

可得何況心之與業無形無色無對不可見
刹那刹那生滅不住欲與為驗者是驗不成
又從種至芽者為滅已相續至芽為不滅相
續至芽若滅已至芽者芽則無因若不滅而
至芽者應從初種子常生於芽若爾者一種
子中則生一切眾芽是事不然有大過故正
量部人謂阿毗曇人言如汝所說有人相續
能起天等相續業者是義不然何以故種性
別故譬如荏婆子不生菴羅果等若善心次
第能起善不善無記心無記心次第能起善

不善心不善心次第能起善無記心者義皆
不然乃至欲界繫心次第能起色界無色界
繫心及起無漏心無漏心復展轉起欲界色
界無色界繫心亦如上說芽起者今悉不然
如前所立驗中已總破故有作善者是亦不
然我今當說順業果報正分別義是何分別
如前分別種子相續相似者如我所說無彼
過故過垢不能染說何等耶謂說正分別義
是誰說耶如阿舍經中偈言諸佛及緣覺聲
聞等所說一切諸聖眾所共分別者分別何

等故論偈言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物

而是無記性

約界有四種

釋曰此謂不失法在如債主有券主雖與財而不散失至於後時子本俱得業亦如是能得後果業雖已壞由有不失法在能令行人得勝果報亦如債主既得財已於負債人前毀其本券如是如是不失法能與造業者果已其體亦壞不失法者有幾種耶約界有四云何為四謂欲界色界無色界及無漏界不

失法者是何性耶是無覆無記性無覆者亦

名不隱沒無記此謂不說善不善故名為無記此不失法何道所斷故論偈言

不為見道斷 而是修道斷 以是不失法 諸業有果報

釋曰此謂見苦集滅道所不斷何時斷耶謂修道進向後果時斷復次見苦所斷不善業雖斷由此不失法在見苦時不斷者是不失法能與果故如目捷連被外道辱離波多比丘被梵摩達王十二年禁目捷連等雖獲聖

果由不失法在故受宿不善業報故論偈言
若見道所斷 彼業至相似 則得壞業等
如是之過咎

釋曰此不失法若為見道所斷若共業俱至
後世者是則有過有何過耶若不失法同見
道所斷隨眠煩惱業亦俱斷者即壞業果壞
何等果謂壞見道所斷不善業果是義應知
修道若不斷者聖人應具足有凡夫業以是
故煩惱業為見道斷不失法不為見道斷是
故言如業見道斷不失法修道進向後果時

斷彼度欲界向色界時度色界向無色界時
斷者亦如是故論偈言
一切諸行業 相似不相似 現在未終時
一業一法起

釋曰相似者謂同類業於現在命終時有一
不失法起總持諸業不相似者謂業種差別
如欲界業色界業無色界業有無量種復次
有幾種業為不失法持耶故論偈言
如是二種業 現在受果報 或言受報已
此業猶故在

釋曰二業者謂思及從思生或有人言業受報已而業猶在者以不念念滅故又如前說無量種差別者亦一一有一不失法起持故何故不失法與果已猶在而不更數數與果耶謂已與果故如已了之券已還財訖縱有券在更不復得^{樹十}不失法亦如是已與果故更不數數得果此不失法於何時滅耶故論偈言

度果及命終 至此時而滅 有漏無漏等差別者應知

釋曰此謂修道時斷者如前命終時相似不相似業共有一不失法時者是也如須陀洹等度果已滅阿羅漢及凡夫人死已而滅此不失法復有差別云何差別由漏無漏業別故不失法亦有漏無漏彼如是故不失法亦從種種業起能令衆生受方土受趣受色受形受信受戒等差別果與果已然後方滅以是故其義云何故論偈言

雖空而不斷 雖有而不常 諸業不失法此法佛所說

釋曰空者誰空謂諸行空如外道所分別有自性法者無也而業不斷者有不失法在故云何為有有謂生死生死者謂諸行於種種趣流轉故名為生死云何不常業有壞故云何名不失法謂佛於處處經中說作此分別者應爾以是故如我先說業與果合為出因者義非不成論者言汝所說者是皆不然今為汝說正業因緣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業從本不生 以無自性故 業從本不滅 以其不生故

釋曰我宗中業無有生如是種子相續者第一義中亦無有生是故汝所立譬喻無體而有關譬喻過諸業云何不生以無自性是故不生今且答正量部人說種子有相續過汝謂有業與果合而無斷常過者云何無過謂由有不失法在四我今推求畢竟無故如上偈說業從本不生是不失法第一義中亦不成若有業生者為業故可有不失法業既無體不失法亦無體因不成故違汝義宗云何違耶謂業與果合者翻成世諦令物解故如汝

前謂阿毗曇人有種子相續過者此義不然如阿毗曇人先作種子相續譬喻者有何意耶今為汝說此阿毗曇人有如是意謂種子相續展轉因果隨起不壞故而以種子相續不斷不常為喻者如是欲得汝先說種性別故為因者因義不成由有心及心數法相續起無別故又汝出因非一向有別過云何非一向今現見有別相續能起別果云何知耶如牛毛生莞角生設蘿似荻而堅中生於陸地突厥西胡用為箭筈爾雅云荊堅中蓋竹之類也正量部人言阿舍經中佛如

是說有不失法以此法故不斷不常諸體得成彼言以業不起不失法亦不起為出因而道我因義不成者此語不然論者言如佛所說若無起者彼即無壞汝今欲得受此義者成就我所欲然汝宗中不受此法故若汝立例十自宗義謂無起無壞者其義不成復次汝立諸法有自體者決定應受業無自體若諸法有自體者即為有過其過云何如論偈說業若有自體是即名為常而業是無作常法無作故

釋曰此謂有自體者即為是常若常即是不
 可作業何以故常法不可作故亦無變壞相
 復次若業是無作有何過耶其過如論偈說
 若業是無作 無作應自來 住非梵行罪
 今應得涅槃

釋曰梵者謂涅槃若行涅槃行者名為梵行
 住此行者名住梵行翻此者名不住梵行何
 等是住梵行謂作善業已而得涅槃名住梵
 行何等是住非梵行謂不作善業者名住非
 梵行若此業不作自得涅槃者一切行非梵

行人皆應得涅槃非獨行梵行者得涅槃有
 如是過咎然於世諦作瓶作繡等亦有是過
 其過如論偈說
 破一切世俗 所有言語法 作善及作惡
 亦無有差別

釋曰此謂如世間言彼是造罪衆生彼是造
 福衆生者不然以汝言不作罪福自然得故
 其過云何如論偈說
 以有業住故 而名不失者 亦應與果已
 今復更與果

釋曰住者云何謂自體在故更與果者由業住故雖與作者果已如有券在已償之債重須償故業亦如是有體在還得與果阿毗曇人復言第一義中有如是諸業彼因有故此業若無而有因者不然譬如龜毛衣今有業因謂諸煩惱是故如所說因^{十一}第一義中定有諸業論者言此語不善如論偈說煩惱若業性 彼即無自體 若煩惱非實何有業是實 釋曰性者謂因此說煩惱是業因譬如泥為

瓶體如是煩惱為業體云何非實謂煩惱無自體故云何無自體謂先所觀察已遮起法亦遮諸體有自體此謂煩惱非是業因以是故因義不成及違汝義云何違耶謂於世諦中以煩惱為業因非第一義是故言違復次如先觀煩惱品中偈說愛非愛顛倒而為所起緣彼既無自體故煩惱非實先已廣遮故阿毗曇人言第一義中有如是煩惱以有果故非無而受果譬如聾者耳根果及耳識今有此煩惱果云何名果果謂業也如是第一

義中有煩惱故非因義不成亦非違義如我
所欲之義得成復次有業以有果故非無如
虛空華由有業果是身非無業而有果以是
義故當知有業論者言是義非也汝不正思
惟邪見所惱虛妄分別作是說耳其過如論

如十

十三

偈說

說業及煩惱 而為諸身因 業煩惱自空
身從何所有

釋曰何處說耶謂諸論中諸賢聖等約世諦
說若於第一義中觀察者是皆不然如我宗

中先已說方便故此謂諸法上中下貴賤好
醜等種種果報無有自體如說業及煩惱無
自體身亦無自體以是故煩惱為業因業為
身因者是皆不然所說之過今還在汝所立
譬喻皆不成復次阿毗曇人言第一義中
有如是業有受果者故此若無則無彼受者
譬如虛空華鬘今有業故有受果者其義云
何故論偈言
為無明所覆 為愛結所繫 而於本作者
不一亦不異

釋曰明所治者名為無明覆者謂翳障慧眼云何為名謂眾生何故名眾生謂有情者歎數生故云何名愛愛謂貪著著即是結與誰為結謂繫眾生云何名繫謂與貪等相應故如無始經中所說眾生為無明所覆愛結所繫於無始生死中往來受種種苦樂如是諸眾生等自作惡不善業還自受不善果報此受業果者即是我所欲得作者然此作者不可說一異故是有受果者由第一義中有彼業故論者言汝所說者義皆不然此論初

已來一切諸法皆已觀察無有從緣起果亦無不從緣起果以是故其義如論偈說業不從緣生 不從非緣生 以業無自體亦無起業者

釋曰此謂業等無起業有三種一謂業二謂果報三謂受果者今推求業無起故作者亦無起作及作者先皆已遮無有實體如我所說無業及無作者方便其義云何如論偈說無業無作者 何有業生果 既無有此果何有受果者

釋曰以是故汝言第一義中有業有受果者其義不成亦違汝義云何違耶謂翻以世諦今物解故阿毗曇人言撥無業無果者是邪見過能障慧眼彼說中論是真實見者不然論者言汝語非也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如佛神通力 現作化佛身 於是須臾間
 化身復起化 此初化身佛 而名為作者
 化佛之所作 是即名為業
 釋曰此謂作者與化相似展轉從緣起無有我體故而此所作業者亦如化人無有自體

譬如化佛復起於化如是身口業等所作之事雖無有實而可眼見應如是知煩惱者名為三毒九結十纏九十八使等能起身業口業意業分別今世後世善不善無記苦報樂報不苦不樂報及起現報生報後報等如是諸業一十皆空設有所作亦無自體十五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業煩惱亦爾 作者及果報 如乾闥婆城
 如幻亦如焰

釋曰此謂業等從因緣和合生如幻化無實

但可眼見是世諦中有非第一義復次欲得善趣及欲得涅槃者亦是世諦所說如汝謂我撥無業果是邪見過者過亦無體阿毗曇人言彼雖欲得於世諦中有一切法而於第一義中誹謗無一切法者還不免過論者言如經中偈說有體既不成無體亦不成又如經偈說有者是常見無者是斷見是故有及無智者不應依汝言撥無業果者我不欲爾以是故汝先謂我不免過者我無此過復次汝聞第一義中諸體無自體業果及業果合

作者及受者皆空無體而謂虛住梵行空無所獲者是愚癡心為欲開發愚癡障故以業等有而今物解云何解謂解如佛以神通力現作化佛等事故此品初與外人所說過而以業果無自體義令衆生解是品義意以是故如梵王所問經說佛告梵王若無業無果者即是菩提如是菩提無業無果得菩提者亦無業無果彼得授記及聖種性亦復如是若無業無業報者彼聖種性亦不能起身口等業復次如觀緣品中說所有諸物體皆無

有自性已遮眼等非是異處及自在等有何以故眼等不從赤白衆緣起衆緣亦不能生眼入等亦如觀本際品已遮生死本際無自體故如無第二頭不可說第二頭眼有病如觀行品偈說大聖說空義令離諸見故若復執有空諸佛所不化此已遮諸見及無明等十六煩惱故說空若復執空云何可化亦如以水救火若水中有火起者則不可救如觀苦中已遮苦四義不成亦遮外萬物等四義不成何以故苦不名自作法不自作法以無自體

故何有人作苦若說有我法各異相當知是人不得法味若言諸法是善是不善是無記是有漏無漏有爲無爲等別異者是人於甚深寂滅法中爲無義利如本住中已遮本住不可得故亦遮三世無有戲論分別以是故諸法則空如作作者中說決定有作者不作決定業決定無作者不作無定業何以故決定業無作是業無作者如刀不自割指不自獨以是故定作者無作作者亦無業如是先後俱等不可得故復次若無作等法則無有

罪福罪福等無故罪福果報亦無若無罪福
 果報亦無涅槃以是義故於世諦中說有諸
 業非第一義如夢所見不應於中妄生憂喜
 如幻所作而無實體如乾闥婆城日出時現
 但誑人眼而無所有如佛告諸比丘生死無
 際諸凡夫人不解正法故為說^{十七}生死長遠又
 如佛言諸比丘為欲盡生死故應隨順行亦
 如無上依經說佛為憐愍世間住於亂慧無
 因惡因諍論者故於世諦中說有諸法有我
 有人有眾生有命者復次佛婆伽婆見彼眾

生生死相續未起對治故說生死長遠所以
 者何為欲盡彼生死際故建立眾生於勤精
 進善觀察者了彼生死及與涅槃無少差別
 可得以是故無有生死亦無涅槃又如觀緣
 中說是作緣中無非緣中亦無彼中遮作不
 可得故亦不與緣合而言有作不然如觀三
 相中已遮生故若生等不成則無彼有為有
 為法無故何得有無為又如遮去與去者若
 謂去法即是去者作者作業是即為一若言
 去法異於去者則離去者而有去法亦離去

法而有去者二俱有過如觀聖諦亦說第一
 義中空無體義如彼偈說諸佛以是故迴心
 不說法佛所解深法衆生不能入何以故第
 一義中無有空執若言空者是執著相如遮
 見中已遮邊等四見若說有邊則無後世若
 說無邊亦無後世何以故第一義中諸法空
 故如偈說何處何因緣何人起諸見若言有
 見起者不然如遮合中言物果不從緣合不
 合生以果無故合法亦無如遮成壞有體不
 主體亦不生無體無體不生體亦不生無體

亦破三時無有相續以是等義應知如遮縛
 解無有自體以無衆生往來陰界諸入五種
 推求無往來者以是故第一義中不說離生
 死外別有涅槃如寶勝經偈言涅槃即生死
 生死即涅槃實相義如是云何有分別如遮
 有無中已遮諸法若有若無若有人言見有
 見無見自他性是則不見真實道理如金光
 明善女經中說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
 緣和合而生善女當觀諸法如是何處有人
 及以衆生本性空寂無所有故

釋觀業
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十

音釋

撈郎刀切
 漉盧谷切
 菟細蒲也切
 苛嘉我切
 筭箭類也切
 荏忍甚切
 券區願切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般若燈論卷第十一

造一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頓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法品第十八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今解諸行我我所空故說諸外道等雖說我見有無量種亦以五受陰為所緣是故今當次觀諸陰如佛所說若有沙門婆羅門等言見我者但見五陰實無有我在有異僧佉人作是說言身相形色及四大聚諸根諸根聚諸識等為我論者言汝於四大諸根陰相若總若別起我

分別者是事不然如論偈說
若我是陰相 即是起盡法 我若異諸陰
是則非陰相

釋曰我者是世諦義起於言說稱云我者以陰為境僧佉人復言隨有陰處我義得成即是我所立義得成論者言如汝意者我是諸陰若我是陰即起盡法此中說驗第一義中四大及造色聚諸根諸根聚諸識及識身等非我是起盡法故譬如外四大等果故因故可識境界故亦果報故以是等因廣為作驗

有自部論師言我若是陰一一身中有多陰故亦有多我復次我若是陰即起盡法以彼諸陰起盡法故即自破汝無起無盡差別我也差別法體破故汝立義有過復次我若是陰即起盡法然外人不欲令我起盡故其所計我無起無盡者亦復不能令我信解以是故我今說驗第一義中畢竟無我何以故無起無盡法故譬如兔角復次我者若是陰即起盡法以是故我今說驗第一義中色等五陰決定非我何以故起盡法故譬如瓶如

是陰者果故因故暫有故憂喜因故邪智正智疑智因故非我是諸因義廣如前驗釋即陰已我異陰者韞世師人言身及諸根覺等之外而別有我能與苦樂等作依止是作者是無心是常是徧作如是說復有僧佉人言有如是我云何有耶因果之外別有於我然非作者是受食者是淨是徧無聽聞等具僧佉韞世師等謂論者言如彼所說立驗方便我無此過復有以丈夫為因者亦言無如上過以是義故韞世師等言諸陰外別有我者

亦復不能令物信解論者知故說偈答云我
異諸陰則非陰相非者言無非陰相者陰無
我故言無陰相今當說驗第一義中色陰等
外無別有我無陰相故譬如石女兒鞞世師
人言如彼涅槃非陰相而是有我體如是雖
非陰相而亦是有論者言如經偈言亦無有
一處一法是無爲此言無爲涅槃等並已遮
故一向是無然常徧我非若樂等依止有起
故譬如色等汝所立我亦非是徧何以故是
實故譬如瓶應如前驗鞞世師人言如虛空

是實是徧我亦如是如彼所立驗者不然非
一向是實者皆不徧論者言汝立虛空是實
者前已遮故如遮我是徧故亦遮虛空是徧
不非一向是實者皆徧復次我亦如是非是
作者何以故非質礙故譬如思業我亦非常
是實法故譬如瓶我者是可知故非常是一
物故非常是等諸因須廣出驗復次我者亦
非無因以有體故譬如瓶第一義中思不是
我是一物故譬如柱我者非常非徧亦不無
因是一物故或為正智邪智疑智因故有時

爲喜爲怒因故譬如柱有是等驗次破僧佉人別執有我是受食者於第一義中無我受食所言疑智因者如夜見杙我是一物故如瓶應如是說復次有外人作如是意謂論者言彼既不令我是一物復還簡別言我是物是體是無常是不徧是疑智等作是說者其義不然亦如有人自生分別譬如石女實自無見何得示他青黃色耶汝今所說令物解者是則虛妄論者言汝語非也取後有識者謂施設我是故說識爲我如般若經中偈言

調心爲善哉調心招樂果又如阿含經偈言我與已爲親不以他爲親智者善調我則得生善趣此謂世諦中假說有我是諸外道分別所執悉皆遮故我無過咎復次身及諸根非常徧我不共取境因可取故譬如柱如是諸根是可量故應廣說驗僧佉人言以何義致陰中無我若彼陰中定無我者汝喻無體何以故柱等諸物亦有我故論者言我亦不論有我但遮諸陰及身根等非常徧我不共取境因此是我立義意如汝妄說不能依我

所立驗解復次諸修行者自於此陰當善觀
察如此我者爲是陰相爲非陰相如上說偈
若我是陰即起盡法以是故言彼陰非我以
起滅故譬如諸陰復次非陰相者如上偈說
我若異諸陰是則非陰相以是義故無有我
也無陰相故譬如空華其義如是復次若我
非陰相我則無生如空華如石女等若言是
陰相者是亦無我何以故是起是因是果是
物故譬如瓶行者如是觀察已即得通達無
我復次鞞世師人言有如是我見境界故我

若是無衆生身中則無有我根等無心猶如
窓牖而得見物者是事不然由我與根相異
故和合乃見彼見是我故知有我論者言以
見境界言是我者義亦不然何以故我見境
界者此驗無體如是若無我者無所見物後
見還識是先所見知有我者無如是因及譬
喻若立身中得有我者無如是因及譬喻若
以能憶先所更事知有我者無如是因及譬
喻若言有業有果報可得故知有我者無如
是因及譬喻如是等因悉當廣遮鞞世師中

有聰慢者謂論者言說我之聲由其身中有實我境界聲於彼轉有處假設故譬如喚人為師子復次緣我境界名為正智緣異境界名顛倒智譬如丈夫丈夫智云何為異境界謂身及諸根因果聚等名異境界云何為顛倒智謂緣陰道一為我名顛倒智故言異境界顛倒智隨實境界如其義智彼即是我是故有我論者言汝所計我如我法中不遮世諦汎說有我汝若作是立義者反成我義云何成我義我佛法中名識為我聲如其義名為實

我若於色等諸陰名為我者是則為假如阿舍經中所說依眾分故得名為車我亦如是以陰為因假設為我有如此經又復識能取後有故說識為我若外人意謂聲召實我境界不召於識是作故譬如身智緣實我境界不緣於識是作故譬如身如是證有我者論者言若第一義中召我之聲及緣我智皆以心為境界汝意謂不如實義者反成我義云何成我義於一切時一切處我見等先已遮故若世諦中遮是事不然有假設聲有召實

體聲智亦如有緣假境界有緣實境界我
佛法義得成我所欲者亦成若於第一義中
無召實我之聲亦無我為境界如汝所說師
子聲義是假設故彼師子境界不如其義復
次聲於假施設處起彼處但見衆緣聚集境
界如師子等聲若外人意謂我聲及智非衆
緣聚集境界作是執者此即自壞以是故汝
差別法壞是立義有過復次若外人有未深
解道理者謂我言如彼所說五陰及諸根等
非是不共取境因但欲遮差別法不遮我體

彼嫌我者自違本宗論者言我者是世諦中
假名字耳如汝所分別者是常是徧是受食
者我法於世諦中遮故汝今欲令他信解者
是我無體若第一義中一切時有我悉皆遮
故不但獨遮差別法也道一以是故汝之所說如
嚼虛空僧佉人言有處有如是六我故於彼可
遮猶如遮此井無水即知餘井有水如是遮
身及諸根中無我定知餘處有我復次由身
根中有我故遮不以身諸根中無我故遮以
是故知有我論者言先已遮故內諸入等非

自在天作非自性藏作非時作非那羅延作如是亦遮有處我不作內入等無起故譬如兔角第一義中水等不成譬喻無體是故此說不然僧佉人復言有如是有所故譬如自體有則有所物謂我舍宅卧具衣服及眼耳諸根等故知有我論者言我若是有我所之物得成然我是無先已令汝解故其義如論偈說

我既無所有 何處有所
無我無我所 我執得永息

釋曰此中言無我以是故因不成譬喻無體第一義中有我自體不成復次若有人言有如是果有故能依有故作如是因者亦以前過答諸行者應如是觀察實義所說道理者即是已說修行果也復次僧佉人言有如是我在彼無我我所身根識中何以故彼法中修行者真實智起時言我得無我無我所者由見實我故如石女無兒不可得說住於解脫言我得無我無我所智由有住解脫者言我得無我無我所智故知有我論者言

雖諸行聚等剎那剎那壞相續法起得見無
我無我所而無實我二乘之人得無我故惟
見有此法生此法滅起如是見然我境界無
故緣我之心亦不起我無體故無有所內
外等法以緣我之心不復起故乃至得無我
之念亦不起惟除世俗名字菩薩摩訶薩住
無分別智能見諸行本來無生其義如論偈
說
得無我我所 不見法起滅 無我我所故
彼見亦非見

釋曰此謂惟有假施設我其義如是第一義
中無有我與法如翳眼人以眼病故不見實
法無實毛輪妄見毛輪汝亦如是實無有我
妄見有我以邪見故起取著意以是故我為
因義不成若謂我得無我我所由見實我為
因者無我我所自體不成體不成故即是因
義不成汝得如是過故修行者欲得見內外
入真實者當勤觀察內外法空問曰得空者
有何義利答曰如論偈說
得盡我我所 亦盡內外入 及盡彼諸取

取盡則生盡

釋曰取謂欲取見取戒取我語取行者見無我故得我語取盡我語取根本盡故餘取自盡諸取盡故則生盡生盡故得解脫二乘之人見無我故煩惱障盡乘彼乘去是名說斷煩惱障說斷煩惱障方便已次說斷智障方便其義如論偈說

解脫盡業惑 彼苦盡解脫 分別起業惑 見空滅分別

釋曰此謂生因諸有煩惱未離欲眾生不緣

境界而起煩惱是諸煩惱從何而起謂從可意不可意諸分別起有分別故則有煩惱是故分別為煩惱因如有種子則有芽生如是非聖者有不正思惟分別故起業煩惱若無分別則無諸業煩惱譬如聖相續體彼染汗心起作意故名為煩惱由染汗心起身口所作故名業云何名煩惱謂貪瞋等能令眾生垢汙相續是名煩惱當知起業煩惱皆因戲論分別彼應斷者是世諦相云何滅分別謂見空則滅云何見空則滅謂空智起時則無

分別是故說滅復次有聲聞人言見人無我
故則無可意不可意分別煩惱及纏是等俱
斷煩惱纏斷已成就聲聞果果得成已何用
法無我耶論者言汝不善說為拔煩惱根蔓
熏習令無餘故若離法無我終不能得煩惱
根蔓熏習盡無餘造一以此事故用法無我復次
不染汙無知者諸佛世尊於一切法境界得
不顛倒覺了此覺所治障是不染汙無知若
不見法無我則不能斷是故法無我非是無
用以如是故戲論寂滅無餘相者所謂空也

如實見空故即是解脫解脫者謂脫分別如
經偈言佛為殺生者略說不害法小說空涅
槃為大二俱說此謂如來為殺生者略說不
害物命為最上法為諸聲聞說人空及涅槃
為最上法為大乘者說二無我為最上法說
斷智障方便已有外人言彼上引佛經中偈
說我與己為親不以他為親智者善調我則
得生善趣以是故言無我者自違汝先所立
之義是故遮我者不成論者言復有眾生起
如是見撥無因果覆障正智作如是言畢定

無我無此世無後世故亦無作善惡業果報
 亦無衆生受彼化生一切時中作不善事必
 墮惡道如臨險岸以是故諸婆伽婆為欲攝
 取諸衆生故勤行大悲依世諦中施設有我
 其義如論偈說

為彼說有我 亦說於無我 諸佛所證法
 不說我無我

釋曰諸佛世尊見諸衆生心心數法相續不
 斷至未來世以是因緣為說假我復有衆生
 計言有我為常為徧自作善不善業自作受

食者有如是執然彼衆生為邪我繩縛其心
 故於身根識等無我境界迷而起我雖有禪
 定三昧三摩跋提之力將其遠去乃至有頂
 如繩繫鳥牽已復墮於生死苦猶不生厭諸
 佛世尊知衆生已為息彼苦斷我執繩於五
 陰中為說無我復有衆生善根淳厚諸根已
 熟能信甚深大法堪得一切種智為彼衆生
 宣說諸佛所證第一甘露妙法今知有為如
 夢如幻如水中月自性空故不說我不說無
 我問曰何故不說我無我耶答曰我無我分

別境界無故以是故世諦之中假說有我如
汝所言謂我違於先所立義然後亦不違先
所立汝若言第一義中欲令有我違宗之過
今還在汝論者引經偈言衆生墮生死不脫
如是苦無我無衆生惟依法與因此經明第
一義中畢竟無我今有我者我無是驗已說
遮我力故復次今當解異分別者有二種外
道各執不同一者言諸行聚刹那刹那壞乃
至後時命終分諸行壞是故無我若無我者
業果所爲是則無體此諸外道見是事故即

生怖畏生怖畏故亦有施設我施設我者謂
執說有我二者復有盧迦耶蜜迦世此言無後
耶如言惟有身及諸根無我自體於諸行中
假名衆生而實無我受持諸行言有生死流
轉者是事不然何故作此言耶彼諸外道愚
於因果所爲世但眼見身相諸根等即是丈夫
更無別我如前偈中亦說無我云何無我謂
於身根聚中無我諸佛於一切法得了了智
如前偈中佛不說我不說無我何故不說我
無我耶由證解一切法真實無戲論故無戲

論已斷我無我執我無我執斷已起我無我境界亦無何以故妄置色等爲我無我種是執不起故如般若經中說極勇猛色非是我非是無我受想行識非我非無我若色受想行識非我非無我是名般若波羅蜜如上說見空戲論滅者今還重釋云何得戲論滅謂一切體自相不可得如虛空相如是不見是名見空若見一切諸法空不可說者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爲說息言語 斷彼心境界 亦無起滅相

如涅槃法性

釋曰此中明言語起不可得云何起不可得謂心境界斷故云何爲心境界謂色等是心境界第一義中色等不成就故云何色不成就謂無起滅相故云何如涅槃法性謂如涅槃法性無所有相如是觀者名爲見空復次云何見空謂體無體不見二故是名真見或有人如是疑云何名真見耶我今爲說如無盡慧經偈言於第一義中云何有二相彼智亦不行何況諸文字此經謂心意識等於第

一義中畢竟無體何以故一切諸法寂靜相
故心及諸法一切皆如無人能作如寶積經
中說非空令諸法空如是等法各各自空等
真如同涅槃故是義應知如經說佛坐道場
知諸煩惱無體無起從分別起十一自性不起佛
如是知以是故此義得成如經偈言識是諸
有種彼識行境界見境無我已十二有種子是滅
此中明有種寂滅是故言如涅槃云何如涅
槃謂見一切法無生平等見平等已心境界
斷心境斷已言說亦斷言說斷已世諦相所

執戲論得寂滅是故言見空戲論滅有人言
寂滅相者即是涅槃真如法中性云何言如
涅槃法性耶論者言戲論分別者謂是世間
是涅槃或說涅槃無為是寂滅法執說世間
是生死法此中論者說一切諸法若世間若
出世間無生性空皆寂滅相為著法衆生不
知生死即涅槃相以是故今阿闍黎以涅槃
等為喻者令知諸法從本以來空無相無作
寂滅無戲論故自部及外人等謂我言彼中
道說無一切句義與路伽耶說無則無差別

應如是答我言一切句義無者亦有差別汝
不解故出是言耳有人言如以智慧知而捨
不以智慧知而捨豈無差別若言說無同者
是則凡夫與羅漢不異生盲與有目不異平
地與丘陵不異若如是說中道路伽則無差
別作此說者不解差別是為無智若路伽說
無與中道說無是同者於何時同耶為世俗
言說時同為見真實時同且論世諦時同撥
無因果執者則拔白法善根行一切不善道
壞世諦法故復次中道說無者則不如是所

謂說因果相續如幻如燄行善業道以有漏
陰相續故其義云何過去有陰相續滅現在
有陰相續起現在有陰相續滅未來有陰相
續起譬如夢是名中道說無與路伽說無非
世諦時同亦非見真實時同汝說無者此說
無之識緣無境起一切時以執無為相然是
邪智以破戒垢自塗其身非是息苦因而是
起若因說中道者未見真實已前有此色等
境界覺此色等境界覺見真實時得空解已
色等境界執覺不起由見道理故直言無者

是事不然無有彼色境界覺者非第一義中如實義覺故譬如覺以此驗與彼路伽說無者過復次中道說無與路伽耶說無者所釋不同云何不同佛法遮有不執無而令物解譬如須彌芥子巨細殊遠汝言說無同者亦復如是第一義中一切法遮如涅槃相為隨順福德聚所說諸行於世諦中是實如佛言所有內外諸物世間說實說不實我亦如是順世間法說實說不實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一切實不實 亦實亦不實 非實非不實
是名諸佛法

釋曰如佛所說世間欲得及不欲得我亦如是於世諦中說欲得說不欲得復次內外諸入色等境界依世諦法說不顛倒一切皆實十四第一義中內外入等從緣而起如幻所作體不可得不如其所見故一切不實二諦相待故亦實亦不實修行者證果時於一切法得真實無分別故不見實與不實是故說非實非不實其復次實不實者如佛所說為斷煩惱

障故說內外入我我所空是名一切皆實不實者謂佛法中說識為我世不解者妄執有我有我所指示他云我是作者是聞者是坐禪者是修道者是名不實摩訶衍中一切不起無一切物是有可為分別無分別二智境界故非實非不實復次云何名佛於一切法不顛倒真實覺了故名為佛云何名法若欲得人天善趣及解脫樂佛知眾生諸根性欲不顛倒故為說人天道及涅槃道故名為法復次自他相續所有熏習及無熏習煩惱怨

賊悉能破壞故是名為法真實道理不與外道等共為拔一切執著箭故應勤修習復次自部及外人同謂我言汝若分別自體盡捨無餘得真實者此真實相云何若不說其相不立自宗云何但與他過是汝之失論者言實如所言若實相可說我能分別而彼實相造一非是文字不可言說為欲安慰初修行者以分別智而為解釋其義云何如論偈說寂滅無他緣 戲論不能說 無異無種種是名真實相十五

釋曰無他緣者是真實法不以他為緣故名無他緣所謂不從他聞亦無保證自體覺故寂滅者自體空故非差別分別物境界故名為寂滅戲論不能說者戲論謂言說見真實時不可說故而不能說無異者謂無分別無分別者謂無一境界可見分別以分別無境界故名無分別無種種義者謂一味故無體義故無差別故是名無種種義此謂真實相也復次由無分別故戲論所不能說由寂滅故是無分別智境界復名無他緣由無他緣

是故過言語道真實自體我不能說復次此遮一切體自體言說能得真實自體能起無分別智能令行者解自覺真實方便如是語言是得第一義方便如汝所言云何為真實相若不說其相不立自宗獨與他過是汝之失者我無此失以此偈答即是說真實相如是且約第一義說真實相今復約世諦說之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從緣所起物 此物非緣體 亦不離彼緣 非斷亦非常

釋曰此明從緣起果此果不即因是中說驗
 因果不一起異覺境界故譬如覺及境界從
 緣所起果者亦不離彼緣若離者果起則墮
 無因過復次此中立驗因與果不別藉緣方
 起故譬如因自體以如是因果不一亦不異
 故不斷亦不常復次雖因壞已果起之時由
 有因類相續住然非因壞故果亦壞以不異
 故而體不斷由果時因已壞故而不是常如
 經偈言以有體起故彼斷不可得以有體滅
 故彼常不可得云何不斷不常謂緣起法爾

刹那刹那相續起是故不斷有為法體念念
 滅故不常今當為汝開演其義如論偈說
 不一亦不異 不斷亦不常 是名諸世尊
 最上甘露法
 釋曰甘露者謂得無分別智因故如諸佛以
 已所得智於一切眾生界以佛日言說光隨
 眾生機今開慧華復次諸聲聞人以習聞思
 修慧得真實甘露法現證涅槃息一切苦或
 為福智聚未滿足故雖不證解脫後世決得
 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諸修真實者 今雖未得果 將來決定得
如業不假勤

釋曰諸修真實行者若此世若後世而不得
果者因熏習諸行未來世中自然得真實智
亦無他為緣如論偈說

諸佛未出世 造一 聲聞已滅盡 十七 然有辟支佛

依寂靜起智

釋曰如三蜜經說辟支佛依寂靜故起實智
慧者由身心寂靜為因故智慧得起是名甘
露法若今世若後世有能修真實者必定得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甘露法是故欲得解脫應當修行是真實法
此品中破外人立驗亦說自驗無過而令信
解諸陰我我所空是此品義意以是故我義
得成如般若經中說極勇猛色非是我非是
無我乃至受想行識非是我非是無我若色
受想行識非我體非無我體是名般若波羅
蜜如經偈言無我無眾生無人無受者但眾
緣名身佛得如是解此中明我人眾生及諸
行聚是等皆空無有因起又如空寂所問經
說一切眾生豎我見幢張無明帆處煩惱風

第一〇一册

入生死海諸佛大悲張大教網撈漚天人置
涅槃岸如上偈說不二安隱門能破諸邪見

諸佛所行處是名無我法釋觀法
品竟

釋觀時品第十九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解諸體無

自體故說鞞世師人言第一義中有時法自

體為了因故譬如燈若無時云何得有了因

譬如龜毛衣由有物體故以時為了因是故

有時論者言世諦之中諸行若起即名為作

此起但是諸物體起更無別起此諸行因果

已起名過去時因滅果起名現在時因果俱

未起名未來時作有分齊故約物為時無有

別時世諦中亦假說有時如言犖乳時來然

外人分別執言有時第一義中應作如是觀

察鞞世師人言有為法外別說有時而是常

論者言今遮此道一時故第一義中有為法外不

別有時有體故譬如有為自體第一義中無

有常時可識故譬如瓶鞞世師人言如虛空

等非是一向無常論者言彼虛空異分無體

亦如是遮故鞞世師人言色體外有時與色

和合緣現在時有識起故譬如人與杖合如
識見提婆達多境界與杖合者亦如是於色
上起現在識此色之外有別體者名為時是
故別有時論者言汝言有識起為因者緣杖
之識於非時相境界起故時相則壞執杖者
非常故常義則壞自體法差別法如是等皆
破故是汝立義出因等過與杖和合者譬喻
無體第一義中執杖者不成故為喻不然緣
色之覺與時和合此覺不能顯了是故無時
復次三時別成者為有相待為無相待若立

時有待成者其過如論偈說
現在及未來 若待過去時 現在及未來
過去時已有
釋曰此謂時有待時有待故譬如過去時復
次若待過去時有現在未來時者應過去時
中有現在未來時何以故因過去時成現在
未來時故亦應現在未來時住過去時中如
是現在未來盡名過去時若一切時盡名過
去時者則無現在未來時盡過去故若無現
在未來時亦應無過去時何以故現在未來

時已在過去時中故復次若時有待者或彼同時有不與待相違故譬如父子異若不立時有待者現在未來有別起過其義如論偈說

現在與未來 過去時中無 現在與未來

待何而得有

釋曰此謂過去時中無現在未來時若謂過去時中無現在未來時而因過去時成現在未來時此二云何得成若無現在未來時有何等過此下說驗第一義中無現在未來時

自體時有待故譬如過去時復次鞞婆沙人言現在未來於過去中得同時故而有相待論者言亦有別時相待如兄弟非是一向汝語非也如有時相待不成復次若無時相待得成者其過如論偈說

不待過去時 彼二則不成 現在及未來

是則無有時

釋曰彼二者謂現在未來為二不待過去時則不成現在未來時何以故若不待過去時有現在未來時者於何處有現在未來時以

無相待故現在未來時亦不成其義云何如論偈說

與過去無別 餘二次第轉 及上中下品

一體等應觀

釋曰以此方便應展轉說其義云何如論偈

說

未來及過去 若待現在時 未來及過去

現在時中有 未來及過去 現在時中無

未來及過去 待何而得有 不待現在時

彼二則不成 未來及過去 是則無有時

現在及過去 若待未來時 現在及過去

未來時中有 現在及過去 未來時中無

現在及過去 待何而得有 不待未來時

彼二則不成 現在及過去 是則無有時

釋曰此是釋論偈如前自成立與外人過云

何為上中下品次第乃至一體等譬如人類

同名為人於中而有差別功德具足名上品

人稍減者名中品人全無者名下品人如是

等為待故成不待故成且有上者非上自

體有相待故譬如中自體如是中亦非中自

體有相待故譬如下自體下亦非下自體有相待故譬如上自體復次以有相待為因欲令汝解上中下等無自體故汝不欲得無自體耶若欲得有自體者待中故喚為上是亦不然如是一數體及一二等亦如前遮一數者今當說第一義中一非一數體何以故是數有待故譬如二數等如是二非二數體多非多數體應如一數說第一義中不欲於法體外而有彼數云何欲得謂一者無二及無異故名為一無一及無異故名為二無二及

無異故名為三自三已後總名為多亦如前遮而令開解今當更說第一義中一亦非一是可數故譬如異如是二亦非二多亦非多亦如一數說應作是驗等者云何謂一塵非一塵是可數故譬如異如是二塵非二塵多塵非多塵亦如上說及長短遠近前後因果非長短遠近前後因果乃至有為無為非有為非無為亦如是說鞞世師人言第一義中有如是時何以故有分量故若無時則無分量如馬無角不可說有分量由有時故則有

刹那羅婆摸呼嚶多晝夜半月一月時行年
雙等分量若有分量是則有時譬如稻穀等
有故則有分量故知有時論者言汝之所說
義不相應何以故如論偈說

不取不住時 住時亦不有 可取不可取

云何可施設

釋曰不住者謂諸行聚是起滅法名為不住
世諦中行聚等名時是時名不可取住時者
亦不於法體外有非色時可取是名住時云
何可取不可取云何施設時若可取即能施

設時不可取不能施設以是故諸行如是曰
行等作有分齊諸行生住滅摸呼嚶多等法
有分量故名為時如汝所說因者其義不成
何以故無所依故譬如無體鞞世師人言有
常時以有刹那羅婆摸呼嚶多過去未來等
種種差別譬如淨摩尼珠造一因彼衆色而有種
種相現論者言此體待彼體得有刹那等名
我義如是如論偈說

此彼體相待 世諦法如是 第一義無體

離體何有時

釋曰相待者謂外人於世諦中立有相待我
 義亦爾第一義中無有常時如我所說過者
 汝不能免鞞世師人言第一義中有實時體
 如非他及他一時及非一時遲疾等即是時
 相非無體而有相論者言第一義中無少許
 體世諦之中有諸行差別相待相續非他及
 他等識起一時者謂諸行無差別刹那相待
 非一時者有遲有疾遲者謂後時相續隨轉
 疾者謂不相續隨轉非他識起者但是諸行
 無別有時汝所立因無體何處有時體可得

若外人意謂他等識起緣諸行法非是時者
 何處可得時耶論者言汝以時是常是一令
 他解者此驗無有我今說驗於世諦中常一
 之時非是起他等識因識故譬如色等識鞞
 世師人復言定有實時有假設體故論者問
 言似何等物世師答言如色等論者言第一
 義中色等體不成如先已說能令物解色相
 無體色相無體故譬喻無體譬喻無體故時
 亦不成我亦無而說有譬如車軍林等雖無
 實體而有施設故非是一向有人意謂依諸

行法施設有時如說晝日住摸呼嚶多住作
此說者應如是答如論偈說

因物故有時 離物無有時 亦無少物體
何處時可得

釋曰此謂因物生故則名為時離此行法無
別時體執有時者言定有時有起差別言說
因故不見無法能起言說因見有已作今作
當作瓶故即知有時論者言汝語不善已作
瓶等能起言說因者是諸行法亦非是時汝
因不成有相違過能起言說因者是世諦法

汝種種說時皆不成故如先說了因者義亦
不成此品初已來與外人成立過自說成立
無過遮空所對治時無有自體為令信解此
品義意如是以是故此下引經顯成如放光
經佛說佛告須菩提時非色法非無色法非
受想行識法非無受想行識法非生法非無
生法非住法非無住法非異法非無異法非
壞法非無壞法非受法非住法非出法非無
受無住無出法乃至非老相非病相非死相
非青相非嗷相非壞相非散相非無老無病

無死無青無噉無壞無散相須菩提若非色
 非生非住非異非壞相者是名般若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若非色非非色乃至非受想行
 識非非受想行識者時即非時亦非非時若
 時非時非非時不可言說者是名般若波羅
 蜜又如妙臂經中道一所說菩薩摩訶薩十了知三
 世所有諸行已起故說名過去世未起故說
 名未來世起時故說名現在世此現在世陰
 界入等住者了知不住何以故一剎那時不
 住故此一剎那即有起時住時差別以剎那

不住速滅故定無有時釋觀時
 般若燈論卷第十一

音釋

鞞駢駢切 杙杙音兀樹也 牖音酉壁也 嚼音在藥也 撈
 漉撈力木切 擊古候切 摸蒙哺切 栗栗音

般若燈論卷第十二

造二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因果和合品第二十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以鞮世師
等於前品中立時不成故說鞮婆沙人及僧

造二

佉人等言第一義中有如是時果有生滅故
如種子與水土和合以時節有體故而芽得
生若無因者果則不生以是故如前所說因
有力故當知有時論者言若有說言因緣和
合有果生者今當答之如論偈說

若謂眾因緣 和合而果生 是果先已有
何須和合生

釋曰和合中若有果者得如是過何以故有
不生故若有而從和合中生者有云何生若
言生者和合中則無何以故有之與生二法
相違復次若有果則不生已有故果若已有
不須更生何以故生與不生此二相違若有
言因緣和合中無果而能生果者今當答之
如論偈說
若謂眾因緣 和合而果生 和合中無果

何須和合生

釋曰此謂果不生無有生故譬如兔角若無生者生法體壞是汝立義等過若立因緣和合中有果者今當重破如論偈說

若謂衆因緣 和合而有果 是果應可取

而實不可取

釋曰此謂果不可取何以故一心欲取而不能取以果無故此下作驗和合中有芽名果亦不可取何以故和合中無果故不可取若不可取者是中則無譬如種中無有瓶絹如

是於和合中無芽名果故不可取僧法人言彼說和合中不可取者亦有是義所謂極遠極近及諸根損患心迷悶時有隔障等能障於取雖有物體而不可取非一向無故不可取若言無者是彼出因立義之過復次更有連二異僧法人言如前所說過者今當更說彼上二出因言不可取者此因有何等義為是現量不可取耶如諸根識而實是有亦不為現量所取故彼立因者非是一向若以驗量不可取者因義不成猶如驗因中果有取可量故

若可量者因則不空譬如果體如是苦樂
二種能為貪瞋諸見三煩惱因色聲五種亦
能為貪瞋等三煩惱因以是因等有驗量故
因中果有取汝雖言現量不可取然今驗量
有可取故彼出因義不成若現量及驗量俱
不可取者此違我義及因不成論者言我道
不可取者謂於因緣和合中畢竟無果故不
可取汝言極遠等亦不可取非一向無者世
諦之中亦無此理何況第一義耶於第一義
中亦無極遠等物如上苦樂色聲等於第一

義中亦無是則因義不成所言果者果亦自
體空故若因中無果者世諦中果亦不生譬
如柜不能生柜因亦不能生因汝言因能生
果者於世諦中亦已被破復有異僧法人言
若因未生時先無因體果亦先無而後方生
論者言今當說驗若先無因後亦不生無有
故譬如空華石女等廣如前說驗今更總答
修多羅人及鞞世師等計因中無果者如論
偈說
若謂眾因緣 和合無果者 是則眾因緣

與非因緣同

釋曰此言無果者謂果空故因之與果云何差別因相者謂自果生無間生自分生等差別是為因相緣相者謂通生種種果能長養他令他相續乃至遠處通生諸果非自分生能廣饒益如是等名為因緣差別相與非因緣同者謂非因緣不生於果何以故果空故以是故因緣與非因緣同復次今為執因中無果者出驗第一義中種子等諸因緣不能生果何以故果空故譬如非因緣復次修多

羅人言緣能生果何以故有決定緣能生果故若果空者義不相應論者言第一義中無如是驗還同上非因緣過欲令他信解者汝驗無力修多羅人復言見麥種子能生麥芽以是故彼出因者無有義理論者言世諦之中實見麥種能生麥芽非第一義若於第一義中麥生芽者是義不然如是觀察有果生者不然如先答汝立果生滅以為因者果有生義不然復次今問執因中無果者因為生果已而滅為未生果而先滅耶執者答言我

有何過爲此二問論者言義不相應如論偈說

與果作能已 而因方滅者 與因及滅因 則便有二體

釋曰此謂於世諦中亦不欲令與者滅者一法有二體過復次若未與果作能而先滅者二今當次答如論偈說

若因未與能 而因先滅者 因滅而果起 此果則無因

釋曰此謂不欲無因而有果以是故非因滅

已而果方生何以故已滅故譬如久已滅者此義一切世間之所共解亦復不須更令物解修多羅人復言和合法起有同時能生果如燈與光同時而起是義應爾論者言若謂同時而生果者是亦不然如論偈說

若同時和合 而能生果者 能生及所生 墮在一時中

釋曰此謂有同時過而不欲令能生所生二法如父子二同時而起有如上過復次云何別時起謂所生及能生因果爲二今次作驗

非果與因和合同時俱起何以故所生及能
 生二故譬如父子二如先所說有器炷油等
 和合有力故世諦中燈共光同時起非燈與
 光相望為因果是故汝說不善復更有異僧
 佉人言未和合前果已先起後和合時方乃
 顯了論者答言無有是義如論偈說^五
 若未和合前 已有果起者 離彼因緣已
 果起則無因
 釋曰此謂離和合因緣而先有果者世諦之
 中實亦不見有如此事以是故我佛法中無

果先起汝言後顯了者先已答訖更有異僧
 佉人言因法雖已滅至果起時猶有因體住
 論者言若因滅已而體不捨即住為果體者
 無如是義何以故如論偈說
 若因變為果 因即有向去 先有而復生
 則墮重生過
 釋曰此謂因體為果而體不捨如提婆達多
 不捨此宅而至彼宅何以故因體已有而復
 更起則為重生既不生果全無所作復次若
 謂即因變為果者即是不名變變不名即是

如泥團不即是瓶泥團滅已而有瓶生不得稱變不變故譬如泥自體僧佉人復言因能生果我義如是無如上過論者言若不捨因體而名果者但名字有差別而無果體如上說過汝不能免若捨因體果體起時而因還住果體中者是義不然汝不思量作如是說復次今問執有異僧佉汝言因能起者為因已滅能起果耶為未滅能起果耶二俱不然如論偈說

為已滅生果 為未滅生果 因滅者已壞

云何能生果

釋曰此謂已滅者不復是因何能生果若因起已而體不滅何能生果汝之所說義不相應復有異僧佉人言實法恒住而前物體滅後物體起有此變異以是義故因體不滅而能生果論者言是亦有過前體滅時實法亦滅何以故實法與物體不異故譬如已滅法體後法體起時實法亦起何以故實法與物體不異故譬如已起法體如汝所說與世諦道理相違若依第一義道理有何法體滅有

何法體生而言有變異耶何以故一切時無有譬喻汝所說者是義不然復次汝言前法體滅者此體為是因體為非因體若是因體者前法體滅因體亦滅偈言因滅者謂非是已滅因有能起果力復次若前法滅非因體者如論偈說

因果和合住 云何得生果 不與果和合

何物能生果

釋曰此謂因不生果何以故因果體不異故如因自體不自生因若因與果和合住既

不生果因則無用法體有顛倒故是汝立義之過若有人言因不與果和合者亦如上答物不生果何以故果空故譬如餘果且已總遮因能生果今當別說遮彼眼識等果若此眼識以眼為因者此眼為見已取境為不見而取境二俱不然若眼見而取然後識起者識則無用若眼不見而取者色之境界則為無用復有人言第一義中因能生果何以故因與果作因故若因不生果者是則乳非酪因譬如乳與瓶論者言汝說不善何以故如

論偈說

無有過去果 與過去因合 亦無未生果
與已生因合

釋曰此謂因果俱無故譬如兔角復次過去
因以時別故則不與果和合復次已生未生
果與已生未生因不和合者如論偈說

已果及未因 畢竟無和合 未果及已因
亦復無和合

釋曰此謂時別因果二故已生果與已生未
生因已壞果與已壞未壞因不和合者如論

偈說

無有已生果 與已未因合 亦無已壞果
與已未因合

釋曰此謂因果二得同時者先已遮故由時
有別汝義不成作是觀察因之與果未無和

合如論偈說

因若不和合 云何能生果 因若有和合
云何能生果

釋曰此下作驗第一義中因不生果不和合
故譬如種子在地芽不出高山復次今有道

理與彼執稻種中無果及有異者過如論偈說

因中果若空 云何能生果 因中果不空 云何能生果

釋曰此謂種不生果以果空故如先所答譬

如餘果因中果不空者謂果已有故因不生

果譬如因不生因先已答故鞞婆沙人言果

未起前此果先有論者言無如是義今為遮

此過故如論偈說 未起果不空

不空則無滅 以無起滅故 果得不空過

釋曰此謂果不從緣起以果有自體故若有而起者無如是義已有故不須更起若謂不起而有果者是則果體應常不滅以是故果得不空過而執者不欲令果有不空過如論偈說

果不空不起 果不空不滅 以果不空故

無起亦無滅

釋曰果若空則無起滅若定有者不須復起

無起故無滅以是故果若不空云何起滅復

次云何欲得如此果者是起滅法故果若已

有則不見有起滅法譬如現在相復有路伽耶言果未起前果無自體何以故果體空故果已起者亦無他法體論者言是說虛妄無有義理我今答汝何以故如論偈說

果空云何起 卷二 果空云何滅 九 以果是空故

無起亦無滅

釋曰此謂第一義中果空而有起者不然何以故果無體故譬如空華第一義中於稻芽上有麥芽無體體滅者是亦不然無體故譬如非稻芽滅復次從緣起者自體皆空是我

法中第一義觀故若謂有少許物而不空者此等之物則不從因緣生世諦之中亦無是事譬如空華如上偈說未起果不空果得不空過此謂果不空者得無起滅過今令汝解第一義中果空而有起故譬如幻等第一義中果空以有滅故亦如幻等果亦如是若果以無他體為體者此果則無起無滅世諦之中亦無果故譬如空華亦如上說果空云何起果空云何滅此謂起滅俱無體故此果既空則無起滅然外人不欲令果無起滅故此

中立驗內入等果非無自體而有起故譬如
 幻等以此無起無滅之驗即破汝果有起有
 滅汝差別法破故是汝立義之過復次能生
 之因此因與果為一耶為異耶其過如論偈
 說

因與果一者 終無有是義 因與果異者
 亦無有是義

釋曰何故因果不得一異耶是中過答如論
 偈說

因果若一者 能所則為一 因果若異者

因則同非因

釋曰此謂汝不欲得能生所生二如父與子
 云何為一亦如火與薪云何得一此之二喻
 世間共見以是故我今說驗因之與果不得
 為一何以故能生所生有異故譬如父子二
 此謂計一者過復次執異者云何謂因與果
 異故譬如一切非因法而汝不欲因同非因
 汝意欲得因果二法相續不異復次今問執
 因中先有果者此果為先有已生為未有而
 生是皆不然其過如論偈說

果若已有者 何用從因生 果若未有者 因復何能生

釋曰此謂果若有自體者何假因生世諦之中亦復不能令人信解果若無自體者如虛空華於世諦中而亦不能令人解也如上偈說果空云何生以此觀察第一義中因能生果者不然若因不生果者則不是因如前外人所立能生果者因應處處為因故今為破此因義不成汝亦違先所說於第一義由成立因生果義復次今言違者謂於第一義中

因不生果世諦之中有如幻化等生故辯世師人復言第一義中因能生果何以故世人咸言此果之因故當知因能生果若因不生果者終不指示言此是果之因譬如駝角弓無故不說今以有故說如說眼是因識是果稻是因芽是果造二以有故說若說識與芽喻得成者即是我所立義得成其驗如是論者言若曾有少許果生是第一義者可得言此是因此是果可作如是指示今能生因無故汝上所引世人咸說是果之因者所立不成亦

違汝義復有僧法人言得和合法故果生此
 和合法由得時節故能生於果而此品初彼
 遮我言果有生滅為因故因不成者非是不
 成亦非獨因能生果復由和合及得時節而
 能生果如彼所言因不生果者正成我義論
 者言因緣和合者非是實法自體能生若自
 體生已可能生果今則不然何以故其過如
 論偈說

自體及眾緣 和合不能生 自體能不生
 云何能生果

釋曰此謂和合不生於果何以故非實法故
 譬如幻等亦如提婆百論遮和合偈中說一
 和合者無諸和合亦無若言是一者應離因
 緣有今當為汝分別正義如論偈說

是故果不從 緣合不合生 以果無有故
 和合法亦無

釋曰此謂離諸緣無和合法復次如先已遮
 因不生果今遮和合亦不生果云何不生謂
 此和合非是近生亦非遠生第一義中不生
 者如先遮因緣中已令信解如是和合法不

生果非和合法亦不生果又如百論中說世
 間名字由和合有法體非有體非有故亦無
 和合以是故品初外人所說因者與出因過
 遮彼時法為令信解因果無自性故是此品
 義意以是故我義得成如般若經中說極勇
 猛色非因非果造二若色非因非果十二乃至受想行
 識非因非果何以故色無和合故若色無和
 合乃至受想行識亦無和合不見色不見受
 想行識無所行者是名般若波羅蜜如佛於
 識趣後世經中說偈言若說和合處是說方

便門為趣第一義智者如是解釋觀因果和合品竟
 釋觀成壞品第二十一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如前品以
 因果無自性故已令信解今為顯示諸法無
 成壞故說僧法人言第一義中有時何以故
 時是成壞因故若無時者則不是因譬如蛇
 足由有時故成壞二法隨時而轉是故說時
 為因因得成故即是我所立義得成論者言
 成壞二法為離成有壞為不離成有壞為與
 俱有壞是皆不然如論偈說

離成無有壞 與俱亦無壞 離壞無有成
與俱亦無成

釋曰我佛法義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時為因者其義不成何以故若離成有壞者則不因成有壞壞則無因又無成法可壞故云何為成謂眾緣合云何為壞謂眾緣散復次若離成有壞者無成誰當壞故譬如無瓶是故離成無壞若謂與俱而有壞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法先別成然後有合是合法不離於異若離異者壞則無因是故與俱亦無壞如是若

離壞共壞無有成者何以故若離壞有成成則為常常是不壞相而實不見有法是常以是故離壞亦無成若謂與俱有成者是亦不然成壞相違云何得一時俱僧佉人言何有與他立過自義得成自若成者應說道理論者答言汝義非也其過如論偈說

離成則無壞 云何得有壞 離死則無生 無壞何有成

釋曰此謂離成無有壞法世間之人皆共解故不須廣說釋離成無壞已復次與俱亦無

壞者如論偈說

若成與壞俱

云何當可得

亦如生與死

不可得同時

釋曰此中說驗壞之與成非同時有何以故成是壞緣故譬如死與生不可得俱釋不俱

已復次第二分別離壞無成者如論偈說

若離壞有成

云何當可得

諸體上無常

一切時中有

釋曰此謂離壞無成何以故如立義中諸體無常者謂色法等自體無常故譬如無常自

體復有正量部人言法雖無常得壞因來法體即壞非一切時皆有無常論者言若爾者譬如有人服瀉藥已便瀉乃語他言是天瀉我不言藥瀉汝亦如是無常之法一切時中能壞法體而言得壞因來者是事不然若得壞因無常始能壞法體者但是壞因能壞法體何得復言無常能壞今問外人法體為是壞性得壞因來壞耶為非壞性得壞因來壞耶此法體若是壞性得壞因來壞者不然何故不然法體起時無間即壞亦起便滅不到

第二刹那云何得待壞因來壞若法自體非壞者譬如涅槃亦不待彼壞因來壞復次壞無有因壞無因故法則不壞譬如無為以此驗故破彼壞因彼因既破即破法體是汝立義之過且成壞二法前後而有者不然釋離壞無成已復次同時有成壞者義亦不然何以故如論偈說

成與壞同時 云何而可得 亦如生與死同時者不然

釋曰此謂作是觀時義同前解復次互不成

者如論偈說

成壞互共成 此二無有成 離此二互成 二法云何成

釋曰此謂成壞二法不可得成如外人先說有時而為成壞因者因則不成薩婆多鞞婆沙人復言此自性壞法非起而即滅十五由起無間有住故此性無間而有滅論者言是事不然其義如論偈說

盡者無有起 無盡亦無起 有盡者無壞 無盡亦無壞

釋曰此謂若法有無常者名爲盡有盡者則無起盡二法相違故譬如生與死者言起已而無間不滅者此非盡法以是故如向所說起盡法者於世諦中不成故有盡法者不須思惟分別無盡者非壞自體故譬如解脫鞞世師人言應有成壞體法有故若無成壞亦無體法譬如蟾蜍毛而成壞是物體法故必有成壞法論者言第一義中若有一物實有成壞者應說成壞法然無成壞可說故其義如論偈說

若離彼成壞 則無有物體 是成壞二法
離物體亦無

釋曰物體者以成爲體故成旣無體汝向說體法有故爲因者不成何以故所依無體故能依亦不成復次汝以物體爲因者今說其迴修多羅人言物體無實自性是空然於物上有成壞法薩婆多人復說言物有實體自性不空於此物上而成壞今總答彼二部成壞如論偈說

有成壞二法 物體空不然 有成壞二法

體不空不然

釋曰此中立驗如上體法有故若言自體有者則應不壞以是故汝等立因不成復次更有與過道理此成壞法為一耶為異耶二俱不然是義云何如論偈說

是成壞二法

卷二

一體者不然

十六

是成壞二法

異體者不然

釋曰此謂相違故譬如愚與智然此二法同依一物譬如餘物體此亦因義有不成過鞞世師人說偈言

我常見物體 有成亦有壞 是故知體法 定有而不空

論者言汝實見者但是同凡夫智非第一義今當為汝分別其意如論偈說

起者先已遮 無起法亦遮 見成者愚癡

見壞者亦爾

釋曰此謂無成壞體外人若言見成壞者云何知是愚癡非第一義耶論者言此先已答汝若意由不足今更為說於第一義中若見有物體者此成與壞可依彼體然此物者為

有體能生體為無體能生體是皆不然何以故其義如論偈說

有體不生體 亦不生無體 無體不生體 亦不生無體

釋曰有體不生體者第一義中無體故譬如

已生體若外人言如種子體後時能生芽故十七謂是體能生體者是亦有過何以故芽未生時亦無芽體以稻體不生故芽未生時無有名字此謂未有言說故譬如餘未生物體不生無體者體無故譬如兔角無體不生體者

謂無因體體無生故亦如兔角無體不生無體者先已說驗破故今問體等為自生耶為他生耶並有過故其義如論偈說

法體不自生 亦不從他生 亦無自他生 今說何處生

釋曰如是不生前已廣說故此謂畢竟無生以成壞無有體故汝根本因義不成若第一義中欲得有體者今當說過如論偈說 諸法有體者 即墜斷常見 當知所受法 若常若無常

釋曰何故爾耶謂此法若常若無常故何以
 故常者不壞故是常見過無常者壞故是斷
 見過有外人言我無是過其義云何引上偈
 本云諸法有體者非常亦非斷論者問言何
 故爾耶外人復引論偈答曰

起盡相續者 由果及與因 因滅而果起
 不斷亦不常

釋曰外人意謂因始滅時有果起故不斷果
 始起時有因滅故不常亦如經說五陰無常
 苦空無我而不斷滅以是義故因之與果非

斷非常論者言若如是者義不相應前滅後
 起今說其過如論偈說
 是起盡相續 由因及果者 因滅而果起
 若斷及若常

釋曰此謂因滅更不生故則墮斷過已滅者
 不起故譬如焦種^{卷二}鞞世師等謂論者言如彼
 論中偈說若物從緣起此果不即緣亦不離
 彼緣非斷亦非常此謂論者先所欲得今復
 說為過者不然論者言此語不善何以故此
 偈於世諦中說不斷不常非第一義何以故

第一義中一切法無斷常過僧法人言因變
爲果住果故得說有體無斷常過論者言是
義不然汝轉變無驗不令人解轉變義者先
已遮故汝今復起轉變分別者今更說驗若
物不可變者終無有變何以故不可變故譬
如兔角復次若諸體有自體者義不應爾其
過如論偈說
先有自體者 後無則不然 涅槃時便斷
即有斷滅過
釋曰今現見此體有起有滅是故諸體無自

體所以者何起滅法故此義先已說復次若
諸體先有自體者阿羅漢心心數法後時更
不生故即斷滅過此過汝不能避若汝意言
涅槃時是斷者亦從是斷未涅槃前諸有相
續時我何有斷滅過而謂相續無斷過者汝
不善說我前說涅槃時斷者正遮汝言未入
涅槃前諸有相續如前言涅槃時便斷者此
已令解是斷見過故若後時是斷者障於解
脫何故爾耶由此斷見不得解脫故如是答
汝汝心猶不足者今當復聽此現在有未後

命終時是名死有未來有中初受生心者是名初有此中義意如論偈說

死有者是滅 取初有不然 死有未滅時取初有不然

釋曰此中說驗第一義中死有是滅者不取未來有是滅故是死有故譬如阿羅漢死有復次死有名過去有初有名現在有若死有滅次起初有者是則無因若言此死有未滅時能取初有是有故得無過者此中說驗死有未滅者不能取初有未滅故譬如現在有

外人復言死有欲滅能取初有論者言亦不善說其過如論偈說

是死有滅時 能生初有者 滅時是一有生時是異有

釋曰此謂滅時生時二有各異故云何能取耶外人答言如彼所說有相續而體異者我亦如是論者言提婆達多死有不取提婆達多初有有異故譬如耶若達多死有又復汝謂已滅未滅滅時取初有者不然如上二有過又復汝謂若滅來現前能取初有者同前

二有過如是生時及已生取初有者亦不然
還如前過以是故如論偈說

滅時及生時 取初有不然 而此滅陰者
後復還生耶

釋曰此謂外人不欲得已滅之陰還復重生

如一人一時有^二自體者無也若謂初有滅

時即後有生者今應隨在何陰中死即於此

陰中生不應餘陰中生如是死有滅已能取

初有者不成已今信解死有滅時能取初有

者亦不成以是故已滅及滅時俱不成如我

所說道理死時諸陰滅已還用此陰相續生
者亦不然其過如論偈說

如是三時中 有相續不然 若無三時者
何有有相續

釋曰此謂死有續生初有者不然相續不斷

不常語者是世諦非第一義諦是故我所立

者不破以是故如品初外人說有如是時為

成壞因者今廣說此因過故立時不成以成

壞無自性令物信解是品義意是故此下引

經顯成如般若經中說佛告極勇猛色不死

不生受想行識不死不生若色受想行識無
死無生是名般若波羅蜜

釋觀成
壞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十二

造二

十一

音釋

炬音炷之成切燈炷也漏司夜切澹蟾時占切蟾常魚切

般若燈論卷第十三

造三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如來品第二十二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令決定解
第一義諦如來身故說修多羅人及鞞世師
等言有自體色等諸體是體故譬如如來何
等是如來謂金剛三昧解脫道同起無間第
十六剎那心彼差別門初起剎那即名為智
此智是第一義諦如來智所依陰亦名如來
論者言若依止世諦智諸體及如來有自性

汝欲得取此成我義今依第一義諦觀如來
若此智是陰自體者已攝入諸陰中今遮如
來亦遮彼智如論偈說

非陰不離陰 陰如來互無 非如來有陰
何等是如來

釋曰陰者謂積聚義陰非如來者如來自體
非是陰故此中說驗第一義中陰非如來陰
是起盡法故譬如凡夫諸陰又如外四大等
如是以作故為因者當廣說驗復次諸陰非
如來已遮此陰起法亦遮實法及遮色等陰

故復次今將智為一門別遮第一義中智非
 如來是起盡法故是智故譬如凡夫智諸外
 道等謂陰外有如來以此方便成立於我今
 答此故若離陰外有如來者無驗可令信解
 如是離陰有如來者不然互無者謂如來中
 無陰陰中無如來如來中無陰者譬如雪山
 中無藥不得言有藥陰中無如來者譬如林
 中無師子不得言有師子非如來有陰者如
 具足財者名為有財不以不具足者名為有
 財如是以五種觀察如來不成如所說觀察

方便時無有如來譬如收賊多獲眾人謂言
 是賊及其檢驗還是好人無有實賊如是離
 陰之外何等是丈夫何等是自在汝所說如
 來不成所說不成故亦關於譬喻譬喻闕故
 是立義有過修多羅人復言因陰故假設名
 如來我等所說無過論者言是義不然汝所
 說者則為有過如論偈說
 因陰有如來 則無有自體 若無自體者
 云何因他有
 釋曰此謂有自體者得如是過應作是知如

來無自體此中說驗於第一義中如來無自體以假設故譬如旋火輪無實故譬如瓶阿毗曇人言第一義中瓶有實體可識故譬如色論者言瓶等是實者亦不成無有譬喻故然瓶及水等是世諦中有色者第一義中無實何以故若法分別無者是世諦乃至最後不無者亦是世諦阿毗曇人復言如五陰是假設如來亦是假設而言如來自體是作者以如是解成立如來無自體者反成我義何以故諸陰是作故若言以他為緣有如來起

者如是成立亦無譬喻可為譬喻如是一切以他為緣者悉有自體亦如火輪色等是無分別眼識境界故如是一切以他為緣者皆有自體我宗立義如是論者言火於空中上下徧轉而無輪體以輪體空而為喻者不然火等有起先已遮故如是實法及眼識等諸識色等境界先皆已遮如眼乃至色等一切法亦如是遮故若待因緣而起者有自體義不成何以故如論偈說
法從他緣起 有我者不然 若無有我者

云何有如來

釋曰此謂以他為緣者是假設故譬如幻人
 若如來無自體者何能成立諸體有自體譬
 喻以如是意先所譬喻則為有過復次汝言
 如來有自體故一切諸體得有自體者是亦
 不然外人言雖無一物可為如來而如來是
 有我喻得成無如上過論者言是義不然何
 以故如論偈說
 若無有自體 云何有他體 若離自他體
 何等是如來

釋曰此謂畢竟無有如來若言自體他體之
 外別有如來體者第一義中不成汝非無過
 犢子部言因陰施設有如來不可言與陰一
 異何以故非陰自體故不一非無陰自體故
 不異若如是說如來者其義得成論者言為
 第一義如來取陰施設耶為非第一義如來
 取陰施設耶彼若取陰為如來者取則無義
 若非如來者今問其義如論偈說
 彼未取陰前 已有非如來 而今取陰故
 始是如來耶

釋曰此謂未取陰前已有我者外人意言如此論者言若爾者如論偈說

彼未取陰時 則無有如來 未取無自體

云何後取陰

釋曰此謂離取如來不成何以故如來無自

體故如外人所執我無陰體我後時取如來

陰為如來論者言今遮此我不取如來陰我

非如來故譬如餘物不取如來陰為如來若

如來取陰已後為如來者汝等欲得爾耶如

上偈說過今問如來者為是陰體為非陰體

若是陰體已如前答若異陰體則無如來何

以故非陰自體故譬如兔角亦如前說第一

義如來未起已前非如來不取如來陰未起

已前無如來故譬如非如來如論偈說

猶如未有取 不得名為取 若離於彼取

無處有如來

釋曰此謂離取無如來體今當說驗五陰中

無丈夫是作故譬如瓶如是從緣起法無文

夫是作故譬如瓶無常法無丈夫是作故譬

如瓶正智邪智疑智中無丈夫是作故譬如

瓶憂喜因中諦所攝中無丈夫是作故譬如
瓶如是諸因當廣說驗犢子部復言第一義
中有如來若言無者佛所不記如外道所執
丈夫如來即記言無然未曾說無如來若言
無者何緣復記有人問言死後無如來耶佛
亦不答以是故有^{造三}如來論者言如^五經中說有
一國王來問佛言世尊我有所疑請問世尊
惟願世尊爲我直答不須廣說身中我者爲
大爲小爲長爲短色相方圓各似何等爲在
一處爲徧身中佛言大王王得自在今還問

王大王宮中菴羅樹果作何氣味形狀色相
復似何等王言世尊我所住宮無菴羅樹云
何問言氣味形色佛言大王身中有我王可
問言大小長短然此身中本無有我云何令
我答王所問如是答者即是如來記於無我
多摩羅跋外道說言第一義中有如來取施
設故此謂若言無者不於取上而有施設云
何有取謂取無上解脫熏修諸陰相續故名
如來如經所說佛之名者非父母作乃至非
諸天作其義如是復次云何名佛謂最後得

解脫時乃名為佛以如是等故有如來論者
言如上偈說不即不離陰陰中無如來如來
中無陰非如來有陰何等是如來此謂如來
於此第一義中畢竟不可得故如論偈說
一異無如來 五種求不得 云何當以取
施設有如來
釋曰此謂第一義中有自體者云何可施設
耶若可施設則非第一義中有自體者若言
如瓶是假施設欲得爾者汝所立義便為不
成如汝所言以施設有如來者此立因驗第

一義中不成亦與因義相違云何相違謂取
施設而有瓶等但是世諦中有故非第一義
復有自部人言謂論者言彼向說偈若無有
諸取云何有如來者為不善說我今說言有
取者取若無取者亦無有取譬如龜毛聚云
何名取謂無漏解脫不共法等造三以為五陰有
所任持是故如所說因云何名取者謂如來
身此如來有故我所立義得成論者言是義
不然何以故如論偈說
如來所取取 此取不可得 取及取者空

及一切種空

釋曰此謂取無自體無自體義先已令解不復更說一切種者謂自體種他體種等見真實者一切種門觀察之時於第一義中不可施設隨順世諦而有施設云何施設謂不可思議未曾有十力無畏不共等諸功德海熏修如來為一切世間之所供養中論者因彼五陰作是施設如經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多人安樂以是義故名假施設如佛言曰我是眾生真善知識一切眾生有生苦等令得

解脫又如佛言應知者我已知應識者我已識應修者我已修阿含經中作如是說我所立義不與相違如來於世諦中作是施設非第一義外人復言第一義中不欲得者自違彼宗論者言若第一義中有如來令人信解者汝不出驗而亦不能破我所立我非先受第一義故然後說遮諸外道等甚可憐愍何以故如經偈說
十力無垢輪 一切三有日 無量言說光
普照無明闇

此謂如眼病者不信有日或有說言如來無一切智是人故譬如餘人復有說言如來智者非一切智是智故譬如凡夫智復有說言如來身者非一切智所依止處是身故譬如凡夫身論者言是等所說非也若第一義中如來無一切智而令信解是人故是凡夫智故是凡夫身故而爲因者此等因義咸皆不成法身者永離人故智故身故諸有戲論故三界所不攝故是出世間無漏法聚故名爲法身復次若更有人說言如來無一切智是

作故廣說如是諸因者如前所立與其過咎若復有人作譬喻言如來身者非一切智所依止處是屍故譬如凡夫死屍此喻過失亦同前遮智門譬喻出因等若言是能取及有所緣亦以此過說之復次汝言如來無一切智者此有何義爲一切不知少有所知耶爲一不知耶若外人受初問者即應問言何故不知若外人意謂不能知諸根境界是故言不知者論者言此諸根等亦能有知何以故可知境界故譬如自手等若受後問者汝先

立義則爲自破何以故汝先以人故爲因者
豈有人一事不知耶又復世間悉知故云何
知耶謂知如來有真解故汝以凡夫等爲喻
者是皆不然世間凡夫亦少有所知故復次
如諸天等能知過去未來現在三界所攝及
不攝等事謂如來不知此事耶若不知者反
成我義云何成我義謂汝天等以邪智所知
故與如來不同又復以此智惡故名爲無智
耶如汝所事大師等爲有一切智爲無一切
智耶若是一切智者如來亦是一切智若汝

師無一切智而說如來無一切智者如是之
言不可信也何以故爲汝師非一切智故復
有外道號聰慢者說言如來無一切智何以
故如來不記十四難故又復說言如來無一
切智何以故如來不記孫陀利死故又復說
言如來無一切智何以故如來不記旃遮女
婆羅門作毀謗事故又復說言如來無一切
智何以故如來不定記華氏城壞故又復說
言如來無一切智何以故如來不知生死前
際自障其無知故又復說言如來無一切智

何以故如來不知提婆達多壞僧等事度出家故是等不記不知者如來無一切智故論者言汝聰慢等虛妄所說立義出因及以譬喻今與其過汝何不說尼乾外道計有我人衆生壽命汝何不說韋陀人計有實法汝何不說僧法人計有自性汝何不說韋陀中所說丈夫如此等事不能記不能說故名爲無一切智耶爲是等皆無故不記耶又復汝言總不知故名爲不知者此即是知何等是總謂一切諸法皆無自體而已令物解故佛

涅槃後當來之世諸弟子等亦以無自體義令衆生解復有彌息伽外道言佛家所說十二部經者非一切智人所說有作者故譬如韋陀等論論者言若有作者汝出因義不成何以故見有可化衆生故如來無功用自然出言說猶如天鼓空中自鳴如我法中作者受者皆無故汝立有作者義是因不成汝韋陀有作者誦習故譬如韋陀等論汝所立因則非一向若外人如是意韋陀文句無有作者其義云何作者時遠不能憶故論者

言是說不善汝但說因無有譬喻又汝韋陀
 中言一力山中造一力毗陀三摩山中造三
 摩毗陀迦逋處此言白造阿闍毗陀云何言
 無作者耶是故汝立宗義不成若言是了非
 作者此了義先已遮汝立了義不能成就何
 以故文句是作法如人受學次第披讀文字
 章句譬如僧法論文句復次汝文句是作法
 有樂欲故譬如僧法論文句復次文句是作
 法有受持故譬如僧法論文句復次文句是
 作法有誦習故譬如僧法論文句以是等因

應廣為驗如彌息伽外道所計韋陀聲是常
 者今遮此義故所分別聲者非聲自體何以
 故為根所取故譬如色復次聲非了出法是
 可依行因故如言提婆達多將瓶來即依聲
 將瓶來不將餘物來譬如頭語手語等如是
 有故復次聲非了出法造三是所召法故譬如頭
 語等如有故復次聲非了出法十是能成立
 法故譬如頭語等如有故復次聲非出法
 是喜怒因故譬如頭語等如有故以是等
 因當廣為驗若有人言劫初諸天子故者亦

同前遮又復韋陀是破戒惡人所作說殺生
祠天親處邪行飲酒等故譬如波西目伽論
外人言韋陀中說殺生者不是非法以呪力
讓不畏殺罪故譬如以呪毒不害人論者言
不與取邪行等是極惡法然非一向是故作
此殺生罪是趣惡道因故作意殺非以狂亂
時殺故譬如不入祭祀羊又復若言羊等梵
天遣來為祭祀者此義不然非為祭祀而來
生也何以故是受食物故譬如業報果如是
有故等諸因廣如上說彼如是不顛倒一切

法無自體者如來所說一切天人之所供養
如來有一切智十力無畏等諸功德具足故
且置是事今還說我本宗如論偈說
彼所取五陰 不從自體有 若無自體者
云何有他體
釋曰此謂若不從自體有云何從他體有十一
以故無自體故亦無他體其義如論偈說
法體如是故 取及取者空 云何當以空
而說空如來
釋曰思惟觀察取及取者是二皆空云何以

空說空如來無是事故外人言彼先所說一切諸法皆無戲論今復說言一切法空者還是戲論違本所說論者言實如所問何以故如論偈說

空則不應說 非空不應說 俱不俱亦然

世諦故有說

釋曰若有人言離於聞慧而能於一切境界得第一義空者則不說一切法空無如是人故為欲隨順所化衆生福智聚故說空等語但以世諦施設故說為欲洗濯不善分別垢

故為破邪見癡眼膜故說一切境界不空何以故若為說空增長邪見又為破執我等膜故說一切境界空第一義中如幻如燄自體無生故二俱不說為遮異人立驗故為息於境界起二見過故為得第一義故說言無二

如是為洗濯不善分別垢故說空無相無作夢幻等語是故說空滅一切見如論偈說

若法有自體 見空有何益 諸見分別縛為遮此見故

釋曰此謂物有自體見空無益為破彼見而

讚於空外人言若言二俱不說者此語即有戲論過論者言汝語非也為遮異人分別故而言二俱不可說不可說故無過譬如以聲止聲復次若以第一義令信解者無如是驗若住第一義心以世諦智說第一義中一切卷三法空作是說者無過如後偈說若不依世諦十二不解第一義此謂為遮不空故說空然不取空是故無過如是如來自體亦空若有人言如來若常若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

非無邊若如來義得成我義亦如是成者今當答之如論偈說

於寂滅法中 無常等四過 亦於寂滅中

無邊等四過

釋曰此謂如來自體空能依無體所依分別亦無體若外人意欲以如來出因引喻成立我者其義不成以是故因喻不同亦違先義如文殊所問經說佛告文殊師利不生不滅名為如來若有人言第一義中如來滅後不記有無是故有如來不如石女無兒說言無

見我今答彼汝以種種分別習氣熏習智慧故執說如來是皆不然如論偈說

麤重執見者 說如來有無 如來滅度後云何不分別

釋曰此謂如來滅後如來有耶如來無耶亦

有亦無耶非有非無耶是義不然正習智眼開者如論偈說

如來自體空 不應起思惟 滅後有如來及無有如來

釋曰此謂境界無體慧無分別以是故汝先

出因譬喻有過何以故有無常色身言教身法身能相所相因果能覺所覺空無相無作無願如幻如夢等悉是分別如論偈說
戲論生分別 如來過分別 為戲論所覆不能見如來

釋曰譬如生盲者不見日輪不見如來亦復如是何故不見戲論分別覆慧眼故是名不見云何為見能見法性如來是名為見復次如經偈言能見緣起者是名為見法若能見法者即為見如來復次色身是如來言教身

及法身亦是如來者如前偈說戲論生分別
如來過分別又如金剛般若經中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作如是觀察時外人所立諸體自體言有成

立引如來為譬喻者不然如論偈說

以如來自體 同世間自體 如來無體故
世間亦無體

釋曰此謂觀如來時諸陰界等無有自體分
別一切自體皆無體故云何分別謂陰界入

能相所相若因若果有體無體一異等法如

上廣分別者悉皆無體諸陰入等云何無體

如觀陰品中說若離彼色因有色者不然如

彼所觀道理陰無體故如來亦無體又如觀

界品中說無物是虛空彼中如虛空等觀六

界時非自體非他體非能相非所相一切諸

體悉皆無故已說色無自體次觀識界如是

識界等分別為如來者觀彼識界非體非無

體非能相非所相無自體故亦無如來又如

觀入品說入無自體已令開解離此諸入無

別見者得成如是以諸入境界為如來者義皆不成又如燈可燃品已明一異俱遮薪之與火皆無自體如是若以智為如來及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慈悲喜捨十力無畏三十七道品六波羅蜜諸功德聚為如來乃至法性法界法住實際真如涅槃如是等法與如來身為一為異非一非異此等無自體故如來亦無自體又如觀緣品說無起中已遮起故亦遮如來起無自體又如觀去來品已遮去來無自體故如來亦無自體以是故外人

立義皆無自體亦違先出因義故如向偈說如來無體故世間亦無體是故品初說外人立義等過而令信解自說法身有成立義亦令信解以是義故我義得成如楞伽經中說佛告大慧菩薩如來身者非常非無常非因非果非有為非無為非覺非界非相非無相卷三十五非是陰非離陰非言說非所說物非一非異悉無和合乃至無所得無所緣出過一切戲論者名為如來又如如來三密經說佛告寂慧菩薩如來身者等虛空身無等身勝一切

世間最勝身徧一切衆生如身無譬喻身無
相似身清淨無垢身無染汙身自性清淨身
自性無生身自性無起身不與心意識等和
合身如幻如燄如水中月自體身空無相無
願所觀察身徧滿十方身於一切衆生平等
身無邊無盡身無動無分別身於住不住得
無壞身無色體身無受想行識身非地界非
水界非火界非風界等所合成身如是身者
非實非生亦非大等所成非實非實法一切
世間所不能知不從眼生不依耳聞不爲鼻

識所知非舌所成亦不與身相應又如舍利
弗陀羅尼經所說惟修一心念佛不以色見
如來不以無色見如來不以相不以好不以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不以生不以家不以
姓不以眷屬乃至非自作非他作若能如是
名爲念佛又如佛地經中偈言無起等法是
如來一切法與如來同雖凡夫智妄取相而
常行於無法中無漏根力衆德鏡於中顯現
如來像而實無有真如體亦未曾有如來身
世間所見如鏡像從本無於徃來相又如楞

伽經偈言佛以陰緣起無處有人見若言無人見云何可觀察釋觀如來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十三

造三

音釋

犢音獨闍他達切襍汝羊切祀祀膜音莫

十

般若燈論卷第十四

造四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顛倒品第二十三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令解顛倒無自性故說自部人言有分別故起諸煩惱

如是煩惱從顛倒起以顛倒故則有貪等彼若無者義不相應故論偈言

分別起煩惱 說有貪瞋等 善不善顛倒

從此緣而起

釋曰諸論中說貪瞋等隨次第起善不善者

謂愛非愛從此緣起非不從緣應知不正思惟分別能為起煩惱緣此中立驗第一義中諸陰等有自體是第一義中陰等從因緣起故譬如貪等若無自體不從緣起譬如虛空華論者言是義不然如論偈說

愛非愛顛倒 皆從此緣起 我無自體故煩惱亦非實

釋曰非實者謂貪等煩惱非第一義中起以是故汝闕譬喻是立義有過汝若言我以世諦為喻非第一義者無有所成立法若於世

諦中有成立者反成我義如論偈說

我若有若無 是二皆不成 因我有煩惱

我無彼不起

釋曰此謂我者非世諦得成亦非第一義中

得成以是故若離於我則煩惱不有所以者

何能依無體故所依亦無體為開此義故如

偈說因我有煩惱者煩惱是我法亦是所受

用故然我自體不成如觀我品中觀煩惱無

能依處故其驗如是第一義中貪等皆無我

依止無體故譬如石女不生子何得說言子

色白黑耶自部人言雖無有我但心與煩惱

和合故有煩惱起而煩惱是心上法汝立無

我義者其因不成論者言汝語非也其過如

論偈說

誰有彼煩惱 有義則不成 若離眾生者

煩惱則無屬

釋曰此謂煩惱是眾生者於一切處推求眾

生不可得若離眾生煩惱無屬心起者先已

遮故亦除識自體故亦遮有實故汝心義不

成非我因義不成自部人言彼受無煩惱義

者則以無爲體無體之體成故諸體更互無體相論者言汝今欲得諸體若瓶若絹及餘物等有者爲是體爲是無體而言能起有覺因耶欲今瓶是無體者則不應說此瓶與青黃黑色等和合亦不應說青黃等色示人若有無瓶絹處不可說青黃等色亦不可指示於人無依止處故是諸煩惱畢竟無主無體義者如石女兒無青黃相可說故是故以無爲體義不成今當次答自部人等如論偈說身起煩惱見緣於我我所煩惱與染心

五求不可得

釋曰名色聚集因名爲身緣於自身起染汗見是名身見貪等三種與此義同如觀如來品中偈說非陰不離陰陰中無如來如來中無陰非如來有陰諸煩惱亦如五種中無煩惱者能起苦故名爲煩惱染者非煩惱今爲遮不異義故若染者即煩惱能燒所燒同得一過亦不異煩惱有染者此義已如先遮復次若異煩惱得有染者則離煩惱獨有染者過是故異體不成染者中亦無煩惱煩惱中

亦無染者亦非染者有煩惱如是五種求煩惱無體以煩惱無體故則無能成立法是汝譬喻有過如論偈說

愛非愛顛倒 本無有自體 以何等為緣 而能起煩惱

釋曰如我法中愛非愛顛倒本來無體以是故第一義中煩惱非是從緣起法無能成立法故是汝立義之過復次有自部人言色等六物能起顛倒云何無耶彼謂無者其義不爾故論偈言

色聲香味觸 及法為六種 愛非愛為緣 於物起分別

釋曰此謂緣六種物能起諸煩惱此中說驗第一義中有愛非愛顛倒為緣能起貪瞋癡等第一義中物有體故若言無者非六物體

譬如生盲者眼識又貪瞋等能起顛倒分別如我所說因有力故有諸顛倒以是因緣譬喻無過論者言汝語非也皆是虛妄如論偈說

色聲香味觸 及法體六種 如乳闍婆城

如燄亦如夢

釋曰如是等自體皆無自體勢分亦無乃至世諦誹謗之過亦無無何過耶以無此物故云何如乾闥婆城以時處等眾人共見故名如乾闥婆城云何如燄譬如愚者見熱時燄謂言是水逐之不已徒自疲勞竟無所得如是一切諸法自體皆空著法凡夫亦復如是故言如燄云何如夢有時有所思念因果體及一切法無自體故是名如夢若色中有者如論偈說

若愛若非愛 何處當可得 猶如幻化人 亦如鏡中像

釋曰第一義中愛非愛皆不可得何以故第一義中色像等自體空故云何如幻化人於不實境界顯現相似故云何如像不待人功而能起現與形相似故以是因緣汝上出因立義等不成何以故第一義中物體不成故亦違汝義如論偈說

若不因彼愛 則無有不愛 因愛有不愛 是故無有愛 無不愛待愛 無愛待不愛

若以愛為緣 施設有不愛

釋曰愛無自體其義如是以是故不應有不愛不愛無體故愛不待不愛而言有愛者是亦不然如論偈說

無有可愛者 何處當起貪 不愛若無體

何處當起瞋

造四

五

釋曰彼二無體故癡亦無體是故如所說過今還在汝修多羅人言第一義中有如是愛非愛顛倒如佛經所說若經中說者當知是有譬如說無我定是無我今經中現有此語

所謂無常計常無我計我無樂計樂不淨計淨是名顛倒以是義故第一義中有如是愛非愛顛倒論者言於世諦中有愛非愛顛倒非第一義中有是故我說無過如論偈說

於第一義中 畢竟無顛倒 如來終不說

是我無我等

釋曰第一義中亦不說我無我故汝譬喻及出因無體復次若修多羅人意言第一義中不欲得有顛倒何以故顛倒者有二種一者隨順生死二者隨順涅槃云何名隨順生死

所謂無常常倒無我我倒無樂樂倒無淨淨
倒云何名隨順涅槃所謂於空執空於無常
執無常有如是等故名顛倒若欲得無分別
智者當斷此二種顛倒為是智障故自部人
言若於無常之物起無常見是顛倒者其義
不然論者言顛倒者是何義耶自部人言實
是無常謂是常者可名顛倒論者言是說不
善其過如論偈說
無常謂常者 名為顛倒執 無常亦是執
空何故非執

釋曰謂彼智所緣顛倒境界故此言即是顛
倒義譬如人言離三界欲已何故不名解脫
如此之言即是解脫自部人言汝今復說無
常亦空云何不是第一義耶論者言無起故
此無起義道理如先已遮譬如涅槃無起亦
無無常復次此無常體能起常分別智若言
是顛倒執常覺所緣境界則無有體是故如
前偈說無常亦是執空何故非執倒者即是
顛倒何以故有分別故譬如常執者此中立
驗第一義中色無常者即是顛倒是分別故

譬如執色為常自部人言智分別者言諸行
 空其智非一向顛倒論者言亦是顛倒我說
 無過自部人言若如是者此空智非是得解
 脫因是倒故譬如內入是苦樂等智之境界
 論者言汝立義中是何義耶自部人言緣眼
 空智非是得解脫因耶論者言若爾者反成
 我義云何成我義以無分別智得解脫故若
 言眼空眼空之智是有分別故且置是語今
 還為汝說我本宗如執無常為常即是顛倒
 無我為我無樂為樂不淨為淨亦如是說有

自部人立義分別言有如是執以有能執所
 執故然其起執凡有三種而不是無論者言
 汝義不然如論偈說
 執具起執者 及所執境界 一切寂滅相
 是故無有執
 釋曰執有三種是四謂具起及境界等七執具者是
 能執總緣物體智起執者謂所執心或妄置
 或非撥等又須執者謂起執人所執境界者
 謂所計常樂我淨等境界此之三法皆自體
 空如我所說道理欲令開解執具等一切皆

寂滅相是故無執而彼執者以有有之言令
物解者無有譬喻以是故如論偈說
執性無有故 邪正等亦無 誰令是顛倒
誰是非顛倒
釋曰第一義中誰是顛倒誰是非顛倒菩薩
摩訶薩住無分別智不行一切分別無正無
邪無顛倒無不顛倒復次若人言定有顛倒
有具足顛倒者故譬如有蓋則有持蓋者凡
夫有顛倒亦如是由有顛倒者是故有顛倒
論者言是義不然如上偈說執性無有故邪

正等亦無此二道理先已令開解故有起者
亦不成如是如是顛倒及顛倒者亦不成故
如上偈說誰是顛倒誰非顛倒此言謂無顛
倒無顛倒故顛倒者亦無復次若有顛倒即
有非顛倒以是故汝因義不成第一義中譬
喻無體亦違汝義復次世間人言與顛倒合
者名顛倒人此之顛倒爲與已起倒者有合
耶爲與未起倒者有合耶爲與起倒時有合
耶今答此三種與顛倒合者是皆不然如論
偈說

已起者無合 未起亦無合 離已未倒者
有合時不然

釋曰此謂已有倒者更與倒合則為無用何
以故倒者空故譬如餘不倒者若言有倒與
時合者此有俱過離倒不倒與時合者不然
作是觀時悉皆不然若言有者汝今當答此
之顛倒與誰合耶是故無有與倒合者以是
義故汝得如先所說過復次如第一義中一
切諸體皆無自性說此道理已令開解以是
故如論偈說

無起未起者 云何有顛倒 諸倒悉無生
何處起顛倒

釋曰此謂偈意顯無生故無有顛倒汝出因
等皆是有過如論偈說

常樂我淨等 而言實有者 彼常樂我淨

翻則為顛倒

釋曰此謂第一義中有常我等應知亦是顛
倒如論偈說

我及常樂等 若當是無者 無我若不淨
而應是可得

釋曰此謂無我等自體能除我等倒以有相待故無我等亦不成無我故何處有我是顛倒見故譬如無人終不於杌起人想顛倒如是因等其過難免以是觀察常無常等顛倒及不顛倒無有因故無因者如論偈說以彼無因故也則無明行滅也乃至生老死是等同皆滅

釋曰此謂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及老死等由無顛倒因故證得無自體息諸煩惱其義得成諸說有自體者是諸煩惱

為有實體為無實體今何所向如論偈說若人諸煩惱 有一自實體 云何能斷除誰能斷有體

釋曰此謂有自體者不可壞故若諸煩惱無實如兔角者亦如此偈說過云何不能斷謂無者不可捨故如虛空華不可捨無自體故如馬體無不可令捨此無復次若作是意謂有實體煩惱聖道起時能斷故謂此說無過者此實煩惱似何等相對治道起而能斷耶汝之立義難令物解以是故起有實體無實體

煩惱分別而能斷此分別者不然是中立驗
 第一義中煩惱無自體是斷故譬如幻作女
 人雖是幻化而諸凡夫起染欲心後知非實
 染心自捨煩惱無實亦復如是此中已說外
 人所成立驗有過顯我自成立驗無過令解
 顛倒無自體故是品義意以是故此下引經
 顯成如金光明女經中偈說言語非是色一
 切處無有畢竟無有故煩惱亦如是如語無
 實體不住於內外煩惱體無實亦不住內外
 佛告舍利弗若解染汙即如實義無一染汙

顛倒可得衆生起染若無實者即是顛倒若
 彼顛倒是無實者於中無真實相故舍利弗
 如是解者說為清淨以煩惱無實體故如來
 成正覺時所說煩惱非是色非是無色非受
 想行識非無受想行識非非識非非無識不
 可見故不可取故解者無所斷除證時亦無
 所得不以證不以得無證無得無相無為但
 假名字猶如幻化於諸法不動相非取非不
 取如影如響離相離念無生無滅釋觀顛
 倒品竟
 釋觀聖諦品第二十四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令解四聖諦無自體義故說自部人言若謂聖諦空無自體是義不爾故論偈言

若一切法空 無起亦無滅 說聖諦無體 汝得如是過

釋曰如彼所說道理令物信解者是事不然空故如虛空華以是故彼招此過起滅無體故即無苦諦體苦諦無體故能起集諦亦無體集諦無體故滅諦亦無體滅諦無體故向苦滅道以正見為首道諦所修即為無體如

上偈說彼得此過以是故諸有怖畏生死眾
生於四諦境界勤行精進苦應知集應斷滅
應證道應修此等皆無云何無耶如論偈言
若知及若斷 修證作業等 聖諦無體故
是皆不可得

釋曰四聖諦者謂能作聖人相續體故名十一為
聖諦又復諦者謂真實義若說無者是義不
然故論偈言
聖諦無體故 四果亦無有 以果無體故
住果者亦無

釋曰此謂身見疑戒取等衆過爲薪聖諦爲
火須陀洹斯陀舍阿那舍阿羅漢等見聖諦
火能燒煩惱住果者謂得須陀洹道須陀洹
果又名不爲他緣和合故所有天魔不能破
壞又與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等和合故名
僧是僧名爲無上福田彼若無者其義不爾
故論偈言

若無有僧寶 則無有八人 聖諦若無體
亦無有法寶

釋曰若無僧寶不應有四道四果差別復次

無僧寶故亦無法寶法寶無故亦無佛寶故
論偈言

若無法僧者 云何有佛寶 若三寶皆空
則破一切有

釋曰佛者謂自覺聖諦復能覺他故名爲佛
云何爲寶謂難得故如經偈言應解我已解
應修我已修應斷我已斷由是故稱佛此謂
於一切法有自體中得平等覺是故名佛如
修多羅中偈言於無體法中覺了盡無餘諸
法平等覺是故名爲佛此謂諸佛所覺境界

若言無體者不然如上偈說若三寶皆空則破一切有是義有過故論偈言

若因果體空 法非法亦空 世間言說等如是悉皆破

釋曰此謂作是說者而不欲得有過此過云

何免耶若不立空而有起滅諸體有自體者

彼得無過是中作驗諸體有自體有起滅故

若言諸體無自體者不應見有起滅譬如空

華論者言汝所引者義皆不然如論偈說

汝今自不解 空及於空義 能滅諸戲論

而欲破空耶

釋曰空者能滅一切執著戲論是故名空空

義者謂緣空之智名為空義汝今欲得破壞

真實相者如人運拳以打虛空徒自疲極終

無所損汝若作是言如上偈說若一切法空

無起亦無滅汝作如是說者亦徒疲勞不解

中意何以故如論偈說

諸佛依二諦 為衆生說法 一謂世俗諦

二謂第一義 釋曰世諦者謂世間言說如說色等起住滅

相如說提婆達多去來毗師奴蜜多羅喫食須摩達多坐禪梵摩達多解脫如是等謂世間言說名為世諦是等不說名第一義第一義者云何謂是第一而有義故名第一義又是最上無分別智真實義故名第一義真實者無他緣等為相若住真實所緣境界無分別智者名第一義為遮彼起等隨順所說無起等及聞思修慧皆是第一義慧者云何是第一義能為第一遮作不顛倒方便因緣故是故復名第一義也如論偈說

若人不能解 二諦差別相 即不解真實甚深佛法義
釋曰此謂若人不解二諦差別不錯亂境界相者不正思惟多者此人不解甚深佛法而起有體無體執覺深者云何難涉度佛者如先已解法者為令天人證得甘露法故行者於如是等甚深境界應知應斷應證應修復次說不顛倒教者名甘露法是人於第一甚深無分別智道理不解故雖行不顛倒住真法境界而於無起無滅法體說眾生於非境

界起境界見作如是說者不解中論道理而
言世諦中起滅等法一切皆無作是分別者
其過亦如上偈說若一切法空無起亦無滅
有如是分別者不解諸佛如來隨順世諦說
有持戒修定生住滅等諸法體無智之人謂
第一義中亦有是事作是虛妄分別者墮在
諸有曠野之中無有出期自部人言若以第
一義諦得解脫者不應宣說二諦論者言以
是事故如論偈說
若不依世諦 不得第一義 不依第一義

終不得涅槃

釋曰世俗諦者一切諸法無生性空而衆生
顛倒故妄生執著於世間為實諸賢聖了達
世間顛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無自性於聖
人是第一義諦亦名為實佛為衆生依二諦
說云何為第一義諦謂普過一切言語道故
一切小乘所分別者令離一切分別因故復
次若無世諦不能證得第一義諦以是故煩
惱及生等滅者是涅槃相若不依第一義諦
涅槃之道終不可得復次外道中若有聰慢

者作如是分別有空不空云何為空謂見諸
 陰空以彼執見無體故云何不空謂見諸陰
 不空而言我見已我今見我當見如是諸陰
 空不離諸陰有空空中見諸陰諸陰中見空
 作是見者是不正思惟名增上慢如論偈說
 少智愚癡者 以惡見壞空 如不善捉蛇
 不如法持呪
 釋曰此謂與無分別慧命作障礙故如是等
 為惡見所壞復次於諸無體起有體見亦名
 壞空譬如不善捉蛇之人自害其命於空執

有體者亦能害解脫命如持呪人不依呪法
 而自損壞以是故不善解空者能作種種不
 饒益事如論偈說
 諸佛以是故 迴心不說法 佛所解深法
 衆生不能入 汝今若如是 於空生誹謗
 謂法無起滅 造四 乃至破三寶
 釋曰誹謗者謂言一切是空汝瞋忿故欲與
 空作過者空終不被汝過何以故諸體無自
 體者於第一義中空故無體無體義者我亦
 不用以有執著相故復次為遮自部人所分

別空者今遮此空故而言空無自體亦不執
空作是分別空者今應捨故如寶積經中說
佛告迦葉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亦不作增上
慢者起於空見以是義故不見色空不見色
不空如論偈說

若然於空者 則一切皆然 若不然空者
則一切不然

釋曰此謂正見空者何等為一切皆然謂有
起等云何然耶謂有無等及眼等皆自體空
如幻丈夫丈夫自體空何以故一切藉眾緣

聚集為體故云何為體體謂苦也云何為苦
謂此起者名苦見苦等行名為苦諦云何為
集謂起苦因者名集復次集者謂從此起苦
故名集若見集等行名為集諦滅苦因者名
之為滅見滅等行名為滅諦為得滅苦因方
便故而名為道若見道等行名為道諦彼聖
諦如有故其法得成以自然智覺於一切
行故乃名為佛隨順聲聞說者如經言佛告
諸比丘如是苦者我於往昔不聞諸法中得
眼起智起明起覺起是等諸體自體皆如幻

故第一義中見無起等名見聖諦如文殊道
 行經說佛告文殊師利若見一切諸法無起
 即解苦諦若見一切諸法無住即能斷集若
 見一切諸法畢竟涅槃即能證滅文殊師利
 若見一切諸法無自體即是修道以是義故
 摩訶衍中聖諦道理得成道理成故智慧得
 成智慧成故一切皆可然若誹謗空者如上
 偈說若不然空者一切皆不然如論偈說
 汝今持自過 而欲與我耶 亦如人乘馬
 自忘其所乘

釋曰若汝不欲令空有過失者今當說之如
 論偈說
 汝若見諸法 皆有自體者 諸體無因緣
 還成自然見
 釋曰若見諸體有自體者則無諸體從因緣
 生不待因緣而有體故復次若見諸體有自
 體者今當說過如論偈說
 若因果無待 作者及作業 乃至起滅等
 一切法皆壞
 釋曰此謂不待因緣者因果等義皆亦不成

汝云何於空義妄生分別譬如小兒見晝夜
又而生怖心發聲大叫若色等是空無有自
體如虛空華作是分別者不應於此而生怖
畏以是故如論偈說

從眾緣生法

我說即是空

但為假名字

亦是中道義

釋曰眼等諸體從緣起者諸緣中眼等非有
非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非無非異非一
非自非他亦非俱非不俱所有從緣起者第
一義中自體無起依世諦故有眼等起我說

此起空者謂自體空故如經偈言從緣不名
生生法無自體若有屬緣者是即名為空世
間出世間但是假施設其有解空者名為不
放逸如楞伽經說自體無起體無起者如佛
告大慧我說一切法空若言從緣生者亦是
空之異名何以故因施設故世間出世間法
並是世諦所作如是施設名字即是中道如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云何名中道謂離有
起無起及有無等邊故名為中道所謂諸體
無起無不起非有非無非常非無常非空非

不空修中道者觀察之時不見眼有體不見
 眼無體乃至色受想行識不見體不見無體
 又如寶積經說佛告迦葉有是一邊無是一
 邊離二中間則無色無受想行識如是中道
 名為得證實相方便以是故如論偈說

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 如是一切法
 無不是空者

釋曰此謂從緣所起物譬如幻等文夫畢竟
 無體僧佉人言如虛空等不從緣生從緣生
 法為出因者於彼宗中一分之義此義不成

是彼出因之過論者言虛空之過已如先說
 大過咎者今聚汝身難可逃避云何過咎如
 論偈說

若一切不空 無起亦無滅 無四聖諦體
 過還在汝身

釋曰此義云何若苦非空有自體者則無作
 者無作者故不從緣生執是有者世諦之中
 亦所不信何況第一義耶以是故如論偈說
 不從緣生者 何處當有苦 無常即苦義
 彼苦無自體

釋曰此謂苦不從因緣生者即是常常則非
苦修多羅人言若無常故苦苦故無我若無
我者則無自體以如是故苦無自體論者言
汝所說者義不相應如論偈說

苦既無自體 何處當有集 以集無有故
是則破於空

釋曰此謂苦體無起何以故若有自體者不
待因緣有如論偈說

苦若定有性 先來所不見 於今云何見
其性不異故

釋曰若先不見苦性得聖果時亦應不見何
以故性若定者云何可見如論偈說

苦若有體者 不應有滅義 汝著有體故
即破於滅體 苦若有定性 則無有修道
道若可修者 即無有定性

釋曰此謂若有滅體即有苦體修者云何數
數起正見等故名為修若此道體先已成就

而有起者不然若欲避此等過而說道可修
者如論偈說

道若是可修 即無有自體 苦集乃至滅

是等悉皆無

釋曰此謂道有起義若成亦不離無自體以是故如上偈所說道理無起苦者以苦無故滅則無體若言是滅苦之道者如論偈說為滅苦者道 何有道可得 不解苦自體亦不解苦因

釋曰此謂如汝所說道理苦有自體有自體者則不可解亦不解苦因之過斷義不成不斷因體故斷即無體愛體無盡者有盡義不成滅名無體無體故證滅義不成若無證滅

趣滅之道有自體者則無有修若無修道亦無證四果人若欲得有證果人而執有自體見不捨者今問何故不捨若所證之果有自體者云何復說有能證人以是故如論偈說既無果自體 住果向亦無 以無有八人則無有僧寶

釋曰八人者謂四道四果人有差別故人者云何謂人中勝人士夫等若四聖諦無自體者非獨無僧如論偈說若無四聖諦 亦無有法寶 無有法僧故

云何當有佛

釋曰佛者能以法覺弟子故名佛復次今問
執有自體者佛婆伽婆為有自體為無自體
問曰此有何過而作是問耶答曰若汝欲得
佛有自體者則不藉覺了真如而名為佛如

論偈說

造四

二十

不以覺為緣	佛墮無緣過	不以佛為緣
覺墮無緣過	佛有自體者	諸菩薩修行
為佛勤精進	不應得成佛	是法及非法
無人能作者	不空何須作	有體作不然

釋曰此謂若法有自體而起作者不然又汝
意謂亦不長小令大亦不了闇令明此過已
如前說自部人言云何作者皆無自體論者
言處處作者皆見無自體故譬如幻所作事
內入等有作亦如是而此內入亦無自體若
有一物有自體者即違先義此謂無有所作
體故汝執有自體義體若有者汝可分明為
我說之若言有作及有體者似何等物是故
汝所說者皆是邪見如論偈說
無法非法因 果得無因過 若離法非法

汝得無待果

釋曰若汝意謂不違世論作如是說欲得有法非法者如論偈說

若汝欲得有法非法因果 從法非法起云何不是空

釋曰此謂凡有起者皆空故譬如幻所作事道四非獨違汝自宗今更有餘過咎如論偈說

一切言說事 世間皆被破 若壞緣起法空義亦不成

釋曰言說者謂作是言作瓶作衣提婆達多

言將白牛來我欲飲乳若瓶等有自體須作者不然若不欲得從緣起者如上偈說若壞緣起法空義則不成汝壞空義得何等過如論偈說

一物不須作 亦無人起業 不作名作者

則壞於空義 無生亦無滅 是則名為常

種種諸物類 皆住於自體

釋曰云何為物類譬如畫壁有種種色種種形種種姓種種量等差別云何名住自體謂無作者名住自體以不壞故而名為常若言

常者如論偈說

未得者應得 及盡苦邊業 一切煩惱斷
以無空義故

釋曰此謂世間出世間所證勝法者及盡苦
邊者不須修對治法所說之相而不欲得如
是故欲得從緣起法如幻如燄自體無起為
有體無體等有過失故翳慧眼者妄見諸法
不從緣起此見是世諦見妄執為第一義其
見何等如論偈說

所謂苦與集 乃至於滅道 見有生滅者

是見名不見

釋曰云何不見謂不見如實緣起法故自部
人言若離見苦等諸行無有別見諦法論者
言見諦者有可義耶自部人言謂見內諸入
等有自體不顛倒故論者言汝所說起等道
理先來已遮見苦等無起是見諦義者得成
汝向說見內入等有自體不顛倒者是語顛
倒汝之所欲其義不成應細觀察云何見苦
非如子從母索歡喜丸指手言得此品中為
自部人所說有過遮空對治明聖諦無體令

物信解是品義意以是故此下引經顯成如
梵王所問經說佛告梵王以此問應知若非
聖諦知集滅道亦非聖諦復次云何是聖諦
耶梵王若苦無起是名聖諦集無能起是名
聖諦見一切法畢竟如涅槃無起滅者是名
聖諦若知諸法平等無二修於道者是名聖
諦是故經說若見因緣法是人能見佛亦見
聖諦能得聖果滅諸煩惱

釋觀聖
諦品竟

般若燈論卷第十四

般若燈論卷第十五

造五

唐天竺三藏法師波羅頗迦羅蜜多羅譯

釋觀涅槃品第二十五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今解涅槃
無自體義故說鞞婆沙人言彼先言若一切
非空則無有起滅造五此謂無自體義無自體者
如石女兒則無起滅煩惱無自體故非是起
滅而煩惱及名色因亦非起滅者如上偈說
無斷苦證滅復誰得涅槃彼先已作此說者
我今欲得有所斷故證於涅槃如經所說染

與染者共起煩惱此盡滅故名為涅槃如是
涅槃心得解脫譬如燈滅得涅槃者由煩惱
有自體故如彼上說無自體者若無煩惱體
亦無涅槃譬如石女兒復次若以無自體為
驗無得涅槃者亦破得涅槃義即是破於差
別法體是彼立義出因之過論者言汝說不
善諸法無自體者如幻燈滅是亦不違世諦
智境界故無自體者從無始因緣展轉而起
如幻如燄諸行無起即是涅槃證得涅槃亦
復如是無有自體我亦不立無體體故非立

義過上引石女為喻者於第一義中得成汝
 執有自體義者不可壞故有所斷者不然以
 是故若不見真實理而說有自體者得涅槃
 義不成法自體壞故是事云何汝向出因立
 義譬喻三法皆不成故有過復次鞞婆沙人
 言如彼偈說若一切非空則無有起滅無斷
 若證滅復誰得涅槃者不然我今立有涅槃
 云何為涅槃謂第一義中諸行有自體斷諸
 煩惱及滅名色而得涅槃故非如駝角涅槃
 不爾有體有斷有滅有得故論者言如先偈

說若一切非空則無有起滅無斷苦證滅云
 何得涅槃者此謂有自體不可壞故自體者
 若是自宗出因立喻有相似者所成能成則
 為有力而今無此力故因與喻義亦不成又
 亦違汝先所立義我今問汝所立涅槃為是
 第一義諦為是世諦若欲得是第一義諦者
 我今答之如論偈說
 無退亦無得 非斷亦非常 不生亦不滅
 說此為涅槃
 釋曰此謂如是涅槃我所欲得如汝所說斷

故滅故爲出因等斷諸煩惱得涅槃者此等因義今皆不成顛倒心故作如是說義皆不然復次諸執有涅槃者或說涅槃是真實法或說涅槃是施設法二俱不然以是義故次須觀察如論偈說

涅槃有自體 即墮老死相 涅槃是體者 即是有爲法

釋曰此謂涅槃有自體者無驗可令信解若令涅槃有體即墮老死相何以故無有體離老死相亦無老死相離體小乘之人不欲

涅槃有老死相以是故如我出驗第一義中涅槃非是體無老死相故譬如石女兒是故汝宗因義不成因不成故亦與正義相違故復次今更與過若汝不欲涅槃是有爲而欲得涅槃是無爲者不然無處有一物是體復是無爲者今當立驗涅槃非是體無爲故譬如空華復次更說其過如論偈說

涅槃若有體 云何是無因 亦無有一法 離因而得有

釋曰此謂體者皆藉因得有施設涅槃是體

不得無因以是故此中出驗涅槃非是體無
 因能施設故譬如兔角多摩羅跋及修多羅
 人等言多摩羅跋者唐言赤銅葉如鞞婆沙師說涅槃如
 燈滅我今說涅槃者涅槃是無起於世諦中
 施設有故我所立者其義相應論者言今答
 此者如論偈說

汝涅槃非體 云何是無體 若涅槃無體
 云何是無因
 釋曰鞞婆沙等分別涅槃是第一義善以息
 煩惱為因今汝義非如是體故而言涅槃無

體者為無善等耶義皆不然譬如空花若言
 涅槃無實無自體者無如是驗能令開解涅
 槃非無體者汝之所說難令人解復次鞞婆
 沙分別涅槃先有體後無體以燈為喻者此
 是顯示世間所解以燈未滅時有體滅已是
 無體若汝計無體同彼已滅燈者如向偈說
 若涅槃無體云何是無因此謂如燈無體而
 有因施設作燈如諸陰煩惱無體而有因施
 設為涅槃如論偈說
 涅槃非無體 而不藉因者 若無因無緣

是名為涅槃

釋曰如汝所說涅槃無體是第一義以是故
因有來去流轉相而施設有生死涅槃有體
無體者是世諦中所說非第一義如論偈說
大師所說者 道五 斷有斷非有 是故知涅槃

非無亦非有

釋曰如經說或有人以有求出有或有人不
以有求出有是皆不然若言涅槃是體者不
然犢子部言我今立涅槃者與彼不同有是
體義有非體義有二義故無如上過是義應

爾論者言汝所立者其義不然如論偈說
若汝說涅槃 是體是非體 涅槃是體故
解脫者不然

釋曰此謂體非體相違故若是體則非非體
若是非體則不是體若相待者則有體非體
相如是說者義不相應何以故有分別執著
過故犢子部言涅槃者云何非體謂身及諸
根無體故名為非體云何是體謂有畢竟無
上樂故名為是體論者言此語不善身諸根
及覺等已遮故亦即是遮無起等畢竟無上

樂者如遮有為起亦遮彼樂若欲以無為樂
令物解者無此驗體汝之所立義不相應復
次若言涅槃有自體者如論偈說

若汝說涅槃 二俱有自體 涅槃是無為

二體是有為

造五

釋曰此偈顯何義耶謂顯體非體外別有涅

五

槃相若彼法與此法有別相而是法體者不
然譬如水與火如是體非體為涅槃相者不
然復次修多羅人言涅槃者非體非非體故
俱不可說彼向言有二體過及有為者不然

論者言亦無是事今答此語如論偈說
汝若說涅槃 非體非非體 體非體若成
二非體亦成

釋曰此謂如明與闇有明故可說闇如有
體非體故有非體非非體得成復次如論偈
說

非體非非體 若是涅槃者 如是二非體
以何法能了

釋曰此謂若言以智能了者此知先已遮故
如論偈說

如來滅度後 不言有與無 亦不言有無
非有及非無 如來現在世 不言有與無
亦不言有無 非有及非無

釋曰此謂身中有神神與身一神與身異離
身有神即身是神諸不記中皆不說是故第
一義中涅槃不成汝出因義亦不成其過在
汝鞞婆沙入復言第一義中有涅槃怖畏生
死者為求彼故起勤精進不見求者為得無
法故起勤精進論者言如我宗中不見有人
得彼涅槃第一義中生死及涅槃俱無差別

故如論偈說
生死邊涅槃 無有少差別 涅槃邊生死
亦無少差別

釋曰此謂生死涅槃同無所得是二俱不可
得故亦如分別性無故生死涅槃皆不可得
已今信解是故如汝所說為得涅槃而起精
進為因者其義不成亦違於義今以涅槃生
死令開解者如論偈說
生死際涅槃 涅槃際生死 於此二中間
無有少許法

釋曰涅槃者真如法界空之異名真如無別異故譬如虛空雖有方之殊別而無異相鞞婆沙人言彼說一切惡見皆以空能出離及欲得涅槃是空者若謂涅槃是無能對治諸見者不然是故有涅槃是對治故譬如明對治闇論者言此中燈光能照及有體者不成故汝喻無體是能成立之過我言空者謂一切諸法不可得也即是說有所得對治然後有所得境界一切時不可得故而空非是有體無生故譬如空華亦非是無先已說遮故

執著空者亦是邪見是故智者應捨此執若無智者執空有體空有體故則無利益如寶積經說佛告迦葉若有人言能見空者我說彼人不可治也如是故空義不成汝言對治為因者因義不成復次若第一義中有此見者彼對治法可然道立今觀此諸見無故如論偈說
滅後有無等 及常等諸見 涅槃前後際 諸見所依止
釋曰此謂如來滅後為有如來為無如來為

亦有如來亦無如來為非有如來非無如來
 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
 非無邊乃至世間常世間無常亦常亦無常
 非常非無常如是四見有十二種如來滅後
 依涅槃起世間邊等依未來起世間常等依
 過去起如是等見云何起耶由有虛妄分別
 習氣過故然此分別無有自體已令開解以
 是故如論偈說

諸體悉皆空 何有邊無邊 亦邊亦無邊
 非邊非無邊 何有此彼物 何有常無常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亦常亦無常 非常非無常
 釋曰如是等分別所依止境界無體彼依止
 無體故分別心亦無體所以者何一切法一
 切時一切種從眾緣和合生畢竟空故無自
 性故如是法中何者有邊誰為有邊亦邊無
 邊非邊無邊乃至何者是身誰為有身身一
 神一身異神異如是等六十二見於畢竟空
 中皆不可得是故如修多羅中偈說所分
 別既無分別何處起能分別滅故所分別亦
 云論初已來推求諸法有亦無無亦無亦有

第一〇一册

亦無亦無非有非無亦無是名諸法實相平等性空滅諸戲論得安隱道若依世諦中出因者已如前說過修多羅人言第一義中有涅槃佛為令眾生證得故觀根觀心觀法觀時觀方而為說法若無涅槃者佛不應作此說法乃至說八萬四千諸行煩惱對治門為得涅槃而有所說故有涅槃論者言第一義中以說法為因汝欲得爾耶如論偈說有所得皆謝 戲論息吉祥 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為說

釋曰有所得皆謝者謂有所得境界無體故有所得心亦無體復次有所得境界無為故有所得心亦不起如是一切有所得皆謝戲論息者謂有所得境界無體彼境界言說相亦不起以是故名戲論息吉祥者謂一切災殃悉無體故名為吉祥由彼所起分別性一切法不成及一切法不可說故第一義中以說法為因者如上偈說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為說復次因自覺所得真實法者不可言說然此言說者同分別境界故所證真實法者

不可言說如上偈說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爲
說復次如來說法者云何爲攝諸有故無量
千劫積集福智聚佛身從此福智聚生譬如
如意珠悉能顯現一切色像以一切衆生心
自在願力故如來無功用有聲出攝於三乘
佛身力故所有聞者迷故謂言如來爲我說
法爲說法者於世諦中施設而有復次陰非
如來離陰亦無如來先已觀故如來名者無
有一物無能說者亦無聽者亦無說處以無
實體故如上偈說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爲說

復次諸行無所造作及諸行聚是無漏二障
俱斷爲不共佛法等作依止具此四法故名
如來彼諸行聚無所造作故有說法者不然
乃至聽法者是有漏行聚而言聽者受者皆
是言說無有實體第一義中如幻如化誰說
誰聽以是故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爲說復次
如來行菩薩道時種宿願乃自在以四攝法
攝諸衆生是諸衆生以種定報善根因緣力
故由信樂諸根心願自在爲令一切衆生歡
喜故六十種具足無功用說法聲依如來起

然如來常定心無功用力所作無覺觀體而言有聲出者是皆不然以如是故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為說復次於先佛所說法自解自證故一切諸法皆先佛已說今佛隨順而說不加一字以是故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為說復次第一義中一切諸法畢竟空故無有一法為總相智為別相智可取以是故如來無處所無一法為說如金剛般若經說如來為菩薩時定光佛邊無一法可受何以故不可取不可說故諸外道等甚可憐愍我今以此

無體自體空最上乘所說道理破其邪辯然彼外道依止惡見道理而自覆藏已宗之過執其所見說是偈言

彼第一義中 佛本不說法 佛無分別者

說大乘不然 化佛說法者 是事則不然

佛無心說法 造五 化者非是佛 於第一義中

彼亦不說法 無分別性空 有悲心不然

衆生無體故 亦無有佛體 彼佛無體故

亦無悲愍心

外道等謂論者言彼佛法中若言世諦中有

悲愍者猶如石女哭兒論者言此中明第一義者一相故所謂無相無佛亦無大乘第一義者是不二智境界汝說偈者正是說我佛法道理今當為汝說如來身如來身者雖無分別以先種利他願力為大誓莊嚴熏修故能攝一切衆生於一切時起化佛身因此化身有文字章句次第出聲不共一切外道聲聞辟支佛故而為開演二種無我為欲成就第一義波羅蜜故為欲成就最上乘者故名為大乘有第一義佛故依止彼佛而起化

身從此化身起於說法由第一義佛為說法因故不壞我所立義亦不壞世間所欲復次薩婆多人言如來所說法者皆是有分別故說法以化衆生心自在願力起說法因故譬如為聲聞等說法論者言是義不然化佛說法者是無分別非如汝語一向分別薩婆多人言佛無分別而為說法者不然無分別故譬如土塊論者言化佛與第一義佛不可說異故世諦中有佛者不遮世諦中彼第一義佛為說法因者亦不遮第一義中如來無戲

繫世尊愚癡衆生於佛法中雖得出家而墮
外道見中求涅槃體如於麻中求油指手言
得何異乳中求覓生酥若於一切法畢竟寂
滅中求涅槃者乃是邪慢外道中聲聞非佛
法中聲聞若是正見成就行者不作一法有
起有滅亦不欲得證獲一法亦不見聖諦理
如摩訶般若中說佛告須菩提涅槃者如幻
如夢如影如燄如鏡中像如水中月如乾闥
婆城釋觀涅槃品竟

釋觀世諦緣起品第二十六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而以世諦
緣起故說自部人謂我言彼先言如來無處
所無一法為說者其義不然論者言我今當
說如來為欲驚怖一切外道及人天等衆生
令息諸惡見過患故說緣起法佛由覺了緣
起法故名稱高遠徧一切世間以是因緣故
名為佛汝今與緣起法作過者自違所欲如
論偈說
無明之所覆 造作彼三種 後有諸行業
由此往諸趣

第一〇一冊

釋曰明所對治名為無明而此無明能覆障

眾生智慧造作後有諸行云何名後有謂未

受生者與不相離和合因果共趣向後有故

名為後有云何名諸行行有三種一謂無我

法二謂剎那三謂三種業云何為三業謂福

非福不動等復有三種謂身語意無明者非

獨為諸行緣亦能與識等後支展轉為緣體

亦非獨無明覆障眾生更有諸餘煩惱行者

謂造作有為法故名之為行如論偈說

以諸行因緣 識託於諸趣 識相續託已

爾時名色起

釋曰云何為識於一一物分別取境界故名

識託者言生行緣者謂行與識為緣故名行

亦非獨諸行與識為緣彼識生時亦有諸心

數法共生以是故亦以諸心數法為緣復次

行緣識者如阿羅漢亦有諸行何故不與託

後有識為緣以彼愛繩斷故不與託後有識

為緣是故愛等諸煩惱亦與受後世識作緣

何故獨言諸行耶為諸行有勝力故譬如王

者鬪戰得勝非獨王勝一切兵眾亦名為勝

田王為主故言王勝復次或有人起如是意
言無明爲不善諸行因可然但愚癡者是不
善故云何得與善法諸行爲因耶此謂未斷
無明者爲欲受天女眷屬樂故而造諸福德
行以是故無明亦與福德行爲展轉因復次
生死者是第一義不善所有福德諸行繫屬
生死者皆名不善以是故無明能總與諸行
爲緣復次善趣不善趣不動趣三種業者各
有上中下差別是等諸行名爲往諸趣業往
諸趣者諸師各執不同如薩婆多人說言有

彼中陰以有名色相續往託生處故正量部
人曇無邈多部人等說言無彼中陰但以行
爲緣而識得起爾時名爲託生復次計有中
陰者言有色諸衆生等於一處滅是有色衆
生還相續生無間前後起至彼異趣名爲託
生相續隨生故譬如燈以是故名色依止陰
而有相續從死剎那至受生剎那無間生故
名爲受生譬如現在人從此到彼復次無中
陰者言色界死有生有二有中間更無中有
有漏故譬如無色界死有生有而無中有何

以故死有中間有身起者非是中陰身是報
 故譬如現在所受得身復次有身起者是苦
 諦所攝故譬以意體為身往至異處刹那刹
 那相續隨起故而無中有非一向有陰汝立
 中陰義者是義不成復次有中陰者言若無
 中陰云何得至後受生處耶復次無中陰者
 言從死有相續至生有時如授經如傳燈如
 行印如鏡像現如空聲響如水中日月影如
 種子生芽如人見酢口中生涎如是後陰相
 續起時無有中陰往來傳此向彼是故智者

應如是解如上偈說識相續託已爾時名色
 起云何為名色耶名有二種一謂自往諸趣
 二謂為煩惱所使強令入諸趣中復次名者
 謂無色四陰總名為名云何為色色者可變
 異故名色謂四大及四塵等非獨識為名色
 緣無明行等亦為彼緣復次識十五緣名色者識
 及無明等非是定與名色為緣有處有化生
 者而亦與彼六入為緣如無色界生者此識
 但與名為緣如論偈說
 從於名色體 次第起六入 情塵等和合

而起於六觸

釋曰云何為內六入謂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等眼入者以色為境界故彼清淨色是眼識所依止處故名清淨色以為眼入如是以聲等為境界彼清淨色是耳等識所依止處故名清淨色為耳等入意入者以無間次第滅為彼意入云何為入謂識及心心數法等從清淨色中起故名之為入何故名觸謂與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等各和合故名觸如論偈說

因彼眼與色 及作意三種 與名色為緣 爾乃識得生

釋曰識得生者如眼以色為緣識緣色故而識得生如是耳以聲為緣耳識得生乃至意以法為緣意識得生云何名觸如論偈說

彼色識眼等 三種共和合 如是名為觸 從觸起於受

釋曰境界與根意等三種為一體故而名為觸觸為緣故起三種受如論偈說

受為起愛緣 為受故起愛 愛又為取緣

取者有四種

釋曰此謂求欲之相而名為愛無聞凡夫為樂受故起貪求心如舐刀蜜不覺後時傷舌過患若為樂受起貪者可爾云何於苦受不苦不樂受而起貪耶謂以苦受不苦不樂受亦為愛緣故受苦受時亦有求離心十六生亦是愛也是故無過四取者謂欲取見取戒取我語取云何為取謂積集義復次愛增長故亦即是取為得五欲樂故起追求心亦名為取如論偈說

由取諸有故 取者起於有 以無取者故脫苦斷諸有

釋曰有者是業相復次有者是生異名而生之因法亦名為有若爾者云何即因是果邪今現見因受果名故譬如佛出世樂彼識等五支果分是現在世所攝故而言從無明行生若得值善知識聽聞正法起正思惟於苦樂等諸行能見無常苦空無我等行復次諸行無生自體空彼起真實智者不復起愛不起愛故無復追求如上偈說若無有取者脫

苦斷諸有此義云何謂有取故有有若無取則無有有云何相如論偈說

五陰是有體 從有次起生 老病死憂悲

哀泣愁苦等

釋曰此謂亦說五陰因為有支體復次五陰

因名有者謂非獨五陰因名有無色界四陰

因亦名有生者謂先無陰體今者陰起老者

謂變壞相死者謂無陰體病者謂身為苦所

逼憂悲者謂從愛別離怨憎會等內被燒然

有相起故哀泣者謂喪失所愛及有福德眷

屬因此發聲稱其德行而哀泣之苦謂身受

愁謂心受勞倦者謂身心疲極如是廣說生

等皆名為苦者云何如論偈說

愁及勞倦等 皆以生為因 獨此苦陰起

畢竟無樂相

釋曰獨苦陰起者謂不與樂和合故陰者謂

聚起者謂生陰相續者是世諦所攝緣起非

第一義如先品中已說無起今信解故我所

立者不破若言生死行流轉者云何是不起

耶我今答之如論偈說

是謂為生死 諸行之根本 無智者所作
見實者不為

釋曰諸行生死根無智所作者此謂無智者
不見諸行無始已來展轉從緣起如幻如燄
過患故而求於樂為求樂故造福非福不動
等諸行見實不作者謂聖道已起見真實故
智障煩惱體無明已斷故如論偈說
無明若已斷 諸行不復生 修習智慧故
無明乃得斷
釋曰此謂諸行不生關於緣故如種子無體

故芽則不生今修習何智得斷無明如此論
中所說照緣起智遮一切諸體有自體解人
法二無我境界空智修者謂數數習如論偈
說

一一支滅者 彼彼支不起 唯獨苦陰聚

名為正永滅

道五

十八

釋曰此謂行等一一有支對治道起故則滅
此等有支更不起者由行滅故行滅則識滅
乃至生老死憂悲等滅唯獨苦陰正行滅者
是世諦所攝故若第一義中是無明等無起

無滅云何復名緣起耶佛依世諦故說第一義我義如是如前偈說不依於世諦不能說第一以是故不壞我所立義此品初自部人謂我言之義有過者今說無此過故而以世諦緣起令物信解是品義意如佛說無起者名為緣起此謂不起者說為緣起若彼無起云何有滅若能於無滅覺無滅者名解緣起法等釋觀世諦緣起品竟釋觀邪見品第二十七釋曰今此品者亦為遮空所對治令解諸見

空故說自部人言有自體五取陰是見處故陰若是無而為見處者不然五陰是見處者如俱舍論中說彼五陰者是若是集是世間是見處如是等是有故論者言不然今當觀察諸見此中如論偈說

偈五

往昔過去世 我為有為無

十九

是常等諸見

皆依先世起

釋曰此謂我於過去為是有為是無為亦有亦無為非有非無如是諸見依過去世起世間常世間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等

四見因待現在世陰故說過去世陰常等諸見皆依此起依者謂緣為誰緣謂諸見緣見有何義謂執著於取等如論偈說

復有異諸見 執未來不起 未來起等邊皆依未來起

釋曰此諸見依過去世起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亦有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等四見因現在陰故未來當起陰者名為後邊今且觀察依止先世起諸見者如論偈說
過去世有我 是事則不然 彼先世眾生

非是今世者

釋曰云何不然謂時別故異業所生故譬如餘眾生復次身及諸根亦別故若言根等雖異而我是一者此亦不然如論偈說

還是昔我者 但是取自體 若離彼諸取復有何我耶

釋曰此謂如提婆達多過去世我還是在今日我等不然取別故譬如耶若達多我以是故前世生還是今日生者不然復次若欲得我相異取相者如上偈說若離於諸取復有何

我耶無如是我故離陰有我先已廣遮計有我者若作是意不欲令我無體即以取為我體者作是分別如似說無我者亦以取體為我如論偈說

若取是我者 卷五 何處更有我 二十 由取起滅故

云何是取者

釋曰第一義中取不是我取有起滅法二體先已說無我令信解故云何為取謂取及取者取是業取者是作業人譬如薪火二種復次如先已遮我故我義不成云何不成如先

偈說取非即是我以有起滅故我者亦非是有亦非是無如是我者世諦中亦不能令物解今當更答計離陰有我者如論偈說

若異於彼取 有我者不然 離陰應可取而不可取故

釋曰此謂我若異取者不然何以故若離取有我者云何可說取是我相若無相可說則離取無我若謂離取無我但取是我者是亦不然離取無有我異故譬如餘物此中立驗不異取有我取是可取法我不可取故譬如

取自體何以故取有起滅我則不爾復次云
何以取即為取者若謂離取而有取者是亦
不然若不取五陰而有取者應離五陰別有
取者彼義如是我今說道理者如論偈說

我不異於取道五亦不即是取廿一而復非無取

亦不定是無

釋曰此謂我不離取亦不即取而非無取亦
不是無已今物解若言過去世有我者不然
如論偈說

今世無過去 是事亦不然 過去前生者

與今世不異 若今與前異 離前應獨立
如是應常住 不為現陰緣

釋曰此謂問者不欲得如此云何欲得謂欲
得前世五陰與今世五陰為緣我今立驗如
提婆達多今世五陰與過去五陰不得有異
相續不異故過去陰為因故譬如提婆達多
過去五陰非但有此離前應獨立過亦更有
餘咎如上偈說如是應常住不為現陰緣云
何為緣耶謂後陰不起故若爾者則不從死
有生而彼前世所受生陰仍在過去今別更

有異陰於現在生以是故則有大過云何爲過如論偈說

諸業皆斷壞 此人所造業 彼人當受報

得如是過咎

釋曰若爾者即有斷過失於諸業果報故又

彼人作罪此人受果復次若言業之與生一

時起者不然如論偈說

非生共業起 此中有過故 我是作如瓶

先無而後起

釋曰我者云何是造作耶謂先無後有我者

先不起煩惱業應如瓶以水法爲生因不以

先世所集業爲生因如是能生後陰因者則

爲無體非有非不有復次過去世亦同前二

種過非有非不有者無如是法故觀察過去

世有無等四句已今當次觀未來四句如論

偈說

或有如是見 來世有我起 來世無我起

同過去有過

釋曰此謂來世一異俱不俱等今亦如是遮

故如論偈說

若天與人一 我則墮於常 天既是無生
常不可生故

釋曰如是我者即墮常過自部人言一異等
義有何過耶論者言若未生天即是天者我
則無起無起者即是常以是故我未生天時
應能起天所作業而無是事若謂我是常未
生天時已能起天所業者世人所不信故
復次若我無常此人中我天中生時昔人中
我今即壞故若汝意謂欲得有異而無如上
所說一過者是事不然計異者亦有過故如

論偈說

若天與人異 我則墮無常 天與人異故
相續者不然

釋曰其過云何謂有異故譬如提婆達多與
耶若達多二我相續則為有過復次若有人
言我相續是一有是世五天義有是人外三義今當答
之如論偈說
若天在一分 人又在一分 常無常共俱
一處者不然
釋曰云何不然謂有天處有天即是常天處

無人故無人即是無常若有人處有人即是
常人處無天故無天即是無常猶如一物一
處亦白亦黑者其義不然若有人言我非是
常亦非無常者如論偈說

若常與無常 二義得成者 非常非無常

改意亦得成

釋曰此義難令人解故復次第一義中者如

論偈說

有處有人來 從住處有去 生死則無始
而無有是事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釋曰有處者若天世處人世處有人者謂若
天若人住處者謂住天等世界處有去者謂
有人向異趣處去若爾者此我無始已來恒
有而即是常而無是事云何無耶謂衆生及
人先已遮故以是義故無有常我若言雖無
常我而有無常我者是亦不然如論偈說
若無有常我 誰復是無常 亦常亦無常
非常非無常

釋曰此謂待常故說無常本無有常待何說
無常復次常無常等皆已不成今當觀察邊

第一〇一册

等四句如論偈說

世間若有邊 云何有後世 世間若無邊

云何有後世

釋曰邊者云何謂究竟處盡處等名邊如似

阿羅漢涅槃陰而今有後世在者謂前世陰

為因後世陰為果展轉無終如是依前陰因

起後陰果故然今有此諸陰展轉相續起如

論偈說

此諸陰相續 猶如然燈燄 以是故世間

非有邊無邊

釋曰此中立驗有無明煩惱未盡諸陰相續

不斷此陰有果故譬如燈燄相續以是故世

間有邊者不然此相似果起不壞者非前陰

不壞有後果故譬如燈前燄以是故世間無

邊者不然如所說驗義者應如論偈說

前世陰已壞 後陰別起者 則不因前陰

是名為有邊

釋曰此謂前陰起已即滅不為後陰相續因

者即是有邊如論偈說

若前陰不壞 後陰不起者 既不因前陰

而即是無邊

釋曰云何無邊謂一切時常住故是義不然
如論偈說

一分是有邊 一分是無邊 離彼有無邊

更無俱等邊

釋曰此謂無世間在最後邊等四句十五所以者何
如論偈說

云何一取者 一分是有壞 一分是無壞
如是者不然

釋曰云何不然如前二種燈喻驗中已破故

是為不然如論偈說

有邊及無邊 是二得成者 非有非無邊
其義亦得成

釋曰此謂若一人是亦有邊亦無邊成者以
相待故非有邊非無邊亦成而無是事如第
一義中總說一切見皆不然作如是令物解
者如論偈說

是第一義中 一切法空故 何處何因緣
何人起諸見

釋曰此謂若第一義中一切諸體皆空者有

何人緣何境以何為因起何等見以彼人空境空因空見空故有人有境有因有見起者不然以是義故品初自部人言第一義中有如是五取陰自體是見處者此出因義不然云何不然第一義中已令物解一切諸見悉皆空故不然若依世諦中而立因者自違汝義佛婆伽婆為世親者見一切衆生虛妄分別起種種苦種子諸見故而起憐愍如論偈說

佛為斷諸苦 演說微妙法 以憐愍為因

我今禮瞿曇

釋曰斷苦者謂斷一切衆生生死等一切諸苦妙法者謂清淨故名為妙法能滅煩惱熏習火故名為清淨復次一切功德因增長圓滿故亦名清淨妙法者所謂大乘如勝鬘經說世尊攝受妙法者謂守護大乘何以故世尊一切聲聞辟支佛乘皆從大乘中出生故乃至一切世間出世間善法亦皆從大乘中出生故世尊譬如阿耨達池出四大河如是如是世尊大乘者能生聲聞辟支佛乘如是

乘者以慈悲喜捨為因不以世間名利為因
今禮瞿曇者謂能開示無上妙法寶故名為
瞿曇復次姓瞿曇故名為瞿曇禮者云何有
二種禮一謂口言稱歎二謂屈身頭面著地
如梵王所問經偈言深解因緣法則無諸邪
見法皆屬因緣無自定根本因緣法不生因
緣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此品初
說自部人立驗有過又以諸見空故而令開
解是品義意如般若中說佛告勇猛極勇猛
菩薩摩訶薩知色非起見處亦非斷見處乃

至受想行識非起見處亦非斷見處若色受
想行識非起見處亦非斷見處者是名般若
波羅蜜今以無起等差別緣起令開解者所
謂息一切戲論及一異等種種見悉皆寂滅
是自覺法是如虛空法是無分別法是第一
義境界法以如是等真實甘露而令開解是
一部論宗意問曰諸佛所說初中後皆真實
此論中何須廣立諸驗耶答曰或有愚鈍諸
眾生等於佛阿含不能正信為欲攝取彼眾
生故廣立諸驗我今頂禮龍樹阿闍黎故而

作頌曰

牟尼法王子

大智阿闍梨

以般若妙理

開演此中論

善解利他行

為照世日月

顯了甚深法

說得佛道因

闍梨所作者

我今悉解釋

息諸惡見故

造般若燈論

此般若燈者

深妙無比法

然我今所作

若有少福德

以此般若燈

願攝衆生類

見法身如來

徧滿十方刹

得自所覺法

息諸見戲論

寂滅無分別

無比如虛空

復願般若燈

普照於世界

為闍所覆者

建立於涅槃

釋德聖見品竟

一切論到彼岸者深大智慧者乘於大乘者

分別照明大菩薩造此釋中論長行訖而發

願言願以一念善隨喜迴向等與一切衆生

命終見彌勒

般若燈論卷第十五

音釋

翹居切

舐六

舐甚而也

鈍切

鈍徒困切

也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册

永樂北藏

般若燈論

第一〇一冊